

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年代

第一卷

第一章 逃亡到埃及。威廉看到圣约瑟家庭。

在一座巨岩的阴影中，威廉坐在险要的地方，笔陡的山路从这儿转弯盘旋疾下到底。太阳还高悬天空，照射着他脚下边从岩底生长出来的松树树梢。他正在记写板上写点东西，这时费立克斯四处攀登以后，手拿一块石头朝他走来。“爸爸，这石头叫什么名字？”男孩问。

“我不知道，”威廉回答。

“这石头里发光的东西大概是黄金吧？”男孩问。

“绝不是的！”威廉答道，“我想起来了，人们管这叫猫金。”

“猫金！”男孩含笑说，“为什么呢？”

“也许因为它是假的，人们把猫也看作是虚伪的呀。”

“我记住了，”儿子说时把石头塞进皮制的旅行袋里，却又立即取出另一种东西来问：“这是什么呢？”——“一种果实，”父亲回答，“从果皮判断，好象是松果一类。”——“它看上去不象是松果，它是圆的。”——“我们可以去问猎人，他们认识整个森林和一切果实，他们懂得怎样撒种、栽培和等候，然后让树干生长，粗壮起来。”——“猎人什么都知道，昨天信差指给我瞧，一头鹿怎样打路。上走过，他唤我回来，让我注意他说的野兽足迹：我打那儿跳开了，可是这时我清清楚楚地看出一些留在地上的蹄印；也许那是一头大鹿呢。”——“我清楚地听到你怎样问信差。”——“这人知道的东西不少，却不是猎人。我可是要作一个猎人。这太美了，整天都呆在树林里，听鸟儿唱歌，弄懂它们叫什么名字，它们的巢在哪儿，怎样去拾鸟蛋，或者捕获老鸟以后，怎样去喂雏鸟：这些实在大有趣了。”

这些话刚刚说出以后，顺着笔陡的路径下去，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两个非常漂亮的男孩，穿着彩色缤纷的茄克，初看似乎是敞开的衬衫，一个跟着一个蹦跳下去，这使得威廉有机会仔细打量他们，他们在威廉面前吃惊地停留了片刻。年长的男孩头上，抖动着蓬松的金色鬃发，这在人们看他时首先引起注意，其次是他那对明亮的蓝眼睛吸引着人的目光，最后人们才欣赏到他那美妙的身材。年幼的一个，与其说是弟弟，毋宁说是朋友，有一头不加修饰的棕发披到肩上，好象在他的眼睛里射出反光。

威廉还来不及在这荒野中仔细观察这对奇特的、出人意外的人儿，就听见从岩角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严肃而又亲切：“你们干吗停止不动？别挡着我们的路呀！”

威廉向上望去，如果说，方才两个孩子使他惊奇，那么，他现在目睹的情况简直使他惊讶不置。一个结实、强壮、身材中等的青年男子，褐肤黑发，微微撩起衣裤，沿着山路，用力而小心地走下来，身后牵着一匹驴儿，驴儿先露出它那饲养得肥肥壮壮、打扮得整整齐齐的脑袋，然后才显示出驴背上驮着的美人儿。一个温柔和蔼的妇人，坐在巨大而平稳的驴鞍上；身穿蓝色大衣，怀里紧紧抱着新生的婴儿，用无比慈爱的目光打量着他。牵驴的男子也和孩子们一样：当他看到威廉时，也惊愕了片刻。驴的脚步也缓慢起来。然而下坡路十分陡峭，来往行人不易驻足，威廉怀着惊奇，看见他们消逝在岩壁后面。

他从注视中被这种稀奇的面容唤醒，是再自然不过的了。他好奇地站起

来，从立足的地方向山下望去，看他们是不是在某处再次出现。他正想走下坡去，问候那些奇特的游人，这时费立克斯走上来说：“爸爸，我可以同这两个孩子到他们家去吗？他们要带我去。那个男子说，你也要去。来吧！他们就停在那儿下边。”

“我想同他们谈谈，”威廉回答。

他发现他们在坡度略缓的路上，用目光扫射一遍那么吸引着他注意力的奇异形象。这时他才来得及挨个地注意到每个人的特征。精力充沛的年青男子，肩上扛着一把斧子和一把长而容易弯曲的铁制角尺，孩子们拿着大束芦苇，看去活象是棕搁；如果就这方面来看，他们象是天使。那么，另一方面他们携着小小的食篮，又象是天天翻山越岭、往来奔走的使者。他仔细观察那位母亲，蓝大衣下露出色彩柔和的粉红衬裙，这时我们的朋友不得不惊奇地目睹他平时常常看到的“逃亡到埃及的画像”。他们互相问候，威廉在惊愕和注视交织当中来不及开口，只听那个年青男子说：“这时候我们的孩子已经建立起友谊。您愿意同我们试试，看成年人之间是不是也可以产生良好关系吗？”

威廉略加考虑后答道：“我得马上承认，目睹你们小小的家族队伍，立即唤起我的信任和羡慕，也唤起我的好奇心及进一步认识你们的热切要求。不过首先我得弄清楚，你们是真正的游人呢？还是一些仙灵，偶尔游戏人间，给这没有人烟的荒山野岭平添一些春色？”

“那就请到我们家来吧，”那个男子说。“一块儿来吧！”孩子们高声叫，同时已经把费立克斯拖着一起走了。“请同来吧！”妇人说，这时她那温和和蔼的目光离开乳婴转向陌生人。

威廉不加考虑他说：“我抱歉，不能马上跟你们去。至少今夜我还得在上面的边界房屋里度过。我的旅行袋、证件等都放在那儿，没有包扎和整理。不过，为了证明我多么乐意接受你们友好邀请的愿望和心意，我把我的费立克斯交给你们带去作为抵押。明早我准到你们家。请问，从这儿去有多远？”

“日落以前，我们还可以到家，”木匠说，“从边界房屋去，您只要一个半钟头就行了。您的男孩今夜增加了我们家庭成员的队伍：我们等候您明朝到来。”

男子和驴儿开始走动。威廉怀着愉快心情看见他的费立克斯加入这么友好的团体，他可以把他的儿子与那两个小天使比较，儿子显得健壮有力。就儿子的年龄来说，他长得不算高大，不过很结实，胸部宽阔，肩膀有力；他的性格是统治与服从的奇妙混合，他已经抓着一枝棕相和一只小篮，似乎在说明这两种东西。眼看队伍再一次消逝在一座悬岩背后，威廉鼓足气力，从后面喊叫：“可是我该怎样打听你们的姓名呢？”

“询问圣约瑟就行了！”从谷底转来声音，全体人员隐没在蓝色壁影后面不见了。从远处响起一种虔诚的合唱歌声，威廉可以分辨出他的费立克斯的声音。

他爬上山去，因而耽误了观看日落。天空中，他已多次不见的点点繁星，当他步步登高时，又照在他身上。当他回到住宿的地方，天色还未全黑。他再一次欣赏这雄伟的山区景色，然后回转他的房间，立即提起笔来写信，度

见《新约全书》第二章所载：约瑟在梦中听见主的使者吩咐，于是带着马利亚和孩子逃往埃及，免遭希律王的毒手。

过这个夜晚的部分时间。

威廉给娜苔莉的信

现在终于达到了高处——山的峰顶，山岭比这儿的整个地区，造成我们之间的分隔更大。就我的感情来说，一直还觉得是在心爱人儿的身边，只要这滔滔河水从我们这儿不断地奔流到他们那儿去。今天我还可以这样想象：我投到森林溪流里的树枝，完全可以向她飘去，几天之内就到她的花园前面；我们的精神把自己的种种形像，我们的心把自己的种种感受就这样顺流寄去。但是我担心那边有堵隔墙阻断想象力和感觉。不过也许这只是一种鲁莽的忧虑而已，大约那边也和这边的情形差不多吧。有什么东西能把我和你隔开呢！你是我终生献身的人，纵然奇特的命运使我和你分开，把我跟这片如此接近的天空出乎意外地联接在一起。我有过克制自己的时间，可是，如果在那关键时刻不是从你的嘴里和唇边听到要我自制的话，我就不会有足够时间自我克制了。如果经久不断的情丝没有纺出来，把我们精神上永久地缩在一起，我又怎能放心一走呢。这一切我不便都说出来。我不愿违反你提出的温和的诫条，在这山峰上，我最后一次向你说出分手这句话。我的一生将是漫游生涯。我得履行漫游者的古怪义务，经受完全独特的考验。有时我读了协会给我以及我本人给自己规定的种种条件，觉得多么可笑！有些是遵守了，有些却是违反了，然而就是在违犯时，这页信即是我最后的忏悔、最后的赦免的证据，用以代替迫切需要的良心。我又让步了。我谨慎起来，不再接二连三地发生象奔流不止的山泉般的错误。

可是我愿向你承认，我常常赞赏那些人类导师，他们只给他们的学生规定一些表面的、机械的义务。他们使得自己、也使得社会感到轻松。因为正是这份义务，开始我觉得十分麻烦，十分奇怪，后来我却视为最舒适、最令人乐意遵守的了。

我不能在一所屋子里住三天以上。我不得离开任何旅店，除非它离我至少有一里路远。这些诫条的确适宜于使我的年代成为漫游年代，而且防止我受到丝毫定居思想的诱惑。迄今我一直严格服从这个条件，甚而一次也没有动用已有的许可。这儿我才第一次默默忍受，第一次在同一张床上睡了第三个夜晚。我从这里把一些迄今耳闻目睹而保存下来的东西寄给你，明天一早我就要从山的那一边下去，首先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家庭，我大概可以称它作神圣的家庭吧，你会在我的日记中发现更多的说明。现在我向你告别，怀着真情寄出此信，其实只有一点可说，我也只愿说一点，而且不断重复，但是在我有幸拜倒在你的脚下，并在你怀里哭诉相思之苦以前，我却不想说，也不想重复了。

早 晨

行李收拾好了。信差把旅行袋捆在背架上。太阳还没有升起，到处弥漫着雾气，不过上层天空是晴朗的。我们下到昏暗的深谷，不久我们头上的天空也开朗起来。让我向你发出最后的叹息吧！让我望着你的最后目光充满不由自主的泪水吧！我决定了，也下决心了。你不应当再听到我的诉苦，你只许听到有关漫游者的遭遇。可是在我打算结束此信时，千百种思想、愿望、

希望和意图再一次交错起来。幸而有人催促我离开。信差在叫喊，店主当着我的面又在扫除屋子，仿佛我已经走了，他象无情的、漫不经心的继承人，在与世告别者的面前，毫不掩饰地把产业据为己有。

第二章 圣约瑟第二。约瑟讲述他的历史。

漫游者跟在信差身后，已把悬崖撇在后边，越过地势平缓的中等山脉，穿过茂密的森林和赏心悦目的草地，不断向前，最后到达一座山坡，向下俯瞰一片整齐的山谷，四周有丘陵环绕。一幢巨大的寺院建筑，立即引起注意，它的一半已成废墟，一半还保存完好。“这是圣约瑟，”信差说，“对于一座美丽的教堂来说，实在太可惜了！您瞧，它的主柱和支柱通过高低树丛望去，还显得这样完好，尽管它们躺在废墟里已经有好几百年了。”

威廉答道：“我看得出，对面的教堂建筑还保存得完好。”“是呀，”信差说，“那儿住有一位管理员，他照料经济事务，征收利息和什一税，这是本地远近一带的人必须缴纳的。”

他们在谈话当中，穿过敞开的大门，进入宽阔的院子，院子周围是庄严而完好的建筑，预示这儿是片清静的集市地点。他立即看见他的费立克斯同昨天见到过的小天使们，围着一只提篮忙碌着，提篮放在一个健壮的妇人面前，他们正准备买卖樱桃，不过实际上只有费立克斯在讨价还价，他经常带点零用钱在身边。这时他马上以客人身份作东，馈赠了大量果实给他的同伴，连父亲也觉得在这贫瘠的苔藓森林中间，品尝樱桃来提神十分受用，原来这些五彩缤纷的果实也曾在这儿一带美妙地出现过。但据卖主讲，她是从老远的大花园里把果实带到这儿来的，这样她就表示她的售价公平，使买主不觉得价格太高了。两个男孩说，父亲很快就回来，他不过暂时到厅堂里去休息一会儿。

当孩子们把威廉带进所谓厅堂那个地方去时，他感到多么惊奇。从院子立即走向一扇大门，我们的漫游者置身在一间十分清洁、整齐的礼拜堂内，不过他看得分明，这是为日常生活的家用而布置的。这一边放着一张桌子、一把靠椅、几把椅子和凳子，那一边立着一个雕刻精致的木架，架上放着各种形式的陶器，瓶罐碗盏等。大箱小柜，也应有尽有，一切都陈列得井然有序，不乏家庭日常生活的吸引力。阳光从旁边的高窗射进来。然而最引起漫游者注意的，是绘在墙壁上的彩色图画，图画是在窗口下相当高的地方，好象壁挂一样，环绕着礼拜堂的三面墙壁，下面一直达到墙与地面相邻的护墙板。绘画表现的是圣约瑟的故事。人们在这儿瞧见他正在于木工活儿，他在这儿遇见马利亚，一株百合花茎在他们中间的地面上生长出来，有几个天使环绕着他们飞舞，窃听他们说话。他在这儿举行婚礼，接着传来天使的问候。他闷闷不乐地坐在已经开始干的活中间，把斧子放在一边，心里盘算着怎样离开他的妻子。但是天使首先在梦中向他现形，他的情况改变了。他虔诚地观察着在伯利恒马厩中新生的婴儿，并且向他祈祷。过了不久，出现一幅奇妙无比的图像。人们看见一些加工好的木料，正要装配起来，偶然之间几块木料构成了十字架。婴儿熟睡在十字架上，母亲坐在旁边，怀着由衷的慈爱看着婴儿，养父中断工作，以免惊扰婴儿的睡眠。接下去就是逃亡到埃及。这幅画引起漫游者在观察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时他把墙上的画像与昨天见到的活人重复比较一番。

没有多久，威廉放弃了观察，这时房屋主人跨了进来，他立即认出这人就是圣神旅行队的带队人。他们非常热情地相互招呼，接着寒暄了几句，可是威廉的注意力始终针对着图像。主人看出客人的兴趣所在，含笑说道：“这座建筑与您昨天认识的那些住在这里的人这么协调一致，您肯定会欣赏。其

实这比人们所猜想的也许更加奇妙一些：原来是房屋产生了住户。因为无生命的东西如果有了生气，那它也许可以产生出有生命的东西。”

“不错！”威廉答道。“我觉得奇怪，这种精神数百年以前，在这荒凉山区发挥过巨大的影响，它竟把人们吸引到这里来修造起这么巨大的建筑物，开垦这么多良田，制订了相应的法律，并且在这地区传播各式各样文化知识，使我赞叹不已的是，即使这里变成一片废墟，这种精神仍把自己生命的活力输送给生气勃勃的人。不过别让我们老是纠缠在一般问题上，还是把您的故事告诉我吧，让我知道，过去是怎样——既不缩小，也不夸大——再现在您的身上，转瞬即逝的事情又是如何重现的。”

威廉正要从屋主人的口里得到富有教育意义的回答，忽然从院子里传来呼唤约瑟名字的和悦声音。屋主人听到后，立即朝门口走去。

“原来他也叫约瑟！”威廉自言自语道。“这真是妙不可言，不过说到底也不奇怪，他无非是在生活中表现圣徒罢了。”同时威廉朝门口望去，瞧见昨天见到的那位圣母在同男人说话。最后他们分开了，妇人朝对面的住屋走去。“玛莉！”男子从后面叫，“还有一句话！”威廉心想：原来她也叫玛莉！差不了多少，我觉得自己回到了一千八百年前。他想到自己置身其中的这片肃穆的与世隔绝的山谷，想到废墟和宁静的气氛，突然有种怀古的情绪涌上心头。这当儿屋主人和孩子们跨进屋来。孩子们要求威廉一块儿去散步，屋主人则要照料一些事务。这时他们穿过石柱林立的教堂建筑的废墟，屋顶和墙壁似乎虽经风吹雨打却依然显得坚固。宽阔的墙背上多年来就长着粗壮的树木，伴以野草、杂花和苔藓，活脱是一片空中花园的自然景色。平缓的草地小径通向一条潺潺溪流，这时游人可以从好几个高处更有趣地俯视教堂及其位置，而住在其中的人家越加令人注意，由于他们与周围环境和谐一致，引起了他们极其强烈的好奇心。

他们回来，发现肃穆的大厅里摆好了餐具。桌席上首放着一把靠椅，主妇坐在椅上。她身旁是一只高架摇篮，婴儿就睡在摇篮里；接着父亲坐左手边，威廉坐右手边。三个孩子坐在桌席下首。一个老女仆送来烹调好的菜肴。杯盘碗盏同样表明过去的时代。孩子们想法子消遣娱乐，威廉面对神圣的女主人的音容笑貌简直百看不厌。

餐后，大伙儿分散开来：男主人把客人带到废墟的一处阴凉地方，从这儿高处可以向下把山谷的绮丽景色一览无余，看出下边陆地上丘陵起伏，肥沃的坡地和林木茂密的山脊不断向前延伸。男主人说：“我来满足您的好奇心，这是不足为奇的，何况我在您身上感觉出来，您能够郑重地听取有根据的奇异事情。您还能目睹遗址的这所宗教建筑物，它是供奉那个神圣家族的，历来就因为某些奇迹，作为徒步朝圣的地方而驰名。教堂是用以供奉圣母和圣子的。数百年来，它已经被摧毁了。祭祀神圣养父的小礼拜堂，连同寺院建筑的可供使用部分，还保存下来。多年以来，一位世俗的王侯在征税，他在这儿山上雇用一名管理员，就是我自己，我是前任管理员的儿子，我父亲也同样继承了我祖父的职位。

“圣约瑟，尽管这上面的教堂早已不相奉他了，但对我们家族造福甚大，使我们对他特别怀着感激之情，这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在受洗礼时命名约瑟，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我的生活方式。我成长起来，在父亲征税的时

候，我去和他作伴，同样我也愿意甚而更喜欢同我母亲在一起，母亲力所能及地施舍帮助别人，由于她的善良和善行在整个地区出了名，受人爱戴。她时时打发我到这里和那里去，时时去带东西，订购东西，照料事情，我在这类慈善事业中感到十分轻松愉快。

“总的说来，山区生活比平地上的生活富有人情味一些。居民们相互间更接近些，你要高兴的话，也可以疏远一些；他们的需要较小，但较急迫。人多是依靠自己，他必须学会信任自己的手和脚。工人，信差，脚夫，他们联合成一个人；彼此之间更亲近，常常碰头，生活在共同活动中。

“因为我还年轻，我的肩头拖不动大多东西，所以我就决定配备一匹小驴儿，驮着篮子，赶着它在这陡峭的山路上爬上爬下。驴儿在山区不象在平地上是受轻视的动物，在乎地上，驾马犁他的肩农觉得自己比驾牛耕田的雇农神气一些。当我在小礼拜堂里及早发觉，这是为上帝和圣母驮东西的光荣事情，我就毫不犹豫地跟在我的牲口后面走。不过这小礼拜堂在当时不象目前这种样儿。它被人当作仓库甚而差不多当作兽圈在使用。木柴、棍棒、器具。木桶和梯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幸好绘画的位置很高，护墙板也起了一定作用。可是我在孩提时就特别爱在树丛中爬来爬去，仔细观看绘画，可是没有人能够对此给我正确解释。得啦，我知道，墙上描绘其生平的圣徒就是我的教父，我欢喜看他，仿佛他是我的伯伯或叔叔。我长大起来，这里有项特别规定：凡是要求得到待遇优厚的管理员位置的人，必须会一门手艺，父母希望我能继承这份优厚薪俸，于是我遵照父母的意愿，学习一门手艺，所学手艺要对山上的人家有用。

“我的父亲是箍桶匠人，他置办这种工作所需的一切东西，这对他个人和大家都带来很大的好处。不过我不能决定去跟他学。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是学木工，我从少年时起，拜我的圣徒而外，就看见详细而准确地描绘出来的木工使用的劳动工具。我声明我的愿望；没人反对，因为这时好些建筑物常常向我们要求木工，不错，由于某些技巧和细致工作的爱好，特别是在林区，细木工甚而雕刻艺术非常吃香。而使我在更高希望中更加坚定信心的是那幅绘画，可惜它现在几乎完全模糊不清了。您倘若知道它要表现的是什么，听我在事后向您指出，您就容易给自己解释了。原来圣约瑟接受一项重大的委托，就是给希律王制作一只宝座。华丽的座位要设在两根适当的柱头中间。约瑟仔细地量好宽度和高度，制作一把精美的国王宝座。可是当他把华丽的椅子做好时，感到多么吃惊和为难：他发现椅子太高，但不够宽。大家都知道，同希律王打交道是不好开玩笑的；善心的木工师傅陷入极大的困境。耶稣圣婴平常总是陪着他到处走，做幼稚而温顺的游戏，给他搬送工具，这时发觉他有困难，立即帮他出主意，出气力。神童要求养父抓住宝座的一边，自己拉住这个精雕细刻的艺术品的另一边，然后两人开始拉。这样，宝座好象是皮制的，十分轻松而舒适地位宽了，看上去，相对地减低了高度，完全巧妙地适合当场的要求，师傅舒了一口气，完全放心了，国王感到十分满意。

那只宝座在我少年时候还显得完美无缺，现在您从剩下的一边上可以发现，雕刻工作费了莫大的功夫，这对一个画师来说，自然不算困难，可是要求一个木工这样做就未免太吃力了。

“不过我对此并不产生犹豫，而是把我献身的这门手艺看得十分光荣，

犹太国王，以残暴闻名，见《新约全书》中《马大福音》第二章。

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让我去学习；事实上实行起来也不困难，凑巧附近住着一位师傅，他就这一带干活，而且能雇用一些伙计和带学徒。这样，我仍然留在我的父母身边，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我从前的生活，而把纪念会和节日时间用来执行母亲陆续委托给我的慈善使命。”

上门求助

“这样经过了几年，”讲故事的人说，“我很快就懂得这门手艺的好处，我的身体通过劳动锻炼，能够胜任工作上的一切要求。此外，我还为好心的母亲，或者不如说，为贫病的人服务。我牵着驴儿穿过山区，准时分配所载的东西，然后再从小贩和商人手里带回这儿山上缺少的东西。

“我的师傅和我的父母都对我满意。我在漫游当中，看到我参加修建和装饰的一些房屋，已经使我感到愉快了。特别是最后在梁上刻凹痕，雕刻一些简单的形象；在装饰的图形上烙印，给一些凹洞涂红，从而使得一所山间木屋具有这样有趣的外观，人们特别把这类艺术交给我作，因为我常把希律王的宝座和装饰的故事记在心里，从中吸引极好的教益。

“在我母亲特别关心、急需救济的人当中，特别要数山上正在怀孕的年青妇女，尽管她们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交给我的使命严守秘密，我却逐渐觉察出来了。这些时候我从没有受到直接委托，一切都是通过一个善良的妇女，她住山谷下边不远的地方，名叫伊丽莎白太太。我母亲本人对这门艺术富有经验，挽救了不少新生婴儿的生命，她同伊丽莎白太太继续保持着良好的联系，我常常听到各方面的人说，我们好些健壮的山上居民的生命，都得感谢这两位妇女所赐。伊丽莎白随时接待我却保持着秘密，她对我提出的疑惑不解的问题给予简明的回答，引起我对她怀有特殊的敬畏，而她那十分整洁的屋子，在我心目中似乎是个小小的圣地。

“这些时候，我的知识和我的手艺活动，使我在家庭中间赢得了相当的影响。就象我父亲作为箍桶匠关心地下室那样，我也关心屋顶和屋架，修缮好旧屋的一些受损部分。特别是一些倒塌的仓库和车棚，经过修理后可供家庭使用；我刚刚干好这些工作，又动手打扫和清除我心爱的礼拜堂，没有几天，它就给收拾好了，差不多和您眼前所见的一样，这时我努力把缺少或者受损的那部分护墙板修好，成为完好的整体；您大约认为进口处两边的门已经够古老了吧，它们却是我制作的。我费了好几年功夫，事先我用结实的厚橡木板拼合成整块，在清静的时间对它们进行雕刻。那些直到这时还未受损害或者未被抹掉的绘画，也保存下来了，我在帮助玻璃师傅重新装配窗户时，要求他使用彩色玻璃。

“我的想象力总是离不开那些图像，时常想到圣徒的一生，当我又把这地方看作圣地，夏天留连在里面，而且能够悠然自在地对所见和设想的东西进行思考，那么，上述的一切更加活跃在我心里了。我怀着不可抗拒的心愿，要步圣迹的后尘；因为类似的事件不是轻易召唤得来的，于是我打算从下面起步去仿效他，比如我使用载物的牲口可算是早已开始了。可是我使用至今的矮小动物，再也不能满足我了，我另选更彪壮的牲口，配备更好的鞍子，既便于骑，也便于装载。另外我还配置几只新的篮子，一只只有彩绳、花片和流苏的网兜，缀着发声的金属铃铛，用来装饰长耳驴的脖子，使它不久即可和墙上的图像媲美了。当我以这种打扮穿行山间时，没有任何人会嘲笑我，

因为人们对搞慈善事业的人乐意允许有奇特的外观。

“这期间，战争、或者倒不如说是战争的后果，接近我们地区。散兵游勇拼凑的危险匪帮多次集合起来，四处骚扰肆虐。由于良好的民兵组织，通过巡逻及时警觉，虽然不久把灾祸控制住了，可是人们很快又放松警惕，一不小心，新的灾难又发生了。

“我们地区平静了许久，我牵我的驴儿从容地沿着旧道行走，有一天，我来到新播种的林中空地上，发现防兽沟边有个女人坐着，说得更正确些是躺着。她似乎在睡觉，或者失去了知觉。我去照顾她，她睁开美丽的眼睛，望着天空，激烈地叫唤：‘他在哪儿？您看到他了吗？’我问：‘谁？’她答道：‘我的丈夫！’从她那十分年青的面貌来看，这回答出乎我的意外，不过我更乐意地继续帮助她，向她保证我的关切。我听说，有两位旅行者由于车道难行，离开了他们的车辆，选择一条步行的捷径。他们在附近遭到武装盗匪的袭击，她的丈夫奋力前去格斗，她不能跟他走得太远，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躺下来了，她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她恳求我离开她，去追寻她的丈夫，她站起来，在我面前显示出极美、极可爱的身材；可是我一下子就发现她怀孕了，需要我的母亲和伊丽莎白太太赶快来帮助。我们争论了一会儿，因为我要求先带她到安全的地方，她却要求先要得到她丈夫的消息。她不愿离开他的踪迹，我的一切想法也许都落空了，要不是恰好有队民兵听到了新的暴行，穿过森林踊跃赶到这儿来。他们得到了通知，已经作好必要准备，规定了碰头地点，于是这次事件就这样平息了。我赶快把我的篮子藏入我经常存放东西的附近洞内，使鞍子成为舒适的座位，带着一种奇妙的感觉，把美人儿扶到驯良的牲口背上，牲口立即自动寻到走惯的路径，给我陪在旁边步行的机会。

“我用不着扯得太远，我的心情有多么奇特，您可以想象得出了。我长久寻求的东西，现在真的找到了。我仿佛在作梦，又仿佛立即从梦中醒来。这个天仙般的人形，好象是飞翔在空中，从绿树上飘摇过来，现在梦一般出现在我眼前，这正是小礼拜堂内那些图像在我心灵中所产生的梦。不久我就觉得那些图像仅仅是梦，而这梦现在却溶解在美好的现实中。我问她一些事情，她的回音柔和而又悦耳，正符合一位端庄而悲戚的女人身份。每逢我们走到没有树木遮蔽的高地，她就请我停下来，四处看看和听听。她用那么妩媚的姿态请求我，从她那又长又黑的眼睫毛下露出希望的目光，我不得不做可能办到的一切事情，不错，我爬上一棵岿然矗立、没有枝桠的杉树上去。我的手艺从来没有比这种表演更使我受欢迎的了，我从没有在节日和年市上从类似的高处取下彩带和丝帕更令我这样满意的了。可惜这次一无所获，我在树上什么也没有看见和听见。后来她自亘要我爬下来，使劲用手招呼；真的，当我爬下来时，在相当高处松开手向下跳，她大叫起来，后来看见我没有受到伤害，脸上就露出了一片甜蜜友好的表情。

“沿途我怎样千方百计地使她舒服，让她开心，这是叙述不完的，然而我总算做到了！这是真正献殷勤的特点，转瞬之间，化虚无为一切。就我的感情来说，我摘给她的鲜花、指点给她看的远方，告诉她名字的山林，这么多的无价之宝，我都打算奉献给她，目的是我想同她亲近，就象人们通过赠送礼物要想做的那样。

“她已经赢得了我的整个生命，这时我们到达了那位善良妇人的门口，我感到有点依依不舍。我再次打量她的全身，我的目光落到她的脚上时，我

俯下身去，好象在腰带上系点东西，其实是低头吻那玲珑可爱的鞋，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鞋，却丝毫不让她发觉出来。我搀扶她下驴，自己跳上台阶，朝门里大声叫：‘伊丽莎白太太，有客人来访！’善良的妇人走出来，我从她肩头上朝屋子张望，美人儿缓步走上台阶，带着可怜的愁容和痛苦的内在感觉，随即拥抱那位可敬的老妇，让老妇把她带到较好的房间里去。她们关在房内，我牵着我的驴子站在门口，就象一个卸下贵重物品，依然两手空空的赶牲口的人。”

百合花茎

“我踌躇着不忍离开，因为拿不准究竟该怎么做，这时伊丽莎白太太来到门口，请我把我的母亲唤来，然后四处走走，尽可能获得一些关于那位男子的消息。‘玛莉再三恳求您这么作，’她说。‘我不能再同她本人谈一次话吗？’我问。‘这可不行，’伊丽莎白回答，于是我们分手了。我在短时间内到了我们的家；我的母亲准备今晚就下山去，帮助那位年青的陌生女人。我赶到山下平原地区去，希望从地方官吏那儿得到最可靠的消息。可是，连这位官吏本身也一无所知，因为他认识我，就让我留在他家过夜。我觉得夜长得没有尽头，那美丽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她怎佯在驴背上摇晃着，露出痛苦而友好的表情俯视着我。每时每刻我都在盼望消息。我巴不得那位善良的丈夫还活着，可是我又愿意想到她是个寡妇。巡逻的民兵队伍逐渐会合，听过多次时好时坏的谣传以后，终于得到确切的消息：车辆救出来了，但是那个不幸的丈夫受伤过重，在邻村里死了。我又听说，按照事先约定，有几个人已经走去把这噩耗传达给伊丽莎白太太了。照说，我已经无事可做，无忙可帮了，然而我还是急不可耐，巴不得穿过山岭和森林尽快口到她家的门口。这时已经是黑夜，屋子关门了。我瞧见屋里有灯光，帘后人影幢幢，于是我坐到对门一张长凳上去，时时想伸手去敲门，但总是有所顾虑而又缩回来了。

“可是，我为什么老是喋喋不休，尽说些没有趣味的事情。够啦，第二天早晨，她们也不让我进屋。她们知道了可悲的消息，她们并不需要我了；她们打发我到我父亲那儿去，让我去工作，她们不回答我的问题，她们想摆脱我。

“她们这样对待我，过了八天，后来伊丽莎白太太唤我进去。‘轻轻地走上来，我的朋友，’她说，‘放心地靠近一些！’她领我到一间清洁的房间里去，房间角落里有一张床，通过半开的床帐，我瞧见美人儿端端正正地坐在床上。伊丽莎白太太走到她身前去，似乎在说我来了，同时从床上捧起一点东西，向我迎面递过来，原来雪白的白布裹着一个极其美丽的男婴。伊丽莎白大方把男婴端正地放在我和母亲中间，我忽然想起百合花茎，它在壁画上出现在马利亚和约瑟之间，作为纯洁关系的证明从地上冒出来的。从这时起，我心上的一切压力都消失了，我对自己的事情，对自己的幸福有了把握。我可以自由地走到她的面前，同她谈话，承受她天仙般的眼光眷顾，把男孩抱在怀里，在他额上热情地吻一下。

“‘我多么感谢您关怀这个孤儿！’那位母亲说。我不假思索，热情地大声说：‘只要您愿意，他不再是孤儿了！’“伊丽莎白太太比我聪明，从我手里抱下孩子，让我离开。

“我不得不穿山越谷，往来跋涉，但我总是念念不忘那最幸福的谈话时间。我还可以回忆起最小的细节，不过为了不使您觉得罗嗦，还是略而不谈的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玛莉恢复了健康，我可以常来看她，我同她交往，是服务和关心的结果。她的家庭情况容许她随意选择住所。起初她逗留在伊丽莎白太太家；后来她来访问我们，感谢我的母亲和我给了她许多友好的帮助。她欢喜待在我家，我自以为部分原因是为了我的缘故。我本来真想说的话却又不敢说出口，于是以一种奇妙而可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时我带她到礼拜堂去，当时我已经把这儿改建为可住的厅堂了。我向她逐一指点和解说墙上的绘画，同时以生动而又热情的方式阐明养父的义务，她听得热泪盈眶，使我的绘画解说不能进行到底。我相信已赢得了她的爱慕，虽然我还不能十分自豪地说，使她很快就淡忘对她丈夫的怀念。法律规定寡妇守丧一年，要使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对巨大损失的痛苦印象淡忘掉，这段时间显然是必要的，它可逐渐使人习惯于尘事的变迁。人们看见花开叶落，但是也看见果实成熟，蓓蕾新生。生活是属于活人的，凡是活着的人，就得准备应付世的变化。

“这时我把自己紧紧放在心上的事情告诉我的母亲。接着她就向我透露：玛莉对她丈夫的死是多么悲痛，她完全是为了孩子而必须活下去，这种思想才使她重新站立起来。我对她的爱慕，两位妇女不是不知道，对于限我们一块生活的想法，玛莉已经习惯了。她还在邻近地方逗留了一些时间，然后就迁到我们山上来，我们在极虔诚、极幸福的未婚状态中生活了一周。最后我们结合了。那使我们相会的最初的感情，迄今一直没有消失。当养父和父亲的义务和欢乐结合起来了，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小家庭由于成员增加，在人口数量上超过了她的模式，不过模范形象的忠诚和纯洁思想，这些道德都由我们神圣般地保存下来并且身体力行。于是我们也就习惯成自然，好心地保持着我们偶然达到的那种外表，这恰好与我们的内心相适合。尽管我们大伙儿都是良好的步行者和健壮的搬运者，那负重的牲口却一直留在我们团体里，一旦某种业务或访问需要我们穿山越谷时，就可以让它把重担继续运走。就象您昨天碰到我们那样，全区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的行为不致于使那神圣的名字和形象蒙上污垢，而我们自从是效法他们的。”

第三章 在山峰上遇到孟坦。谈话：非常的东西与震动；教育学传达的界线；在绝望与崇拜之间的有才智的人；自然界作为号码文字。

我才结束了一个令人愉快的、相当奇妙的故事，这是从一个诚实可靠的男子口里记录下来的。虽然这不完全是他的原话，我不时趁机把他的思想表达成为我的思想，但是由于我在这方面同他有类似的感觉，所以这么做是完全自然不过的了。他对女人的崇拜，难道不等于我对你的感觉吗？那两个相爱的人儿的会合，难道同我们的会合不是有某些相象吗？至于他十分幸福，赶着驴儿走，驴背上驮着异常美丽的人儿，傍晚时候，他可以同家庭队伍进入寺院大门，同他心爱的人儿和家属形影不离，关于这些，我大约只有在暗中羡慕他了。相反的是，我不能抱怨我的命运，因为我已经答应了你，要保持沉默和忍耐，正如你也接受了这些一样。

与这些虔诚和快活的人相聚，有不少美好的特点，可是我不得不略去不谈，因为这一切是写不完的！我愉快地度过了两天，但是第三天，时间就在催促我，要继续想到我的征途。

今天我同费立克斯发生一场小小的争吵，因为他差不多在迫使我违反我向你夸过的美好原则之一。不管这是错误，不幸或命运，我只得认了，转眼之间，周围的人数在增加，使我背上新的包袱，事后要由我来承担，来拖动。本来在我漫游当中，不应当有个第三者作为经常伙伴，我们只愿也只能始终是两个人，可是事与愿违，似乎有种新的、并不可喜的关系即将发生。

近几天来，费立克斯同这家的孩子玩得十分高兴，有个矮小而活泼的穷孩子加入他们一伙儿，他根据游戏的需要，不管好歹，总是听凭使唤，很快就赢得费立克斯的欢心。我已经从一切外表迹象看出来，费立克斯把这个孩子选中为附近途中的游伴了。这个男孩在本区是相当有名的，因为他性格活泼，到处讨人喜欢，有时获得一些施舍。可是不欢喜他，请求主人遣他走。这事果然做到了，但是费立克斯不高兴，为此发生一场小小的争执。

我在这个场合发现一件令我愉快的东西。在礼拜堂或者说厅堂的角落里，有一箱石头，费立克斯自从参加山间的漫游以来，对岩石产生巨大兴趣，他把箱子拖出来，彻底搜查。箱里是一些好看的、耀眼的东西。我们的男主人说：孩子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己挑选。这岩石是从一大堆石块当中留下来的，不久前有个陌生汉子把一大堆石块从这儿运走了。他说这人名叫孟坦。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听到这个名字有多高兴，原来这是我们最要好的一位朋友在旅行时就使用这个名字，我们欠他不少的情。我查问了时间和情况以后，可以有希望不久在我的漫游中碰上他。

传来孟坦就在附近的消息，使得威廉不得不加以考虑。他心想，是不是再和这样一位难得的朋友见面，这不能单靠偶然来决定，所以他向男主人打听这位旅行者走的是到哪儿去的路。没有人对此知道得比较清楚，因此威廉作出决定，按照第一个计划继续漫游，这时费立克斯大声说：“如果爸爸不那么固执，我们会找到孟坦。”“怎么找法呢？”威廉问。费立克斯答道：“小非兹昨天说，他会寻到那位先生，这人身边带有好看的石头，而且也很了解这些玩意儿。”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威廉决定去试一试，同时更加重视那个可疑的男孩。一会儿男孩就来了，他听了威廉的目的，随身带来木槌，铁器和一把巨大的头连同一只口袋，穿着矿工装束跑在前头。

他们顺着侧面的山路再次上山。孩子们一起从这块岩石跳到那块岩石，

越过种种障碍，跨过溪涧和泉流，即使眼前看不见一条路，菲兹向左右看看，就能奔跳着迅速爬上山去。因为威廉尤其是背着东西的信差无法很快地跟上，于是男孩们多次时而前进又时而后退走着，又唱歌又吹口哨。有几棵陌生树木的形状引起费立克斯的注意，现在他才认识落叶松和五针松，彼奇妙的龙胆植物吸引住了。这么一来，漫游虽然劳累，却随处都不乏消遣的机会。

小菲兹突然停下来倾听。他招呼其他的孩子过去。他问：“你们听见敲击的声音吗？这是铁锤打击岩石的声音。”其他的孩子回答：“我们听见了。”他说：“这就是孟坦，或者是一个把有关他的消息告诉我们的人。”他们循声赶去，声音不时重复传来。他们来到一片森林间的空地上，瞧见一座又陡又高、光秃秃的山崖，突出一切之上，连高高的树林也被抛在脚下了。他们瞧见山峰上有个人。他站得太远、看不清他的面目。孩子们立即动身爬上陡峭的山路。威廉勉强跟在后面，不无危险。要知道，首先爬上山岩的人，总是走得稳当一些，因为他有给自己选择路线的机会，而跟在后面的人，只看见前面的人到了哪儿，却看不见是怎样到这的。不久男孩们爬上了山顶，威廉听见响亮的欢呼声。“这是雅尔诺！”费立克斯迎着他的父亲叫道，雅尔诺立即来到一个险峻的地方，伸手给他的朋友，拉他上去。在这自由的天空下，他们互相拥抱，无比高兴地互致欢迎。

不过他们刚刚松开手，威廉突然感到头晕，这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是目睹孩子们悬在无底深渊的上空。雅尔诺觉察出这点，他叫大伙儿立即坐下。“这是极自然不过的，”他说，“我们面对伟大的景象而感觉头晕，因为我们事先没有准备，让我们同时感到自己又渺小，又伟大。不过，它们在那里除了使人首先感到发晕之外，根本没有得到一点儿真正的享受。”

“那儿下边是不是我们攀登上来的大山？”费立克斯问。“看上去它们多么渺小啊！而这儿呢？”他继续说时，从山顶取下一块石头，“这又是猫金，这玩意儿大概到处都有吧？”“四处都有，”雅尔诺回答，“你既然问到这些东西，就得注意，你现在是坐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山岭、最早期的岩石上。”“难道世界不是一次就造成的吗？”费立克斯问。“很难说，”孟坦回答，“好东西需要时间。”“那么，这儿下边又是不同的石头罗，”费立克斯说，“那儿又是不同的，而且永远是不同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从最近的山峰指向较远的山峦，一直指向山下的平原。

这是非常美好的一天，雅尔诺让他们仔细观察这壮丽的景色。远近还矗立着一些山峰，与他们置身其上的这座相似。有座中等高度的山好象正在向上伸展，然而远远达不到这等高度，再向外就越来越平坦了；可是那儿又呈现出稀奇古怪的突出形状。最后，远方的湖泊以及河流也隐约可见，一片富饶的土地象大海一样展现开来。如果我们再收回目光，就发现可怕的深渊，聒耳欲聋的瀑布，纵横交错，迷宫似地联结起来。

费立克斯不厌其烦地提问，雅尔诺十分乐意地回答他提的每个问题，可是威廉在一边觉察出来了，这位教师并不完全是真心和诚意。因此，当急躁不安的男孩们爬开以后，威廉就对朋友说：“你别对孩子们随心所欲地谈论这些事。”“这个要求可是过分啊，”雅尔诺回答。“一个人同自己说的总不及他想的，对别人只说些对方能够接受的话，这是种义务。一个人只能理解自己所能理解的东西。让孩子们把握住现在，传授给他们一种名称、一种

标志，这是我们可能作的最好不过的事情。反正他们迟早就会提问原因的。”

“这不能怪他们，”威廉回答。“事物的多种多样使每个人迷惑，所以比较容易做的是不去引伸它们，也不急于去追究，如何发生？又是如何过去的？”雅尔诺说：“可以这样做，因为孩子们只是肤浅地看事物，所以也只能同他们肤浅地谈变化和意义。”“绝大多数人。”威廉答道，“终生都停留在这种情况下，达不到那种高级阶段，这时期我们感到容易理解的事物都显得平凡乏味了。”“人们可以称之为高级阶段，”雅尔诺答道，“这是介于绝望与崇拜之间的中间状态。我们还是谈男孩吧，”威廉说，“他现在特别使我关心。自我们旅游以来，现在他对岩石产生了兴趣。你能不能多告诉我些东西，使我至少可以满足他一段时间？”——“这可不行，”雅尔诺说。“在任何一个新的领域里，一个人又得象孩子一样从头开始，把火热的兴趣投入到这项事业上去，先喜欢其外表，然后有幸达到其核心。”

“那么，请告诉我，”威廉答道，“你是怎样达到这种认识和见解的呢？我们分手的时间并不长久呀！”——“我的朋友，”雅尔诺说，“我们必须听天由命，纵然不是一辈子，至少得好长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干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新事物对他是不够的：这些东西只适用于消遣，他要求一个新的整体，而他立即置身在其中。”“但是为什么，”威廉插嘴说，“偏偏选这种最最古怪、所有爱好中最孤独的爱好呢？”“正因为，”雅尔诺大声说，“它是离群索居的。我要躲开人群。他们不可救药，他们妨碍我们从事个人自助。如果他们是幸福的，那么，我们就听凭他们去过糊涂生活，如果他们不幸，那么，我们就得挽救他们，而不触及这种生活，从没有人过问，你是幸福或不幸福。”“他们的情形还没有完全坏到这种程度。”威廉含笑答道。“我不想否认你的幸福，”雅尔诺说。“尽管漫游去吧，你这位狄奥根涅斯第二！别让你的灯儿在白天就熄灭了！从那边下去，有一个新世界出现在你面前；不过我愿意打赌，那里面的情形也和我们背后的旧世界里面一样，要是你不会拉皮条，付不起帐，那你在他们当中就没有用。”威廉答道：“我觉得他们似乎比你的呆板的岩石有趣一些。”“绝对不是，”雅尔诺说，“因为至少这是不懂得这些岩石。”“你在寻找借口，”威廉答道，“这不是你的本色，去研究毫无希望得到理解的东西。请你老实告诉我吧，究竟你在这些又冷、又僵硬的玩意儿中找到了什么？”“每种爱好的东西都难以说清，尤其是这一种。”接着他考虑片刻又说：“字母或许是美妙的东西，可是它们不足以表达声音；声音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可是它们远远透露不出本来的意义，归根到底，我们总是摆脱不开字母和声音，我们一旦缺少它们就似乎寸步难行，其实我们所传达的以及上代留传给我们的，都不过是极其平常的东西，完全值不得去费力气。”

“你想用话搪塞我，”威廉说，“你说的那些同这岩石和山头有啥关系？”“不过要是我，”对方答道，“恰好用这些裂变和缝口当作字母，而加以解释，把它们构成词句，使其完善可读，你不会反对吧？”“不，不过我觉得这是漫无边际的字母表。”“比你所想的狭窄些，我们必须学会认识它，这也和其他的东西一样。自然界只有一种文字，我用不着把那许多潦草涂抹的东西随身带来带去。这儿我可以不用担心平常往往发生的情形，就是当我长时间专心研究一种羊皮古书时，跑来一位苛刻的批评家向我保证，说这一切

都是伪造的。”男友微笑答道：“可是这儿人们对你的读书方式也会有争议。”
“正因为这样，”对方答道，“所以我不同任何人谈论这一方面，就是同你，正因为我爱你，我也不愿再用无聊话讨论这蹩脚的东西，也不和你虚伪地交换看法。”

第四章 与孟坦继续谈话：教育的多面性与片面性——在烧炭夫处过夜——“巨型府邸”。拾得小匣——到田庄去的路——踏上禁路——拘留与释放。

两朋友为了赶上孩子们，不免小心而吃力地走下山去，孩子们躺在下边遮荫的地方。孟坦和费立克斯收集的石块样品，差不多比口粮更热心地被取了出来。费立克斯问了许多，孟坦说出许多名称。费立克斯感到高兴，认为孟坦知道一切东西的名称，他急忙把这些名称记下来。最后他还取出一块石头问：“这叫什么名字？”孟坦用惊奇的目光观察后说：“你们从哪儿弄来的？”菲兹赶忙回答：“这是我发现的，它出自这个国家。”“它不是出自本区，”孟坦说。菲兹觉得有趣，居然看见这位卓越的男子也会有疑惑。“你可以得到一枚杜卡特，”孟坦说，“只要你把我带到它露出地表的地方。”“挣这份钱并不难，”菲兹回答，“但马上不行。”“那么，你详细告诉我准可以发现它的地方。不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十字纹石，出产在圣雅各·康帕斯特尔，这是一位外乡人丢失的。但愿不是你扒去的就好了，它是这么好看。”菲兹说：“把你的杜加特交给旅伴保管起来，我愿意坦白承认，我在哪儿弄到这石块的。在坍塌的圣约瑟教堂里，有座同样坍塌的圣坛。我在圣坛的七零八碎的上层石块中，发现一层这种石头作为基础，我尽我所能从上面敲了许多下来。如果你现在推开上层石块，在那儿肯定还会发现许多这种石头。”

“这枚金币拿去吧，”孟坦说，“你应当获得这种发现的酬劳。它的确不错。如果这无生命的自然物产生我们相敬相爱的比喻，那我们就有理由高兴。它在我们眼中显示出一位女预言家的形状，预先提出证据，说明事物永远如此、而现在才成为真正的现实。后来教士们就在一种绝妙的神圣石层上建立起他们的圣坛。”

威廉倾听了一会儿，注意到好些名称、好些叫法不断重复，于是向孟坦重提他已经表示过的愿望，要孟坦告诉他给男孩上初级课程所需的東西，“还是放弃这种想法吧，”孟坦回答。“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更可怕的了，就是一个教师知道的东西不及学生们起码想要知道的多。谁想教导别人，也许常常会把自己知道的精华隐瞒起来，不过他不可以是半瓶醋。”“然而这种十全十美的教师到哪儿去找呢？”“你很容易碰上，”孟坦回答。“哪儿呢？”威廉略带几分怀疑地问。“就在你愿意学习日常事物的地方，”孟坦回答。“最好的课程要从完美的环境中得到。你学习外语难道不是在说那种语言的国家里最好吗？那儿只有这种而没有别种语言接触你的耳朵。”威廉问：“原来你就是在山区中取得对山区的认识吗？”“这是理所当然的。”“不同别人往来吗？”威廉问。孟坦答道：“至少只同山区的人往来。俾格米人受矿脉的引诱，打通岩石，试图接近地球内部，用一切方式解决最困难的任务，这正是求知欲强、有思维的人活动的地方。他亲眼看到所作所为，成功也好，失败也罢，乐在其中。有益的东西，只是一部分有价值。为了完全占有和支

十四到十九世纪欧洲通用的金币名。

西班牙著名的朝圣地。

古代和中古传说中的侏儒民族。

配一种对象，就必须为此而研究它。但是当我谈到最高和最后的阶段时——这要后来通过许多丰富的发现才提高到这一步——我就看到面前的男孩们，他们听来就完全不同了。孩子要抓住每种活动，因为凡是干得出色的东西，看上去都容易。万事开头难！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许是真的；然而人们可以说得更通俗些：万事开头易，攀登最后的梯级才是最艰难、人数也最少的。”

威廉这时候沉思着，接着就向孟坦说：“难道你真的确信在实践和教学的全部活动可以截然分开的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对方回答。“一个人要从事的事业，必须作为第二个自我与他分离，如果他的第一个自我没有完全被其渗透，又怎么有这种可能呢？”“然而人们却认为多方面的教育是有益和必要的。”“在他们那个时代还可以是这样，”对方回答。“多面性本来只不过是活跃其中的片面性准备要素，而现在这种要素正有了足够的空间。不错，现在是片面性时代：谁懂得这点，并在这种意义上为自己和别人工作，他就是有福的。在某些事情上，这种情形马上就会完全理解的。如果你练成个优秀的小提琴手，你就可以放心，乐队指挥就会在乐团里给你安排位置并会予以照顾。要是你练就一副嗓音，那就等着，人类在普通生活中就会善意地安排给你一个适当的位置。现在让我们的谈话停止吧！谁不相信这点，就走自己的路，有时他也会成功，不过我要说：做事情到处都需要从低到高。最好的方法是只学一门手艺。对于最差的人来说，它总是门手艺，而对于较优秀的人来说，它却是一门艺术，而最优秀的人每当做一件事时，就在做一切事。话说得明确一些：他在做好一件事情上明白了做好所有事情的同道理。”

以上我们只是概括地重复一遍的谈话，一直延续到日落时候，这时景色虽然壮丽，但是他们却不得不考虑今晚在哪儿过夜。菲兹说：“我没法带你们到一户人家去过夜，你们如果愿意在一个善良的老烧炭夫那温暖地方坐着或躺着过夜，那是受欢迎的。”于是大伙儿都跟着他穿过奇妙的路径到达一个安静地方，不久他们每个人都感到似回家一般。

在森林空地中间，有一座冒烟发热、高高拱起的炭窑，露出明亮的火光，旁边是一间杉树枝条搭成的小屋。他们坐下去，安排就绪。孩子们立即围着烧炭夫的妻子忙碌起来，她十分好客，把烘烤过的面包片涂上黄油，贯串起来，给这些饥肠辘辘的人备好可口多油的美餐。

这时候男孩们借助杉木枝干发出的微光，玩捉迷藏游戏，模仿狼嚎犬吠，一个胆大的游人听到也许也会毛骨悚然；男友们则亲切地讨论他们目前的处境。不过这时克己的人也负有这样一种特殊义务，就是他们聚首在这儿既不好谈过去，也不便谈未来，只有专心致意于现在。雅尔诺对于矿山企业及其所需的知识和本已成竹在胸，怀着满腔热情，向威廉极其详细而完整他讲述自己对于两大洲有关这类艺术见解和技巧所指望的一切。

可是男友一贯只在人的心灵中寻求真正的珍宝，对雅尔诺所说的不大理解，最后只得含笑答道：“这样看来，你自己前后发生矛盾，你在晚年的日子里才开始搞青少年时代就应当着手的事情。”

“绝对不是！”对方回答，“正因为我童年时候就在一位亲爱的伯父——一位高级矿区官吏的家里受到教育，同捣碎矿石的小工们一起长大，同他们在山沟里弄树皮小船，所以现在又把我引回到从前的圈子里，使我重新感到愉快而年青了。这炭烟恐怕你艰难适应，不象我，我打童年时候起，

就成了习惯，把它当作圣坛上的香烟一般吸人。我在社会上干过许多试验，而始终只得到这个结论：人唯一的舒适感在于习惯，甚而不舒适的东西，只要我们习惯了，也感到不可缺少。我曾经有很长时间治不好身上的伤口，后来伤口愈合了，外科医生不再来给我包扎，也不再同我共进早餐，我反而感到极不舒服。”

威廉答道：“然而我却愿意让我的儿子用一种更自由的目光会观察世界，这不是一门狭窄的手艺所能办到的。不管你怎样给一个人划定界线，可是最后他在自己的时代中还是要四下环顾，如果他不知道一些过去的东西，又怎么能了解眼前的东西呢？如果他到香料铺去，而毫不了解提供这些不可缺少的稀奇物的国家情况，又怎能叫他不吃惊呢？”

雅尔诺说：“要是他象市侩一样读报，象老太婆一样喝咖啡，又何必这样大费周折呢？要是你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坚持要受一种完美的教育的理论，那么，我真不懂，你怎么会这样盲目，你怎么还要久久地寻找，你怎么没有看到，你就完全置身在一个出色的教育机构的附近。”“就在附近吗？”威廉问道，接着摇摇头。“当然！”对方回答，“你瞧这儿是什么？”“在哪儿？”“就在你鼻子前面。”雅尔诺伸出食指指点，不耐烦地大声说：“这是什么呢？”“原来如此！”威廉说，“一座烧炭窑，不过跟这有啥关系？”“好！总算说对了！一座炭窑！人们怎么用炭窑烧炭呢？”“把木柴一层层堆上去。”“这样堆好以后，接着干什么呢？”“我觉得，”威廉说，“你打算用苏格拉底的方式给我带来荣幸，使我了解，让我承认——我是极端愚蠢和顽固的。”

“绝对不是，”雅尔诺答遂，“说下去吧，我的朋友，准确回答。言归正传！把木柴有规则地既密集又通风地堆好后，又怎么做呢？”“喏，喏！把它点燃呗。”“如果它这时完全燃烧起来，火焰穿过缝隙往外直冒，你怎么办呢？让它继续燃烧吗？”“绝对不是！要赶快用草皮和泥上，用飞溅的炭渣以及顺手捞到的东西，把完全冒出的火焰覆盖起来。”“要熄灭它吗？”——“绝对不是，是抑制它。”“这就是说，给它以必需的空气，把全部木柴统统烧红，让它们完全烧透。然后封闭每条裂缝，防止任何地方再冒火，使所有的火逐渐在内部熄灭，炭化、冷却，最后才把它们分开取出，作为可卖的商品售给铁匠和锁匠，面包师和厨师，当木炭供可爱的基督徒完全利用以后，它的灰还可供洗衣妇和制皂工使用咧。”

“得啦，”威廉笑着答道：“就这个比喻来说，你又怎么看待自己呢？”“这并不难说，”雅尔诺曾，“我把自己当作一只装满山毛榉木炭的陈年炭篓，不过我敢于保持自己的特点，我只为自己燃烧，所以我在人们面前显得十分古怪。”“我呢？”威廉问，“你怎么看待我？”“特别是现在，”雅尔诺答，“我看你象一根具有奇妙特性的旅行木杖，随便人把你放在哪个角落，你都会发青，但你没地方扎根。现在你把这个比喻继续想象下去，当林务员和园丁，烧炭夫和木工，甚至任何一个手艺人都不知道派你什么用处时，你就会明白其中道理了。”

在谈话当中，威廉从怀中掏出一点东西，看上去一半象皮夹。一半象仪器盒，不知道派什么用处，而孟坦就象见到早已见到过的东西那样谈论起来。我们的朋友并不否认，他把它当作某种偶像带在身边，迷信自己的命运在一

定程度上和占有的这件东西有关。

究竟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们暂时还不便告诉读者，不过我们必须说出这么一点，就是接下去的谈话，终于得出结果：威廉承认，他早就有心献身于某种特殊的工作，一种实际上完全有益的艺术，不过先要孟坦在威廉的同盟者那儿做些工作，尽快解除一切生活条件中最讨厌的一条，就是不许在一个地方停留三天以上，而是准许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在这里或那里任意停留。孟坦听了威廉郑重地承诺不断追求私下说出的目的，并且忠实地坚持已经作出的决定以后，就答应为他尽力。

他们把一切郑重地彻底讨论了一番，并不断互相解答以后，就从过夜的地方出发，由于昨晚这儿逐渐来了不少形迹可疑的人，他们趁天刚破晓就从森林来到一片空地，地上碰到一些猎物，这特别使得乐观的费立克斯高兴不止。他们准备分手，因为这儿的路径可通各个方位。这时他们向菲兹打听各种不同的方向，可是菲兹显得心不在焉，一反常态，回答得糊里糊涂。

“你真是个调皮鬼，”雅尔诺说，“昨夜坐在我们周围的那些汉子，你统统认识。其中有伐木人和矿工，这还说得过去，但是后来的那些人，我看是走私的，偷猎的，而最后来的那个长个子，他爱在沙地上东涂西抹，别人对他敬而远之，肯定是个盗墓人，你和他穿着一条裤子。”

“他们统统是好人，”菲兹接口回答，“他们只是在勉强糊口，要是他们有时干点别人禁止的事情，那无非是为了生活，出于万不得已，他们都是穷鬼呀。”

原来调皮的小男孩看见朋友们准备分手，就独个儿沉思起来，他在暗中琢磨，究竟应该跟随哪部分人走，还迟疑不决。他在盘算如何对自己有利：父子俩随便使用银币，雅尔诺甚至使用金币；别放走后者，他认为这个最好不过。因此他立即把握住送上门来的机会，雅尔诺在分手时对他说：“现在到我到圣约瑟教堂去，看你是不是老实，我将要寻找十字纹石块和坍塌的圣坛。”“您什么也不会找到，”菲兹说，“我始终说的是老实话；石头是打那儿来的，不过我把全部石块都搬走了，保存这儿山上。这是一种宝贵的石头，没有它就发掘不出财宝，别人为了一小块付给我昂贵的代价。你说得不错，我的确和那个瘦长个子认识。”

现在进行新的磋商，菲兹答应跟随雅尔诺，又获得一枚金币，负责在不太远的地方，弄到一大块这种稀有的矿石，相反，他劝阻他们别去那大殿，不过因为费立克斯坚持非走不可，于是他再三告诫当差的，别带这些旅行者深入进去，因为从来没有人从这些洞窟和深坑中走出来过。他们分手了，菲兹答应不久在大殿的厅堂里再见。

当差的在前面带路，父子俩跟在后面；可是当差的刚爬上一段山路，费立克斯就觉察出，他们走的不是菲兹所指示的那条路。当差的却答道：“我对这路更清楚！因为这几天强大的暴风雨冲击林区，纵横倒地的树木阻塞了这条道路：跟随我来吧，我会带你们到达目的地的。”费立克斯为了缩短通行的路程，就用迅疾的步伐和跳跃，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岩，他为自己增长了知识而感到高兴，他欣喜地从这片花岗石上跳向那片花岗石。

一路向上爬，最后在倒塌的黑色柱头前停住脚步，突然发现眼前就是大殿。墙壁和柱头矗立在荒凉的山顶上，无数封闭的圆柱墙壁，门接着门，走廊通向走廊。当差的严肃告诫，千万别迷失在里面，在一角向阳的、可以眺望远景的地点，发现有前人留下的灰烬痕迹，他忙着生起一团发出劈啪声的

火。他习惯在这种地方准备一顿便餐，威廉则详细观察这个地方的遥远景色，打算漫游到那儿去，这时候费立克斯不见了，他们猜想到他多半迷失在洞穴里，呼唤也好，吹哨声也好，他都没有反应，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是威廉正象一个朝圣者那样，早作了好些以防意外的准备，他从自己猎物袋里掏出一卷绳索，仔细地把绳的一头系紧，然后把它当作指路的引线，他原来打算靠这根引线把他的儿子引导出来。他就这样一步步前进，不时吹出口哨，可是许久都没有结果。最后从下边深处响起尖锐的口哨声，不久以后，看到费立克斯就在脚边的黑色岩石缝隙里往外张望着。“就你一个人吗？”男孩迟疑着细声问。“就我一个人！”父亲回答。“把木片递给我！把短棍递给我！”男孩说，他接到以后，又胆小地高声叫：“不许让人到这洞里来！”然后他就消逝了。可是过了不久，他又出现，要求更长更结实的木料。父亲焦急地等待着解谜。最后大胆的男孩迅速从缝隙里钻出来，带着一只不比八开本书更大的匣子，外观显得华丽而又古雅，好象是金的，配上珐琅装饰。“爸爸，把这个藏在身上，别让人瞧见！”然后他匆忙讲述自己怎样受到内心的神秘冲动，钻到那个缝隙里去，在下边发现有个半明半暗的房间。他说房间里有只巨大的铁箱，虽然没有上锁，但是盖子揭不开，几乎密不通风。为了要查看究竟，所以他要求木棍，一方面可用来撑着箱盖，另一方面可当作楔子插到中间去，最后他发现箱子虽然是空的，但在箱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这精装小书般的東西。于是他们双方都承诺保持一个深藏不露的秘密。

中午过去了，他们吃了一点东西。菲兹并没有按约定时间到来；然而费立克斯特别觉得心中不安，巴不得离开这个尘世的或者非尘世的主人要素回宝物的地方。他觉得柱头显得更黑了，洞穴显得更深了。这个秘密重压在他心头，占有这份财宝究竟是合法呢，还是不合法？是安全呢，还是不安全？焦急的心情迫使他非离去不可，他相信变换地方就可以摆脱这种烦恼。

他们踏上一条朝那大地主的巨大庄园去的路，关于这人的财有和奇闻，他们已经听得够多了。费立克斯不再象早晨那样蹦跳，三个人都默默地走了几个小时。男孩有几次想看看匣子，父亲暗指当差的，不许他乱动。这时他急不可待，但愿菲兹到来！接着他又害怕见到那个调皮鬼，有时他吹口哨，发出信号，接着他又懊悔，不该那样做，这样一直动摇不定，直到菲兹终于从远处传来哨声。他抱歉自己没有到大殿去，因为同雅尔诺在一起耽误了，暴风雨阻止他前来。接着他就仔细盘问，他们在柱头和洞穴中间遇到了什么？他们进得有多深？费立克斯编了连篇谎话讲给他听，那神情一半是自负，一半是困窘；他含笑对着父亲，悄悄拉他一下，暗示他在尽一切可能，不泄露他的秘密，而且在做戏。

他们终于来到一条可以引导他们舒适地达到那庄园的行车道；菲兹却断言自己认得一条更近更好的路；可是当差的不愿陪伴他们走那条路，而是向面前又直又宽而且已经踏上的道路走去。父子俩信任那个轻浮的男孩，而且认为这样走是愉快的，这路从山上笔陡地下去，穿过树干高拔细长的落叶松林，森林越来越透光亮，最后在辉煌灿烂的阳光下，可以看出人们所能想象的无比美好的田园。

一片巨大的园圃呈现在眼前，有不少果树点缀，肥沃的土地似乎尚待利用。园中地势高低起伏不平，却有规则地分成几个部分。好些住房疏疏落落地分布在里面，看去整个地方似乎属于不同的主人所有；不过根据菲兹的说

法，这儿只受唯一的一个主人的支配和利用。从园圃上空望去，是看不到边际的田野，遍地都耕种和栽培过了。他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湖泊与河流。

他们从山上爬下来，逐渐靠近目标，以为立即可以进入园内，这时威廉突然吃了一惊，菲兹却掩藏不住那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因为山脚边有道险峻的深坑横亘在他们面前，对面是一堵一直潜藏不露的高墙，墙内虽然填满泥土，而墙的外部却险不可攀。一条深沟把他们和可以直接看到内部的园圃隔开。菲兹说：“如果我们想到达通向园圃的大道，就得绕相当的弯路。不过我知道这边有个近得多的人口。下大雨的时候，山洪通过地下室有规则地注入园内，地下室的洞口就开在这儿，地下室是够高大的，可以相当容易地通过。”费立克斯听说地下室，就情不自禁地要走这个人口。威廉跟在孩子们身后，他们一起从地下室人口处的干燥横卧的高梯级走下去。阳光有时从侧面的裂缝中射进来，有时被柱头和墙壁挡住，所以他们不久就置身于时明时暗的地方，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差不多相同的地方，慢慢地缓步前进，突然附近发出一声枪响，同时有两道隐藏的铁栅栏关上来，从两边把他们封在内。诚然不是所有的人：只是威廉和费立克斯被捕获了。菲兹一听枪响，立即向后跳未，封闭的栅栏只关住他宽大的衣袖，他却飞快地甩掉上衣，一刻不停地逃跑了。

两位被囚禁的人还来不及从惊骇中恢复过来，就听见人的声音，似乎慢慢地越来越远。不久之后，有两个武装人员拿着火炬来到栅栏旁边，用好奇的目光查看他们俘获了什么。他们同时发问，对方是不是自愿投降。“这儿说不上投降问题，”威廉回答，“我们是在你们的控制下。我们倒是有理由先问，你们愿不愿意保护我们。我把我们身边唯一的武器交给你们。”他说这些话时，把他的长猎刀通过栅栏递出去，栅栏立即打开，武装人员镇静自若地让两个新来的人随着自己向前走，来人被带到盘梯上，不久即置身在一个古怪的地方，这是一间宽敞、清洁的房间，尽管有坚牢的铁栅阻挡在外，阳光仍通过横线脚下的小窗口充分照射进来。这儿有座位，卧铺，凡是一个中等客店所应有的东西，无不具备。对于置身在这儿的人来说，似乎除了自由之外，什么都不缺少了。

威廉进来以后，立即坐下，考虑当前的处境，费立克斯却相反，他从开头的惊骇当中恢复过来之后，就大发雷霆。这些陡峭的墙，高高的窗，坚固的门，这种隔离和限制状态，对他来说，都是第一回遇到。他四处查看，来回奔跑，又顿脚，又哭闹，使劲摇门，用拳头打门，他甚至打算用头冲着门撞去，幸好威廉及时抓住他，用力把他紧紧抱着。

“你一定要冷静对待这种场面，我的孩子，”威廉说，“焦躁和暴力无助于我们目前的处境。这奥秘是会弄清楚的，我也非常迷惑不解，或者说，我们并不是落入了坏人的手里。你仔细看看这些题词：‘给无辜者以解放和补偿，给被引诱者以同情，给有罪者以公正的处罚’。这一切都告诉我们，这些措施是必要的、而不是残酷的。人太有理由防备他人了。居心不良的人很多，为非作歹的人也不少，为了生活，理应如此，总做好事是不够的。”

费立克斯控制住了自己，马上一头倒在床上，不再说话，也不理睬。父亲却不肯罢休，继续说道：“你这么年青和纯洁就有了这种经验，让它作为鲜明的证据常留在你的心中，证明你出生在怎样一个完善的时代。人类在达到这种境界的过程中，不得经过多么漫长的道路，对有罪者也表示温和，对罪犯也表示怜惜，对不人道者也表示人道！首先教导人们这么做的人肯定

都是些具有种神圣天性的男子汉，他们为了有可能从事和促进这项工作而度过一生。能做出美事的人很少，能行善的人较多，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那些怀着巨大的牺牲精神、千方百计促进这项事业的人。”

这些抚慰和开导的话语，在于表明造成这种封闭环境的意图是完全纯洁的，费立克斯却听不进去；他陷入沉睡中，比任何时候都睡得香甜；一种平常不轻易有的激情，搅动着他的整个内心，这都反映在他的双颊上。父亲带着满意的表情站在那儿细看着他，这时，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跨进房来，他友好地打量了来客一会儿后，就开口询问对方为何走这条不寻常的道路而坠入陷阱。威廉非常简单他讲述了事情经过，把一些证明自己身份的证件递给他；接着又说出当差的向导不久就会从另一方向循着正路到达这儿。等到这一切都搞清楚以后。这位官员就请客人跟他走。他们不便惊醒费立克斯，于是就由下属用结实的床垫把他抬到室外，就象从前抬走昏迷的奥德赛一样。

威廉跟随官员来到一间面向花园的漂亮房间，房内桌上放着供他享用的饮料，这时官员走去向上级汇报。费立克斯醒来，发现铺有台布的小餐桌上有水果、葡萄酒、饼干，同时房门洞开，一派快活气氛，他觉得非常莫明其妙。他跑出去，又跑回来，以为在作梦；不久他享受着如此可口的美食和这么舒服的环境，就把过去的恐怖以及种种因窘忘记得一干二净，好比大清早惊醒了一场噩梦。

当差的向导来到了，官员同他和另一位上点年纪、更和气的男子一块儿回来。事情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处产业的主人是在较高意义上从事慈善活动，他鼓励周围的人都劳动创造。多年以来，从他那没有边际的苗圃中，把他的树苗供应给大家：对勤劳而细心的种植者则免费供应；对漫不经心的种植者则收取一定费用，至于对打算从事这种交易的人，同样收取费用，不过价格便宜。可是，后两类人也要求免费得到勤劳的种植者免费得到的树苗，因为没有对他们让步，他们就千方百计偷盗树苗。他们利用好些办法成功地偷盗了树苗。这一来惹恼了主人，因为不仅树苗被劫，而且在他们逃跑时毁坏大批的树苗。后来查出，这些人是通过水道钻进来的，所以安置了这样一种具有自动鸣枪的栅栏陷阱，这不过是作为信号罢了。那个小男孩曾用种种藉口，好几次出现在园子里，他出于大胆和调皮，把他以前为了别的目的而发现的路指点给陌主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府邸的人早就希望捉住他，在这段时间里，他的上衣也保存在待法庭处理的其他物件当中。

第五章 在伯父家——费立克斯爱赫西莉一流浪的痴女子。

我们的朋友在去府邸的路上，感到惊奇的是，丝毫也看不见一点儿与近代的游园或现代的公园相似的东西，直行式栽种的果材，蔬菜田，大片培植药用植物的地段，以及一切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从坡度平缓的地面上早已一览无余了。一处被高耸的菩提树荫围绕的地方，庄严地形成巨大建筑物的前厅，一条紧紧衔接的漫长林荫道，道旁树木整齐而壮观，每天任何时候都给人户外逍遥漫步的机会。进入府邸时，他发现住宅过道的墙壁装饰得十分别致；四大洲的巨幅地图立即映入他的眼里，华丽的壁挂上同样绘有个别国家的轮廓，来到主厅里后，他发现周围都是稀奇古怪的城市背景，上下镶着它们位于其间的地区景色的仿制图，一切都表现得十分巧妙，简直纤毫毕现，同时相互间不断的关联也让人一目了然。

府邸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矮小活泼的男子，他欢迎客人，开门见山地指着墙壁，问对方是否认识那些城市当中的某一个，并且曾经在那儿居住过？我们的朋友对一些城市可以作充分的解释，证明他不仅见到过好些地方，而且还深知它们的状况和特点。

主人按铃，吩咐给来客安排一间房间，过一会儿带他们去就晚餐；下面果然按照嘱咐办妥了。在一间宽大的底层大厅里；客人碰见两位妇女，其中的一位十分愉快地对他说：“您在这儿遇到一个小小的、但是善良的团体；我是年幼的侄女，名叫赫西莉，这位是我的姐姐，名叫朱丽叶，这两位绅士是父亲和儿子，这是您认识的官员，这些都是我们完全信得过的家庭常客。我们就席吧！”两位妇女安排威廉在中间座位上，两位官吏坐上下两头，费立克斯坐在那长长的另一边，可是他立即移来面对赫西莉，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经过暂时的一般性谈话以后，赫西莉就抓住机会说：“为了让新来客人尽量和我们厮熟，向他们透露我们的娱乐，我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儿阅读了不少东西，我们出于偶然，爱好，或者也可说是矛盾精神吧，却分成不同的文学派别。伯父赞成意大利文学，这位在座的女士请别见怪，人们把她当作十足的英国女人，而我本人则站在法国人一边，因为法国人显得又快活又秀丽。在这儿，官吏爸爸欣赏德意志古代，而儿子则公平地对近代，对弟子们表示同情。根据以上所说，您可以判断我们谁是谁非，您可以参加，可以同意或争论；总之，不管怎么说，您都受到欢迎。”这么一说，谈话也就更加生动了。

这时候，漂亮的费立克斯的热情的目光一直对着赫西莉不舍离开，她感到意外，却也十分得意，把最可口的食物给他，他愉快而感激地接受下来。可是在用饭后点心的时候，他的目光越过一盘苹果朝着她看，她以为在享受诱人的水果时也有同样多的与人竞争的对手，想到就作，她拿起一只苹果，越过桌席递给正在成长的冒险者，费立克斯慌忙接着，立即动手削皮；但是他的眼睛仍然一瞬也不瞬地望着那位芳邻，却不当心深深地削进拇指里去了。血流如注，赫西莉一下子跳起来，极力照料他，先设法止血，从她的工具箱里取出英国胶布贴紧伤口。这时男孩抓住她，不肯放她走开，这场骚乱影响了众人，餐桌撤了，人们准备分手。

赫西莉对威廉说：“您临睡前不也读点东西么？我派人送一份手稿给您，这是我自己从法文翻译过来的，请您读后说说，有没有多少可取的地方。出

场的是一个精神失常的女孩！这也许算不上什么特别的推荐，不过有时我觉得有趣，要是我有一天发痴的话，我就会是这个样子。”

流浪的痴女子封·雷万先生是位富有的人，他在本省拥有非常可观的田产。他同儿子和妹妹一起，住在一幢只配王侯身份居住的府哪里；实际上，他的园圃、河流、租地、作坊、家庭经济等，养活周围六公里以上一半的居民，于是他的威望和池捐赠的财产的确使他不亚于一位王侯。

几年以前，他沿着他大花园的围墙散步到军用公路上去，他乐意在避暑的山林中休息，这是旅游者高兴盘桓的地方。高耸入云的树木凌驾在年青而茂密的树丛之上，这儿不怕风吹日晒，一口石砌的清洁水井，把它的泉水输送给树根、石头和草地。这位散步的人按照习惯，随身带着书和猎枪。这时他打算读书，他的思想却常常被鸟儿的歌声，有时也被游人的脚步声舒适地打岔和分散了。

有个晴朗的早晨，一位年青而可爱的女子向他迎面走来。她离开大道，来寻求可以休息和凉爽提神的地方，恰巧他正在这儿。他大吃一惊，书从手里掉下去。这位漫游的女子长着一对人间最美丽的眼睛，脸庞由于活动而更槽妩媚，体态、步伐和风度都美到极点，使得他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向大道上望去，以为她后面有侍从人员跟来。后来这美人儿彬彬有礼地向他鞠躬，才又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回来，他诚惶诚恐地鞠躬口敬。美丽的女游者坐在泉水旁边，一句话不说，只幽幽地叹息一声。

后来雷万先生对我讲述这件事情时，大声说道：“同情心有多么奇妙的作用啊！在寂静中，她那声叹息激起了我的反应。我木然站立，不知道应该怎么说和怎么做才好。我的眼睛无法看到这整个完美的形象。当地躺在地上，用肘支撑着，简直是人们所能想象的绝色佳人！她的鞋引起我的特别注意，鞋上沾满尘土，说明她走过漫长的路程，然而她的丝袜颇有光泽，仿佛刚刚熨过一般。她那紧绷在身上的衣服并没有压皱：她的头发似乎今天早晨才烫过，雪白的衬衣，精致的花边；好象她穿好衣服去参加舞会似的。她一点儿也不象一个到处流浪的女子，然而她实际上却是的，不过是一个令人痛惜，令人敬爱的人。

“最后，我利用她打量我的机会问她，是不是独自一人旅行。她答道：‘是的，我的先生，我在世界上是独自一人。’——‘怎么？女士，难道您没有父母，没有熟人吗？’——‘这正是我不愿说的，我的先生。我有父母，也有不少熟人；但是没有朋友。’我继续说：‘这点显然不能怪您。您有一副仪表，肯定也有一颗大度宽容别人的心。’“她觉得我的奉承话中隐含责备语气，我推想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睁着的一对天仙般尽善尽美的蓝眼睛无比纯洁，透明而闪闪发光：接着她就用悦耳的声音说，象我这样一位道貌俨然的绅士，在公路上碰到一个孤零零的年青姑娘，而感到几分怀疑，这是不足为怪的，她曾经多次碰到过这种情形了，不过，她虽然人地生疏，可是任何人都无权追究她的行踪，所以她情我相信，她旅行的目的是极其认真和高尚的。有种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迫使她怀着痛苦流浪江湖。她发现那种为女性担忧的危险不过是想象的，一个妇女的荣誉，纵然落在拦路抢劫犯手中，也只有在心肠软弱和放弃原则时才冒危险。

“再说，她只在自己确保安全的时候才上路，她不是同每个人都兜搭，有时她逗留在合适的地方，这儿她可以根据所受教育的方式，做点服务工作来得到生活费用。说到这儿，她降低声音，垂下眼睑，我瞧见有几颗泪珠儿掉在她的脸颊上。

“我接口答道，我丝毫也不怀疑她良好的出身，更不怀疑她值得尊敬的举止。我只惋惜她迫于某种必要而为人服务，因为看上去她是配有仆人的，我尽管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却不愿继续追问她，宁愿通过进一步的认识，确信她到处都顾及到自己的声誉和德行的。这些话似乎又伤害了她，她答道，她隐瞒姓名和祖国，正是为了声誉的缘故，其实说到底，声誉的内容多半是想象的，而不是真实的。她提供服务，出示最后几家给与她的证件，证明她作过某些事情，她毫不隐瞒，不愿有人向她问起祖国和家族。这么一来，她平生的清白和诚实只有天晓得，或者说，只好相信她说的话了。”

听了这类表白，看不出美丽的女冒险者身上有神经错乱的嫌疑。雷万先生对于闯荡江湖这种决定不易理解，就猜想她或许是违反自己心愿被迫嫁人。接着他又忽然想到，她是不是甚至对爱情绝望了。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妙不可言，在他以为她在爱别人时，他自己却爱上她了，而且担心她继续旅游。他的眼睛不舍得离开那张美丽的脸庞，它在半明半暗的绿荫中更增妩媚。如果有仙女的话，那么，舒展在这草地上的身体没有比她更美的了。

这种传奇式的会面散出一股魅力，使得他无力抗拒。

因此，雷万先生对此事不再仔细考虑，就劝这位美丽的陌主女子跟他到府邸去。她没有推拒，就跟着走，表示她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仆人送来饮料，她不作虚伪的客套，而是彬彬有礼地表示谢意。在等候午餐的时候，他指点房屋给她瞧。她只注意值得称道的东西，比如家具，图画，或者巧妙地分割房间。她发现一间书房，她熟悉许多好书，于是谦虚而又津津有味地谈论起这些书来。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点困窘。在餐桌上，举止同样文雅而自然，谈话时声音娓娓动听。她说出的一切话，听来都通情达理，她的性格看来正如她的人品一样可爱。

餐后，一些小小的动作更增添她的风韵，这时她含笑朝着雷万小姐说，她有个习惯，就是干点活儿来回报主人请她享用午餐的款待。她每当缺钱时就向女主人要些针线活干。她补充说道：“请您允许我在您的绣花绷子上绣上一朵花儿，好让您以后看见它就想起我这可怜的陌生女子。”雷万小姐答道，她很抱歉，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来欣赏对方的技巧，不得不忍痛割爱。这位漫游女子的日光立刻转向钢琴。她说：“那么，我只好用这琴音来偿还我的债务，这也是流浪歌手平常惯用的方法。”她在琴上试弹两三种序曲，显示出训练有素的手。人们不再怀疑，她是一位有身份的女子，拥有一切感动人心的技能。开始她弹得动听而又明快，然后转入严肃的音调，转入一种深沉的悲哀的音调，同时从她的眼睛里也可以看出这种深沉的悲哀。她珠泪盈眶，面容变了，她的手指停住了：但是她一下子用人世间最美的声音唱出一支任意发挥的歌曲，听来既有趣而又可笑。后来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滑稽的浪漫曲大约与她有关，因此，请诸位原谅，让我把它插在这儿。

何故匆匆着大衣？

东方尚是未旦时。

男友冒着刺骨风，

是不高兴去巡礼？

谁人脱去他的帽？
是他自愿赤脚行？
他是怎样来林中，
攀上积雪荒山顶？

温暖地方多奇妙，
他可指望更开心，
要是大衣不在身，
他的耻辱多可怜！
那个流氓骗了他。
卸去他的行李包，
可怜男友出门去，
宛如亚当赤条条。

他为何也走这条路，
寻求苹果多危险！
磨坊禁区固然好，
就象从前在乐园。
他不便再来开玩笑，
急忙离家往外行。
一下来到旷野中。
不禁发出哀叹声：从她炯炯目光里，
看不出丝毫背叛意！
她似乎同我最快活，
那知暗中想坏事！
我岂能在她怀里入眠，
那心儿跳得多阴险？
她叫性急的爱神多拖延，
他果然使我们称心愿。

陶醉在我的爱情里，
长夜漫漫无尽止，
等到妈妈来呵斥，
正是清晨到来时！
这时远亲和近戚，
人流不断如潮水。
弟兄走来，姑姑张望，
还有堂兄和伯父也到场！

人声喧嚷，接踵摩肩！
每人似乎都和畜性一般。
他们向我索取花朵和花环，
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叫喊。
为何大伙儿都象发了疯，

苦苦追逼无辜的青年人！
因为要赢得这类珍品，
必须变得更机伶。爱神把他的美妙游戏，
总是及时加以执行，
他诚然不让花儿在磨坊里，
白白虚度十六春。——
这时他们抢劫衣物，
连外套也一并拿走。
哪来这么多暴徒，
他们爬进狭窄的房屋！

这时我跳起来，大声叫骂，
不错，声音传到全体人群，
我再瞧一次那可耻的女子，
唉！她仍然显得美丽动人。
他们统统抵不住我的怒气，
我用雷鸣般的吼声
还骂出一些粗野的话句，
最后我离开这座洞穴。

要象躲避城市姑娘那样，
躲避你们乡下村姑！
让那身份高贵的夫人
有兴致选拔男仆！
你们虽然训练有素，
却不识温和的义务，
尽管常常变换情人，
你们却不许出卖他们。
他就这样在冬天时候歌唱，
四周看不见一棵草儿青青。
我笑他伤口深深，
这真是应得的报应，
谁在白天无耻地把他高尚的爱人欺骗，
夜里还敢胆大包天，
爬进爱神虚假的磨坊，
那他必然得到这样下场。

她能用这种方式来忘掉自己，是大成问题的，这种低毁的话可算作一种变化无常的头脑的症状。“不过，”封·雷万先生说，“我们也忘掉自己可能作出的种种考虑；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她表现恶作剧的那种无法形容的妩媚风度，把我们统统吸引住了。她开玩笑一般弹奏，但是容易让人理解。她的手指完全活动自如，她的声音的确令人着迷。她弹奏结束以后，

又显得和先前一样稳重。我们相信，她不过是在我们消化食物时让我们开心罢了。

“不久以后，她请求允许她继续旅行，不过我的妹妹得到我的暗示后对她说，要是她没有急事，对于招待也并无不满意的地方的话，那就请她在我们家多留几天，让我们好好过一次节日活动。后来她答应留下来，我打算找点事情给她做。不过开头两天我们只是带领她到处走走。她片刻也不否认：她是明智的，而且是天生丽质，她的思想是细致而中肯的，她的记忆力特强而性情温柔，这一切常常引起我们的钦佩、并且牢牢地吸引着我们的一切注意力，同时她懂得良好举止的规矩，对待我们当中的每个人，同样也对待一些来看望我们的朋友，做得十全十美，使得我们弄也弄不明白，那些奇特现象怎么能和这样一种教育联合起来。

“我真的不敢向她提出为我家服务的建议了。我的妹妹喜欢她，同样认为要珍惜这位陌生女子的细致感情。她们共同照料家务，而这个善良的女孩在这儿常常俯身做手工活，同时也适应更高层次的安排和计算所需的一切事务。

“短短的时间内，她建立起府邸迄今完全不可缺少的秩序。她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女管家，这么一来，她开始同我们一起就座，从此以后，她不再故作谦虚地向后退缩，而是大大方方同我们一块儿就餐，不过在她没有把接受下来的活干完以前，她不碰纸牌，也不碰乐器。

“现在我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女孩的命运开始深深地打动我。我惋惜那父母二人，他们或许十分惦念这样一个女儿；我叹惜这样温柔的德行，众多的特点竟付之东流。她已经同我们生活了几个月，我希望我们对她推心置腹的尝试，终会让她说出秘密来。如果那是一种不幸，我们可以帮助；如果那是一种过失，通过我们的调解和证明，”也有希望，让她对过去的误会取得原谅；但是我们所有的友好保证，以及我们的请求都不起作用。如果她发觉我们有意想听她的话时，她就用一般的道德格言来掩饰，以便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教导我们。比如我们一提到她的不幸，她就说：‘不幸同样降临到善与恶的头上。一种有效的药品不论用于治疗还是用于害人都是同样起作用的。’

“如果我们追问她为什么从父母家中逃走，她就含笑回答：‘要是小鹿逃跑，那不是它的过错。’我们问她是不是受到迫害，她说：‘好些出身良好的女孩的命运都是经历迫害和忍受迫害。谁受到一种侮辱而哭泣，就会遭到更多的侮辱。’我们问她，”怎么能够狠心让自己的生活受众人的粗暴干预，或者至少有时要去博得他们的怜悯？她听了这样的提问后又笑道：‘在餐桌旁向富人致敬的穷人，并不缺少理智。’有一次我们交谈时开玩笑，向他谈到爱人，问她是不是认识她的浪漫曲中那个冷淡的角色。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句话似乎刺伤了她。她向我瞪着一对又认真又严厉的眼睛，使我的眼睛承受不住这种目光。后来每逢我们谈到爱情，就一定会看到他的妩媚和活泼的思想黯然失色。她立即陷入沉思，我们管这叫冥思苦想，其实这不过是痛苦罢了。总的说来，她始终是快活的，但不过份活泼，正直而不坦率，谦让而不胆怯，忍耐甚于温柔。在表示亲热和礼貌时，感谢多于热情。毫无疑问，她是个有教养的女子，能主管一个大家庭，然而从外貌看来，她年龄还不超过二十一岁。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儿完全赢得了我的迷恋，她高高兴兴地在我们家住

了两年，直到后来她用一件蠢事来结束，这和她那可敬而出色的性格是不相称的。我的儿子可以比我年青而自慰，至于我自己，实在太软弱了，常常担心少不了她。”

现在我想讲述一位聪明的女子干的蠢事，用以表示，所谓蠢事常常不外乎是在另一种外貌下的理性。不错，人们会发现漫游女子的高贵品格与地所采用的滑稽手段之间的奇特矛盾，不过话又说回来，其实人们在浪迹江湖本身与歌曲之间早已看出两种不同之处了。

事情很显然，封·雷万先生爱上了陌生的女子。这时他自然不敢相信，他那五十岁的面容还能象一个三十岁的男子一样健康活泼。不过他希望也许可以凭他那纯真、青少年般的健康状态，凭他那善良、开朗、温和、宽宏的性格来使对方高兴；也许还可以凭借他的财富，虽然他又怀着细腻的感情在想，无价之物是买不到手的。

另一方面是雷万先生的儿子，他和蔼、温存而热情，不象父亲那样瞻前顾后，他迫不及待地投入冒险中去。开始，他还小心谨慎地试图争取陌生女子，由于父亲和姑母对她的赞美和友谊，才引起他对她的重视。他真诚地谋求一位可爱的妻子，她似乎可以提高他的热情超过现有的程度。他的严肃甚于她的功绩和美貌，燃起他心中的感情，他敢说，敢作，敢承诺。

父亲总是违心地给他的求婚行为以某种父亲般的外貌。他有自知之明，当他看出他的竞争者以后，并不希望战胜对方，除非对方采取不适合于有原则的男子的手段。尽管如此，他还是追寻自己的道路。虽然他也明白：善良，甚至财产本身，只具有一个妇女故意为此舍身的魅力，一旦爱情同刺激和青春结合起来，它们就失去作用了。封·雷万先生还犯了其他的错误，这使他后来懊悔莫及。他怀着崇高的友谊谈论一种长久的、秘密的、合法的结合。他也一再抱怨，竟说出忘恩负义这句话。他显然还不认识他所爱的人，有一天他对她说，世人对行善者多半是以怨报德。这位陌生女子就直率地回答他：“许多行善者爱用一点儿恩惠换取受惠者的全部权利。”

这位美丽的陌生女子陷入两个对手的求婚纠缠中，受着莫明其妙的动机指导，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为了使自己和别人避免愚蠢行为，在这种左右为难的情况下寻找一条奇妙的出路。小雷万本着青年人的勇气，向他追逼，按照惯例，声称要向无情人牺牲他的生命。父亲虽然没有这样荒谬，却也同样穷追不舍，父子俩都同样真诚。这位可爱的人儿本来可以保证自己高枕无忧，因为雷万父子俩都明确表示，要同她结婚。

不过从这个女孩的例子，妇女们可以学习到：一个诚实的人儿，一旦思想上被虚荣心或真正的神经错乱诱入歧途，也维持不住内心难以治愈的创伤。浪游女子觉得站在极限的边缘上，不容易长久维护自己了。她受到两个求爱者的强力支配，每个人都纠缠不休，可是他们纯洁的意图是可以原谅的，于是她想用一种庄严的同盟来为他们的鲁莽行为辩解。事实本来如此，她也作这样的理解。

她本可以躲避在雷万小姐的身后；然而她放弃那样作，无疑是由于爱惜和尊重施惠于她的人。她并没失去自制力量，她想出一种法子，保持每个人的品德，而让人怀疑她的品德。她是出于忠诚而发疯，她的爱人如果感觉不出这种牺牲，始终熟视无睹，那他肯定不配得到这种忠诚的。

有一天，封·雷万先生对她向自己表示的友谊和感谢，稍稍回报得过于热烈一些，她忽然采取戆直的态度，引起他的注意。“您的仁慈，我的先生，”

他说，“使我担心，请您让我坦率地揭露是为什么。我分明觉得，我只应当对您表示我的全部谢意；可是当然……”——“狠心的姑娘！”封·雷万先生说，“我了解您，我的儿子打动了您的心。”——“唉！我的先生，情况并非固定不变的。我只能通过我的迷惑来表达……”——“怎么样？小姐，您这是说？”——“我想是这样吧，”她说时行深深的屈膝礼，流出泪来；妇女们在恶作剧时，或者在抱歉她们做错事时，从不缺少眼泪。

封·雷万尽管迷恋上了她，可是他不得不赞叹她新的姿态，就是戴着女式小帽表现无邪的坦率态度，而且觉得她的屈膝礼很得体。——“但是，小姐，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呀，”“我也一样，”她说时眼泪越流越多，长流不止，直到封·雷万结束厌烦的思考，以安静的表情重新接上话头说：“这使我明白了！我看出，我的要求多么可笑，我不责怪您，您引起我的痛苦，我对此作出的唯一处罚，就是答应从他的遗产中分给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好让你知道，他是不是象我这样爱您。”——“唉！我的先生，请您可怜我的无辜，这件事一点儿都不要告诉他。

“要求缄默并不是获得缄默的方法，经过这些步骤以后，陌主的美人儿这时期等待着她的求爱者满怀厌恶、十分恼火地出现在她面前。不久他来到了，目光表示将要说出极难堪的话句。可是他说不出，只是结结巴巴地说：“怎么？小姐，这是可能的吗？”——“喏，你要说什么呢，我的先生？”她面带微笑说，当时这笑容简直可以使人绝望，——“怎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您走吧，小姐，我觉得您是个美人儿！不过人们至少不应当剥夺合法子女的遗产继承权，事实已经足够提出控告了。是呀，小姐，我戳穿了您同我父亲搞的阴谋。您给我生个儿子，他又是我的弟弟，我对这个确信无疑！”

这位美丽而不明智的女人；露出一贯又安详又愉快的神色回答他：“您什么也不知道，他既不是您的儿子，也不是您的弟弟。男孩总是凶狠的，我从不想要有男孩，她是个可怜的女孩，我要把她带走，远远地离开人群，离开恶人，傻瓜和不忠实的人。”

接着她舒一口气：“再见了！”她继续说，“您多保重，亲爱的雷万！您天生有颗诚实的心，保持着正直的原则吧。这对已经创造的财富没有危险。愿您好心对待穷人。谁要是轻视愁苦的无辜者的请求，将来有一天他也会去求人，而且也得不到满足。谁要是不考虑，轻视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孩的考虑，他也会成为不加考虑的女人的牺牲品。谁要是感觉不出一位可敬的姑娘必然感觉到故东西，那么，他向她求婚时，就不配得到她。谁违反一切理性，违反家庭的目的和计划，任凭热情策划行动，那他只配失去热情的果实和家庭对他的重视。我的确相信，您真诚地爱过我；但是，我亲爱的雷万，猫儿知道舔谁的胡须；如果您有一天成为可敬的妇女的情侣，就请您想起那个不忠实者的磨坊。请您学我的榜样，信赖您爱人的坚定和缄默。您知道，我是否不忠实，您的父亲也知道。我想要闯荡世界，去冒一切危险。的确，在这个家里威胁我的危险是最大的。不过，因为您还年青，所以我悄悄告诉您一个人：男人和女人不忠实都是故意的，我想向我那位磨坊的男友证实这点，他也许再和我见面，等他的心肠变得充分纯洁，就会感觉到他缺少失去了的东西。”

当她说完后，年青的雷万还在倾听。他站在那儿好象触了电一样；最后，他的眼泪夺眶而出，在感情激动中，跑到姑母和父亲面前去，对他们说：“小姐走了，小姐大约是一位天使或者是一位恶魔，她游戏人间，以便折磨

人心。不过这位浪游女子已经作好安排，使人们再也找不到她了。”当父亲和儿子作出声明以后，人们再也不怀疑她的纯桔，她的才能，以及她的荒唐了。尽管封·雷万先主今后费了许多气力，却始终得不到有关这位美人儿的丝毫消息，她的出现好似天使一样，惊鸿一瞥而亲切动人。

第六章 伯父，他的田庄，他的道德规则——莱纳多、玛卡莉和赫西莉之间的书信往来。

经过长时间的彻底休息以后——这大约是漫游者所必需的吧——费立克斯生龙活虎般地从床上跳起来，急急忙忙穿上衣服，父亲认为现在要比以往更加注意才对。男孩本来希望全身打扮得焕然一新，却觉得衣服既不贴身，又不好看。他朝花园跳去，半路上只顺手抓了一点儿仆人给客人们送来的早点心、因为女士们要在一个钟头以后才会出现在园子里。

仆人习惯同客人攀谈，出示屋里的一些东西；这时他把我们的朋友带进一条画廊，这儿悬挂的尽是肖像画，他们都是活跃在十八世纪的伟大庄严的人物，绘画和塑像多半出自卓越的大师们之手。技术管理员说：“您在整个府邸里找不到一幅稍微带有点关于宗教、传说、神话、传奇或寓言意味的画；我们主人只想促进想象力，才好使人想起真实的东西。他常常说：‘我们瞎说得够多了，不应该再通过外界的刺激手段来提高我们精神上的这种危机了。’”

威廉问，能见到他吗？回答的消息是：“主人按照习惯一早就骑马出去了。他平常爱说：‘生活就是聚精会神！’——您会看见，他自我欣赏的这些格言就书写在门楣上，例如这儿我们立即看到：‘从有益通过真实达到美。’”

姊妹俩已经在菩提村下准备好了早餐，费立克斯在她们周围搞恶作剧，用各式各样愚蠢和冒失行为来卖弄自己，吸引她们对自己的注意，从而博得赫西莉的制止和呵斥。这时姊妹俩试图用真诚坦率的态度，赢得威廉这位沉默寡言的客人的信任，他讨她们喜欢；她们讲述有位敬爱的堂兄，离家三年，不久将要回来，又讲到一位尊敬的姑母，住在离此不远的府邸，被当作家族的保护神。她们描叙她虽然病体衰弱，而精神却十分旺盛，仿佛是位无形的古代女预言家，她用纯粹神人般的语言简单明白地道破人间事物。

这时候，新客人把谈话和问题转移到目前。他希望更好地认识这位高贵的伯父怎样从事纯洁而坚定的活动，他想到这人指示的从有益通过真实而达到美的道路，试图用他的方式解释这些话；果然成功了，有幸博得朱丽叶的赞赏。

赫西莉一直含笑默默听着，这时相反地答道：“我们妇女处在特殊的情形下。我们听人不断重复男子们的格言，不错，我们必须看见它们用金色字母悬在我们头上，可是我们姑娘们会在暗中说相反方面，这恰好适合目前的情形。美人儿找到崇拜者，也找到求婚者，直到最后甚至找到一个丈夫，这样她就达到并不令人十分高兴的真实，如果她聪明的话，她就献身于有益的事情，这就是照顾家务和孩子，而且坚持下去。至少我发现情形常常是这样的。我们姑娘们有时间观察，这时我们多半找到并未寻求的东西。”

伯父派遣一个信差带来消息，邀请大伙儿去附近一所狩猎小屋就餐，他们可以骑马去，也可以乘车去。赫西莉挑选骑马。费立克斯恳切请求也给他一匹马骑。他们意见一致，朱丽叶同威廉乘车，费立克斯充当侍从，陪伴他年青心爱的女士第一次骑马出游。

这时候朱丽叶同新朋友经过一系列场地，它们全都表明可供利用和享受，不错，无数的果树真使人怀疑，所有的水果是不是统统可以吃。

“您是通过一间非常奇妙的前厅来到我们团体当中，发现好些实在稀奇

古怪的东西，我猜想得出，您希望知道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切都是以我们卓越的伯父的精神和思想为依据。这位高贵人物的壮年时期是同贝加利亚和费南吉里同时代的；当时一种普遍的人性格言对各方面都发生影响。这种普遍性的东西，却形成追求精神和追求思想的严格性格，这完全与实际方面有关。他并不对我们隐瞒，他是怎样按照他的方式改变和赠送自由思想的格言，如：‘给大多数人以最好的东西’与‘给许多人以期望的东西。’绝大多数人既找不到也不认识什么是最好的东西，更不用说予以证实了。可是许多人都跟在我们周围转；他们希望什么，我们知道：他们应该希望什么，我们考虑，这么一来，就经常有重要事情可作了。’她接下去又说：‘住在这儿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在这种意义上来栽培、建造和设置的，而且为了一个完全接近、容易把握的目的，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为了附近的大山区的缘故。’

“这位卓越的男子集中力量和财产，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让山区的孩子缺少樱桃和苹果，他们有权利渴望得到这些东西；不能让主妇的锅里缺少白菜、萝卜或者其他蔬菜，这样才使得我们享受上豆时维持相当的平衡。’他就是本着这种意义，按照这种方式从事工作的，而他的产业就给了他这种机会：好些年来，这儿就培养出一批男女挑夫，他们把水果挑到山区下边最深的峡谷里去卖。”

“我本人就象孩子一样享受过这种东西，”威廉答道，“在我并不希望遇见这些人的地方，也就是在机树和山岩之间，使我感到惊讶的倒不是纯洁的虔诚意识，而是令人解渴提神的新鲜水果。精神的礼物到处都有，而大自然的赠品却在地面上散布得不多。”

“除此之外，我们尊贵的主人还从遥远地方给山区带来好些必需的东西，在这幢建筑物的墙脚边，您可以看见储存的盐和香料。至于烟叶和烧酒，他让别人去搞，他说这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这会有不少中间商去采办。”

众人汇集在一个特定地点，就是林中管林员的宽敞房屋，这儿已经准备好小小一桌便餐。“我们坐下吧，”赫西莉说，“这儿虽然设有伯父的椅子，不过他一定象往常那样不会到来。我相当高兴听见，我们的新客人不会在我们家呆多久了，因为要认识我们全体人员，肯定会使他感到厌烦；这是永远不断出现在小说和戏剧中的人物：一个奇特的伯父，一个温和活泼的侄女，一个聪明的姑母，好些熟悉的家庭常客，如果现在堂兄同来，他会认识一个非凡的旅游者，此人也许还带着一个古怪的伙伴，这么一来，讨厌的剧本就编好了，而且实际表演出来。”

“我们应当尊重伯父的个性，”朱丽叶答道，“他不麻烦任何人，倒是给每个人以方便。他讨厌固定的宴会时间；他很少遵守时间，他平常声言，新的时代最美好的发明之一，就是按照菜单吃东西。”

他们在进行好些其他的谈话当中，也提到这位尊敬的男子的爱好，就是到处欣赏铭文。赫西莉说：“我姐姐懂得解释全部铭文，能同管理员比赛，我却认为可以把它们统统翻过来，这样，它们同样真实，也许更真实一些。”威廉说：“我不否认，其中有些格言，似乎自己取消自己，比如我看见非常触目地写着：‘产业和公共财产’；难道这两种概念不是互相抵消吗？”

赫西莉插嘴说：“这类铭文好象是伯父从东方人那儿引用过来的，那些

贝加利亚（Beccaria）和费南吉里（Filangieri）两人是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意大利作家；贝氏为人道的刑法、费氏为立法的理想而工作。歌德于1787年在那不勒斯认识费氏。

人在所有墙壁上都题着《古兰经》上的格言，多半是表示崇敬，而不是理解。”朱丽叶不顾有人打岔，而继续回答上面的问话：“您只须扼要说明少叙话语，那么，意义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经过一些插话以后，朱丽叶继续解释格言的用意：“每人都竭力重视、保持、扩大大自然和命运赐与他的财富，并用自己所有的本事，向周围扩展，达到力所能及的程度；不过同时他却在想，怎样让别人也参加一份，只有这样，有财富的人才受到尊重，而别人也由此得以分享。”

这时他们试图举例来说明，我们的朋友觉得自己对此十分在行，他们互相竞赛，你争我赶，来正确解释那些言简意赅的话句。据说，人们为什么尊重王侯？难道不是因为王侯使得每人都从事活动，予以促进和照顾，并同样享有他的绝对权力吗？为什么一切都唯富人的马首是瞻？难道不是因为最贫困的人到处都希望分享过剩的盈余吗？为什么所有的人都羡慕诗人？因为诗人的天性需要倾诉，甚至他就是倾诉自身。音乐家比画家幸运一些，音乐家献出受人欢迎的礼物，自己是直接在场的，而画家只有在礼物与本身脱离后，才能给人。

除此之外，这时还有如下的普遍意见：人必须坚持每种方式的个人产业，个人财产要成为中心，公共财产才能由此出发；人必须是利己主义者，才不成为绝对的自私自利者，人必须聚敛，才能布施。把财产和东西分给穷人，这有什么意义呢？不如代他们作管理人，这更值得赞美些。这就是产业和公共财产那句话的意义，任何人都不得侵犯资本，利息在社会运转中自然而然地属于每个人。

在谈话中，有人责怪伯父的财产没有给他带来应有的收益。他却答道：“我把少收入的部分看作是令我高兴的那份藉此减轻别人的生活困难的支出，这种布施经过我手，我一点也不费力，就把一切重新摆平了。”

姊妹俩就这样同新朋友交谈了许多方面，由于相互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于是又谈到她们期待就要归来的堂兄。

“我们认为他的奇特行为是同伯父商量好的。几年以来，他渺无音讯，只寄来一些隐隐约约暗示他居留地点的逗人喜爱的礼物，现在一下子他从附近地方写信来，但是没有得到有关我们情况的消息以前，他不愿到我们这儿来。这种态度是不自然的：究竟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我们在他回来以前必须弄清楚。今晚我们给您一束信，可以从中看出些东西。”赫西莉补充说：“昨天我让您知道了一个痴愚的流浪女子，今天您会听到一个发疯的旅行者。”朱丽叶补充道：“好好招认吧，这个通知不是没有目的的。”

赫西莉方才急不可待地问，饭后点心摆在哪儿，后来听人说，伯父等待他们同他一起在大凉亭里共用甜点。在去的路上，人们看见军厨正忙于包扎那些清洁闪光的锅盘碗碟等，发出唏哩哗啦的响声。在一所宽敞的凉亭里，老年绅士坐在一张又圆又大、刚刚放好餐具的桌边，桌上摆满了极新鲜的果实，受人欢迎的糕点和最可口的甜食，他让他们依次坐下。伯父问他们至今碰到什么，谈些什么，赫西莉抢着口答：“要不是朱丽叶不断从旁帮助解说，我们的好客人真会被您那些精炼的题词给弄糊涂了。”——“你同朱丽叶总得有点事作才好，”伯父说道，“她是个诚实的姑娘，还愿意学习和掌握一些东西。”——“我但愿忘掉许多东西，凡是我知道和理解了的东西，也没有多大的价值，”赫西莉笑嘻嘻地回答。

接下去威廉谨慎地说：“我尊重任何扼要格言，尤其是那些刺激我瞻望

相反的方面，从而使其协调一致。”——“完全正确，”伯父答道，“明理的人在整个人生中却也没其他事情可作了。”

这时候共同进餐的人都陆续到齐了，以致后到的人找不到座位。到来的有两位官吏、猎人、驯马人、园丁、管林员以及其他一些马上辨认不出职业的人。每人都讲一点最近的事情，或者报告一点使老绅士高兴的消息，也有人提出使人关心的问题。最后他们站起来，向留在座位的众人打个招呼，就同两位官吏一起离开了。水果显然合所有人的胃口，甜点合青少年的胃口，这些人虽然略显粗旷，却都吃得津津有味。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向在座的人招呼以后，分头走了。

姊妹俩看见客人对眼前发生的情形略显惊奇，就作解释道：“您再次看出我们卓越的伯父的特性所发生的作用，他断言，这个世纪中值得赞叹的发明莫过于在旅店里，或者在特别的小餐桌上，按照菜单用餐，他一旦发现这种优点以后，就把这种方式引进到家庭里来，使自己和别人一样享用。当他兴致极好的时候，他爱把家庭餐桌上的可怕事情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来，据说，这儿每个成员都抱着奇怪的思想坐下来，不愿倾听别人，只是自己东拉西扯地瞎聊，牢骚满腹，更糟糕的是带小孩子来，当场教训他们，制造出极不合适的讨厌气氛。他说，人们不得不承担一些祸害，而我却懂得把自己解脱出来。他很少出现在我们的餐桌边，为他安设的椅子，他只坐片刻，多半空在那儿。他带着他的军厨一四处走，平常总是一个人进餐；别人只好自己照顾自己。要是他有时款待早餐、饭后点心或者冷饮什么的，这时分散开的成员都会合拢来，享受他的馈赠，正如您方才看到的那样。这样才使得他高兴；不过没有胃口的人不许来，每个享受好了的人就得站来，只有这样，他才确信自己常常被真正懂得享受的人包围着。我听他说：‘如果我们要使人们皆大欢喜，就得尽力给予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很少得到或者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

在回家的路上，一种出乎意外的打击引起大家情绪上一些波动。赫西莉对身边骑马的费立克斯说：“瞧那儿，那是些什么花儿？铺满了山坡向阳的一面，我还从没有见到过。”费立克斯立即纵马上前，向那个地方疾驰而去，回过头来，手里拿着一大束盛开的鲜花，打老远就摇晃着，突然连人带马一下子消逝了。原来他跌进一条沟里去了，他们当中立即出来两个骑马的人，向那出事地点飞奔过去。

威廉想下车去，朱丽叶制止着他：“已经有人去帮他忙了，在这种情形下，按照我们的规矩，只准救助的人前去，外科医生已经在那儿了。”赫西莉勒着她的马，她说：“人们很少用得着保健医生，但随时都少不了伤科医生。”费立克斯包扎好脑袋就疾驰过来，紧握着手里鲜花，高高举起。他露出得意的神情，把花束献给女主人，赫西莉为此赠给他一条彩色的薄围巾。“那白领带配你不合适，”她说，“这条会更好看一些。”这么一来，他们固然放下下心来，然而还是更加关切地回家去。

时间已经晚了，他们分手时，亲切地希望明天再见，但是下面的通信还使我们的朋友清醒地考虑几个钟头。

莱纳多致姑母的信

亲爱的姑母，按照我们之间相当微妙的约定，您终于在三年以后接到我

的第一封信。我想要看看世界，并且把自己献给世界，在此期间，我要忘掉我出来又希望回去的故乡。我想保留全部印象，至于个别印象不会使我迷误在遥远地方。这段时间里必要的音讯一直来往着。我收到寄来的钱，我给亲人们买的小礼物一定也送给您过目了。从寄来的货物上，您可以看出，我逗留的地方和情况。伯父肯定从葡萄酒味上品尝出我每次的居留地点；其次是花边，时髦货色，钢制品，这些东西向女士们标明我从布拉邦特，经巴黎到伦敦的路程，同样我也会在您的写字桌、缝纫台、茶几上，在您的家常便服和节日服装上，发现一些标记，它们可以联系我的旅游故事。您在精神上伴随着我，而没有听见我说话，也许压根儿就不想知道更多的东西。相反，我却要劳您的驾，急需知道我即将回到那个团体的情形。我真想象一个来自异乡的异乡人那样进门，先打听一下，要在家里作些什么，可以作些什么，而不是妄想单凭漂亮的眼睛和头发，就一定得到他一厢情愿的接待。请您写信告诉我关于好心的伯父，可爱的侄女，还有您自己，以及我们的远亲近戚，连同新老仆人等的情形。好啦，请您用那训练有素的文笔，为满足您侄儿的要求，在纸上挥洒一下吧，您已搁笔了。我一旦接到您的来函，它将成为我采取态度的信任状。所以事情决定于您，看您是否可以把我把拥抱在怀。人们的变化比想象的少，而情况也多半极为相似。我想一下子再见到的，不是已经变化了的东西，而是没有变化的东西，或者说只是逐渐增减的东西，而我也想在熟悉的镜子里再照见自己的容貌。请衷心问候所有的亲人，并请您相信，我离去和归来的奇特方式中含有许多热情，这不是那些连续关注和热烈传达所能及的。向每个人和大伙儿千百遍问好！

附 笔

最好的姑母，请别忽略了代我向我们的贸易伙伴捎一句话，还有我们的审判员和佃户的情况如何？佃户的女儿瓦列琳怎么样了？在我离去前不久，伯父虽然不无理由地赶走了佃户，我却觉得未免过于严厉一些了。您瞧，我还回想得起好些情况；我大概还知道其他一切事情。只要您告知了我目前的事情，那么，关于过去的事情，您就尽管考试我吧。

姑母致朱丽叶的信

亲爱的孩子们，沉默了三年的人终于寄来一封信。古怪的人儿显得有多古怪啊！他以为他的货物和标记，可以抵得过朋友对朋友所谈的或者所写的一句唯一的好话。他真以为作事可以预支，他生硬而不友好地对我们拒谈他那方面的情形，却要我们向他先谈我们这方面的情形。我们该怎么办才好呢？我这方面倒可以立即写封长信以满足他的愿望，只要我不患头疼，让我写完现在这封信就好了。我们大家都要求见到他。亲爱的，你得把事情接受过去。在你们办完以前，如果我恢复健康的话，我自会尽我的一份责任。你们挑选自己最喜欢描述的人物和情形，你们彼此分工去办。你们会把一切干得比我本人好的。信差该会从你们那儿给我带句话回来吧？

朱丽叶致姑母的信

我们读了来信后，立即考虑，并向信差说了我们的意见，而且是各抒己见，不过我们一致申言，我们不象我们亲爱的姑母，用那样好的心肠对待一个经常宠坏了的侄子。他把他手里的牌对我们隐藏了三年，而且现在还隐藏着，却要我们摊开自己手里的牌，这就是以公开的对隐蔽的游戏。这是绝不公平的，这都暂且不谈；最精细的人常常受骗，正因为他防范过多。究竟寄什么东西给他，用什么方式寄给他，我们的意见不一致。要描写人们对他的亲友的什么想法，这对于我们来说，至少是项奇特的任务。通常只有在特别引起高兴或厌恶的这种和那种情形下，才有人想到他们。再说，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听其自然。亲爱的姑母，您自己可以单独胜任，因为您既明智而又公正。至于赫西莉，您是知道的，她容易激动，她迫不及待，当着我的面，立即把全家评论得十分有趣；我想把写在纸上的东西寄来博您病中一笑，但不是寄给他本人。我倒建议把我们三年来的通信交给他看，这样，如果他有勇气，他就可以通读，或者他可以来看看他不愿读的东西。亲爱的姑母。您给我的情，我都整理得有条不紊，随时听从吩咐。可是赫西莉不赞成这种意见，她抱歉说，她没整理好信件等等，我想她自己会向您说的。

赫西莉致姑母的信

亲爱的姑母，我只好匆匆写几句，因为信差显得急不可待的样子。我觉得您的心肠好得过份了，把我们的信交给莱纳多看，是不合适的。我们说过他的好话，他用不着知道，至于我们说过他的坏话，他也用不着知道，而且从坏话当中更可以发现我们对他是好的！我请求您暂时稳住他。先生们从外国回来，多半在要求和态度上，既合有一点稳重的也含有一点傲慢的成份。他们总瞧不起留在家乡的人。您抱歉说，您头痛。他会到来：如果他不来，我们再稍等一会儿。也许他不久就异想天开，以一种奇特的秘密方式来到我们这儿，让我们认不出他是谁，我想在这样一个聪明人的计划当中，什么都会想得出来的。这样的确是妙不可言！这将产生各式各样的情况，如果他现在冠冕堂皇地回到家里，反而发挥不出来了。

信差！信差！您还是用您的旧人，或者派遣年轻人来吧。对付这个信差，无论用奉承话或葡萄酒都无济于事。千百遍地祝您安好！

又 附 笔

请您告诉我，堂兄在附笔中提到瓦列琳想干什么？这个问题引起我加倍注意。这是提到名字的唯一的人。我们别的人对于他是侄女、姑母、商业代办，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泛指类别。只有瓦列琳，我们审判员的女儿！当然，这个金发的漂亮女孩。大概在堂兄阁下离去以前照亮了他的眼睛。可是她已经结婚了，美满而幸福，这点用不着我向您说了。但是他还不知道，正如他不知道我们的情形一样。请您别忘记同样在附笔中提醒他：瓦列琳变得一无比一天更漂亮了，所以缔结了良缘。她是一位富有的地主的夫人。美丽的金发女郎结婚了。请您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可是，喏，亲爱的姑母，话还没有说完呢。他那样清楚地记得金发美人，却不该把这个美人 and 邈邈佃户

的女儿，一个深褐发的野姑娘混淆起来，这个野女子名叫纳荷丁妮，谁也不知道她跑到哪儿去了，这事对我来说，完全不可理解，特别使我感到难受。堂兄阁下自夸记忆力强，事实看来，他是把名字和人混淆得大错而特错了。也许他感觉出这个缺点，想借您的叙述使淡忘的印象重新恢复过来。我请您暂且稳住他，不过请您尽量搞清楚瓦列琳与纳荷丁妮的情形，还有伊伦，特琳伦，也许他的想象力中还存有不少女孩的影子，可是爱登和伊莉恩什么的居然消逝不见了。信差！该死的信差！

姑母致侄女的信 (口述)

时待在一起生活的人，不要太过于做作了！莱纳多个性古怪，却是值得信任的。我把你们的两封信寄给他，他由此认识你们。我希望我们这些人以后在无意中也可能找到机会，当着他照样表现自己。再见！我痛得厉害。

赫西莉致姑母的信

对在一起生活的人何必过份做作呢！莱纳多是个宠坏了的侄儿。您把我们的信寄给他，真惹人生厌。他不会由此认识我们，我只希望不久有机会从另一方面来表现自己。您使得别人多难过，您在病痛中还盲目地爱。祝您很快康复！您的慈爱是无济干事的。

姑母致赫西莉的信

如果我固执己见，完全听凭我的不可改变的兴趣、病痛和懒散脾气的摆布，我就差点把你最后写的便条一同包寄给莱纳多了。你们的信没有寄走。

威廉致娜苔莉的信

人是好交际、爱说话的生物，如果人发挥固有的才能，即使再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他的兴趣仍是巨大的。人们在团体中常常抱怨这人不让那人说话，同样也可以说，这人不让那人书写，其实书写通常是种业务，必须由个人清静地单独解决才行。

究竟人们书写多少东西，这是完全不得而知的。至于从书写的东西中印刷出了多少，纵然相当可观，我丝毫不想谈了。但是书信、消息和故事，有关个人现状的奇闻轶事，它们采用信函和篇幅较大的文章的形式在暗中传播，对此是可以稍加推测的，只要一个人在有文化的家庭里生活一段时间，如我现在的情形。在我目前居住的这个人家里，他们把自己作的事情告诉亲戚和朋友，所花的时间差不多超过他们作事的时间。几天以来，我就发觉出这种情形，更加使我高兴的是，由于我的新朋友的写作热给我以机会，可从各方面迅速弄清他们的关系。他们信任我，给我一束书信，几本旅行日记，这是还没有拿定主意的情绪表白，这样我就在短时间内到处都在行了。我认识最亲近的一伙人，我知道即将结交的人物，我对他们的情形，差不多比他们自己了解得更多些，因为他们囿于所处的环境，而我则不受任何拘束，总

是顺着你的指导，同你一起商讨一切。我在接受对方的信任以前，首先提出一个条件，就是我可以把一切事情都告诉你。这儿是几封信，它们将会把你引进我目前周旋其间的团体，而不破坏或回避我立下的誓言。

第七章 伯父和他的家；出身美洲；他的产业的慈善设施——威廉决定到玛卡莉家去。

我们的朋友大清早就一个人来到画廊上，欣赏好些认识的形像，至于不认识的形像，有现成的目录给他必要的说明。画像和传记具有十分独特的兴趣：重要人物离开环境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个分别走出来，站在我们面前好比对着一面镜子，我们要敢于注意他，全心全意地注视他，正如自己悠然自得地在照镜子一样。现在有位统帅代表全军，为帝王而战斗，声势煊赫地站在那儿，帝王反而退缩在他背后而黯然失色。机伶的廷臣站在我们面前，似乎正在向我们朝拜，我们想不到贵族社会，这人竟会被训练得如此恭顺。后来我们的观察者感到意外惊奇的是，他发现好些久已过去的人，同现在还活着、他不但认识而且亲眼看到的人，甚而同他自己有些相似！为什么只有梅内希门 孛生兄弟才是由一个母亲生的呢？难道神和人的伟大母亲就不会从她多产的怀里同时或先后生出同样的产物吗？

最后，这位富有同情的观察者也不可否认，好些吸引人的，也有好些使人厌恶的图像，都从他眼前飘浮过去了。

男主人惊动了这个正在聚精会神的观察者，后者趁此机会同主人对这些画像坦率交换意见，似乎不断赢得主人的好感。因为他被友好地领进内部房间，他在这儿目睹十六世纪重要人物的珍贵图像，完全活灵活现，栩栩欲活，他们不是在照镜子，也不是面对观者，而是镇定自若，心满意足，只是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发生影响，而不是由于某种愿望或意图。

男主人目睹客人居然懂得重视这么丰富的过去事物，而感到欣然，于是又让他观看方才在画廊上谈到的那些人物的手稿，最后甚至让他参观一些遗物，人们可以肯定，从前的所有者利用过这些东西，接触过它们。

“这就是我作诗的方式，”男主人含笑说道，“我的想象力必须有某种东西牢固的基础，我不大相信，已不存在的东西曾经有过。对于过去时代的这些圣物，我竭力给自己寻找最严格的证据，否则它们就不会被接受。特别是文字遗物受到极严格的检验，我虽然相信，僧侣写过编年史，但是他从何处得到证据，我对此极少相信。”最后他在威廉面前摊开一张白纸，请他写几行字，而不用签名；接着让客人穿过一道裱糊的门，步入大厅，来到管理员的旁边。

“我感到愉快，”管理员说，“您受到我们主人的器重：让您从这道门出来，就足以证明这点。您可知道，他当您是何许人吗？他认为您是一位实践的教育家，猜测那个男孩出身于高贵家庭，交托给您指导，本着正确的思想，立即进入社会，而且根据原则趁早洞悉社会的千姿百态。”——“这使我愧不敢当，”我们的朋友说，“不过我也不愿白白地听了这句话。”

他用早餐的时候，发现他的费立克斯已经在忙着和女士们兜搭，她们向客人表示如下的愿望：如果他不愿呆在这儿的话，就请他前去访问敬爱的姑母玛卡莉，或许再从那儿去看望堂兄，好弄清楚后者迟迟不归的原因。这么一来，他立即成为他们家族的成员，为他们大伙儿办了一件好事，而且用不着多作准备，就可同莱纳多发生亲切的关系。

对此，他却答道：“随你们派我到哪儿去，我无不乐于从命；我出门就

是为了观摩和学习，从你们那里我体验和学习到了比我希望的东西多，而且我深信，在下一步开始的路程上，我将会看到和学到许多东西，比我所预期的更多。”

“还有你这位不中用的乖孩子！你究竟打算学习点什么呢？”赫西莉问，男孩十分俏皮地接口答道：“我学习书写，如寄一封信给你，还要学习骑马，不让别人赶上我，这样才好经常陪伴在你的身旁。”赫西莉听后若有所思地说：“同辈的爱慕者从没有使我真正做成功什么事情，看来下一辈的人不久会给我以补偿。”

现在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一起，感到黯然销魂的离别时刻临近了，不过我们趁此机会还想弄明白他的卓越的男主人的特性，也就是这位非常人物的古怪脾气。为了避免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必须注意这位已届高龄的尊贵人物的出身和成长。我们能够追问出的情况如下：

他的祖父是德国驻英公使馆的一个积极成员，那正是威廉·佩恩的最后年代。佩恩是一位优秀的男子，抱着崇高的善意，纯洁的意图，从事坚定不移的活动，因而与社会发生冲突，危险和困难几乎把这位高贵人物毁掉了，这种情形在青年男子敏感的心灵里诱发起明显的兴趣；他与上述事件发生密切关系，最后移居到美洲。我们男主人的父亲是在费拉德尔菲亚出生的，父子俩都自夸作出过贡献，使比较普遍自由的宗教活动在殖民地里得以实现。

这时就产生出这样的格言：一个自成一体、在习俗和宗教上互相协调的民族，得好好提防一切外来影响和一切革新；但是在新辟的土地上要从各方面召集许多成员，就得尽可能地允许进行某种活动，并允许普遍习俗和宗教观念有自由活动余地。

十八世纪初，到美洲去的劲头是巨大的，凡是在大洋这边感到相当不便的人，就希望到那边去获取自由。这种劲头在人口还没有向西部继续扩展以前，由于争取值得追求的产业而更加滋长。那时整片所谓伯爵领地，还可以在有人居住的土地的边界上购买。我们男主人的父亲也在那儿大力从事垦殖。

然而儿子们的心中常常不免与父辈的思想和设施发生矛盾。这儿也表现出来了。我们的屋主人在青少年时来到欧洲，觉得这儿的情形完全不同，这种不可估价的文化，来源于千年前，它生长、发展、受抑制、受压迫，但从没有完全被压死，而是重新舒一口气，又复苏过来，始终在无穷无尽的活动中显示自己，这些给他以完全不同概念，人类究竟可以达到何处去。他宁愿从广大无垠的利益中分取他的一份，宁愿投身到广大的、行动井然有序的群众中去参加活动，而不愿在大洋彼岸扮演数百年后的奥尔弗斯和吕库尔格；他说：“人到处都需要耐心和体恤，我宁愿同我的国王打交道，让他承认给我一些特权，宁愿同我的邻人较量，如果我从另一方面对他们让步，他们就免除我某些限制。而不愿同易洛魁人纠缠，以便排除他们，或者用契约来欺骗他们，把他们从泥沼地带赶走，那儿的蚊虫会把人折磨到死。”

威廉·佩恩（1644—1718），英国公谊会教徒，本着人道思想，曾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宾夕法尼亚，欧洲有许多受到宗教迫害的人移民到此。

古希腊神秘教的创始人。

斯巴达的立法者。

北美印第安族。

他接受家族财产，懂得自由处理，妥善经营，把大片似乎无用的邻近地区明智地连接起来，在文明世界中——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常常被人称作蛮荒地帶——赢得一片适度的地区，而加以培植，不过就目前有限的情况来看，这始终还是相当乌托邦式的。

所以宗教自由在本区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公开的祭祀被看作是自由忏悔，就是人们在生与死中都是紧密相连的；然而这么一来就得特别注意一点：没有人可以与世隔绝。

在个别移民区可以看到相当高大的房屋；这是地主为每个教区建造的，老人们来这儿碰头，以便共同议事，教区的成员聚会在这儿聆听教悔和忠告。不过这个地方也可供愉快的享乐之用；结婚舞会可在这儿举行，节日可在这儿举办音乐会。

后来大自然本身就能吸引我们。在天气晴朗时，我们通常看见老人们来到同一株菩提树下商议，教区成员获得教诲，青年们则旋转跳舞。在严肃的生活基础上，愉快的东西显得这样美，严肃和虔诚则节制娱乐，而我们只有通过节制来维持自己。

如果教区成员有别的想法，并且有足够的钱的话，那么，他们可以为不同的目的而自由地建造不同的房屋。

不过，如果这一切考虑到公众的和共同的道德方面，那么，原来的宗教就始终是内在的事情，甚而可以说是个人的事情，因为只有它才完全和良心有关，良心应得到激发和抚慰。如果良心麻木不仁，无所作为，不起作用，一味低沉，就应得到激发；如果由于良心上的悔恨而使生活感到绝望，就应得到抚慰。因为良心是和忧愁很相近的，如果我们由于本身的过失，对己或对人招来祸害，忧愁就有过渡到痛苦去的危险。

不过，因为我们不是经常都有兴致去进行上面要求的那种思考，也不愿经常激动，于是就规定星期日用在这方面，这时凡是压制人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就宗教的、道德的、社会的、经济的方面加以讨论。

“如果您在我们家居留一段时间，”朱丽叶说，“那么，我们的星期日也不会使您厌烦。后天一早，您将发觉非常安静，每个人都单独按规定进行自我反省。人是有局限性的生物，星期日就是用来反省我们的局限性。如果我们在过去一周的繁忙生活中，对肉体上的痛苦也许注意得少了，那么，我们在新的一周开始就必须马上去看医生；如果我们的不足是经济方面或者是民事方面的，那么，我们的官吏就有责任开会商讨，如果是精神上、道德上的事情使我们不愉快，那么，我们就得去找朋友或善良的好心人，求他们出主意，施加影响；好啦，这是一条规定：任何人都不许把那使他不安或使他苦恼的事情带到下一周里来。我们要摆脱沉重的义务，只有完全认真负责地执行义务，至于实在无法解决的事情，我们最后只有听凭上帝来解决，他是决定一切和解放一切者。伯父自己也不忽略这种考验，他甚至同我们一起推心置腹地谈论某项目前他还不能解决的事情，不过他同我们敬爱的姑母讨论得最多，他不时去走访姑母。他也习惯在星期日晚上提问，是不是一切都彻底忏悔和解脱了。您从这儿可以看出，我们得十分留心，以免被接纳入您的教派，也就是戒欲者的团体里去。”

“这是一种清白的生活！”赫西莉大声说，“要是我每个星期都听天由命的话，那么，我自然三百六十五天都好过了。”

临别以前，我们的朋友获得那位年青的官员交给他的一个包裹，附有一

封信，我们从中摘录如下的段落：

“我似乎觉得每个民族都有一种满意的幸福感，这种感情甚至从各种人的身上都能觉察出来。比如这个人的耳朵里充满了优美动听的有规律的声音，并希望自己的精神和心灵由此而得到鼓励，如果我给他看最杰出的绘画，他会感激我吗？一位绘画爱好者愿意直观，他会拒绝让诗歌或小说来激发他的想象力。有谁得天独厚，能多方面的享受呢？”

“然而您这位过路的朋友，在我看来，就是这样一位人物，如果您懂得重视高尚而丰富的法兰西的迷乱情形的可爱，那么，我就希望您不要蔑视德意志情况的单纯而可靠的合法性；我请您原谅，如果我根据我的个性和思想方式，按照我的出身和地位，除了德国中产阶级在纯粹家庭生活中让我们看到的情景而外，我看不到比这更可爱的情景了。”

“祝您一切如意，请记着我。”

第八章 谁是泄密人？

“不！不！”他大声叫道，同时激动而匆忙地跨进指定的卧室里，去，放下手里的蜡烛，“不，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我向哪儿去求救呢？我是第一次和他的想法不同，第一次和他的感觉和愿望两样——啊，我的父亲！要是你能够隐形到场，彻底地看看我，那么，你就会相信，我依然如故，永远是诚实的、听话的爱子。要说出‘不’，反对父亲最殷切的宿愿！这叫我怎么吐露？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我不能娶尤丽。——我说出这句后，就大吃一惊。我怎好到他面前去，向好心肠的亲爱的父亲吐露真情呢？他惊异地注视着我，默默不语，只是摇摇头，这位明理的、聪明的、博学的男子，找不到什么话说。我真难过！——啊，我倒是知道，我该把这种痛苦，这种困窘告诉谁，我该找谁来作调解人；在所有人中只有你，吕沁德！我首先想告诉你，我多么爱你，我对你多么倾心，接着我哀求你：代表我，如果你爱我，愿意属于我，那就代表我们俩去说说吧。”

要解释上面这段简短而热情洋溢的自白，还得费不少话。

N 地的 N 教授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独生儿子，他把孩子交给他的妻子，一位十分可敬的女人教养，一直到了八岁，母亲每天每时都指导孩子怎样生活，怎样学习及怎样具有一切端正的行为。后来母亲死了，这时父亲觉得自己不能继续照顾孩子。从前，不论什么，父母之间的意见都是一致的，他们都为一个目的而工作，共同决定不久的将来要作些什么，而母亲懂得聪明地贯彻一切事情。现在鳏夫却忧虑重重，他明白实情，而且天天都看得出来，高等学院教授的儿子只有通过一种奇迹才有希望得到一种美满的教育。

在这种困境中，他去找他的朋友，R 地的司法官，以前他就曾经同这人讨论过两家密切联系的计划。司法官出主意，帮助男孩进入一所在德国有名的良好学校，这儿可使整个人，肉体，心灵和精神都得到照顾。

现在儿子倒是给安顿下来了，可是父亲觉得自己孤单单的。他失去了妻子，而男孩也不再承欢膝下，他希望目睹儿子教育成人，而自己不费什么心血。这时司法官的友谊帮了忙，他们的爱好和兴趣，以及相互鼓励，排遣烦恼，克服了住处的距离。现在这位丧妻的学者，在一个同样无母的家庭环境中，发现两个美丽可爱而性格迥异的女儿慢慢长大起来，于是两位父亲不断产生这种想法，就是盼望将来有一天两家人十分可喜地结合在一起。

他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侯国，这位能干的男子是终身职，也许还将得到一个他所期望的继承人。现在按照相互默契的家庭和部里的计划，卢西多尔要培养来接替未来岳父的重要位置。实际上他也一步步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什么也不耽误，把一切知识传授给他，发挥他的一切作用，这些都是国家随时需要的：比如培养严格的诉讼法知识，还有比较宽恕的法律知识，这是执法人凭聪明和机智而掌握的，日常使用的计算，也不排斥更高级的概算，但一切都应当确定而不可避免地直接使用在生活当中。

卢西多尔本着这种意义完成了中学学业，现在借父亲和保护人的帮助准备上大学。他对一切都表现出极好的才能，感谢天赐的稀有幸运，由于对父亲的爱，对朋友的敬畏，正好把他的能力引导至人们所指示的方向，起先他还是出于服从，后来就深信这是正确的了。他被派遣去上一所外地的大学，他到那儿去，既根据自己书信上的说明，也根据教师和监护人的证明，走上了达到目的的道路。人们难以同意的是，他有时候未免过于老实了。父亲对

此摇摇头，司法官却点点头。谁不希望有这样一个儿子呢！

这个时期女儿们成长起来，尤丽和吕沁德。妹妹尤丽性情调皮，娇媚，不安定，十分健谈；姐姐的性情不易描述，因为她在正直和纯洁方面具有一切妇女应有的美德。他们两家互相往来，在教授家里，尤丽总是滔滔不绝地谈话。

教授的专业是地理学，他利用地形测量把这门学科变得生动活泼，尤丽只见到荷曼印刷厂出版的整套丛书中的一册，就仔细查看和评价所有的城市，然后说明喜欢哪个，或者不喜欢哪个；所有的港口特别博得她的垂青，其他的城市，只有它们以许多钟楼、圆形屋顶和尖塔来引人瞩目，才能得到她一些赞赏。

尤丽的父亲让她好几个星期住在经过考验的朋友家里，她的学识和理解果然不断增长，她根据主要特征、地点和位置，差不多认识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她对异国民族的服装也十分注意，养父有时开玩笑地问：在窗下走来走去的许多漂亮小伙子中，有没有真正使她中意的人，她回答道：“自然会有，如果他确实显得与众不同！”——因为我们的青年大学生们决不肯错过机会，所以她常有机会关注这个或那个人；她想起那人穿的是某种异国服装，后来肯定这是个希腊人，他穿的完全是民族服装，每当她特别注意到他时，他就上这儿来。因此她希望到莱比锡博览会去，那时会在街上见到这样的人。

我们的教师经过枯燥的、有时令人厌烦的工作以后，最愉快的时刻莫过于对她开玩笑般地授课，同时暗中庆幸，自己在培养一个永远健谈而又知趣的媳妇。两位父亲约定，丝毫也不让姑娘们猜到这种意图，卢西多尔也同样被瞒着。

光阴易逝，几年时间过去了。卢西多尔表现得完美无缺，所有的考试都及格了，甚而使得上级领导心中高兴，他们除了真心诚意满足德高望重、深受庇护和眷顾的老仆人的希望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愿望了。

事情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等到卢西多尔在下属位置上表现得很出色以后，就根据功绩和愿望获得一个好位置，地点恰好是在学院和司法官的住处之间。

卢西多尔的父亲同儿子谈到尤丽，从前只是暗示一下，现在却要当作儿子的未婚妻和妻子，父亲让儿子不要再存一点怀疑，也不要讲什么条件，并且庆幸儿子居然得到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宝贝。他并且在想象中已经看见他的儿媳不时在他身边从事地图、计划和城市图案的工作；儿子则相反地回想起那个极可爱的快活人儿，她打孩提时候起，就经常用调皮和友好的手段逗他高兴。现在卢西多尔奉命骑马去司法官家，更仔细地观察长大起来的美人儿，在那儿住上几周，以便熟悉全家。倘使两个年青人不负所望，很快就情投意合，那就通知一下，父亲就会立即到来，举行隆重的婚礼，使他俩按照父辈的愿望永结良缘。

卢西多尔到达后，受到友好地接待，分派一间房间给他住，他整理就绪后，就走出房来。这儿他发现除了已经认识的家庭成员之外，还有一个半成年的儿子，娇养、率直，但人聪明，心肠好，如果把他当作一个有趣的顾问，他对全家倒是配合得挺不错的。此外，这家还有个年事已高、但健康而乐天的男子，他不大吭声，为人精细、聪明，富有生活经验，有时插手帮忙。继

指司法官和教授一类为侯爵服务的人。

卢西多尔到来后，又来了一个陌生男子，年纪已经不轻，仪表堂堂、态度庄重、善于交际，凭着对世界各地的广泛知识善于聊天逗乐。他们管他叫安东尼。

尤丽礼貌、殷勤地接待这位事先通知了她的未婚夫婿，吕沁德则为家族争光，举止恰如其份。大伙儿的日子都过得十分舒服，只有卢西多尔不是这样，他本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为了避免过份冷场，不时提些问题，这样却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益处。

他完全心不在焉，因为他从开头起，对尤丽的态度是，既说不上是反感也不是厌恶，只是感到疏远，但是吕沁德吸引着他，每当她用那对纯洁而宁静的大眼睛看着他时，他不住颤抖。

第一天晚上，他怀着压抑的心情回到他的卧室，倾吐出本章开头的那段独白。不过为了解释这种滔滔不绝的话的激情，多么符合我们对他已经知道的情形，这还需作一点简短的说明。卢西多尔的感情深沉，他心里所想的多半与眼前要求的東西不同；所以他与别人的交谈和对话总不顺利，他感觉到了这点，因而宁愿缄默不言，只有提到他彻底研究过的、现在正用于工作的特定学科内容时，他才开口。加上他想起，先前在中学，后来在大学曾受过朋友的欺骗，白白地剖露自己的心迹，于是他以任何方式吐露衷情怀有顾虑，而心有顾虑，便放弃了每一次吐露衷情的念头。他习惯顺着父亲说话，所以当他单独一人的时候，要倾吐全部心事只有用独白的方式了。

第二天早晨，他尽量控制自己，可是当尤丽更友好、更愉快、更自由地向他走来，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她提出许多问题，比如陆地和水上航行的情况，当他作大学生的时候，怎样背着行李漫游瑞士，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这里。同时她还想知道一些南方大湖里那座美丽的岛屿的情况；在回归途中，他肯定又是沿着莱茵河的源头，经过非常凄清的地区，向下通过好些变换的地形，最后自然来到美因茨与科布伦茨之间的那段曲折折引人人胜的地段，河水浩浩荡荡地摆脱最后的约束，注入辽阔的世界和大海。

这时卢西多尔觉得很轻松，讲得也很精彩，尤丽心醉神迷地大声说：要是亲眼看到这一切多好啊！卢西多尔又吃了一惊，因为他认为在她的话中发出了共同漫游一生的暗示。

他不久就从讲述人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了，因为那位名叫安东尼的陌生人很快竟把一切山泉、岩岸，时而被阻、时而畅泻的河流说得黯然失色；这时谈话直接提出热那亚。里窝那与它相隔不远，人们可以一下子饱览当地最引人入胜的景致，俗话说：不见到那不勒斯，枉过一世；不过还剩下君士坦丁堡，这自然也是不好错过的。安东尼对于辽阔世界所作的描述，虽然没有表现多少热情，却已经使得大伙儿心驰神往了。尤丽完全失去了控制，对方的讲述还远远不能满足她，她还有兴趣去亚历山大、开罗、尤其是金字塔，她从意想中的公爹所授的课程中已获得了相当充足的知识。

第二天晚上卢西多尔刚关上房门，还没有放下灯，就大声说：“现在请你好好地想一想！事态严重了。你学到和考虑过许多严重的事情；如果你现在不立即以律师的身份行动，法律知识还有什么用呢！你要把自己看作一位全权代表，忘掉自己本人，做你为别人应做的事吧。事情糟糕透了！这位陌生人显然是为了吕沁德的缘故才待在这儿，她在同他交往和招待的时候，对

他总露出最亲切最高尚的神情；这个小傻瓜愿意同任何人一起闯荡世界，对什么都不在乎。再说，她还是一个好开玩笑的人，她关心城市和地区，无非是演一场滑稽戏，使我们缄口不言罢了。可是我为什么把事情看得这样错综复杂呢？难道司法官本人不是最明智、最洞察、最亲切的调解人？你要向他说，你是怎样感觉，怎样思想的，他就会同你一起思想，纵然不同你一起感觉。他会把一切转达你的父亲。难道这一个和那一个不都是他的女儿吗？究竟安东·赖塞尔对吕沁德有什么打算？她出生在这个家庭，幸福地生活，也给人创造幸福，让那个象水银一般好动不安定的丫头去紧跟着永远流浪的犹太人吧，她和他倒是最般配的一对。”

早晨，卢西多尔下决心要同司法官谈话，现在正是空闲时间，立即前去。可是他听说司法官因公外出，要后天才回来时，感到多么难过和尴尬。尤丽似乎把今天完全看作是她的旅游日，她跟着环球漫游者，说了几句有关持家才能的笑话，就把卢西多尔交托给吕沁德。以前男友还是从相当远的距离看见这位高尚的姑娘，根据一般印象，已经对她十分倾心，现在得在直接接触中双倍和三倍地领略一切她对他的吸引力。

这时，年老的家庭常客站出来，代表离家的父亲，他早年也曾经生活和恋爱过，经过一些生活上的困境以后，终于在青年朋友的身边得到身心上的恢复和保障。他使谈话活跃起来，特别详述选择配偶时怎样走错了路，又举出及时的和迟误的解释的特别例子。吕沁德显得非常光彩动人，她承认偶然事件在生活当中，也在婚姻方面，可能造成极好的结果；不过更美好、更鼓舞人心的是，如果一个人可以说：他的幸福全仰仗自己，多亏得平静安宁的内心，多亏得高尚的意图和迅速的决断。卢西多尔眼里噙着泪水，鼓掌赞好，女士们随即离开了。年老的当家人想换个话题讲些故事，于是谈话当中出现不少愉快的例子，这些使得我们的主角深受感动，只有这样一个受过纯洁教育的小伙子才能克制自己，不让感情爆发出来，不过在他一个人时，却独自发泄出来了。

“我控制住了自己！”他大声说，“我不愿用这样的糊涂事去苦恼我的好父亲，我要依靠自己，因为我看出这位可敬的家庭常客是两位父亲的代表；我要找他谈，把一切向他吐露，他一定会从中斡旋，刚才他差不多已把我的希望说出来了。难道他在个别场合下还会谴责他根本同意的事情吗？明早我去看望他；我必须把这种热望说出来。”

早餐时候，老翁没有到场，据说，他昨晚说得太多，坐得太久，又比平常多喝了一点酒。他们说了他许多好话，而正是这样的话语和行动使得卢西多尔绝望，他竟然不能立刻去找他。后来他听说这位善良的老人在这种发病的情况下，常常有八天不见客，这更加强了他难堪的感觉。

乡间生活对于社交活动大有好处，特别是主人如果是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他多年以来一直认为有理由借助周围的自然设施来娱乐来宾。这儿果然成功了。可法官从前未曾结婚，后来才缔结了长期幸福的婚姻，本身既富有资财，又获得收益颇丰的职位，他根据自己的眼光和理解，也根据他妻子的爱好，后来甚至根据孩子们的愿望和奇想，设计和修造了或大或小、互相隔离的设施，并怀着感情逐渐用种树和修路把它们联结起来、在游览者面前，呈现出极端可爱、各式各样具有特色的连续场景。我们年青的家庭成员也让

他们的客人游览参观，就象人们乐意向陌生人指点自己的设施，把自己习以为常的东西，炫耀在他人眼前，并让其永远留下好的印象。

附近及较远的地方，非常适宜于朴素的布局和显示本来的田园小景。肥沃的丘陵与灌溉适度的草地相互交惜，使整个地区随时看去，并不显得平板乏味；如果说这些土地主要是供耕种之用。那么，它依然不失其优美和迷人之处。

在住房和辅助用房旁边，连接着游乐园、果树园和草地，人们从这儿不知不觉地来到一片矮树林当中，有条宽阔的车行道蜿蜒曲折其间。在最显著的高地中央，建立了一座连接众室的大厅。一个人从大门进来，在一面大镜中瞧见本区所能呈现的最优美的景色，就会马上转过身去，观赏现实情形中意想不到的景象：因为沿路都有不少人工布置，所以把一切惊人的景色巧妙地掩饰起来了。没有人跨进屋来，不乐意从镜中看外界自然，再从外界自然用镜子，辗转反侧地互相对照一番。

一旦在最美好、最晴朗、最漫长的白天来到路上，人们可沿着一条田野小径环绕和穿过整个地段。这儿被人称作慈母傍晚小憩的地万，有一棵茂盛的山毛榉，四周是一片空旷地带。不久以后，朱丽叶半开玩笑地暗示吕沁德作晨祷就是在一条小溪附近，在杨树和桤木之间那向下延伸的草地与向上伸展的耕地旁。无法形容这儿有多美！人们本以为到处都可看到这种景色，但是就纯朴性来说，没有任何地方会这样富有意义而受人欢迎。小少爷指点着那些小巧的凉亭和儿童乐园之类的设施——这多半违反尤丽的意志——附近有座隐蔽的磨坊，差不多引不起人的注意。这些设置由来已久，那时尤丽大约年方十岁，她忽然起了个念头，想当磨坊女主人，等到两位老人死后，就亲自去主持，并选用一个老实的磨坊学徒。

尤丽大声说：“那个时候我对那些位于河边或者甚而位于海边的城市，还毫不知情，根本也不知道热那亚一类城市。卢西多尔，多亏您的好父亲教导了我，从这时起，我不轻易到这儿来。”她开玩笑地坐在灌木林中一张小凳上，小凳勉强载住她，灌木已经低垂到地。“呸，蹲得难受！”她大叫一声，跳起来，同活泼的弟弟一起向前跑去了。

留下来的男女两人彼此会心地交谈，在这种情形下，理智多半与感情接近起来。他们漫步经过交替变换的纯朴自然的景物，冷静地观察到：聪明理智的人怎样从中有所发现，怎样洞悉现存事物，感到自己的需要，据此创造奇迹，比如先使得世界可以居住，然后再移民，最后导致人口过密，这一切都成为这时详细谈话的资料。吕沁德对一切加以解释，她为人虽然谦逊，却也不能隐瞒如下的意见：就是相隔遥远的男女要有方便而愉快的结合，得靠一位敬爱的母亲的指示、引导或特许才能成功。

这时漫长的白昼终于接近黄昏，他们不得不想到回家，他们本想走一条舒适的弯路，可是有趣的弟弟却要求走一条较短的、不大好走、甚而不免吃力的路程。他大声说：“你们既然用你们的设施和广告，吹嘘你们美化和改善了这片地区，使这里的一切符合艺术家的眼光和多情的心肠，那么，也让我来分点光荣吧。”

现在他们只得越过耕地和坎坷不平的路径，甚而也踏着沼泽地段上被人偶然抛掷的石块，他们瞧见相当遥远地方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各式各样机械装

置。就近仔细观察，这是一片巨大的娱乐和运动场地，不是毫无意义，而是本着某种人民意识建立起来的。比如这儿在适当布置的距离内，立着巨大的摇滚轮，上下的人总是平稳地坐着，还有摇动木马、转绳、娱乐杠杆、九往戏球道和蜂窝式球道，凡是想象得出的东西，应有尽有，使得一片大牧场上可以容纳大群人，人人均等地获得各不相同的娱乐。他大声说：“这就是我的发明，我的设施！虽然是父亲出钱，还得有个聪明的小伙子动脑筋才行，你们常常说我不懂事，要是没有我，聪明和金钱哪能碰到一起呢。”

他们四人兴致勃勃地随着落日一起回到家里。安东尼也来到现场，可是尤丽虽然活动了一天，但是兴犹未尽，叫人套车，要到乡间去看望一位女友，因为有两天的役见到她了，心里挂念得不得了。留下来的四个人，觉得有点尴尬，转瞬间有人就说出，父亲不在使得家属心里不安。于是谈话中止，活泼的小少爷一下于跳起来，很快就带回一本书，请求朗诵。吕沁德忍不住问，他怎么忽然想到这点，这是一年以来没有过的事，他快活地答道：“我总是在适当的时候想到一切，你们不能老是夸耀自己呀。”他连续读了一些令人悠然神往的童话，迎合人们的愿望，使人忘掉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刻也仍然摆脱不了的清规戒律。

“我现在怎么办呢！”卢西多尔终于在孤身一人的时候大声说道，“时间紧迫，我对安东尼没有信心，对他完全陌生，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他怎么来到这个家里，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似乎在争取吕沁德，因此我还能对他指望什么呢？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去找吕沁德本人，她必须知道，而且要首先知道这点。这确是我最初的感觉，我们为什么在聪明的道路上让人引入歧途！这最初的感觉应成为最后的感觉，我希望达到目的。”

星期日早晨，卢西多尔及时穿好衣服，在他房里上下走动，他左思右想，究竟该同吕沁德谈些什么，这时他听见他的房门口有种开玩笑的争吵，可不久就平息了。快活的小少爷把一个为客人端送咖啡和烤制食品的男童推在前面，他自己端着冷菜和葡萄酒。“你该走在前面，”小少爷大声说，“因为先得伺候客人，我习惯于自己照顾自己。我的朋友，今天我来得早一点，又来吵吵闹闹了，让我们安静地享受早餐，然后再瞧瞧，我们作点什么，因为对那些我们不能有多大指望。小姑娘还在女友家没有回来；这两人一定相互倾吐心事，如果不加快交谈，至少得谈十四天。星期六吕沁德完全没有用，她要向父亲算家务帐，本来我也要参加，但是上帝保佑我！要是我知道，一件东西值多少钱，那我就一点胃口也没有了。明天期待着有客人到来，那位老人还没有恢复健康，安东尼打猎去了，我们也来照办吧。”

他们来到院子里，猎枪、猎袋和猎犬都准备好了，现在向野外出发，可惜后来只射到一只小兔子和一只无所谓的可怜巴巴的鸟儿。他们趁此机会谈论家庭和当前的社交关系。安东尼被点了名，卢西多尔没有忘记仔细盘问此人的来历。“快乐的少爷略带几分沾沾自喜的神情声言，那个古怪人儿尽管故作神秘，他却早就看透了他。他继续说：“他肯定是一家富有商行的儿子，偏偏商行目前破产了，而他正当鼎盛年龄，本想凭本身力量和才智参与巨额业务，同时也分得向他提供的丰富享受。可是他从希望的高峰跌下来，只好振作起来，为别人服务，作出再也不能为自己和家人所作的事情。于是他游历世界，十分认真地学习认识世界以及相互间的交往，同时他也没有忘记自

身的利益。由于孜孜不倦的活动和久经考验的诚实，使他从许多人那里赢得绝对信任。于是他到处都得到熟人和朋友，不错，甚至可以看出，他交所及的地方，都分布着他的财产，因此他不时出现在世界四大洲是必要的。”

快乐的少爷详细而天真地讲出了这些活，其中还夹入一些滑稽的评论，好象打算不厌其烦地编出他的童话。

“他同我父亲的关系已经很久了！这些人以为我什么都没有看山，因为我平常对什么事都不关心，然而正因为这样，我就看得更清楚些，因为事情与我毫无关系。他在我父亲手里存放了许多钱，父亲又把这些钱安全而有利地投放出去。昨天他才塞给老人一只珠宝匣；我从没有见过比这更纯朴、更漂亮和更贵重的东西，因为是瞒着别人的，我只瞟了一眼。这也许是用来向未婚妻表示敬意，并保证其愉快、兴趣和未来安全的。安东尼把他的信任寄托在吕沁德身上！如果我瞧见他们在一起，我不能认为他们是配得合适的一对。那个粗野的女子对他更好一些，我也认为，她比姐姐更喜欢他；她有时的确活泼而关切地望着爱唠叨的年长者，特别是她同他坐进车里，想要飞驰而去。”卢西多尔控制着自己，他不知道，回答什么才好，他听到的一切，都得到内心的赞同。少爷接着说：“总而言之，这个女孩对老年人有错误的偏爱，我相信，她会象对待儿子那样干脆地同父亲结婚。”

卢西多尔跟着伙伴，越过一切障碍：两人都忘记了打猎，横竖所获不丰。他们来到一家佃农的院子，受到殷勤的接待，小少爷忙于饮食和闲聊，卢西多尔则沉浸在思虑中，就是怎样来利用上述的发现于自己有利。

卢西多尔根据上述一切叙述和表白，已获得对安东尼的许多可靠材料，当他进入院子后，立即询问安东尼在哪儿，又跑到花园里去，看能否找到他。在晴朗的夕阳下，他走遍花园的全部走廊，结果枉然！到处都不见人影，最后他跨进大厅的门，奇怪极了，傍晚的落日从镜子中反射出来，他觉得耀眼，模糊地发现有两个男人坐在长沙发上，虽然辨认不出是谁，却看出一位女士被坐在身旁的一位男子热情地吻着手。当他定睛一看，面前是吕沁德和安东尼，他感到多么惊异，可想而知了。他差一点摔倒下去，可是当吕沁德极和气自然地欢迎他，拉着他，情他坐在她的右边的时候，他就呆呆地站着，仿佛生了根一般。他不自觉地坐下去。她招呼他，询问今天的情况，请原谅她被家务事耽搁了，这时他几乎难以忍受她的声音。安东尼站起来，向吕沁德告别，她也同样立起身来，请留下的人一块儿去散步。他陪在她身边走着，默默无言，相当困窘，她也显得有些不安；如果他稍微注意一点，就一定会听出一次深长的呼吸，这是她在隐藏心中的叹息。最后她告辞走了，当她快到家的時候，他转过身来，开始是慢慢的，然后就急不可待地面向野外。花园对他来说是太狭窄了，他跑过田野，只聆听自己的心声，对于完美的傍晚景色毫无感觉。这时他孤身一人对影自怜，静静地流着眼泪，发泄感情，禁不住大声说：

“我曾经在生活当中有过几次痛苦，然而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残酷，这简直使我不幸极了，朝思暮想的幸福终于手挽手、臂挽臂地朝着我们走来，但同时却宣告永远诀别。我曾坐在她的身旁，又陪着她漫步，她那波动的衣服接触到我，可是我已经失去了她！你不用当面说破，别纠缠在这事在这事上，干脆闭上嘴巴，下定决心吧！”

他矢口不再出声，默默沉思，穿过田野、草地和树丛，所走的并非都是畅通的路径。当他夜晚踏进自己的房间，情不自禁地大声说：“我明天一早

就走，这样的日子我再也不想过了！”

他和衣倒上床去。——幸福、健康的青春哟！他已经睡着了；白天的疲劳运动让他赢得夜晚最甜美的休息。黎明的曙光却把他从令人安慰的晨梦中唤醒，又是漫长的白天，对他来说，似乎长得没有止境。如果说，他完全感觉不出令人安慰的晚上，星辰是多么可爱，那么，这令人振奋的清晨之美，只不过使他感到绝望而已。他目睹大千世界无比壮丽，千姿百态历历在目；然而他的内心发生矛盾，这一切再也不属于他了，因为他失去了昌沁德。

第九章 谁是泄密人？

旅行袋很快就捆扎好了，暂时放在那儿不动；他没有写信，只留下几句话，说他中午；也许还有晚上不来就餐了，由马夫代致歉意，反正此人是他必须唤醒的。可是他发现马夫已在下边马厩前面，大步走上走下。“您不是想骑马吗？”这个平常性情和善的男子带着几分烦恼的表情大声问。“我可以向您直说，小少爷越来越叫人难受。昨天他已经在本地闲荡过了，人们以为他应该感谢上帝，星期日早晨在家休息。可是他今天一大早就来到马厩喧嚷，我从床上跳起来，发现他在给您的马配鞍和套笼头，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住；他腾身上马，叫道：‘仔细想想我干的好事！这畜生平常总是镇定地慢慢地小跑，我想看看，是不是可以刺激它拼命地飞跑。’他大概就是这么说的，还夹杂另一些奇怪的话。”

卢西多尔受到双倍、甚至三倍的打击，他爱马成癖，这匹马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他听见这匹驯良而通人性的马，落在一个顽童手里，感到厌恶。他的计划被破坏了，他本想在他精神恐慌的时候，逃到一位大学的朋友那儿去，他们彼此一向保持着愉快的亲密关系。他旧时的信心觉醒，就不再计算相隔道路有多远，以为立即可以在善意的知心朋友身边听到劝告和安慰。现在这种希望渺茫了；不过还没有破灭，只要胆敢迈开旅行者的可听使唤的脚步去达到目的就行了。

现在他主要是从花园转向野外，寻找引导他去朋友家的路。他对于方向没有十分把握，这时左手边树丛上空突出的一所隐屠的神奇木屋落入他的眼底，以前人们在他面前对此保守秘密，这时他却看见那位据说卧病几天的善良老人在中国式屋顶的走廊里，精神焕发地环眺四周，这不得不使他大感惊奇。老人向他极客气地招呼，再三邀请他上去，可是他故作匆忙，借口推辞。不过他目睹善良老人摇摇晃晃地从笔草的楼梯上急忙下来，生怕他不慎摔倒，不得不迎面走去，随后只好爬上楼去。他惊讶地跨入优雅的小厅；这厅只有三面朝着乡间的窗，从窗口可以眺望极美的景色；其余的墙壁都用数百幅图像装饰起来或者说是遮盖起来，有铜板画，当然也有绘画，按一定次序贴在墙壁上，用彩色边缘和中间距离加以隔开。

“我对您特别优待，我的朋友，这不是对每个人的，这儿是圣地，我在这儿欢度我剩余的日子。我在这儿弥补社会使我犯的一切过失，我在这儿把不适当的营养方式重新调整过来。”

卢西多尔仔细观察全景，凭着历史知识，不久就看清楚了，这儿有一种历史癖。

“这儿柱的中楣上方，”老人说，“您看见远古时代杰出勇子的姓名，然后是较晚时代的一些人，单从姓名上面看，是不容易查明什么的。不过在这这儿的主要范围内，我的生活本来与此有关，这儿有些男子，我在童年时听人说起他们的名字。大约五十年了，杰出人物的名字一直保留在人民的记忆里，后来就消逝了，或者变得难以想象。——我的父母虽然是德国人，我却在荷兰出生，在我看来，威廉·封·奥南尼作为摄政和英格兰国王是一切正派男子和英雄的祖先。

“但是现在您看见路易十世在他旁边成了什么样子。”——卢西多尔多想打断这位善良老人的话，只要情形许可，而且对于我们这些讲述人来说也适宜，因为近代史和现代史正威胁着他，腓德烈大帝和他的将军们的图像分

明出现在面前，不过他只是斜瞟一眼。

善良的青年虽然尊重老人对上代和同代的积极关心，他也没有忽略个别有趣的个人特征和见解，不过他在大学里听过近代史和现代史，既然听过这些课程，总认为什么都知道了。他想到遥远地方，所以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正打算笨手笨脚地走到门口，滑下要命的长楼梯，这时听见下边有人剧烈鼓掌。

卢西多尔克制住自己，老人急忙把头伸出窗外去看，下边传来熟悉的声音：“老先车，谢天谢地，请您从您的历史图像厅里下来！结束您的斋戒，帮我安慰一下我们年青的朋友——如果他知道实情的话。我把卢西多尔的马骑得过火一点，掉了一块马蹄铁，我只得把马留下。他会说些什么呢？荒唐人总是干出荒唐事。”

“您上来吧！”老人说，转过身来对着卢西多尔：“喏，您有什么说呢？”卢西多尔默然，粗野的少爷跨进屋来。言来语去的场面拖了许久，够啦，他们决定立即派马夫前去照顾一下马匹。

老翁留下，两个青年人急忙跑国家去，卢西多尔勉强地让人拖着走，心想：反正到了这种地步，就由它去吧，至少他心中惟一的愿望被关闭在这儿的围墙内了。在这种绝望的情形下，人们总是感到缺少自由意志的帮助，如果从某方面用规定和强迫力量来干预，人们就会觉得有片刻的轻松。可是当他跨进自己的房间时，就置身在十分奇妙的状态下，仿佛一个人迫不得已而违心地重新回到方才离开的客店房间，因为他的车轴折断了一根。

这时快活的少爷向旅行袋伸出手去，好把所有的东西有条不紊地清理出来，他首先把现有的节日穿的衣物放在一起，尽管这是适合旅行用的，他逼着卢西多尔穿上鞋袜，给他戴好全卷的褐色鬃发，把他打扮得十分整齐。然后他移开脚步，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朋友和自己的手艺，大声说道：“小朋友，你现在才象一个对漂亮女孩有一些要求权利的人，同时还够资格去寻找一个未婚妻。稍待片刻！你要知道，时候到了，我自会显露身手。这是我从军官们那儿学来的，女孩们总是偷看他们，因为我装扮成了某一个大兵的样儿，于是她们也不断对我仔细打量，没人知道，究竟拿我怎么办。由于看起来，由于惊奇和注意，于是就常常产生某种十分美妙的情趣，虽然不能持久，但是有片刻的消磨时间也是值得的。

“现在请您过来，朋友，给我同样效力吧！要是您瞧见我怎样披上一件又一件的衣服，您就不会否认这位冒失男童的机智和创造才能。”

这时他拖着朋友跟自己一起走，穿过旧府邸的又长又宽大的走廊。他大声说：“我在非常后边的地方睡觉。我不想躲起来，只是喜爱独自一人，这对别人却不合适。”

他们经过办公处，正巧有个仆人出来，带着祖先的文具，又黑又大一整套，纸张也没有忘掉。

“我已经知道，又要涂抹些什么玩意儿，”少爷大声说：“去吧，给我留下钥匙。您朝里瞧上一眼，卢西多尔，会觉得有趣，等我穿好衣服。一个法律之友好比公务僚属不会讨厌这样的地方。”他把卢西多尔推进法院大厅里去。

青年男子立即觉得置身在一种熟悉的、招人喜欢的环境里：他回想以前热中于业务的日子，就坐在这样的桌子旁边，边听边写地练习。这儿有座壮丽的古老大教堂，随着变化的宗教概念而为不同的正义之神服务，这对他也

不是一直隐藏不露的，他在公文架上看到目录和文件，这是他已经熟悉的，他自己从首府到这里来，曾在这些事务当中工作过。打开一本卷宗，有封回信落入他手里，这是自己誊清的，另一份则是他起草的。手稿和纸，公章和主席的签字，一切都唤醒他本着青年希望从事法学努力的时期。如果他亦向四周环视，看到司法官坐的椅子，这是为他预定和设置的，这么漂亮的位置，这么尊贵的作用范围，他却冒着鄙视和舍弃它的危险，这一切双倍和三倍地压抑他，同时吕沁德的情影似乎从他面前离去。

他想到野外去，但是觉得被人俘获了。那位古怪的朋友，出于轻浮或者恶作剧，随手把门锁上了，不过我们的朋友没有在这种压抑的状态下呆多久，对方又回来了，向他道歉，而且由于他奇特的出现，果然产生良好的幽默。他服装的显眼颜色和式样，被天然的爱好的冲淡了；比如我们甚而对刺花的印度人也不免喝采。他叫道：“过去无聊的日子今天应当给我们补偿；好朋友、快活朋友都来了，漂亮的姑娘，发嗲的心爱人儿也来了，后来我的父亲也来了，奇迹接连出现！您的父亲也来；这将成为一个节日，大伙儿都已经集合在大厅里进早餐。”

卢西多尔忽然觉得似乎在透视浓雾，所有宣布出来的熟人和陌生人的形象，在他看来，仿佛幽灵一般：可是他的品格伴以纯洁的心灵稳住他，在几秒钟内，他已觉得自己能够胜任一切。这时他迈着稳重的步伐跟在慌慌忙忙的朋友后面，下定决心等待任何事情发生，不管是什么原因，自己总会弄明白的。

可是他在大厅的门槛上感到惊愕。在环绕窗口周围的大半圆形中，他立即发现他的父亲站在司法官身边，两人都衣冠楚楚。他对姊妹俩、安东尼，以及其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只扫了一眼，似乎视觉有些模糊。他踉跄地走近父亲，父亲十分和蔼地欢迎他，不过有点流于形式，无助于亲切的接近。站在这么多人面前，他得暂时寻个合适的位置；他本可以站在吕沁德身边，但是尤丽不顾严肃的礼貌，转过身来，他只得朝她走去，安东尼则留在吕沁德身旁。

在这个重要时刻，卢西多尔再一次觉得自己是全权代理人。由于受过整套法律学的锻炼，他想起那些美妙的准则以利于自己：“我们应当把外人委托的事务，当作自己本身的事务来处理，为什么我们又不能把自己的事务按照同样的道理来处理呢？”——他对业务报告是训练有素的，匆匆默想一遍，他该说点什么。这时那个组成半圆形的群众目光，似乎从他头上飞过。报告的内容，他已了然于胸，不过还没想到怎么开头。这时他看见，在一个角落里放着大墨水瓶，法院属员也在旁边，司法官做了一个手势，准备讲话；卢西多尔打算抢在他的前头，这时尤丽握他的手。这使他失去一切自制力，他深信，一切都决定了，他失去了一切。

这时他再也不顾及当前的一切生活情况，家族结合，社交和礼貌关系了，他注视前方，从尤丽手中缩回自己的手，急急忙忙走出门去，会场出乎意外地丢了他，连他自己在外边也茫然不知置身何处。

他害怕头上灿烂的阳光，避开碰见他的人们的目光，一个人寻寻觅觅，兢兢业业，朝前走去，来到花园大厅。在那儿，他的膝关节支持不住了，他绝望地倒在镜子下边的沙发上：在文明的市民社会中当，居然陷入这么混乱的状态，好象汹涌的浪涛在他周围和身上来回冲击。他过去的生存与现在的生存作斗争，真是可怕的时刻。

他就这样把头埋在枕头里躺了一些时间，昨天吕沁德的手臂也靠过这只枕头。他完全沉浸在痛苦中，感到有什么碰着自己，一下子就跳了起来，没有觉察到有人走近，却一眼就看见吕沁德站在自己身旁。

他猜想他们派她前来接他，委托她采用适当的、姊妹般的言语劝他回到园体中去，面对他那使人厌恶的命运。他大声说：“他们不该派您来，吕沁德，正是您把我从那儿赶走了；我不回去！如果您还能有某种同情心的话，就请您给我逃走的机会和方法。为了向您证明，您绝不可能劝我回去，请您听取我为什么这样行动的答案，我的行动对您初所有的人必然显得有些荒唐。请您听我内心的誓言，我不停地大声重复：我只愿同您一起生活，利用和享受我的青春，忠贞不贰地度过晚年。我现在发的誓，随时都可以在圣坛前发誓，海枯石烂，此心不移，可是我得离开您这个所有人当中最使我难过的人。”

他做了一个动作，想滑脱这紧紧站在他面前的她，但是她温柔地握着他的手臂。“您这是作什么！”他大声说。“卢西多尔！”她叫道，“不用难过，您分明在胡思乱想，您是我的，我是您的；我把您抱在怀里，您别迟疑，也用您的手抱着我吧。您的父亲对一切都表示满意，安东尼和我的妹妹结婚。”他大吃一惊，从她身旁缩回，问道：“这是真的吗？”吕沁德嫣然一笑，点点头，他摆脱她的双臂。“您让我再一次在远处看看这么贴近，这么亲密属于我的东西。”他抓紧她的双手，四目相视！“吕沁德，您是我的吗？”——她答道：“这还会假吗？”最甜蜜的泪水充满最忠诚的眼睛；他拥抱着她，把他的头埋在她的脖子后面，好象一个船破遇难的人吊在岸边礁石上，地皮还在他脚下颤抖。然而他这时睁开眼睛，快乐的目光投射到镜里。他瞧见她在他怀抱里，他也被她的手拥抱着，他一再注视着。这样的感情伴着人整个一生。同时他也看见镜面上的风景，昨天在他眼中还显得那样讨厌和吉凶莫测，今天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辉煌壮丽；而且在这样的位置，有这样的背景！所有的苦恼都得到了充分补偿。

“我们不是孤独的，”吕沁德说，他刚从陶醉中清醒过来，头戴花环、身穿锦服的女孩和男童们，捧着花圈阻塞了出口。“一切都得彻底改观，”吕沁德大声说，“这安排得多妙，现在会闹得天翻地覆！”从远处传来快活的进行曲，人群这时沿着宽阔的道路。庄严而愉快地走来。他迟疑着不敢迎上前去，似乎觉得只有靠着她的手臂才走得稳，她依傍在他身旁，等待这彼此重见和已经获得圆满宽恕的感谢场面一分一秒地临近。

可是喜怒无常的神灵另有决定，这时邮车号角从对面吹出快乐而响亮的声音，似乎要使整个仪式陷入混乱。吕沁德叫道：“来的会是谁？”卢西多尔害怕面对意想不到的现实。车辆也显得十分奇特。这是一辆崭新的双座旅行马车。车开到大厅门口。一个穿着整齐、规规矩矩的男童从车后跳下来，打开车门，但是没有人下车；马车是空的，男童爬上车去，用手灵活地动了几下，就把车篷架向后推下，一眨眼工夫当着来到现场的众人面前，把这辆玲珑可爱的车准备好了，提供给大家进行极为有趣的驾车游玩。安东尼抢在众人前头，领尤丽到车边去。他说：“请您试试，这辆车是不是合您的意，以便同我一起坐在车里，沿着最好的道路周游世界；我不领您走别的路，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得自助。翻山越岭，我们要骑马，再加上这辆车。”

“您是最可爱的！”尤丽叫道。男童走上前来，用魔术师般的灵活手法，指出一切舒适设备及整个轻巧结构的细微优点和灵巧地方。

“在大地上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尤丽大声说，“只有在这活动的小天堂里，在您把我捧上的云彩里，我要向您衷心致谢。”她已经跳进车去，向他飞送媚眼和手吻。“现在您还不许上车到我身边来，我现在想同另一个人一起去试车，他也还得经受一次考验。”她招呼卢西多尔过去，卢正同父亲和岳父在沉默的相对中，乐意有人叫他上这轻便的车辆去，因为他感到有种不可抑制的需要，暂时以某种方式消遣一下，他坐在她的身边，她招呼车夫怎样开车。他们飞快地卷起一路尘土，从吃惊的目送者眼前离开了。

尤丽安稳而舒适地坐在角落里。“现在您也坐正吧，姐夫阁下，让我们舒适地看着眼前。”

卢西多尔：您感觉出我的迷惘，我的困窘，我仍然还在梦里，请您把我拯救出来。

尤丽，您瞧这些漂亮的农人，他们问候得多么和气！您来到这儿以后，还没有来过山上的这个村庄。这儿所有富裕的人都和我很友好。这儿没有太富的人，不能止别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做点童要事情。我们行车走的这条舒适的路是我父亲兴建的，这片庄园也是他捐助的。

卢西多尔：我乐意相信，承认您说得不错；不过这些无关重要的事情与我内心的紊乱有啥关系！

尤丽：忍耐一点，我想向您指点世界的王国及其壮丽的景象，现在我们到达上面了！这平地与山区相比，显得多么明朗！

所有这些村庄都得多感谢我的父亲，甚而也得感谢母亲和女儿们。那儿后边，直到那座小城的田野才是边界。

卢西多尔：我觉得您的心情奇特；您似乎是言不由衷。

尤丽：现在您瞧这儿左下边，一切风景展示得多美！教堂和它那高耸的菩提树，官厅和它那白杨树，都在小丘背后婆娑弄影。花圃和花园也横亘在我们面前。

邮车驶得更快了。

尤丽：那儿山上的那座大厅您见到过，从这儿看过去，就和从那个地方看过来一样好看。在这儿的树边停下来；我们正是在这儿反映在上边的大镜面上，人们在那儿把我们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我们自己却辨认不出来。——向前开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不久以前，好象有一对人清楚地反映在那儿的镜子里，双方都感到非常满意。

卢西多尔心烦意乱，一言不发，他们默默地前行了一会儿，车驶得很快。“这儿”，尤丽说，“难走的路开始了，您该来见识一下。在没有下去以前，请您再朝那边看看我母亲种的山毛榉，挺拔的树梢凌驾一切之上。”她又向车夫说：“你尽管朝难走的路开去，我们走小路穿过山谷，比你先到那边。”下车时，她大声说：“您得承认，永远流浪的犹太人，不安定的安东·赖塞尔，会为自己和同伙安排一次十分舒适的巡礼，这是一辆美丽、舒适的车。”

她说着话就爬过了山丘，卢西多尔沉思着跟在后面，看见她坐在一张安排得当的凳上，这原是吕沁德坐的地方。她邀请他坐在身旁。

尤丽：现在我们坐在一起，彼此却丝毫不相于，事情本来成该如此。小水银一点儿也不想和您配合。您不能爱上这样一个人，而是讨厌她。

卢西多尔的惊奇不断增加。

尤丽：但是吕沁德自然不同！她是所有完美的集中表现，小妹妹永远被排挤掉了。我看得出，您的嘴想问，是谁这样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卢西多尔：这后面一定有人泄密！

尤丽：不错！有个泄密人在搞鬼。

卢西多尔：您说是谁。

尤丽：这很快就揭露出来了！就是您自己！——您有种又好或者说又不好的习惯，爱一个人自言自语，现在我愿以我们大伙儿的名义承认，我们轮流窃听过您说话。

卢西多尔一下子跳起来：真是漂亮的礼貌待客，居然以这种方式使客人上当！

尤丽：绝对不是，我们从没有想到窃听您说话，对任何别的人也一样。您可知道，您的床安放在用隔板当墙壁隔开的屋子里，另一个人可从反面走进来，这儿平常只作家庭仓库之用。几天以前，我们强留我们的老年常客睡在那儿，因为他住在偏僻的地方使我们很不放心，第一天晚上，您就滔滔不绝地说出那样一段热情洋溢的独白，第二天早上，他就把独白的内容向我们详细透露了。

卢西多尔无意打断她的话。他起身离开。

尤丽站起来，跟着他：这个说明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我得承认，纵然我并不嫌弃您，但是期待看我的那种状况绝不是我所追求的。作司法官夫人，这地位有多难受！有一个能干、正直的丈夫，他要向人们宣讲法律，满口法律，办事情却不公正！无论对上还是对下，都做得不对，而最糟糕的是对自己本身也做得不对。我知道，我的母亲对于父亲那种不受贿、不动摇的脾气，暗中忍受了多少。后来，可惜是她死了以后，我的父亲才懂得办事温和一些，他才好象是活在人世上，与他迄今所斗争的社会取得和解。

卢西多尔对这件事深表不满，对于所受轻浮的对待感到恼火，他静静地站着：一个晚上开的玩笑可以不计较，但是这样可耻地故弄玄虚，日日夜夜地对付一个毫无成见的客人，这是不可原谅的。

尤丽：我们大伙都分担了罪责，因为我们大伙儿都窃听了您的话，不过我却独自受到窃听的处罚。

卢西多尔：大伙儿！更加不可原谅！你们怎么可以白天毫不惭愧地看着我，而夜里你们却不经许可可耻地戏弄我？现在我可是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你们白天的安排无非是拿我来调胃口。真是一个值得赞美的家庭！您父亲的公道何在？还有吕沁德！

尤丽：还有吕沁德！这是什么腔调！您是想说，把吕沁德想得糟糕了，把她和我们大伙儿混在一起，使您多么痛苦，对不对？

卢西多尔：我不了解吕沁德。

尤丽：您是想说，这个纯洁、高尚的灵魂，这个举止安详的人儿，这个仁慈、善良的化身，象她这样一个女人，怎么好同那样轻浮的团体，同一个到处乱窜的妹妹，同一个娇生惯养的男孩以及其他一些神秘人物结合在一起！真是不可思议。

卢西多尔：不错；的确是不可思议。

尤丽：您要懂得这点！吕沁德和我们大伙儿的手都是被缚住的。要是您看得出，她在怎样控制自己，不向您暴露一切，您会双倍、三倍地爱她，其实每种真实的爱情本身无不具有十倍和百倍的控制力量，我也向您保证，对我们大伙来说，这玩笑毕竟开得太久了。

卢西多尔：您为什么不结束这种玩笑呢？

尤丽：这也可以解释清楚。我的父亲知道您的第一次独白以后，很快就觉察出来。他所有的孩子丝毫不反对这样一种对换，于是他立即决定，旅行到您父亲那儿去。因为事情的重要使他有所顾虑。我的父亲觉得，应当尊重对方父亲的意见。“他必须首先知道这件事，”我的父亲说，“以免事后在我们达成一致时，他或许会勉强地表示违心的同意。我深知他的为人，我知道他总是坚持一种想法，一种爱好，一种主张，我十分担心。他把尤丽同他的地图和城市图一起考虑，而且已经作出决定，最后到这儿来捐资筹办一切，只等那天来到，就是年青夫妇在这儿安家落户，不轻易变动地址；这样，他愿把所有的休假以及他心中喜爱和美好的东西，都给予我们。于是首先他得知道，大自然究竟同我们开了个什么玩笑，因为实际上什么都还没有说明，什么也没有决定。”接着他与我们大伙儿握手告别，要我们观察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一定得把您留下来。至于回程是怎样拖延的，费了多少口舌、气力和耐心，才得到您父亲同意，这些请您听他本人说吧。够啦，事情总算办妥了，吕沁德赐给您了。

这样，两人在热烈的谈话中离开座位，半路上行行止止，继续谈话，慢慢前进，越过草地，爬上高处，来到另一条人工铺平的路旁。马车迅速向前行驶，她立即让同行者注意一种奇妙的场面。弟弟引以自豪的全部机构都在充满活力地转动，车轮把人群转上转下，秋千起伏摆动，有人爬上旗杆，一切东西都在无数人的头顶上空大胆地飞动和跳跃！少爷把一切都发动起来，为的是让客人们餐后寻欢作乐。“你开车经过下面的村庄，”尤丽大声吩咐车夫，“那儿的人对我很友好，就让他们看看，我现在有多幸福。”

村子显得空荡荡，年青人全部跑到娱乐场去了，年迈的夫妻听到邮车的号角声，出现在门边和窗口，大伙儿招呼着，祝福着。并且高呼着：“啊，一对美丽的夫妇！”

尤丽：现在您可瞧见了！我们本来毕竟还是很相配的；这会使您后悔的，**卢西多尔**：不过现在，亲爱的姨妹……

尤丽：因为您摆脱了我，所以现在才叫“亲爱的”，是不是？

卢西多尔：只说一句话！您肩负着重任；您必定看出并且感觉到了我极端可怕的处境，为什么要同我握手呢？这么恶毒透顶的事情，我在世界上还没有遇到过。

尤丽：您该感谢上帝，现在已经赎罪了，一切都得到原谅。我不喜欢您，这是真的，但是您一点也不喜欢我，这是任何姑娘都不能原谅的，而这种握手，请您注意！是在开玩笑。我承认，玩笑开得过火了一些，我所以原谅自己，因为我原谅您，这样，一切都获得原谅，都被人忘记了！这儿是我的手。

他击掌表示同意，她叫道：“现在我们又来了！又来到我们的花园，不久就周游广阔的世界，自然要再回来；我们会再碰头。”

他们已经来到花园大厅门口，厅里空洞洞的，客人们不高兴就餐时间拖得过长，就提议散步去了。但安东尼和吕沁德走出来了。尤丽从车上下来，向男友迎面扑去，在热情的拥抱中表示感谢，忍不住流下最欢喜的眼泪。这位高尚男子的双颊泛起红晕，脸上线条舒展了，他的眼睛闪动着泪光，从外形上显示出一个英俊的青年男子。

于是，这两对配偶回到大众中去，带着最美的梦也不能给予的感情。

第十章 威廉到玛卡莉家——同她谈话——天文台之夜——安格娜的女孩圈子——玛卡莉的“文献”——玛卡莉与太阳系——威廉向玛卡莉告别；她关于茅纳多的谈话。

父子俩在一个马夫的伴随下，穿过一片风景优美的地区，马夫面对一带高墙，墙内显然包括广阔范围，停下脚步指点说，现在他们得朝着大门步行前去，因为这个区域内不许马匹进入；他们拉铃，大门开了，却看不见一个人影，他们朝着旧式府邸走去，府邸在古老的山毛榉和橡树中间迎着来人闪闪发光。看去十分奇怪，因为建筑形式虽然陈旧，然而它的接缝和精心制作的装饰，却显得新颖、完美而可爱，似乎泥工和石匠方才离开不久。

雕刻精美的大门上，悬着沉重的铜环等待他们去叩门，费立克斯故意敲得有点粗暴，门也猛地开了，他们首先发现前廊上有个中年妇女坐在绣花绷子边，专心从事一件描绘精美的刺绣工作。她立即招呼来客，似乎已经接到通报，开始唱出一首愉快的歌曲，接着一个妇女立即从毗连的一扇门里走出来，从她腰带上的饰物看，马上可以辨认出她是主持者和忙碌的女管家。她也和气地招呼客人，引导他们爬上楼梯，给他们打开大厅，厅堂严肃地接待他们，显得文高又大，四周都镶上木板，上方顺序排列着历史的绘画。有两个人向他们迎面走来，一个是年青的妇女，一个是年长的男子。

妇女立刻坦率地欢迎客人。她说：“您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自己人通知我们的。然而我该怎样简单明了地向您介绍眼前这个人呢？他是我们的家庭之友，按最美好和最广义的意义上说，这就是说，白天，他是循循善诱的伙伴，夜里，他是天文学家和随传随到的医生。”

这位男子和气地答道：“也让我向您介绍这位女士，白天，她是孜孜不倦的忙碌人，夜里，有必要时立即到场，而且经常是最愉快的生活伴侣。”

这位身材和态度都惹人喜爱的美人儿名叫安格娜，她随即宣告玛卡莉驾到；这时卷起一幅绿色帷幕，一位年事已长、雍容华贵的女士坐在轮椅上，由两个年青、美貌的女孩推进来，另有两个女孩推进一张设有令人垂涎的早餐的圆桌。在四周排列坚固橡木凳的一个角落里放着坐垫，上述三人坐在上面，玛卡莉坐在椅上面对他们。费立克斯站着吃早餐，在厅里兜圈子，好奇地观察壁板上方的骑士像。

玛卡莉同威廉说话，当他是亲信人，她显然高兴在思想上描绘她的亲属，仿佛她穿过罩在外部的个人面具，看透每个人的内在天性。威廉认识的那些人，似乎他们这时焕然一新地站在他的灵魂面前，这位高深莫测的女人，本着明智的善意，剥落外壳，净化健康的核心，并赋以生气。

这些令人喜爱的对象，逐个受完极其友好的对待以后，她转向高尚的伙伴说：“您不能因为这位新朋友在场，就寻找抱歉的口实，把已经许诺的谈话再次延期：看他的样儿，显然也愿意参加谈话。”

可是对方接口答道：“您知道，要解说这些题目有多困难，因为这儿要谈的重要问题，莫过于滥用优越而普及的方法。”

玛卡莉说：“我承认是这样，因为人们碰到双倍的困境。要是人们提到滥用，显然就触犯了方法本身的尊严，因为方法总是隐藏在滥用当中，要是人们提到方法，那么，人们难以承认，方法的彻底性和尊严允许某种滥用。然而，因为我們是在私人谈话，什么也不规定，什么也不对外发生作用，只是想给自己搞清楚问题，所以谈话可以不断进行。”

这位谨慎小心的男子说：“可是我们事先得询问一下，是否我们的新脚本也有兴趣参加这样一种相当奥妙的题材，或者他宁愿回到他的房间里去好好休息一下。还有，我们谈的问题，没有相互联系，不知道我们怎样达到这点，他是否可以乐意而且顺利地接受呢？”

“如果我把您说的话，用某种类比来解释，那么，这种情形大致是这样，就是当我们攻击伪善时，可以责怪对宗教的攻击。”

“我们可以认可这个类比，”家庭之友答道，“因为这儿也是谈到好些重要人物的整体，谈到一门高等科学，谈到一门重要艺术，我简短地说吧，谈到数学。”

威廉说：“我虽然听您讲的是我最陌生的东西，可是我总可以聆取一些教益，因为凡是使这一个人感兴趣的东西，也一定会得到另一个人的赞同。”

“前提是，”对方说，“他已获得精神上某种程度的自由；因为我们相信您有这点，至少我这方面丝毫也不反对您的坚持。”

“但是我们拿费立克斯怎么办呢？”玛卡莉问，“我看他已经观察完了那些图像，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

“请准许我同这位女士说句悄悄话，”费立克斯回答，这时他同安格娜耳语几句，她同他一起离开，不久她又含笑返回，这时家庭之友开始如下讲话：

“当有人表示某种非难、谴责、或者仅仅某种顾虑的情况下，我不愿来带头；我给自己寻找一个使我放心的权威，这时我发现另有一人站在一旁。我无所顾虑地赞美，既然我已得到某种诺言，为什么还要缄默呢？虽然我表示自己所知有限，我也用不着对此感到惭愧；但是如果我责怪，那我就可能遇到拒绝某种优秀事物的情形，由此招来其他的人对我的非难，而他们对此理解得更好一些；如果我受到启发，我就不得不取消我说的话。所以我随身带来一些抄件，甚而翻译的东西到这儿来，因为我在这些事情上，对我的民族也象对我自己一样，不十分相信；倒是来自异国他乡的赞同，我觉得可靠一些。”这时他获得允许以后，开始诵读下文……

但是，如果我们发觉自己内心激动，不让这位可敬的男子朗读，那么，我们的保护人也许乐于接受，因为上面对威廉耽搁这次叙谈所说的话，更适用于我们目前所处的情形。我们的朋友们手里各拿了一本长篇小说，如果这本书有时过于流露出教训口吻，那么，我们就认为最好是莫让我们这些好心人的忍耐力继续接受考验。放在我们面前的文件，我们打算在别的地方付印，这回我们毫不犹豫地继续讲故事，因为我们本身急不可待地想看见现有的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然而我们不能放弃另外一些东西不谈，高尚团体在晚上分手以前一定要把这说出来。威廉注意听了那篇朗读以后，直截了当他说：“现在我听出伟大的天赋、才能和技巧的声音，不过最后在其应用上还有一些怀疑。如果要我对此简短地表达，我会高呼：“伟大的思想和一颗纯洁的心，这正是我们要向上帝恳求的！”

众人对这明智的话表示赞赏以后，集会解散了，不过天文学家答应威廉，趁这壮丽晴朗之夜，让他全心全意地参加欣赏繁星密布的天空的奇迹。

几个钟头以后，天文学家让客人沿着楼梯盘旋上升到天文台，最后单独进入又圆又高的塔楼，来到完全空旷的平台上。万里无云的晴朗之夜，繁星闪烁，包围着观察者，他相信这是自己一生当中，第一次瞻仰这高大天空的

全部壮丽景象。因为在平常生活当中，除了坏天气遮蔽灿烂的天空而外，在家有房屋、屋顶和山墙，野外有森林和山岩阻挡视线，然而最多的还是内心的不安情绪，这比雾和恶劣天气更使我们的周围环境变得黯淡和动荡起来。

他又激动、又惊异，闭上眼睛。这庞然大物不再显得崇高，它超出我们的理解力，它威胁着要毁灭我们。“我与宇宙相比算得什么？”他在思想中自言自语，“我怎好面对它，怎好站在它的中间？”经过短暂的思考，他继续说：“不错，我们今晚活动的结果，解决了眼前之谜。人怎样可以对抗这无垠，他只有把被吸引到四面八方去的精神力量汇集在内心深处，反躬自问：‘一旦你身中一个始终活动的东西，不再显示其同样环绕一个纯洁中心点而旋转，你还可以设想自己是处在永恒生动的秩序中间吗？纵然你难以在你的胸中探出这个中心点，你却可以从如下的事实上看出来，就是善意和善行的影响是从它产生，并由它加以证明。’

“不过，谁要或者谁能回顾其过去的的生活，而不变得相当困惑呢？因为他多半会发现他的愿望正确，而行动错误，他的贪求有瑕疵，而达成结果却符合期望。

“你有多少次看见星辰闪闪发光，而它们随时发现你却不一样呢？星辰始终如故，总是叫同样的名称，我们反复标明它们，通过它们合乎规律的运转，日和时，你也问问自己，你是怎样对待日和时呢？——这一回我却可以回答了：‘我不用对目前的情况感到惭愧，我的目的是要使这个家庭集团在所有成员之间建立起符合期望的结合：道路已经指出来了。我应当探究出什么东西使这些高尚的人儿分开，我应当清除任何障碍。’你可以当着这天上星群承认这点；它们重视你，虽然晒笑你目光浅短，但一定尊重你的意图，而促使其完成。”

他在这样说和这样想的时候，抬头四下张望，这时木星射入他的眼里，这颗幸福之星闪耀得无比庄严；他当这是个兆头，愉快地坚持观察一些时候。

接着天文学家立即招呼他下去，通过一只完善的巨型望远镜来观察这颗同样的星，给它的卫星伴随着，让他欣赏天空的奇迹。

我们的朋友长时间专心致意在观察当中，后来转身向星辰之友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您，您把这颗星超出一切限度地移近到我眼前。以前我看见它，它对天上无数星辰也和我一样处在适当的距离，可是现在它在我的想象力当中过度地移前了，我不知道，我要不要希望把其他星群也同样移向前来。它们会束缚我，使得我提心吊胆。”

我们的朋友就这样按照他的习惯，继续发挥己见，趁这个机会，他说出一些出乎意料的话。威廉听了观察行家的一些答复，说：“我完全懂得，把无边的宇宙逐渐移到近前，如象我在这儿见过和见到的行星那样，必定给你们天文学家提供极大的乐趣。不过请您允许我说出我的看法：我一生当中平均看来，我们借以帮助我们官能的工具，不能给人以道德上有利的影响。通过眼镜去看的人，总觉得自己比本来聪明一些，因为他外部的感觉由此而与内心的判断力失去平衡，这儿属于更高级的文化，只有优秀人物才能胜任，就是使他们内心的、真实的东西，与这个从外部逼近的错误的东西，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我每次通过眼镜去看，就成了另外一个人，对自己不满意；

我看到比我应当看到的多，被看得更清晰的世界与我的内心不协调，一旦我的好奇心得到满足，看出遥远地方这个或者那个东西是什么情况。我就赶快把望远镜放下来。”

针对天文学家的一些开玩笑的意见，威廉继续说道：“我们将把这类望远镜当着某种机械从世界上排除掉，然而对于道德观察家来说，重要的是探索和知道，某些东西从何处混入到人类中间来，人们在抱怨什么。比如我就深信，戴近视眼镜的习惯，主要得怪我们年青人的傲慢自大。”

夜就在这种谈话当中迅速地过去，那位保持清醒的男子接着向他年青的朋友建议，躺在行军床上睡一些时间，以便用比较清楚的目光，瞭望和欢迎抢在太阳前头升起的金星，正是今天，它预定在圆满的光辉中出现。

威廉直到目前一直保持着紧张活泼的精神，听了这位好心而有预防措施的男子要求，真的感到精疲力竭了，他躺下去，立即沉沉入睡。

威廉被天文学家唤醒，一下子跳起来，奔到窗口边；“他在那儿惊讶地呆望一会儿，然后热情洋溢地高叫：“多么了不起的壮观！多么了不起的奇迹！”赞叹的话句连续不断，然而这景象对于他始终是个奇迹，一个伟大的奇迹。

“今天这颗可爱的星，不象往常，将会以圆满辉煌的形象出乎意外地迎着您升起，我能够预见得到，而且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出来，不致受到冷酷的责骂：我看不出这是奇迹，绝对不是奇迹！”

“您怎么也能这么说？”威廉答道，“因为是我带它同来，因为是我把它放在心里，因为我不知道，这对我是怎么发生的。您还是让我一直默默地向前呆望，然后您就听出来了！”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我温顺地躺着，但沉沉入睡了，这时我觉得一个人置身在昨天的大厅里。绿色帷幕卷起，玛卡莉的轮椅自动地向前移过来，似乎是个有生命的东西，椅子金光闪闪，她的衣着好似神甫穿的，她的眼睛露出柔和的光辉，我准备跪下去。云彩起自她的脚边，好象翅膀一般，把这神圣的躯体朝上拥起，最后我看不见她的光辉的脸庞，只看见云层分开处，有颗星在闪烁，它不断向上升起，穿过分开的圆顶穹隆，同整个星空联合起来，星空似乎不断扩展，似乎要包罗一切。您在此刻唤醒了我，我睡意朦胧地踉跄跑到窗口边，星还活跃在我眼里，可是我现在看去，晨星真实地出现在我面前，同样美丽，也许不是同样的光辉闪烁！这颗真实的、悬在天空的星，代替了梦想中的星，后者耗完显示出来的光辉，我仍然不断地瞧去，不错，您也同我一起瞧去，本来出现在我眼前的东西，似乎随着睡眠之雾一起消逝了。”

天文学家大声叫道：“奇迹，真是奇迹！您自己还不知道，您说的话有多妙啊，但愿这不是向我们预示庄严的别离，这样一种神化结局迟早是注定要实现的。”

第二天早晨，威廉忙着去寻找他的费立克斯，男孩一早就悄没声地溜到花园去了，威廉看见许多女孩在园里干活儿，感到惊奇，所有的女孩，纵然说不上美，却也不算丑，没有一个年满二十岁的人。她们的穿着各式各样，属于不同的村落，正在忙碌，愉快地招呼来客，又继续干活儿。

他碰见安格娜，她正走上走下地安排和评论工作，客人对这么漂亮和生气蓬勃的移民队向她表示惊讶，她答道：“这个队不会灭亡，只有变化，但

即金星，又称启明星。

规模始终如故。因为这些女孩满了二十岁以后，就和我们慈善团体的全体居民一样，进入积极的生活，通常是婚姻生活。

“邻区所有的青年男子，要想娶一个诚实的妻子，都注意我们这儿的发展情况。我们这些学生也不是被关在这里，她们曾经好几年都到集市场上去四处观光，自己也被人观光和追求，并同人订婚，因此，好些家庭都在留心等待，一旦我们这里空出位子，就让他们的人引进来。”这件事情讨论完了以后，客人不好对他的新女友隐瞒自己的愿望，就是把昨晚朗诵过的东西再读一遍。“谈话的主要思想，我掌握住了，”他说，“不过我现在想把提到过的一些细节认识得更清楚一些。”

“要满足这个愿望，”对方答道，“我正巧觉得马上就有机会；这么快您就接触到我们内心深处，这种情形，使我有资格告诉您，那些文件已经在我手里，我把它们同别的文件一起仔细保存起来了。我的女主人，”她继续说，“非常深信目前谈话的重要性；她认为不包含在书里的东西，容易遭到忽视，只有曾经包含在书里的东西，才是最好的。所以她吩咐我把个别良好思想保存下来。这些思想从富有见解的谈话中，就好比种籽从多枝的植物上那样迸跳出来。”她说：“一个人要忠实地抓紧当前的东西，才会对传统感到兴趣，在这时候，我们觉得已经把最好的思想说出来了，也把最亲切的感情表示出来了。由此我们达到那种一致的看法，人对此是有责任的，他必须常常违背自己的意志而与之适合，因为人太容易自负不凡，以为世界是和他一起从头开始。”

安格娜继续向客人吐露真情，据说，她已经收集成一部重要文献，她有时在不眠之夜，从中朗诵一页给玛卡莉听，在这种机会，又以奇特的方式迸跳出千百种细节，就好象大量水银泻地化为千千万万颗小珠分散到四面八方去。

威廉问这部文献保密到什么程度，她透露说，总之，这只让最亲切的人知道，不过因为他表示兴趣，她愿意负责立即拿出几册给他看。

在这番花园对话中，他们已经来到府邸，跨进侧楼的房间，她含笑说：“趁此机会，我还向您透露一个秘密，这是您事前料想不到的。”接着她让他通过帷幕向一个小房间里看去，他大吃一惊，原来费立京斯坐在桌边写字，他一时弄不明白，孩子为什么这么用功。不过不久他听到安格娜的指点，才恍然大悟：原来男孩是感兴趣的東西。

后来我们的朋友被领进一个房间，他瞧见房里四周的书橱里有许多收拾整齐的文件。各种标题说明极不相同的内容，一切都显得秩序井然。威廉极口称赞这些优点，安格娜归功于家庭之友；据说，他不光是这样设置就算了，遇到困难情形，他还懂得用自己的摘要明确指导如何连接各个方面。接着她找出昨天朗诵过的手稿，允许这位好奇的朋友利用这份材料以及其他一切东西，不仅让他查看，还让他抄写。

现在威廉在这儿必须有节制地从事工作，因为他发现富有吸引力和值得追求的东西太多了，他特别重视简短而联系不大的格言册子，认为至为珍贵。这是一些结论，如果我们不知道它的起因，就未免显得自相矛盾，然而它迫使我们猎助于一种倒转过来的发现和发明向后走，使我们把这类思想的渊源从远而近或从下而上地尽可能予以具体想象。

然而由于上述的原因，现在我们还腾不出转载这类东西的篇幅。不过我们也不会错过首先出现的机会，以后将在适当地方把这儿获得的东西有选择

地披露出来。

第三天早晨，我们的朋友去着安格娜，不免略带几分局促地站在她面前。“今天我得告别了，”他说，“从优秀的夫人那儿，我得到了最后的委托，可惜我昨天整天都没有得到接见的机会。现在我却有点放心不下，这影响我整个内在的精神，我希望对此得到开导。如果可能的话，请您为我做这件好事。”

“我相信听懂了您的话，”那位令人喜爱的人儿说，“不过请您说下去。”——“一场神妙的梦，”他继续说，“严肃的天文学家说了几句话，开放的书橱当中，隔开而封闭的一格上有题词：‘**玛卡莉的特征**’，这种诱因加上召唤我的内在呼声，为那种天光而努力，这大约不仅是一种科学上的业余爱好，不仅是力求对星辰总体的认识，而是一种推测，就是这儿隐藏着玛卡莉对天体的一种完全特殊的关系，而认识这点，对于我是至关重要的，我既不好奇，也不强求，然而这对于精神和感觉研究者来说，是值得知道的事情，我禁不住要问，既然对我这么推心置腹，是否还可以满足我这大胆的要求？”——“我有权满足这个要求，”那个讨人欢喜的人说。“您那奇妙的梦虽然对于玛卡莉始终是个秘密，但是我同家庭之友一起观察和考虑过了，您对于极端深刻的秘密，具有不同寻常的精神渗透力和意料不到的体会，因此我们可以鼓励您继续前进。现在请您让我先打个比方来说吧！碰到难懂的事情，人们多半用这种方式来解围。

“就象人们对诗人说的那样，可见的世界的要素都极深地隐藏在他的天性中，只是逐渐地才从他身上发展起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不是他先在预感中体验到，然后才受到他的观察，看来这也和玛卡莉的情形一样，我们的太阳系对她来说，开始是静止的，然后逐渐发展，后来越来越显得活跃，而且完全是天生如此的。开始，她对这种现象感到难受，然后感到高兴，随着年岁的增加，她的兴致越浓。不过以前她对这方面的看法还不一致，心里感到不安，后来她才获得朋友给她的帮助，此人的功劳，您已经充分认识了。

“作为数学家和哲学家的他，开始是不肯轻信的，他长时间怀疑这种看法是否训练得来的；因为玛卡莉也承认，早年听过天文学课程，并且热心钻研过。不过同时她也说，她生活多少年来不能把内心的现象与外界的见闻联系起来加以比较，而且也从没有在这上面取得一致。

“这位学者接着就让她把观察到的，而且有时候看得完全清楚的东西，十分清晰地讲出来，予以计算，从而得出结论，就是她不仅是胸怀整个太阳系，而且精神上也作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活跃其中。他按照这个前提处理，他的计算用难以相信的方式被玛卡莉的陈述证实了。

“这一次我秘密告诉您的只有这么多，就是这点，我也恳切请求您别向任何人提起一个字。谁能保证，每个通情达理的人纵然怀着极纯洁的好意，不把这种言论当作是或者解释为幻想，或者看作是对从前记牢的知识所作拙劣理解的回忆呢？家族本身对此也毫不知情。这些见解，这种令人神往的表情，会被您一类的人当作病态，因此它暂时还受到阻遏而未影响社会及其兴趣。我的朋友，请把这点暗记在心，就是对莱纳多也只字不提。”

傍晚时候，我们的漫游者再一次被引见玛卡莉，她说出好些优美而含有教育意义的话，我们从中选录如下：

“在我们的天性中，没有错误不能转化为道德，也没有道德不能转化为错误。正是后者是最使人疑虑的。首先是我古怪的侄儿给我机会，从事这方

面的考虑，您在我们家庭中已经听说过有关这个青年男子好些古怪事情，而我对待他也象我们家里人所说的那样，过份珍惜和疼爱了。

“从少年时候起，就在他身上发展着某种活泼的工艺技巧，他专心致意于这方面，幸运地向前进步，得到好些知识和本领。后来他在旅途中寄回家的东西，总是最艺术、最灵巧、最细致、最可爱的手工艺品，暗示他正在盘桓的地方，让我们一看就猜到了。由此人们会认为他始终是枯燥无味、没有同情、外表拘束的人；他在谈话当中，对于参加一般的道德思考也不感兴趣，然而他暗地里却具有一种无比细致的实际才能，区别对待善与恶、值得赞美与应受鄙弃的东西，我从没有见到他对年长和年幼的人，对上级与下属犯过错误。然而这种天生的存细认真性格，不加节制，就在个别地方形成想入非非的弱点，他甚而发现自己负有无人要求他担负的义务，完全没有必要地承认自己某一回作了负心人。

“在他整个旅行过程中，而尤其是在他回家的准备上，我相信，他在幻想以前伤害了我们团体当中一个女性，现在这人的命运使得他惴惴不安，一旦他知道她的生活幸福，就会感到如释重负般地得到解脱，详细情形让安格娜同您商谈吧。请您带去现在这封信，准备我们家庭愉快地会面。坦率地承认：我盼望在这个世界上再见他一次，我去世前衷心为他祝福。”

第十一章 栗色姑娘。莱纳多关于纳荷丁妮的叙述——莱纳多和威廉在瓦列琳家——威廉介绍莱纳多与塔楼会社联系并接受任务去寻找纳荷丁妮。

威廉详详细细、有条不紊地转达了他受的委托以后，莱纳多含笑答道：“我非常感激您让我知道这事情，不过我还得再提一个问题。我的姑母最后是不是麻烦您告诉我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情？”威廉思索一会儿，就接下去说：“是的，我想起来了。她提到一位名叫瓦列琳的妇女。关于这人，要我告诉您，她幸福地结婚了，生活情况十分如意。”

“您使我心头一块石头落地，”莱纳多回答。“现在我愿意国家去，用为我不担心，回想起这位姑娘令我立即感到内疚。”

“我不该问您同她有过什么关系，”威廉说，“好啦，要是您以某种方式关心这位姑娘的命运，现在您可以放心了。”

“这是世界上一种奇妙已极的关系，”莱纳多说，“但绝对不是人们猜想的那样，一种恋爱关系。我可以坦然地信任和告诉您，其实这也说不上什么故事。不过要是我告诉您，我的归程之所以犹疑不决，我之所以害怕回家，这种奇怪的措施以及有关我家情况的问题，说到底，其目的不过是趁此知道这个女孩的情况如何，您对此有什么想法呢。”

“请您相信，”他继续说，“我其实完全明白，一个人可以长时间离开他相识的人，但重逢时对方依然如故，我也这样想到我的家人，不久就可以看见他们全都在家。我放心不下的只有这个唯一的人儿，她的处境必须改变，感谢上天，要改变得更好一些。”

“您使我感到好奇，”威廉说，“您让我盼望知道一点完全特殊的东西。”

“我至少并不反对，”莱纳多回答，于是开始讲述如下的经过。

“我从少年时候起，就下定决心，趁我年华正茂，履行通过文明欧洲的传统环游，不过实行起来，总是免不了——一再拖延。身边的东西老是吸引我，抓紧我，而遥远的东西，当我读到它，或者听人讲起它，就常常失去魅力。可是最后受到伯父的鼓励，及那些比我先见世面的朋友们的诱导，决定终于作出了，而且快得出乎我们大伙儿的意料以外。

“我的伯父不得不鼎力促成此事，为了使旅行成为可能，他马上放弃了其他的目标。您认识他的为人，他总是奔向一桩事情，先使它完成，在这当儿，其他的事情只好停下来，默无声息；这样一来，他固然办成功了许多事情，似乎超出个人能力之外。这次旅行起先使他相当感到意外，可是他立即镇静下来。他所计划而且已经开工的几处建筑停止下来，因为他从不动用他的积蓄，于是他作为聪明的资产者只好另寻别的方法。眼前可采用的办法是把负债和租金尾数收回来，他办事的一贯方式，是宽容债务人，直到无法再让步的程度。他的经理人得到一份名单，交托他全权执行。关于详情细节，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只顺便听说，我们某一家庄园的佃户，伯父对他忍耐了许久，终于确实实地被赶走了，他的保证金被当作可怜的损失赔偿扣留下来，田庄出租给其他方面了。这个男子是一位国内虔诚教派的成员，但不及他的教友们那样聪明活跃，他由于虔诚和善良获得人们的喜爱，但由于他经营的软弱无能，又受人责怪。他的妻子死后，他有一个女儿，人们只把

“栗色姑娘”就是褐色或栗色头发和皮肤的姑娘。

她叫作褐发姑娘，尽管看上去颇健壮和果断，究竟太年青了，没有坚定插手的能力；总之，这个男子的情形在倒退，伯父纵然宽容也无法阻止他的命运恶化。

“我一心想着旅行，只好同意对此所采用的办法。一切都准备就绪，着手包装和清理，时间急不可待。有天晚上，我再一次穿过公园，以便向熟悉的树木和灌木告别。瓦列琳突然来到我走的路上；这个姑娘就是这个名字，别的名字只是绰号，是由于她褐色的面容而来。她挡着我的路。”

莱纳多默默沉思一会儿。“我是怎么的？”他说，“她也叫瓦列琳吗？的确不错，”他继续说，“可是那个绰号更常用一些。得啦，这个褐肤姑娘挡着我的路，恳切请求我，替她的父亲在我伯父面前说句好话。因为我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而且分明看出，很难甚而是不可能在目前帮她一点忙，于是我坦率地告诉她，是她父亲本人的过失造成不利的结果。

“她接着就清清楚楚地回答我，表现出那么多儿女天性的怜惜和可爱，完全感动了我，如果我有那些现金，我会立即答应她的请求，使她高兴。然而那是我伯父的收入；那是他的措施，他的命令，按照他的思想方式和迄今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丝毫也无希望。我从来就把诺言看作无比神圣的东西。谁向我要求一点什么，就使我陷入困境。我一贯拒绝许下诺言，就连我打算遵守的东西也不许诺。这一回这种习惯也对我有用。她的理由是建立在儿女的个人孺慕上，我的理由则建立在义务和理智上，我不否认，她最后对我说话过于生硬。我们把同样的话重复了几遍，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困难甚于雄辩，她目睹前途不可避免地毁灭，眼泪夺眶而出。她没有完全失去镇静的态度，但是她措辞热烈，情绪激动，而我总是故作冷漠和泰然，她的全部情感完全向外发泄出来。我不愿意终止这个场面；但是一下子她扑在我的脚边，抓着我的手，吻它，用那么善良、可爱的目光，抬头向我哀求，使得我一时不知所措。我赶快扶她起来，说：‘我愿尽最大努力，你放心吧，我的孩子！’说后我转入旁道。‘您去作不可能的事吧！’她从背后大声说。我再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不过我还是说：‘我愿意，’就中止了。‘您去作吧！’她突然高兴地大声说，带着无比美妙的表情。我向她招招手，就急忙离开了。

“我先不打算告诉伯父；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当他把全部事情都事先规定好了，就不好向他提起个别请求。我去找他的经理人，这人骑马走了；晚上，客人们到来，这是来送别的朋友，大伙儿游戏，用餐，直到深夜。他们留到第二天，消愁散心模糊了那个恳切请求者的形象。经理人回来了，他比任何时候都忙得不可开交。每人都在找他。他没有时间听我说话，可是我死死抓着他不放，当我刚一提到那个虔诚的佃户，他就赶忙拒绝我的要求：“看在上帝面上，千万别向您伯父提起这件事，以免去触霉头。”我启程的日子确定了；我得写信，接待客人，走访邻近的亲友，迄今为我服务的手下人不少，但都极不灵活，不能减轻我启程前的准备工作。一切都堆在我身上，最后经理人夜里给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安排我的旅费事宜，我再一次大胆为瓦列琳的父亲请求。

“‘亲爱的男爵，’这位灵活的男子说，‘您怎么老是想到这种事儿？我今天反正同您的伯父遇到了困难情形，您离开这儿所需的费用，算起来比我们想象的多。虽然是理所当然，却也相当麻烦。老主人特别不高兴的是，看上去已经解决了的事情，还有一些拖泥带水，然而事情往往是这样，只好由我们这些人来承担后果。关于严厉催讨欠债，他自己立了一条法律，他自

己对此始终如一，别人很难说得动他放松一些。我请求您，别去碰！完全徒劳无益。’

“我的申请被吓退了，但我并不就此罢休。因为事情的执行由他掌握，于是我力求他温和而公正地处理。他满口答应，按照这类人的惯用方式，只图得到眼前的安宁。他摆脱了我，热望，散心都在增长！我坐在车里，放弃了我在家中可能分享的任何部分。

“一种鲜明的印象就象一种不同寻常的创伤，人感觉本出，但身受到了。晚些时候它才开始疼痛和化脓。花园里发生的那件事对我就是这样。每当我独自一人，无所事事的时候，那个哀求的女孩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眼前，连同整个周围环境，包括高低的树木，她下跪的地方，我离开她时所走的旁路，这一切都活灵活现地活跃在我心中。这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纵然被其他的形象和关心听遮蔽和掩盖，但是绝对不能消灭掉。它总是不断在寂静的时刻重新出现，时间越久，就越使我感到痛苦，我违反自己的原则和习惯所承担的过失，虽然不是明明白白，只是吞吞吐吐地提醒自己，却第一次在这种情形下使我手足无措。

“我没有错过在开头的信函中问我们的经理人，事情究竟怎么样了。他迟迟不答。后来他避而不谈这点；他说的话模棱两可，最后完全默而不言。距离增大，更多的事物介入我和故乡的中间；我的注意力转移到某些观察和关怀上头去了，那个形象在消逝，那个姑娘差不多只留下名字了。对她的怀念越来越少，而我不用书信却用标志来和家人通信，这种古怪作法，更大大促使我几乎把我从前的情况及其一切条件忘记得一干二净。只当我现在离家渐近，把迄今所欠家庭的东西加上利息来补偿，现在这种奇特的后悔，又以无比的力量突然涌上心头——我必须用‘奇特’来叫它。女孩的形象和我家人的形象一起，显得焕然一新，我最担心的莫过于听见她被我推入不幸而毁灭了；因为我觉得自己袖手不管，就等于是毁灭她的行为，就是促使她悲惨命运的来到。我已经千百次地在心里说，这种感觉根本不过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就是我从前奉行的不轻易应诺的金科玉律，也只是出于害怕后悔，而不是出于高尚的感情。现在我所躲避的后悔显然正在对我报复，因为它正抓紧这次机会，而不是千百次地来折磨我。这时那个形象，那种使人苦恼的想象，却又这样令人愉快，这样使人觉得可爱，我乐意对此留连。我一想到她吻我的手，觉得这吻还是火辣辣的。”

莱纳多沉默了，威廉急忙愉快地答道：“那么，我没有比用补充说明来为您表示更大的服务了，正象一封信的附言中往往包含着最有趣的东西。我虽然对瓦列琳所知不多，因为我只是顺便听人说到她；不过她肯定是一位富有的农场主的妻子，生活如意，这是你姑母在我临别时对我保证的。”

“好啦，”莱纳多说，“现在没有什么东西阻拦我了。您解脱了我，让我们立即回到家人那里去，他们反正已经等待我过久了。”

威廉接口答道：“可惜我不能陪伴您；因为我遵循一种奇特的义务：任何地方都不能逗留三天以上，而我离开的地方，则在一年之内不能再去。请您原谅，恕我不能向您说出这种古怪的理由。”

“我很抱歉，”莱纳多说，“我们这么快就失去您，使我不能同样为您作点事情。不过您既然在途中为我作了好事，那么，如果您去看望一下瓦列琳，将使我非常高兴，请您明确了解她的情况，不久就在文字上或口头上一——我们会见的第三个地点就会找到——给我详细的消息使我放心。”

这个建议又进行了继续商讨，有人把瓦列琳的住处告诉了威廉。他受委托去访问她，第三处地点被指定了，男爵到那儿来，还要带费立克斯一起来，男孩在这段时间一直留在女士们身边。

莱纳多和威廉骑马并行，踏着绿草如茵的草地，边走边谈，继续走了一些时间，这时靠近车行道，赶上男爵的车，车辆将在它主人的伴随下重归故里。朋友们打算在这里分手，威廉用寥寥几句友好的话告别，并答应不久再次传达瓦列琳的消息。

“要是我这样考虑，”莱纳多答道，“我陪同您去，不过绕小小一点弯路，为什么我不亲自去看望瓦列琳呢？为什么我不亲自去目睹她幸福的处境呢？您这么友好，甘愿充当信使，为什么您不愿作我的伴当呢？因为我必须有个伴当，一种道德上的支持，就象人们进行诉讼时自觉不能胜任，要寻找法律顾问那样。”

威廉虽然竭力劝告，说家里人在期待长久不归的游子，如果空车回去，会造成奇怪的印象，以及诸如此类的话，却始终拗不过莱纳多，最后威廉只好充任伴当，但是想到可虑的后果，心里总不是滋味儿。

因此，仆人们接受训示，回家时应当怎么说，这时两位朋友踏上去瓦列琳居处的路。这地区显得富庶而肥沃，是真正从事农业的好地方。在瓦列琳花园所属的范围内，土地也非常好，而且精耕细作。威廉有时间仔细考察农业，莱纳多默默无言地同他并辔前行。最后他开口说：“换一个人处在我的地位，也许试图不露本来面目去接近瓦列琳，因为一个人走到披他伤害过的人的面前去，心里总是感到不好受，然而我宁愿承担下来，忍受她初见到我的目光所发出的责备，而不愿乔装说谎以保安全。说谎话也和说真话一样，使我们处于难堪的境地，如果我们权衡利害，究竟两者之中哪一种对我们有利，那么，我总是愿意尽力，一劳永逸地说出真话。所以请您放心大胆地向前去，我要自报姓名，并介绍您是我的朋友和伙伴。”

这时他们来到了庄园，在范区内下马。一个衣着朴素的体面男子迎着他们走来，他们以为他是佃户，他自称是这家的主人。莱纳多自报姓名，业主显得无比高兴，居然能见到他和认识他。“我的妻子会怎么说，”他大声说，“要是她再见到她的恩主的侄儿！她总是常常提到，她和她的父亲欠令伯父多少情。”

无比奇怪的思想迅速交错在莱纳多的脑子里。这位外表诚实的男子，在用和气的面孔和圆滑的词句来隐藏内心的嘲讽吗？他能给他的责备披上一层这么好看的外衣吗？难道我的伯父没有使这家人遭到不幸？而他居然始终不知道这个吗？或者，他怀着转瞬即逝的希望在想，事情并不如你想的那样坏，因为你从没有接到过完全可靠的消息。他不断猜来猜去，这时主人吩咐套车去接他的太太，她正在邻区访问。

“在我妻子没有回来以前，如果我可以用的方式同您聊聊，同时继续干我的业务，那就请您同我到田间去走走，向四周看看，我是怎样经营我的经济的；因为您是大庄园主，自然没有什么比农田作业的高尚的科学和艺术更使您关心的了。”莱纳多没有反对；威廉乐意请教，这个客人完全掌握着他无限占有和支配的土地；他从事什么，都是按照计划的，他播种和栽培的东西，完全是在适当的地方；他会一清二楚他说明他这样处理及其理由，使每人都了解，都以为可以如法炮制，取得同样效果。这使人容易产生幻觉，好比面对一位大师，他把一切信手拈来，都成妙谛。

客人们表示十分满意，只有不住口地赞美和赞同。他用感谢和友好的态度接受，却又补充说：“不过我也须得向你们指出我的薄弱方面，这自然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的，只要他专心注意在问题上。”

他领他们到院子里去，让他们看他的工具，工具储量，以及一切应有尽有的器具和附件的储存地方。“人们常常责备我，”这时候他说，“怪我搞得过头了，然而我并不责怪自己，一个人之所以幸福，就因为他的业务成了他手中的傀儡，他最后还用这玩意儿来表演，使他对本身处境要他非干不可的事情显得高兴。”

两位朋友自然不乏提问和探询。威廉特别高兴这个男子似乎为自己而发的一般意见，少不得也回答几句，这时莱纳多更多地是低头沉思，想到瓦列琳的幸福，暗中庆幸她有这样的处境，不过同时略带几分惆怅，连自己也说不出什么理由。

他们已经回到家里了，女主人的车子驶到门前。他们赶上前去迎接她。可是当她从车上下来时，莱纳多吃惊得不知所措。她不是所想的人，不是褐发姑娘，恰恰相反，她也是一位身材苗条的美人儿，但是一头金发，具有金发女子所有的一切优点。

这种美丽，这种妩媚，把莱纳多吓倒了。他的眼睛寻找的是褐发姑娘，现在向他闪光的完全是另一个人。他也想得起这副面容，她的言谈，她的举止，很快就使他明白过来：她是审判官的女儿，审判官受到伯父莫大的敬重，所以伯父大力资助嫁妆，帮助这对新婚夫妇。这一切以及更多的东西，年青太太在见面问候时都愉快他讲出来了，她的快活表情是由于意外的重逢而自然流露出来的。他们都在问，彼此是不是还互相认识：他们谈到体形的变化，因为在他们这种年龄的人是很显著的。瓦列琳一直令人愉快，而且显得特别和蔼可亲，愉快情绪使她摆脱往常平淡乏味的处境。大伙儿言来语去，气氛热烈，使得莱纳多能够控制自己，而不显得惊慌失措。威廉很快就得到男友对这稀奇的遭遇所给的暗示，于是尽可能地帮助他，瓦列琳怀着小小的虚荣心，就是男爵还没有见到家人以前，就想起她，而到她这儿来，这也使得她毫不怀疑，这儿另有意图或者是搞错了。

他们在一起呆到深夜，两位朋友却巴不得彼此可以私下交谈，后来他们单独留在客房时，立即开始。

“现在看来，”莱纳多说，“我无法摆脱我的苦恼。不幸的名字混淆，更使我觉得苦恼加倍。我从前常常看见这位金发美人儿同那位褐发女孩一起游戏，后者尽管说不上美，不错，我虽然年龄大得多，也同她们一起在田间和园里闲逛。两个都没有给我丝毫印象，我只记着一个女孩的名字，而把这名字错加在另一个女孩身上。现在我发现这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儿，那样过度地高兴，而另一个人却不知道被抛到世界上哪个角落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两位朋友差不多比那些忙碌的农人更早起身。为了愉快地见到客人，瓦列琳也同样及时醒来了。她料想不到，他们怀着什么心情来进早餐。威廉看得明白，莱纳多得不到褐发姑娘的消息，心情很难过，于是他把话题转到早些时候，转到游戏伙伴和他自己认识的场所，转到其他的回忆上头来，使得瓦列琳终于自然而然地想起往事，提到褐发姑娘，并说出她名字。

莱纳多刚听到纳荷丁妮这个名字，就完全想起了这个人；但是随着名字一起，那个请求者的形象又出现在眼前，具有无比的压力，使他不忍再听其

余的事情；瓦列琳怀着热烈的同情，讲述那个虔诚的佃户怎样被查封财产，放弃所有，被迫搬家，怎样靠在女儿身上，女儿只带着一个小小的行李卷。莱纳多快要晕倒了。瓦列琳讲得那么详细，可说是又幸又不幸，莱纳多几乎心碎了，多亏伙伴的帮助，才勉强控制住自己。

他们分手了，夫妇俩提出完全真诚的请求，希望不久再见，而客人们的允诺却半是伪装出来的。正如一个人遇到喜事，把一切都往好处想，于是瓦列琳最后也对莱纳多的沉默，告别时显然心不在焉的神情，而且急匆匆地赶路，也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她虽然是位能干农人的诚实温柔的妻子，却也克制不住几分快意，据她理解，这是她从前的庄园主对她的一种复活或者新生的爱慕之情。

经过这次不同寻常的事件以后，莱纳多说：“我们怀着这么美好的希望，竟然在近在咫尺的港口前面搁浅，我之所以对此聊以自慰，暂且放下心来，面对我的家人，是由于我在想，幸好上大指引您到我这儿来，您是位负有特殊使命的人，到哪儿去，为什么去，对您都是无所谓的。请您接受寻访纳荷丁妮这个任务，把有关她的消息传达给我。如果她幸福，我就满意了；如果她不幸，请您帮助她，费用由我负责。您不要有丝毫顾虑，千万别节省钱财。”

“不过茫茫大地，”威廉含笑说，“我该到哪儿去寻找呢？如果连您都没有准儿，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您听我说！”莱纳多答道，“昨天夜里，您瞧我这个面临绝望的人，措手无策地来回走动，千头万绪涌上我的脑海和心头，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老朋友，一位可敬的男子，他虽然没有直接教导过我，却对我青少年时期有过巨大影响。我本乐意请他作旅伴，至少是部分地区，可惜他莫名其妙地被那些奇妙的艺术和古董珍藏绊在家里，只能离开片刻时间。可是我知道这人交际极广，到处都保持着重要的联系；您赶到他那儿去，把我所讲的话告诉他，也许可以希望他本着他的敏感向您暗示某个地点或者可以找到她的一带地方。我在困境当中忽然想起，女孩的父亲属于虔诚教派，目前我是足够虔诚地面对道德的世界秩序，请求它这时大发慈悲，作一次有利于我的启示。”

“还有一点困难，”威廉答道，“有待解决：我把费立克斯安顿在哪儿？在这完全不确定的路程上，我不好带他同行，但也不愿他离开我，我总认为儿子在任何地方都不及在父亲身边成长得好些。”

“绝对不是，”莱纳多说，“这是父亲辈的一种好心肠的误会：父亲对儿子总是保持一种专制的关系，他不承认儿子有道德，反而喜欢他犯过失，所以老一辈的人爱说，‘英雄儿子变成无用的人’，我在社会上见得够多了，可以明白这种事情。幸而我们的老朋友对此可以给与最好的回答，我马上为您写封快信给他。几年以前，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对我谈了好些有关教育方面的事情，我只能把这当作是一种乌托邦，在我看来，这意味着真实图像下的一系列观念、思想、建议和意图，彼此自然有关，然而在事物的平常进程中几乎碰不到一起。不过，因为我认识他，因为他爱用形象来证实可能与不可能的事情，我就姑妄听之，而现在这对我们正好有用，他肯定会对您详细说明地点和环境，您可以放心交托您的男孩，从聪明的领导那儿获得尽善尽美的东西。”

他们这样交谈着策马前行，突然发现一座高雅的别墅，这是一幢具有庄重、典雅风味的建筑物，空敞的前厅，宽阔、幽雅的环境，四周林木森森，不过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一片寂静，看去却保持完整。入口处有个半老的男

子似乎正在工作，他们从这人口里得知，这儿是一位青年男子获得的遗产，就是他那不久前去世的高龄父亲遗留给他的。

在继续探询之下，他们得到说明：原来继承人惋惜这儿一切都太完善了，以致于他无事可作，然而坐享现成，又不是他的本色，所以他在山麓附近寻找一个地方，为自己和同伴建造苔藓小屋，类似猎人式的僻静住处。至于这位传达消息的人是谁，他们也听出来了，他是共同继承遗产的看守人，负责尽心维护房屋的整齐清洁，使得任何一个怀念祖父、干预祖父产业的孙子，会发现这儿的一切都和儿子离开时那样原封不动。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些时间，莱纳多沉思着说：人的特性是凡事愿意从头开始，男友答道：这点可以说明，也可以原谅，因为严格他说，每个人做事实是从头开始的。他又大声说：“既然没有人免除掉折磨过上一辈人的苦恼，难道我们能够责怪他们，不愿丝毫漏掉上一辈享受过的欢乐吗？”

莱纳多接口回答：“您鼓励我承认，除了我亲手创造的东西而外，我对任何东西实际上都不愿施加影响。我从不喜欢一个不是我从男童培养大的男仆，也从不喜欢一匹不是经我训练出来的马。由于这种特别的脾气，我也乐意承认，我不可抗拒地被引向最初的状况，我虽然旅游过一切高度文明的国度，接触到它们的人民，而我的上述感觉并不因此而变得迟钝，我的想象力越过大洋去寻求快感，在那朝气蓬勃的地区，有份迄今被忽视的家族产业使我怀着希望，把一项暗中决定、按照我的愿望而逐渐成熟的计划，终于加以实行。”

威廉答道：“我对此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这种思想，转到新的、不明确的地方去，本身就有种独特的、伟大的意义。我只情求考虑一点，就是这样一种事业只能使得全体成功。您到那边去，据我所知，那儿已经有您的家族产业；我的同伙怀着同样的计划，并且已经移民到那里去了，您同这些审慎、聪明和强健的人联合起来吧，对于双方来说，事业一定因此而变得容易一些，并得以不断扩展。”

两位朋友在谈话中到达他们应该分手的地方。他们坐下来写信；莱纳多介绍他的男友给上述的奇特的男子，威廉则把新交好友的情况转告会社社员，因而也就义不容辞地写封介绍信，他在信的末尾也介绍他同雅尔诺讨论过的事，再一次说明理由，为什么他希望尽快解除那令人难堪的条件，要他作永恒流浪的犹太人。

在交换信件时，威廉情不自禁地再次劝男友把某些考虑放在心上。

他说：“处在我的地位，我认为最值得接受的委托，就是免除您这位高尚男子心情的不安，同时把一个人从假设的困境中拯救出来。人们可以把这样一个目标看作是导航星，纵然中途会出现或碰到什么意外，亭前可是预料不到的。不过我毋庸否认，您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如果您不是一个不轻易许诺的汉子，我就会要求您允许，不必再见那个您这么重视的女人，只听我报告她的情况安好，您就可以满足了，但愿我真正发现她幸福，或者我能够促进她幸福。不过因为我既不能也不愿使您许下诺言，那么，我凭着您觉得高贵和神圣的一切，恳求您为了您自己和您的家人以及我这个新交朋友的缘故，不找任何借口，去接近那个失踪的人，不要求我详细说明甚而说出我找到她的地点，以及我让她自由活动的地方。您只须听信我的话，她的生活安好，您就可以解脱和放心了。”

莱纳多含笑答道：“您帮我这个忙，我会感谢的。至于您想要怎么做，

或者能够怎么做，完全听凭您自便。您让时间，理智，也许还有理性对我作出决定好了。”

“请您原谅，”威廉说，“可是，知道那种爱好以什么样的古怪方式，暗中在我们身上滋生的人，如果他预见到，一个朋友可能希望的东西，就是在他的处境和关系中一定会给他带来不幸和思想混乱的活，必定会感到害怕。”

“我希望，”莱纳多说，“一旦我知道女孩生活幸福，我就摆脱她了。”
两个朋友分手，各奔一方。

第十二章 威廉在收藏家的家里。

经过一段短短的舒适路程，威廉来到信中注明的城里地方。他发现市街热闹，建筑完美；不过从它新的外表看，显然不久前一定经受了一场火灾。信上的住址指引他到最后一小部分幸免于难的城区，他来到一所具有古老、庄严的建筑形式的房屋面前，房屋却保持着完整和清洁的外貌。暗淡的窗格玻璃，巧妙地装配起来，预示内部具有悦目的绚丽色彩。内部也果然这样和外部互相适应。在清洁的房间里，到处都有器具，它们大约已经为几代人服务过，其中混入少些斩东西。房主人在一间有同样装饰的房间里友好地接待他。房里这些时钟曾经报过好些诞生和死亡时刻，而周围陈列的东西在提醒人们，过去也可以过渡到现在来。

来客交出他带来的信，收信人却没有拆开，而是把信放在一边，试图在愉快的谈话中直接认识客人。不久他们就熟悉了，威廉一反平常习惯，用观察的目光在房内四周扫射，善良的老人说：“我的环境引起您的注意。您瞧这儿，东西可以保留多久；我们必须看出，这儿的的东西可以抗衡社会上迅速变换和变化的东西。这把茶壶曾为我的父母服务，是我们傍晚家庭集会的见证；这扇铜制的壁炉屏障一直保护我不受火的，这把陈旧的大火钳是用来拨火的，一切东西都各有用处。我之所以能够把兴趣和活动转到许许多多对象上，是因为我不再去留心那些夺去人们时间和精力的外部需要的变化。亲切地注意一个人的占有的东西，就使得这人富有，因为他由此而积累对寻常事物的珍贵回忆。我认识一个青年男子，他在分别时窃取了心爱的姑娘一枚别针，天天用来别住垂胸的领带，经过多年的长途旅行以后，又把这个爱不忍释的宝物带了回来。对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这大约算得上是一种道德吧。”

威廉答道：“有些人多半也从长远的旅行中带回一枚刺心的针，也许他宁愿甩脱它呢。”老人似乎对莱纳多的处境毫不知情，虽然他此时已经拆读了信，他又回到方才的思考上。“坚持所有，”

他接着说，“在好些场合给我们以极大的力量。我就多亏这种固执才挽救了我家的房屋。当城市燃烧时，有人也想劝我逃避。我禁止这么作，下令把门窗关上，同几位邻居一起抵抗火焰。我们的努力终于保存了城市的这片尖角。第二天早上，我这儿的一切东西依然如故，就和它们差不多保存了数百年那样。”——“话虽如此，”威廉说，“您会向我承认，人总不能违抗时代产生的变化。”——“自然，”老人说，“不过保持得最久的人，也作出了一些成绩。”

“我们甚而能够保持和保证事物超出我们的生存以上；我们流传知识，传送思想，就好比这是产业一样，因为我主要是注意后者，所以我长期以来特别小心，想出独特的预防措施，不过到了晚年我才能够目睹我的愿望实现。”

“平常总是儿子分散父亲收集的东西，他也收集一点别的的东西，或者采用别的方式。如果我们可以等候新的孙子一辈到来，那么，同样的爱好，同样的意图又会出现。后来我终于感谢教育界朋友们的细心谨慎，获得了一个能干的青年男子，他尽可能保存更多的传统所有物，超过我本人，同时对奇妙事物感到有种强烈的爱好。他通过刻苦的努力，完全赢得了我的信任，他居然成功地保护了我们的房屋不受火灾；他双倍和三倍地配有这儿的珍品，我打算把所有权让给他；不错，珍品已经归他了，从这时起，我们的储存惊

人地增加。”

“不过，您在这儿所见到的东西并非完全都是我们的。这情形就和您在当铺主人那儿看见的珠宝那样，我可以向您说明，我们这儿的部分珍品是别人在不同情况下，为了保存得更好一些，寄存在这儿。”威廉想起美妙的小匣，他反正不愿在旅途跋涉中带在身上，于是就情不自禁地把它交给朋友看。老人仔细观察一番，确定制造此匣的可能时间，出示某种相似的东西。威廉问道，是不是可以打开瞧瞧。老人不同意。“我虽然相信，不用特别损毁匣子就可以打开，”他说，“然而它是您由于奇妙的偶然机会而获得的，您应当在这玩意儿上面考验您的运气。如果您天生幸运，而这个匣儿具有某种意义，那么，碰巧开匣的钥匙就会出现，而且偏偏是在您意料不到的地方。”——“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威廉回答。——“我自己曾经经历过一些东西，”老人说；“现在您看看面前这个十分奇妙的东西。三十年来，我就藏有这个身体和头脚由整块象牙制作的耶稣受难像，这个物体及那无比光辉的艺术，都仔细保存在十分贵重的小盒里，大约十年以前，我得到所属的十字架连同铭文，我不揣冒昧，去找当代一位最灵巧的雕刻家给它配上手臂；然而这位好人与前人相比，相差得多远；不过暂且保留，多半用以启发思考，而不是欣赏艺术上的功夫。”

“您想我有多高兴啊！不久以前，我得到真正原来的手臂了，您瞧这儿配合得完全天衣无缝，我受到这种巧合的鼓舞，不禁在这上面看出基督的命运，尽管它不断遭到解体和分散，后来总归要在十字架上重新会合起来。”

威廉惊叹这雕像及其奇妙的接合。“我将依从您的主张，”他补充说，“让匣儿锁住，直到钥匙出现，哪怕等到我的生命终结。”——“谁活得长久，”老人说，“就看见好些东西集合，好些东西瓦解。”

年青的产业同伙刚刚跨进屋来，威廉就说明他的意图，把小匣委托给他们保管。他拿出一本大书，把托存的财物登记上去，采用一些受人注视的仪式和条件，开出一张收据，收据上虽然注明对任何出示票据的人有效，但是只承认委托人与保管人约定的特殊记号。

等到一切手续办完以后，老人才考虑信件的内容。首先商量怎样安顿可爱的费立克斯，老年朋友这时并不转弯抹角，而是直接说出一些作为教育基础的准则。

“手艺必须走在一切生活、一切行为、一切艺术的前面，它只有在一定限度以内获得。真正领会和从事一种手艺，比作百种手艺的半瓶醋，给人以较高的教育。我指点您去的地方，那里的人。把一切活动都予以分类；学生每步都受到考验，人们由此看出，他的天性究竟向何处追求，尽管他本着分散的愿望，时而朝这边，时而又转向那边。智慧的男子让男孩在他手下找到适合于自己的东西，他们缩短弯路，一个人若走弯路，就极容易迷失他的使命。”

“然后，”他继续说，“我可以希望，有人会从这个美好建立起来的中心点，指引您可以找到那个善良姑娘的道路，她居然给令友以这么特殊的印象，使他出于道德上的感情和思考，把一个无辜和不幸人儿的价值提高到这种程度，竟自把她的存在视作自己生活的目标和鸽的。我希望，您能够使他安心，因为天道有千百种方法拯救失陷的人，扶起屈服的人。我们的命运有时候就象冬天的果树。有谁从这可悲的外表会想到，这些僵硬的枝干，尖角的细杈，在来春又会发芽、开花，然后结果呢；可是我们希望它这样，也知

道它会这样。”

第二卷

第一章 教育省——敬礼形式——歌唱作为教基础——三重敬畏说——三种宗教。

漫游者按照规定的路程走去，幸运地找到省区边界，他们将在这省内经历到一些奇怪事情；他们刚一入境，立即发现无比肥沃的地带，平缓的坡地宜于农作，较高的山岗上宜于牧羊，广阔的山谷平地上宜于畜牧。正面临着收获季节，一切都显得丰盈充实，不过他们立即觉得奇怪的是，他们既看不到妇女，也看不到男子，只看见男童和小伙子们忙碌着，在高高兴兴地筹备丰收节。他们向人逐个地打招呼，打听上级在哪儿，可是没人知道住址。他们信上的地址只是：“面交头领或三老”。男童们对此也莫明其妙，他们指点询问人去找管事的，这人正要跨上马去；他们说明来意；费立克斯的坦率态度似乎使他高兴，于是他们一起骑马朝大路走去。

威廉已经注意到，这群青少年和儿童的服装在样式和颜色上各不相同，赋给他们一种特殊的外貌，他正想询问这个伴随者，可是一种更奇怪的现象引起他的注意：所有的孩子，不管在忙碌什么，都放下工作，以特别的、各种不同的姿势，转身朝着从面前走过的人，这倒也容易推测，他们是在问候上级。最年幼的孩子把手臂交叉放在胸前，愉快地仰望天空，中等的孩子把手臂反剪在背后，微笑着俯视地上；第三类大孩子则挺直而勇敢地站着。手臂下垂，头朝右边，排成一行，不是人们刚见到他们时那样，分散在每个地方。

接着他们就停止前行，走到方才许多孩子按各种方式排列、受管事检阅的地方，威廉询问这些姿势有什么意义。费立克斯愉快地插嘴问：“我该采取哪种姿势呢？”“无论如何，”管事回答，“首先是手臂放在胸前，认真愉快地朝上看，不得转移目光。”他听从吩咐，可是不久就叫道：“这并不使我特别满意，我在那儿上面什么也瞧不见，要瞧很久吗？啊，有啦！”他高兴地叫，“有几只苍鹰从西飞到东，这大约是一种好兆头吧？”“你接受什么东西，要看你的态度如何，”管事回答；“现在参加到他们当中去，和他们混合在一起。”他做了一种手势，孩子们离开原来地方，去继续干活儿，或者照旧游戏。

威廉接着问：“您愿意和可能把我在这儿感到惊奇的東西解释一下吗？我看得出来，这种姿势，这种态度是迎接您的敬礼。”“完全不错，”对方回答，“一看到这种敬礼，我立即明白，男孩当中每个人所受教育的程度。”

“不过您是否可以对我说明一下教育的顺序？”威廉又问，“因为一个人的情况可以一目了然。”“说明这事，那属于比我高级的人了，”对方回答，“不过我可以保证，这不是毫无意义的做怪相，其意义是给孩子们一种虽然说不上是最高级的、却是易懂的指导，但是每个人都必需私下记在心里，认定告诉自己的事情都是好的，关于这方面，他们既不许同外人瞎谈，连彼此间也不行，这个教导就这样经过数百次修改。再说，秘密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总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人，一切要由什么来决定，那么，他就会想，话内没啥意思。某些秘密如果要公开，也就必须用隐瞒和沉默来证实对它的尊重，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养成羞耻感和良好的道德。”我懂得您的话，”威廉答道，“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物质事物中这么必要的东西也在精神上加以

应用呢？不过，也许您可以在别的关系上满足我的好奇心。孩子们衣服样式和颜色的多种多样，引起我注意，可我看见的不是所有的颜色，而只是几种颜色的分级，就是从最浅的，到最深的颜色。最小的和最大的男孩混合一起，既然在式样和颜色上可以相同，可是穿着这种服装，同样做出的姿势彼此却不一致，因此，我看在这一点上不可能都反映出任何年龄和成绩所处的阶段。”“有关这一方面，”伴随者回答，“我也无可奉告，也许我准是搞错了，还是等您把您希望知道的一切弄清楚以后，我们再告别吧。”

现在他们去追寻头领的踪迹，以为是可以找得到的，可是有点必然引起外来者的注意，就是他越是深入内地，一种悦耳的歌声不断迎着他们传送过来。他们发现无论男孩们在着手什么，或者干什么活，他们总是在唱歌，而且听来歌词与干的每种活特别相适应，到处都是同样的情形。如果许多个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就轮流伴唱，傍晚时候也有人跳舞，他们的步伐在合唱的配合下显得节奏分明，富有活力。费立克斯从马上下来，加入合唱，也相当不错，威廉对于这种使这一带地方充满活力的娱乐活动感到满意。

“也许，”威廉这样对同伴说，“你们十分注重这样的课程，不然的话，这种技能不会这样普及和完善。”“的确这样，”对方答道，“歌唱在我们这儿是教育的第一步，其他的东西都跟在后面，并由此得以联系起来。最朴素的享受与最简单的教导，在我们这儿都通过歌唱来赋以生气而使人立即铭记在心，不错，甚而我们流传的宗教和道德信条也通过唱歌的途径来传播，其他种种益处都同培养自觉的目的立即密切联系起来，因为我们训练孩子发出声音时，教他们用符号写在黑板上，根据这些符号，接着唱谱，然后把歌词填进去，这样他们就同时训练手、耳和眼，出人意料地较快达到准确工整的书写，因为最后这一切都必须根据准确的度量单位和精确规定的数字来进行和模仿，所以，他们掌握起测量术和算术来比用任何其他方式要快得多了。因此我们在一切设想中，选择音乐作为我们教育的基础部分，因为由音乐开辟出来的条条道路，可以通向各个方面。

威廉还想多了解一些事情，他不隐瞒自己感到奇怪，怎么完全听不到器乐的声音。“我们这儿没有忽视这个，”对方回答，“不过是限定在一个特别区域里，在最迷人的山谷里练习；那儿对此作了安排，就是各种乐器在分散的地方由人教导。特别是初学者发的难听的噪音只许在某些隐蔽地点，以免有人听了失望；您自己也得承认，在秩序井然的市民阶级社会里，几乎没有比听到邻居初学吹笛和拉琴所发出的杂音更令人苦恼难受的了。”

“我们的初学者出于自身的令人赞美的思想，不想干扰任何人，自愿或长或短地在荒野里隔离一些时间，勤苦学习，好取得成绩，然后去接近居民社会，因此时有人得到允许去试一试，而且极少失败，因为在这样的组织里和在我们其他的组织里一样，很讲究知耻和自励。恭喜令郎有一副好嗓音，这使我由衷地高兴，其他的事情，办起来就更容易了。”

现在他们来到一个地方，费立克斯要留下来，接受环境的考验，一直等到他们通知正式录取他为止，他们已经听见从远处传来愉快的歌声，这是一种游戏，这次是男孩们在尽情享受庆祝活动。这时响起一阵大合唱的歌声，一大圆圈里的每个成员都高兴、响亮而积极地唱着，完全服从指挥的示意。指挥却常常使唱歌者感到意外，就是他发出信号中断合唱的歌声，用指挥棒指挥个别参加者，要求他立即单独用合适的歌曲来配合逐渐减轻的声音，同时与浮现在眼前的意识相一致。绝大多数人已经表现得很灵活了，少数不能

掌握技巧的人，就心甘情愿地交出他们的罚物，而不受到嘲笑。费立克斯够孩子气的，立即参加到他们当中，还勉强唱得过去。此后他掌握了第一种敬礼；他立即把手放在胸口上，眼睛朝上望，却带着调皮的神情，让人看得出来，这时他还没有领悟那种秘密意识。

舒适的地方，良好的接待，快活的伙伴，这一切使男孩十分惬意，他眼看父亲离开，也不特别觉得难过：倒是他目送被牵走的马匹几乎更心疼一些，不过他接受指示而安心下来，因为他听说，他不能把马留在本区，人们对此答应他，纵然得不到原马，他将出乎意外地再找到一匹相同的、活泼而训练有素的马。

因为找不到头领，于是管事说：“我要离开您，去办我的事情；但是我想带您去见三老，他们在主管圣物，您的信也到了他们手里，他们三人一起就代表头领。”威廉早就希望提前知道圣物的情形，但对方答道：“三老为了报答您的信任，把令郎委托给我们，将本着明智和公正的原则，一定向您透露必要的东西。我称为圣物的那些可见的崇敬物，是封闭在一个特区里，不同任何东西混在一起，也不受任何东西的干扰，只在一年的某些时候，让学生们根据所受教育的程度走进那儿，以便在历史上和感情上受到启发，因为他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以在履行其义务的时间里就会尽心尽力。”

这时威廉站在被高墙包围的山谷森林的大门口，有扇小门接到某种信号后就自动打开了，一位庄重、体面的男子出来接待我们的朋友。他置身在一个宽大、美妙的绿色空间，各种高低不同的树木荫蔽着，通过这又密又高的天然花木，依稀辨别出雄伟的围墙和堂皇的建筑物；他受到陆续到来的三老的友好接待，他们终于交谈起来，这时每人各抒所见，然而我们只能扼要地概括这次谈话的内容。

“因为您把令郎委托给我们，”他们说，“我们有责任让您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方法。您已经见到了一些外部的现象，这不能使您马上理解；您想首先知道什么呢。”

“我看到了郑重的、但古怪的敬礼姿势，我希望知道它们的意义，在你们这里，外部的形式一定和内部的含义有关，相反，也是这样；请让我知道这种关系。”

“出身高贵的健康孩子，”对方答道，“随身就带来许多天赋；大自然赋给了每人一生所需的一切；我们的义务是发展这种天赋，当然，它往往也会自发地发展得更好一些。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然而它却是使人在各个方面之所以成为人的关键。要是您自己知道是什么，就请说出来吧。”威廉思索一会儿，就摇摇头。

三老经过郑重的踌躇后，大声说：“敬畏！”威廉惊呆了。“敬畏！”对方重复一遍。“所有的人都缺少这个，也许您自己也缺少吧。”

“您看见了三种姿势，我们传授三重敬畏，把它们加起来，就形成一个整体，这样才达到最高的力量和效果。第一种是敬畏在我们之上的东西。那种姿势是：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愉快的目光朝着天上，这就是我们教给未成年的孩子们的东西，同时要求他们证实，有个神在天上，他反映和显示在父母、师长、上司当中。第二种是敬畏在我们之下的东西。双手反剪在背后就象被缚住一样，目光微笑地下视，这说明要幸福而愉快地注视大地；它是给予食物的地方；它赋予我们非常多的快乐，但也带来过分的苦恼。如果一个人不论自己有无过错，肉体受到损害，如果别人故意或者无意伤害他，如

果尘世的无意志者给他增添了一种痛苦，他就会考虑到这一点：因为这类危险伴随着他整个一生。当我们确信，这种程度的教导对他产生了足够的影响，我们就尽快把我们的学生从这种姿势中解脱出来：然后我们鼓励他振作起来，面对伙伴，向他们看齐；这时，他就会坚强勇敢地站立着，而绝不会孤单地自顾自地站着；他只有和同伙团结起来，才能同世界相抗衡。此外，我们不知道还可以补充点什么了。”

“我明白了！”威廉答道，“人群之所以糟糕，就因为他们只喜爱乱想和乱说的环境；凡是投身在这种环境中的人，很快就对上帝冷淡，鄙视世界，而仇恨同类，真正的、诚实的、不可缺少的自信，却毁于自大与傲慢之中。尽管如此，”威廉继续说，“请您允许我提出唯一的一点异议：难道说，人们不是历来就把野蛮民族畏惧强大的自然现象以及其他不可解释、预感重重的事件当作萌芽，而一种更高级的感觉、一种更纯洁的思想即由此而逐步发展起来吗？”对方接口答道：“畏惧也许是天性，但敬畏不是，人们畏惧某种已知或未知的强大东西，强者试图战胜它，弱者试图躲避它，两者都希望摆脱它。如果人们短时间把它排除掉，如果他们的天性又有点儿恢复了自由和独立，于是他们自己就觉得幸福。自然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千百万次地重复这种活动，他从畏惧争取到自由，又从自由被赶入畏惧，始终踏步不前。感到畏惧是容易的，但是难受的；怀着敬畏是困难的，但是舒畅的。人不乐意下决心去敬畏；或者说，他从不决定那样作；因为这是一种较高级的意识，是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只有在特殊受惠者的身上才自动发展起来，所以人们历来就把他们当作圣人，当作神。所有真正宗教的尊严和事务就在这儿，根据所崇奉的对象来看，实际上也只有三种宗教。”

男士们暂停谈话，威廉默默沉思一会儿，因为他内心感到自己无法解释那些古怪话句的意尽，于是他请求尊敬的对方继续讲下去，对方立即满足他的愿望。他们说：“没有一种建立在畏惧上的宗教会在我们当中受到重视。至于人怀在心里的敬畏，在他崇奉时，也保持着自己的荣誉，他不象在畏惧的情形下，心里发生矛盾。建立在敬畏我们之上的东西的宗教，我们称作**人民的宗教**，它是广大民众的宗教，是从低级畏惧中最初幸运地脱离出来的，一切所谓异教的宗教都属于这一种，尽管它们有各种不同的名称。第二种宗教，即建立在敬畏我们的同类之上的，我们称作**哲学的宗教**，因为站在中间的哲学家，必须把一切较高的东西向下拉到自己身边，把一切较低的东西向上拉到自己身边，他只有处在中间位置才配赢得哲人的称号。由于他洞悉对同类的关系，也就是对全人类的关系，以及对所有其余尘世环境的关系，——不管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所以从宇宙的意义上看，他才单独生活在真理中。现在轮到谈第三种宗教，即建立在敬畏我们之下的东西的宗教，我们称它作**基督教**，因为在基督教中这样的思想显示得最多；这是人类可能和必须达到的最后东西。不过这里需要的是，不仅让大地位于我们之下，并引以为更高级的出生地，而且承认卑贱与贫穷，讥嘲与蔑视，耻辱与穷困，痛苦与死亡是神圣的，甚至于不把罪孽与犯罪当作阻碍，而当作促进神圣事业来崇尚和喜爱。关于这方面，固然一切时代都有如此迹象，但迹象并不是目的，一旦这种目的达到，人类就不能再回头了，人们可以说，基督教既然出现了，就再也不会消失，因为它既然体现为神圣，就再也不会解体了。”

威廉问道：“你们特别信奉上述宗教当中的哪一种呢？”对方答道：“三种都信奉，因为它们合在一起才成为真正的宗教，从三重敬畏产生最高的敬畏，这就是对人自身的敬畏，那三重敬畏再次从这种敬畏发展起来，于是人就达到他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他可以把本身当作是神和大自然所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不错，他可以停留在这种高处，而不会被自高自大和唯我独尊再拉入下流中去。”“这样一种信仰，而且用这种方式来发挥，倒不使我感到奇怪，”威廉说，“这同人们在生活中到处听到的东西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把别人分开的东西，却使你们联合起来。”他们接着答道：“这种信仰已经被世界上大部分人表示出来了，只是不自觉的罢了。”

“怎么的？在哪儿？”威廉问。“在信条里！”对方大声答道，“第一条就是人民的，属于所有的人民，第二条是基督教的，为了同痛苦作斗争和在痛苦中受赞扬的人，最后第三条是说一个受到鼓舞的圣徒团体，这就是：最高级的好人和哲人。这三种神圣人物，在他们的形象和名字下已经表白出了这样的信念和指望，难道说，还不能公正地算作最高的统一吗？”

“我谢谢，”威廉说，“你们愿意对我这个成年人——其实我对三种思想并不觉得陌生——把这个道理讲得这么透彻和连贯，如果我这时回想一下，你们把这种崇高教义先作为感性标志，然后用一些象征性的类比传授给孩子们，最后才向他们进一步作这种最高深的解释，我不得不表示高度的赞成。”“完全正确，”对方答道，“然而您还得知更多的东西，您才会确信，令郎是在最好的人手里。不过这件事情留待明早再谈吧；现在请您好好休息，消除疲劳，明天一早才好愉快而精神饱满地跟随我们进入内部。”

第二章 山谷森林中的圣物——从《旧约》和《新约》 取材的连环画廊。

这时我们的朋友在长老的引导下，穿过堂皇的大门，进入一间圆形的或者说八角形的厅堂内，四壁彩绘纷呈，琳琅满目，使来客惊讶不已。他不难理解，他所见的一切，一定都有重要意义，虽然他还不能把这个马上弄清楚。他正打算询问伴随者，对方请他从旁踏进一带长廊，长廊的一边敞开，环绕着一座繁花盛开的大花园。可是长廊的墙壁比这媚人的天然花卉更吸引他的眼睛，因为墙壁上全有彩绘，来客没有在墙边停留多久，就发觉以色列入的圣书给这些画像提供了素材。

长老说：“这儿就是我们传授那种宗教的地方，为了简便起见，我向您把它称作人民的宗教。它的内容出现在世界史上，它的外形则出现在一些事件中。只有以全体人民的命运重演为例才会理解这种宗教。”

威廉说：“我看得出，你们尊重以色列民族，把他们的历史作为表现的基础，或者说，你们把它作为表现的主要对象。”老人答道：“所见不差，您就会看到，在柱脚和中楣上既表现出同时的，也表现出同义的情节和事件，因为具有同样意义和说明同样东西的消息出现在所有的民族当中。因此，您在这儿就瞧见亚伯拉罕 在主要地位上受那化身为英俊少年的众神的访问 阿波罗 出现在中楣上方阿德梅特的牧童当中；从此我们可以学到，如果诸神出现在凡人面前，那么，他们通常总是混迹在人群当中，不让人认出来。”

观察者继续前行，威廉发现自己多半熟识的对象，不过比平常所见的，表现得更主动、更有意义。对于少数东西，他请求予以说明，这时他忍不住再次提问，为什么在所有民族历史中特别选中以色列的。长老接口答道：“在所有的异教宗教中，以色列的宗教同样属于这一种，它有巨大的优点，我只想举出几点。在民族宗教的裁判席前，也就是在人民之神的裁判席前，并不问它是不是最好、最优秀的民族；而是问它是不是世代延续而保持至今。以色列民族从来就不大中用，正如他的首领、审判员、管理员，先知千百次所责备的那样，他没有多少道德，却具有别的民族的绝大多数缺点，然而在独立、坚定、果敢上，纵然这些都不再作数，至少在坚韧上是罕有其匹的。为了世世代代颂扬那和華的名字，他是世界上最顽强的民族，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还是这样。因此我们把他作为模范形象而列出来，作为主要形象，而让其他的形象仅仅作陪衬。”

“我同你们争辩是不礼貌的，”威廉说，“因为你们是能够教导我的。我请你们再把这个民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历史，他的宗教的其他优点告诉我吧。”“一个主要优点，”对方答道，“就是卓越地收集他们的圣书。它们巧妙地汇合在一起，排除诸多奇异已极的部分，似乎成为浑然一体。它的完整足够使人满足，它的残缺不全足够使人激发，其中的粗野足够使人昂扬，其中的柔和足够使人平静；至于其他直相对立的性质，在这些书中，或者说这本书上无不具备！”主要形象的顺序以及伴随在上下方的较小形象的关系，使得客人不断思考，他来不及倾听伴随者的重要提示，伴随者似乎想转移对方的注意力，不让对方被对象吸引住。于是他趁机说道：“以色列的

《旧约》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

根据希腊神话：阿波罗神曾作帖撒利国王阿德梅特的牧童。

宗教还有一个优点，我得在这儿提一下，就是它不让它的上帝体现在任何形象中，因而让我们自由地赋予他一种高贵的人的形象，与此对立的，是用动物和怪物来标志拙劣的偶像崇拜。”

这时我们的朋友在穿过厅堂的短暂漫步中，再把世界史揣摩一番，他对于事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比如他通过图像的联系，通过伴随者的反省，产生了好些新的观点，他十分庆幸，费立克斯通过这样一种高尚的感性的展示，应当在他整个一生中把那些巨大、重要、具有模范意义的事件，当作真实而据为己有，仿佛它们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身旁一样。他最后只是用孩子的目光来观察这些图像，在这意义上，他对此感到完全满意，漫步者慢慢达到悲惨、混乱的时代，最后达到城市和庙堂的毁灭，达到凶杀，流放，达到这个顽强民族的大量民众沦为奴隶。这个民族以后的命运都用聪明的方式作了寓意性的介绍，因为对此作历史的如实的描绘则超出高尚艺术的界线了。

这时，他们穿过的长廊到此突然中断，威廉惊异地看到了尽头。他对导游说：“我觉得在这历史进程中有个漏洞。他们把耶路撒冷庙堂摧毁了，把人民驱散了，却不提到那位神圣的男子，他不久以前还在那儿传教，不久以前还没有人愿意听他。”

“如果按照您所要求的那样做，也许会是一个缺点。您所称的那位神圣男子的生活与他的时代的世界史没有关系，那是一种私人生活，他的教义是一种为个别人的教义。至于民众及其成员公开遇到的东西，是属于世界史的，是属于世界宗教的，也就是我所称的第一种宗教的。至于个人内心遇到的东西，是属于第二种宗教，即哲人的宗教的；当基督还在周游世界时，他所传布的就是这种宗教。所以在这儿外部的东西结束了，现在我要向您透露内部的东西。”

一扇小门开了，他们走进一条相似的长廊，威廉立即看出这是第二部《圣经》中的图像。它们与第一部中的图像不同，似乎出自另一人之手：一切都显得柔和一些，形象，动作，环境，光线和色调无不如此。

他们从一部分图像前走过以后，伴随者说：“您在这儿既瞧不见行动，也看不到事件，而只瞧见奇迹和比喻。这儿是一个新的世界，一种与前者不同的新的外观和一种前者完全缺少的内涵。一个新世界通过奇迹和比喻显现出来。前者使平常的东西成为非常，而后者则使非常的东西成为平常。”“请您同意把这几句话对我解释得更详细一些，”威廉说，“因为我觉得自己不能够办到这点。”“您具有一种天赋的、而且深刻的辨别力，”对方答道，“有不少实例将很快地向您说明。没有什么东西比吃和喝更平常、更普通的了，相反，不平常的是把一种饮料高贵化，把一种食物复杂化，使得难以供大众享用。没有什么比疾病和肉体残缺更平常的了；但是用精神的或者类似精神的方法来消除和减轻它们，就是非常的了，正是由此而产生奇迹的神妙，使得平常的与非常的东西，可能的与不可能的东西合而为一。在比喻和寓言方面则相反：在这儿，意义、理解、概念是崇高的，非常的，不可企及的东西。如果这个意义体现在普通的、平常的、易懂的图像上，使它生动地、活灵活现地对着我们走来，让我们把它据为己有，而抓着它，握紧它，同它也象同我们的同类一样交往，那么，这也是一种第二奇迹，可以公平地与第一种并列，也许甚而比前者更受到优待。这儿就说出了生动的教义，不引起争执的教义；这不是关于正确与错误的意见，这是正确或错误互不矛盾的自身。”

这部分长廊要短一些，或者说，它只是内院周围的第四部分。如果人们只是漫不经心地打从第一部分走过，那么，他们却乐意在这儿留连；他们乐意走来走去地瞻仰。对象并不怎么惹人注目，也并不显得多种多样，然而却更吸引人去探索那深刻而隐藏的意义。两位漫步的人也从长廊的尽头转回来，这时威廉表示一种怀疑：为什么这儿只到晚宴，只到夫子与他的弟子们分手为止。

他问故事的其余部分在哪儿。

长老答道：“我们在每堂课中，以及在一切传授方面，凡是能分类的，我们都十分乐意予以分类；只有这样，才在青少年心里产生重要事物的概念。生活总是把一切东西掺杂和混合起来，于是我们在这儿也把那位优秀男子的生活完全与他的结局分开。他在生活中表现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这个用词希望与您不抵触——表现为一位最高意义上的哲人。他牢牢地站稳立足点，他毫不动摇地沿着他的大道前进，这期间他提拔卑贱者，让无知者、穷人和病人分享他的智慧，他的财富，他的力量，似乎与他居于平等地位，不过另一方面，他不否认他的神的来源，他敢于与神平等，甚至于宣布自己是神。他从青年时候起，就以这种方式使周围的人吃惊，赢得其中一部分人赞成他，又激起另一部分人反对他，他指示一切凡是想在教义和生活上达到某种高度的人，可以向世界期待什么。这么一来，他往来行道比他的死，对于人类中的高贵部分更有启发和益处，死的考验是任何人所难免的，而往来行道则只有少数人才能胜任。为了略过从这种思考中所得出的一切，只请您观察晚宴的动人场面。哲人在这儿也和平常一样，完全有意让他的门徒孤零零地留下，这时他照顾好人，同时还和他们一起给一个叛徒饭吃，这个叛徒将使他和好人们一起毁灭。”

长老说这些话时打开一扇小门，威廉发现自己又回到先前入口的厅堂里，简直楞住了。他大约觉察出来，他们这时已经走遍了院子的整个范围。“我想，”威廉说，“你们会把我带到尽头的，却又把我带到了起点来。”“对于这一回，我没有什么可以指点您的了，”长老说，“我们不让我们的学生看见更多的东西，也不对他们讲解更多的东西，一切都是您直到现在所浏览过的，外部的一般肚俗的东西，要教给每个青少年，内部特别具有精神和热情方面的东西，则教给相当审慎地培养起来的人，其余每年开放一次的东西，就只能传达给我们遣走的人。那种最后的宗教，即从敬畏我们之下而产生的宗教，那种对于讨人厌恶、令人憎恨、让人退避三舍的东西的崇敬，我们只是当作装饰一样给与每人带到世上去，让他知道，当他感到这种需要时，可以在哪儿找到。我邀请您过了一年以后再来，参观我们的全民的节庆，并看见令郎有了多大的进步，随后我们也将向您透露痛苦的圣物。”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威廉说，“你们既然把这位神圣男子的一生当作教育和模范形象展示出来，为什么不同样把他受的苦难，他的死亡作为崇高的忍受的模范强调出来呢？”“无论什么情况，”

长老说，“我们都下会从这儿搞什么秘密，我们不过是给那种苦难蒙上一层薄纱，这正是由于我们对它的高度崇拜。我们认为把那拷问的刑架，把钉在上面受苦的圣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得天日无光，这是该死的无耻行为。邪恶世界强要对天演出这场惨剧，用神圣心灵深处隐藏的深深的痛苦

秘密来表演，来戏弄，来点缀，直到这无上高贵的东西显得卑下和无聊才肯罢手。这一次只说这么多了，好让您对令郎放心，而且完全相信，您以某种形式按照希望，使他或多或少地受到教育，您和他再见面时，他一定不会显得头脑糊涂，动摇不定。”

威廉踌躇片刻，这时他细看前厅中的图像，希望对方把它们的意义解释给他听。长老说道：“这个，我们也留待一年后再对您补充。我们在给孩子们授课期间，不让外人参加，不过以后请来听讲，我们最优秀的演说家认为讲解这些题材是有益的。”

他们谈话不久，听见有人在敲小门。昨天的那位管理员报告，他把威廉的马牵来了。于是我们的朋友向三老告别，三老送别时向管理员嘱咐道：“这位客人现在应当算作自己人，你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提的问题；他对于在我们这儿所见所闻的一些东西一定希望有人给他作些解释，至于限度和目标，我们都没有对你隐瞒。”

威廉自然还有一些问题存在，心里，他立即提了出来。他们骑马经过的地方，孩子们就象昨天那样站在那儿，不过他今天瞧见——虽然很少——这个或那个男孩没有向路过的管理员敬礼，没有放下工作抬起头来，而是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似地让来人过去。于是威廉询问原因何在，这种例外情形有啥意义？对方接着答道：“意义自然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对学生们施加的最严厉的处罚；他们被取消表示敬畏的资格，不得不表现为粗野而未受教化的人，不过他们尽力把自己从这种状态中拯救出来，而且很快就安于各种义务。但是一个年轻人如果执拗到底，不肯幡然悔改，那么，他就连同一份简明扼要的报告被送回父母那儿。凡是不学会服从规则的人，不管是谁，都必须离开这个地方。”

另一种景象，今天也和昨天一样，引起漫游者的好奇心；这就是学生服装在颜色和式样上多种多样，这儿似乎没有级别顺序的规定，因为敬礼不同的人穿着一样，而敬礼相同的人穿着两样。威廉询问这种表面上的矛盾的原因何在。对方答道：“这种矛盾是这么回事，因为它是一种探索男童本身心情的方法。我们平常虽然要求严格遵守制度，但在这种场合却允许某种程度的个性自由。在我们所储存的布料和镶边的范围内，学生可以任意挑选颜色，在适度的限制内，也可以选择形式和式样：我们仔细观察这种选择，因为从颜色上可以看出人的思想方式，从式样上可以看出人的生活方式。不过由于人性的特点，使比较精确的判断相当困难，这就是模仿的精神，结伴的爱好。一个学生很少看上某种还不存在的东西，多半是挑选某种已经熟识的东西，或者在眼前的东西。可是就是这种观察对于我们也不是无用的，因为通过这样的表面形式，学生们就归到这一派或那一派，他们就结成不同的团体，这么一来，就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思想感情，我们从而知道，每个人倾向哪里，他以什么人为自己的榜样。

“现在我们看到好些情形，心理倾向于普遍化，一种时装流行在所有人当中，任何排斥都挡不住统一的势头。我们试图用温和的方式来制止这种转变：我们用尽储备；不再自下这种或那种旧料，这样或那样过时的装饰，我们运送一些新的，好看的东西进去，我们用浅颜色和又短又紧的式样吸引活泼的人，用庄重的着色，舒适多褶的服装吸引言行审慎的人，就是这样，我们逐渐建立一种平衡。

“我们非常讨厌制服：因为它掩盖了性格，比任何别的装束更使上级看

不出孩子们的个性。”

在东聊西扯中，威廉到了省的边界，那儿就是根据老朋友的指示，漫游者应该离开的地点，以便向着原来的目标走去。

在分手时，管理员先说，威廉可以等着盛大的节日到来，到时，将用各种方式通知所有的参加者。这时全体父母都会接到邀请，并放那些熟练的学生到自由的、五花八门的生活中去，据说，随后他还可以随意进入其他的地方，在那里，根据自身的准则，在完善的环境中传授和完成个别课程。第三章 五十岁的男子。希娜莉对少校的爱——“剧院之友”——符拉非奥爱上美丽的寡妇。

很久以来，敬爱的读者就喜欢分段阅读，我们为了迎合这种习惯，先打算把下述的故事分成若干部分提出来，可是内在的联系，按照思想、感情和故事来看，却要求连续的讲述。但愿这样做能达到目的，而最后显示出来，这些似乎在孤立的事件中出现的人物，与我们已经认识和喜爱的人物，有极其密切的联系。

五十岁的男子

少校骑马进入了庄园，他的侄女希娜莉，已经站在外面通向府邸去的台阶上迎接他。他几乎认不出她，因为她又长大了，也更漂亮了。她飞快地向他跑去。他本着父亲般的思想把她按在胸前，然后他们一起急忙到她的母亲那儿去。

他的姐姐男爵夫人同样欢迎他，当希娜莉忙着去准备早餐时，少校愉快他说：“这次我可以简单扼要他说，我们的事情已经办完了。我们的哥哥高级元帅显然看出来，他没法对付佃户和管理员。他趁自己在世的时候，把财产转让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给自己保留的年俸自然是丰厚的；不过我们横竖可以答应他：因为就现在来说，我们已经得益不少，而将来则一切都归我们了。新的设施不久就会就绪。因为我目前在等待我的辞职得到批准，转眼又将面临繁忙的生活，这可以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带来显而易见的利益。我们放心地目睹我们的孩子怎样成长起来，要加快他们的结合，这取决于我们，也取决于他们。”

男爵夫人说：“这一切固然很好，不过我得向你透露一个秘密，这是我自己才发现的。希娜莉的心不再是自由的了；在这方面，你的儿子希望很小，或者完全没有希望。”

“你说什么？”少校叫道，“这怎么可能？我们费尽心力，经济上作了安排，这样随便钟情简直是对我们开玩笑！告诉我，亲爱的，是谁能够缠住希娜莉的心？事情居然恶劣到这种地步吗？或者也许只是一种匆匆的印象，不久能有希望消除这种印象吗？”

“你先得考虑和琢磨一下才对，”男爵夫人回答，这样更使得少校忍不住了。他的忍耐已达到极限，这时希娜莉同端着早餐的仆人进来，结果使这个可以迅速解开的谜又变得不可能了。

少校相信自己同刚才相比，现在是在用另一种目光看这个美丽的女孩。这情景好象是他在嫉妒那个幸运人儿，那人的形象居然能够深深地印入这么一颗美好的心里。他觉得早餐没有味道，其实他没有看出，一切完全按照他

最喜爱的方式准备的，正是他平常所希望和要求的東西。

希娜莉面臨這種沉默和呆滯情形，幾乎失去了本身的活潑天性。男爵夫人感到尷尬，把女兒拖到鋼琴邊去；然而她那富有風趣和充滿感情的彈奏，却難以博得少校的些許讚賞。他希望這個漂亮的女孩和早餐一起儘快從眼前離開，男爵夫人只得決定站起來，建議她的弟弟同她一塊兒到花園里去散步。

他們剛剛離開外人，少校就急不可待地重復方才提出的問題；姐姐略等了一會兒，就微笑着接口答道：“要是你想尋找她喜愛的那個幸運兒，你用不着遠去，他就近在眼前：她愛的就是你。”

少校十分驚愕，然後大聲說道：“這簡直是太不合時宜的玩笑，如果你打算以此勸說我一點什麼，這會使我真的感到尷尬和不幸。我雖然需要時間，從我的驚訝當中恢復過來，可是我一眼就預先看出來了，我們的關係將會由於這樣一種意外事件而被攪亂了。唯一使我安心的一點就是，這樣一種傾向只是表面的，那後面隱藏着自欺，一個真正的好心腸的人對這樣的失策，馬上會回過頭來的，或者是靠自己醒悟，或者至少得到明理人的一些幫助。”

“我不是這種看法，”男爵夫人說，“因為按照一切跡象來看，希娜莉胸中充滿的感情是非常認真的。”

“我真不敢相信，這樣一個天真自然的人兒會有這種不自然的想法，”少校回答。

“這倒也不是怎麼不自然，”姐姐說，“我回想自己年青時候，就曾經對一個比你年紀還大的男子懷有過熱情。你現在五十歲，這年紀對於一個德國人來說，還不算怎麼大，也許別的更活潑的民族老得早一些。”

“但是你憑什麼來證實你的猜測呢？”少校問。

“這不是猜測，是確信。詳情你逐漸會知道的。”

希娜莉來和他們作伴，少校感到自己違心地再度改變了態度。他認為她在場比以前更可愛、更有價值，她的態度似乎更加親切，他開始相信姐姐說的話。這種感覺使他舒服極了，儘管他既不承認也不允許它。希娜莉自然是可愛極了，在她的態度中，對心愛人兒的嬌柔羞怯，與對舅父的自然隨便，密切地結合起來：她確實愛他，而且是全心全意的。花園里充滿明媚的春光，少校目睹許多老樹重長新葉，於是也認為自己的春天可以重返。試問，誰有這樣一位嬌媚動人的姑娘站在面前而不受到引誘呢？

他們一塊兒度過了白天，也感覺到家里的老老少少都非常高興。晚餐過後，希娜莉又坐到鋼琴旁邊去，少校用與今早不同的耳朵聽琴，一種旋律轉入另一種旋律，一支歌曲接着另一支歌曲，這個小小的團體到了午夜才勉強散開。

少校回到房間去的時候，發現一切東西都是按照老的、習慣的舒適方式而布置的；甚而有幾幅他平常留連觀賞的銅版畫，也從別的房子搬到這兒來掛上了；因為他這時十分留意，發現每種細微的地方都安排得迎合他的心意。

這次他只需幾小時的睡眠，他的精神一早就充沛了。不過這時他突然覺得，事物的新秩序帶來一些不便。多年以來，他對那個同時代表仆人和侍從的馬夫。從未說過難聽的話，因為一切都按照他的習慣安排得有条不紊；馬匹先备好，衣服及時洗幹淨，可是主人今天比平時起得早，覺得什麼都不合適。

後來又加上另外一種情形，更增加了少校的焦急和壞脾氣。平常他總覺得他自己和他的仆人的一切都是挺不錯的。可是現在當他去照鏡子時、就覺

得不象他希望的那样。他不能否认头上有几根白发，脸上似乎也露出一些皱纹。他比平常多加揩拭，扑了更多的粉，最后还是只好听其自然，他对于服装及其服装的整洁也不满意。上衣上总吊着细丝，靴子上有尘土。老仆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发现眼前的主人变了，颇感惊讶。

少校不顾一切阻碍，早就来到了花园。他希望看到希娜莉，她果然来了。她送给他一束鲜花，他没有勇气象往常那样吻她，把她按在胸口上。他处在一种世界上无比舒适的尴尬境地，他不加考虑，听任自己的感情自然发展。

男爵夫人同样没有耽搁就来了，她递一封便函给弟弟，这是方才有个信差给她带来的，她大声说：“你猜不出这封信是告诉我们谁来吧。”“马上就知道了！”少校答道。这时他得知有位戏剧界的老朋友经过庄园不远的地方，打算暂时来访。“我巴不得再见到他，”少校说，“他不再是小伙子了，可我听说他还经常扮演年青的角色。”“他大约比你年长十岁吧，”男爵夫人答道。“肯定是的，”少校说，“根据我的所有记忆情形确是这样。”

过了没有多久，一位活泼、英俊而潇洒的男子到来了。他们再见时，发楞了一刹那。可是很快朋友们就彼此认出来了，各种回忆更使谈话活跃起来。他们接着就转入叙述、问答和解释，他们互相说明目前的状况，不久就觉得他们从没有分开过那样。

从私下的传闻中我们得知，这位男子从前是个非常漂亮和讨人欢喜的小伙子，他有幸或者说不幸博得了一位高贵女士的欢心，从而使他陷入巨大的困境和危险，多亏少校在他受到悲惨命运威胁的时刻，侥幸把他救了出来。所以他永远感激弟弟和姐姐二人，因为后者及时发出警告，提起了他的注意。

饭前，两位男子单独呆了一段时间。少校仔仔细细打量老朋友的外表时，不免感到惊异，甚而相当吃惊。老朋友似乎完全没有变化，所以他在舞台上总是扮演年青的情人，就不足为奇了。“你这么仔细地打量我似乎过分了吧，”他最后向少校说，“我非常担心，你发现我与从前的差别太大了。”“绝不，”少校答道，“我倒是十分惊奇，你的外表比我的显得更健康、更年青，因为我知道，当我本着一个莽撞的黄口孺子的勇气，在你处在某种困境中帮你的时候，你已是个相当成功的大人了。”“这是你的错，”对方说道，“这是所有你一类的人的错，纵然不能因此而骂你们，却不得不责备你们。人们只是想到必然的东西；人们想要真实，而不想要假象。只要有点儿名堂，这本是不错的。但是最后当真实开始与假象分离，而假象比真实更显得易逝时，这样每个人都觉察出，他干得不坏，并没有完全忽视内心之外的外表。”“你说得对，”少校说着，几乎忍不住发出一声叹息。“也许不完全对，”上了年纪的小伙子说道：“就我的职业来说，如果不尽可能长久地修饰外表，自然就是不可原谅的了。不过你们是与我不相同的人，有理由去注意更重要、更经久东西。”少校说：“可是有些时候，人们觉得内心充满活力时，也极愿意让外表重现青春朝气。”

因为来客还摸不透少校的真实心理，于是他用军人意识继续放开谈道：军队里多么重视外表，军官不仅注重服装，而且也相当注重皮肤和头发。

他继续说道：“譬如，您的两鬓已经斑白，脸上处处露出皱纹，而且还有秃顶的危险，这就是不负责任。您瞧瞧我这老伙计，仔细观察我是怎样保养的！这一切并不是魔术，为了避免有损健康，或者至少不感到无聊，每天不要过多地耗费精力和操心。”

少校觉得这次偶然的交谈对自己大有好处，不愿使它很快就中止下来，

不过他十分当心，要谨慎应付这位老相识。“可惜我现在把这事耽误了！”他大声叹息，“再也无法补救，我不得已只好将就了，因此，您不要把我想得更糟糕了。”

“什么也没有耽误！”对方答道，“但愿你们这些严肃认真的绅士们别那么呆板和僵硬，别把任何一位注意外表的人说成是虚荣，从而打消自己投身适意的社交场合寻找欢乐的兴趣。”“纵然这不是魔术，”少校含笑说道，“您用什么使自己保持年青呢，这是一个秘密，或者说至少有些秘方吧。这些东西常常在报上宣扬，您总会知道选择其中最好的拿来试验的。”“不管您在开玩笑还是认真说，”男友答道，“总算猜中了。外表总是比内心衰老得早得多，在人们历来试用过的许多保养外表的东西当中，确有又简单又复合的宝贵药剂，有的是艺术同行告诉我的，有的是我用现金买的或者偶然得到的，有的是我自己试验出来的。我一直坚持到现在，并没有放弃继续探索，我就告诉你这么些，毫不夸张他说：我随身总带着一只小化妆盒，不管一切代价！这小盒发挥无穷妙用，只要我们在一起呆上十四天，我愿意在你身上试验一下。”

这种可能的想法，而这种可能性又在恰当时刻偶然地来到他的身边，使得少校的面容开朗起来，他真的显得更年青、更活泼了，他浑身充满活力，希望自己的脑袋和面容与心情协调一致，他想尽快仔细认识那种药剂的不安心情；又使他激动起来，在餐桌上，他简直变成另一个人，坦然地接受希娜莉的娇媚的目光，怀着某种自信看着她，这种情形是今天早上完全没有的。

如果说这时候这位戏剧界的朋友懂得利用好些回忆、故事和美好的想法，来保持、激发和增加已有的良好情绪的话，那么，当餐后他立即告别，要继续赶路时，少校的心情更加难过了。他用一切方法挽留男友，至少过了今夜再说，他满口答应明天一早给男友套车和换马。总而言之，在尚未进一步弄清化妆盒里的东西和使用方法之前，不能让这万能的化妆妙方出这个家门。

少校看得很清楚，现在不能坐失良机，所以餐后立即找他的老宠儿单独谈话。因为他没有勇气直截了当地把事情说出来，于是绕个大弯，旧话重提，信誓旦旦他说：如果人们不把每一个从事这种努力的人、都说成是虚荣，在道德上依然尊重他，在感官上也不得不认可他的话，他很愿意注意自己的外表。

“别用这种语气来惹我生厌，”男友答道，“因为这是社交上惯用的辞令，毫无意思，或者说得更严格一些，这只是道破那种不友好的厌恶性质。如果你认真地仔细观察一下，人们会把什么东西低毁成虚荣呢？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本身感到高兴和幸福，不管他是谁。他既然有了这种舒适感觉，又怎能禁止外人看得出它呢？他怎么能够在生活中隐瞒他对生活的快感？要是良好的团体——这儿谈的只是这种团体——后来才发现这种表现太过火了，少不得有所指责，要是是一个自得其乐的人妨碍别人享有和表露欢快的话，那么，就什么也不用提了，责备多半就是从这种过度产生的。然而用奇怪否定的严厉态度对待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又怎么说呢？为什么人们不愿意认为某种表现是可原谅、可忍受的呢？人们可是或多或少地不时允许自己那样作呀。不错，没有这种情形，一个良好团体根本就无法存在，因为对自己感到满意，再要求把这种自我感受告诉别人，使别人也满意，自己感觉优雅，也使别人优雅。上帝保佑！要是的一切都喜欢虚荣，那它也许就会是自觉的，

适当的，意识正确的了。这么一来，我们在文明社会中将是最幸福的人了。有人说，妇女们从来就是虚荣的，她们爱好打扮，却使得我们更加满意。一个不虚荣的青年男子怎么能受教育呢？一个思想贫乏、天资愚蠢的人至少还会懂得修饰外表，而能干的人则将很快从外到内地塑造自己。说到我本人，我有理由把自己当作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我的职业使我有权利打扮，而且我越是打扮，就越使得人们高兴。当别人受到责备的时候，我受到赞美，正是在这条路上，凭我这种年龄还有权利幸运地吸引观众，使观众赏心悦目，而别人却迫不得已退出舞台或者含羞带愧地留在台上。”

少校不爱听这种思考的结论。对方提出虚荣这个词儿，正好作为过渡桥梁，好让自己用巧妙方式向男友说出自己的愿望，现在他担心继续谈下去，目标移得更远了，所以他赶忙直接地对准目标。

“对我来说，”他说，“我完全不反对站在你一边，因为你认为时间还不太迟，我可以对耽误的东西作一些补救。请你告诉我有点什么药酒，润发油和香膏，我打算试一试。”

“这种传授，”对方说道，“比人们所想的困难。例如这儿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从我的小瓶里倒点东西给你，并把我最好成份的化妆品留下一半；如何使用才是最困难的。一个人不能把传授下来的东西立即化为己用；比如这件东西和那件东西怎样适合，在什么情况下，按照什么顺序使用这些东西，这就需要练习和深思；是呀，就是这样也不容易生效，除非他对我们方才所谈的事情具有天生的才能。”

“看来你现在又打算向后退，”少校答道，“你给我感到困难，好让你那些相当奇妙的话不被识破。你没有兴趣给我一种机缘，或者一个机会，用实践来检验你的话。”

对方说道：“我的朋友，如果我自己不是对你抱着良好的信念，象我首先向你建议的那样，那么，你这些嘲弄话句不会打动我来满足你的要求。我的朋友，请你想一想，人总是爱使别人皈依自己，把自己重视的东西，除本身而外，也在别人身上显示出来，把自己享受到的东西，也让别人享受，并在他们身上重新发现和表现出来。的确，纵然这是利己主义，那么，它就是最可爱、最值得赞美的东西，它使我们成为人，并且始终成为人。除了我对你的友谊不谈，我也从这里产生兴趣，使你成为青春美容术的一个学生。不过，因为人们总会期望师傅不要培养出一个拙劣的人，所以我对我们如何着手干，感到有点困窘。我已经说过，单是香料和指示是不够的，使用方法不能一般地教导。为了使你高兴，并乐意把我的学说流传下去，我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目前我打算立即向你提供极大的牺牲。我让我的男仆留在这儿，他作为侍从和魔术师，虽然还不会做好一切，不明白所有的秘密，但是他完全懂得全套的操作方法，对于你开头工作会有巨大好处的，等到你已经入门了，最后我就可以向你揭露更高的秘密。”

“怎么回事！”少校叫道，“你的青春美容术也有等级和程度吗？你自己人还保守秘密？”“完全不错！”对方答道，“如果这种艺术，一下子就可领会，它最后的道理让初入门的人一眼就看穿了，那它就是蹩脚的玩意儿了。”

他们没有延宕多久，侍从就被派到少校身边来，少校答应好好地待他。男爵夫人只知道拿来盒子、罐子和杯子，却不知道派什么用场；他们进行分工，大伙儿一起忙到夜晚，还精神抖擞，兴致勃勃。直到月亮迟迟升起时，

客人才乘车告别，答应过一些时候再来。

少校相当疲乏地回到他的房间。他早上起身得早，白天没有注意休息，现在很想赶快上床。不过他发现身边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两个仆人。马夫按照过去的方式，急忙给他脱衣服：可是这时新的仆人来了，告诉他，应用青春美容法的真正时间是夜晚。这样它才好安静的睡眠中更可靠地发生效用。少校只好同意，让他给自己的头上抹上软膏，面孔搽油，画眉涂唇。除此而外，还要求各种严格规定，甚至于不可直接戴上睡帽，而是先罩上发网或者细致的皮帽。

少校带着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躺在床上，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怎么不舒服，就很快睡着了。不过，如果我们让他说出内心感觉的话，那么，可以说他觉得自己象木乃伊一般，介乎病人和涂抹防腐剂的尸体之间。然而希娜莉的甜蜜形容，不久就吸引他抱着无比愉快的希望，进入消除疲劳的睡眠。

早上，马夫及时来到床前。主人所需的一切衣物，都象平常那样整整齐齐地放在椅子上。少校正打算起床，新侍从这时跨进房来，激烈反对这样匆匆起床。他说，如果你想使计划成功，让你付出的那些辛劳见到高兴的结果，主人必须休息好，态度必须从容。接着主人听说，他得过一些时候才起身，享受一点早餐，然后去沐浴一番，洗澡的用物已经准备好了。这种安排无法躲避，必须遵守，这些事样样照办就得几个小时。

少校缩短了浴后的休息时间，想迅速套上衣服，因为他生性敏捷，此外，他还想尽快碰到希娜莉；不过这时他的新仆人也向他迎面走来，使他明白，要彻底戒除办事草率的习惯，凡是一切着手的事情，都必须从容不迫地完成，特别要把穿衣服的时间看作是自我娱乐的时刻。

侍从的操作方式跟他的说话完全一致。因此少校去照镜子，看见自己打扮得十分漂亮，也真的相信自己比任何时候都穿得更考究。不用多问，侍从甚至于把制服也弄得更时髦了，因为他利用夜晚完成了这种变化。这样迅速出现的年青化，使得少校的心情特别愉快，他感到里里外外都焕然一新，迫不及待地要赶去见他的亲人。

他看见姐姐站在家谱前面，家谱是她叫人悬挂起来的，因为傍晚以前，他们中间提起几房旁系亲戚，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还未结婚，一部分住在遥远地方，一部分甚而销声匿迹了，但都或多或少地给与兄弟俩或者他们的子女继承丰富遗产的希望。他们对此商谈了一会儿，但没有提到一点，就是迄今家庭的一切关心和努力只是为了他们的子女。由于希娜莉情有所钟，全部的看法自然都改变了，不过少校和他的姐姐在此刻都不再想到这点。

男爵夫人离开了，少校单独站在这简明的家族画像前。希娜莉来到他身旁，天真无邪地依偎着他，细看家族图表，问他认识所有图像中的什么人？有谁还活着，还剩下哪些人？少校开始讲述从他童年时期起还能模糊回忆起的老祖宗。然后继续介绍，措叙不同的父辈的性格，后代与他们相似及不相似的地方，又提到祖父的形象往往在孙子身上再现出来，有时也谈到妇女们的影响，她们从外族嫁过来，常常改变全族的性格。他赞扬某些祖先和旁系亲戚的道德，也不隐瞒他们的缺点。他默然地经过一些令人感到惭愧的人像前。最后他来到最下层画像前。这儿是他的哥哥，高级元帅，他和他的姐姐，再下面就是他的儿子，旁边是希娜莉。

“这些人正互相注视着彼此的脸，”少校说，没有补充说明他想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希娜莉谦逊地、低声地、几乎带着叹息说：“可是人们绝

不好责备抬头仰视的人！”同时她从他身上向上望了几眼，从这眼色中完全表达出她的全部爱慕之忱。“你的意思，我理解得对吗？”少校说时，转身面对希娜莉。“我无活可说，”希娜莉嫣然一笑回答道，“您已经什么都知道了。”“你使我成为阳光下最幸福的人！”他大声说着跪在她的脚边。“你愿意嫁给我吗？”——“哎呀，您快起来！我永远是你的。”

男爵夫人走进来。她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呆立着。——“如果这是不幸，”少校说，“姐姐！这得怪你；要是幸福，我们就要永远感谢你！”

男爵夫人从年青时候起，就喜爱她的弟弟，认为他比所有的男子都强，也许希娜莉的爱慕之心正是由于母亲的偏爱而来，纵然说不上是由此产生，至少是得以助长。

从此时起，三人在一种爱的快感中联合起来，最幸福的时光对于他们好似流水一般逝去。不过后来他们终于觉察到周围世界，这个世界与他们的感情是难以和谐一致的。

现在少校又想到儿子。希娜莉本是决定归他儿子的，他儿子显然知道这件事情。少校同高级元帅结束公务以后，本该立即到驻防地点去看望他的儿子，同他商量一切，使这件事情顺利完成。可是由于意外事件，整个情况改变了；平常亲密无间的和好关系，似乎此后将变成互相对峙的敌对关系，很难预见，事情将朝什么方向转变，人们的心情将引起什么波动。

然而少校不得不作出决定，去看望他的儿子，因为他已经通知对方了。他虽然只是短时间离开希娜莉，仍不免违反本意，怀着奇怪的预感和惆怅心情，几番踌躇才启程前去，他让马夫和马匹留下，只带着他再也不可缺少的美容仆人，骑马朝着城市、他儿子的驻防地驰去。

父子俩经过长时间的分离，见面时无比热烈地互相拥抱。他们都有好多话要说，可是没有首先说出放在心上的事情。儿子抱着不久晋升的希望：父亲却把年长的家庭成员关于一般财产及个别庄园等所进行的商讨及作出的决定详细告诉了他。

谈话已经开始变得相当不顺利起来。这时儿子鼓起勇气，含笑对父亲说：“亲爱的父亲，您对我非常慈爱，我向您表示感谢。您向我讲了产业和财富，却没有提到，在什么条件下，那些东西归我所有，至少是一部分归我所有；您保留着希娜莉的名字，您是期待由我说出来，并表示我要求尽快同这个可爱的女孩结合。”

少校听了儿子这番话，感到极大的困窘，因为一部分由于他的天性，一部分也由于旧的可惯，为了摸清谈话对方的心意，他沉默不语，带着模棱两可的微笑注视着儿子。“您猜不到我要说什么，父亲，”少尉继续说，“我想一劳永逸地赶快说出来。我信赖您对我伯慈爱，您对我十分关怀，肯定也想到我的真正幸福。有话终须说出来，还是现在说出的好：希娜莉不能使我幸福！我只当希娜莉是位可爱的近亲，愿终生同她建立友好关系；不过另有一人激起我的热情，吸引着我对她的爱慕。这种相思无法抗拒。您不会使我不幸吧。”

少校颇费力气才掩饰着他脸上扩展的笑容，用温和的认真语气问儿子，那人是谁，竟使得他完全为她倾倒？“您得亲眼瞧瞧这个人儿，我的父亲；因为她既是无法形容，也是不可思议的。我只担心，您自己也会被她迷住了，就和每个接近她的人一样。老天作证！等着瞧吧，我看到您会成为您儿子的竞争者。”“究竟她是谁？”少校问。“纵然你不能描述她的品格，至少向

我谈谈她的外貌，因为这些多半是容易说出来的。”“好吧，我的父亲！”儿子回答；“不过外貌人各不同，而且也对别人发生不同影响。她是一位年青的寡妇，一个年老而富有的、不久才去世的丈夫的遗产继承人，完全独立，无比高贵，有许多人包围她，有许多人爱她，同样也有许多人追求她，不过，如果我没有弄得太错的话，她的心是属于我的。”

因为父亲默而不言，没有表示反对，于是儿子愉快地继续讲述美丽的寡妇对他的态度，详细地夸赞她那种无法抗拒的娇媚，那种温柔的亲善表示，父亲在话中自然听得出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交际女子的轻微的随便表示的好意，她在许多人当中比较欣赏某一个，并不是完全就决定选中了他。要是在别的情况下，他就一定会把儿子当作朋友一样奉劝，要对方注意不要自己骗自己。不过这一回他自己心事重重：一旦儿子没有弄错，那个寡妇确实爱他，而且尽快作出了对他有利的决定呢？于是他既不必多方顾虑，也不必满腹怀疑，也许只有沉默为好。

“你使我非常为难，”父亲过了一会开口说。“我家族剩下的成员之间的全部协议，是建立在你同希娜莉结合的前提下。如果她同一个外人结婚，那么，一大笔可观财富的联合协议就平白无故地作废了，特别对你的那部分极为不利。不过倒还有另外一个办法，只是听来并不怎么特别，你也得不到多大好处：我只好在我的老年同希娜莉结婚，不过这么一来，我很难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

“这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快乐！”少尉大声说：“谁能够感觉到真正的爱慕，谁能够享受或希望得到爱情的幸福，而不把这至高的幸福分给每个朋友，分给每个他所敬爱的人享受呢！您并不老，我的父亲，希娜莉有多么可爱！哪怕心中偶然出现过向她求婚的想法，就证明还有一颗年青的心，还有一股朝气。请您让我们仔细地、彻底地考虑一番这种想法和这种即兴的提议。只有我知道您幸福，我才会真正幸福，您关心我的命运，您自己也因此得到如此美好和异常的报答，我心里真是非常高兴。现在我敞开心胸，放心大胆地把您带到我的美人儿那儿去。您将会同意我的感觉，因为您自己也有这种感觉。您不会妨碍儿子的幸福，因为您正迎着您自己的幸福走去。”

父亲想提些疑问，儿子急忙说东道西，不给父亲说话的余地，而是同他一起急忙赶到美人儿那里去。他们在一所装饰华丽的屋子里碰见她，她正被人数不多、但经过挑选的社交团体包围着，正在进行愉快的谈话。她是一个令任何男子都着迷的女人。她善于运用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手腕，使少校成为今晚的主角。其余的人似乎都成了她的家属，只有少校一人是客人。她知道他的情形，可是她故意不住请教，似乎她从他口里才第一次真正听到一切情形的；这么一来，在场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对新来的人表示一定的关注。这个人说认识他的哥哥，那个人说见过他的庄园，第三人又表示知道一点什么的，于是少校在热烈的谈话中越来越感到自己成了中心。他开始也坐在美人儿的身边；她的目光和微笑都是对着他的；总之，他觉得十分愉快，几乎忘掉了来这儿的原因。她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提到他的儿子，尽管小伙子一起热烈地谈着话；在她眼中，他似乎也和其他的人一样，今天只是为了父亲的缘故而在场的。

妇女在社交聚会中做些手工、看上去漫不经心地做着，可是由于露出的聪明和娇媚常常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位美人儿神态自然，孜孜不倦地这么做着；完全不顾周围的一切，自然引起人们暗中的反感。可是她后来象醒悟了

一般，只消一句话，一瞥目光，就使她这个心不在焉的人儿又成为社交的中心，显得重新受到欢迎，要是她把手工活儿停下，放在怀里，表示注意某种叙述，某种有教育意义的讲话——这正是绅士们乐意效劳的——就使得那位受到垂青的人，感到无上光荣。

我们的美丽寡妇就在这样刺绣一只既华丽又富有趣味的钱袋，它与众不同的显得比较大。钱袋这时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邻座的人首先拿起，大声称赞，依次轮流传观，这期间女艺术家正同少校讨论一些严肃的事情。一位老年的家庭常客用夸张的口气赞美这件快要完工的作品，作品传到少校手上时，女主人似乎认为这件东西不值得引起他的注意而予以拒绝，可是少校却彬彬有礼地承认这件手工工艺品的技术精湛，家庭常客更认为从中看到了佩涅罗珀式的延宕的织物。

人们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偶然大家又会聚在一起。少尉走到美人儿身边问道：“您对我的父亲有什么话说？”她微笑回答：“我认为您可以把他作为榜样。您瞧，他穿得多么得体！尽管他并不比他亲爱的儿子穿着打扮得更好！”她就这样继续贬低儿子而大声赞扬父亲，在年青人心中引起满意与嫉妒的复杂情感。

没有多久，儿子过来陪伴父亲，把一切情形详尽地讲给他听。父亲对寡妇的态度更加和善，而她对他的语气也更热情和亲密，总之可以说，在分手时，少校也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已经属于她和她的社交圈里的人了。

一场暴雨使众人无法按照来时那样回家去。有几辆马车驶来，主人分配给步行者乘坐；只有少尉借口说，座位反正大挤，让父亲乘车回去，而自己留下。

少校踏入自己的房间，的确感到某种陶醉，好象那些从一种状态转入相反的状态的人。仿佛一个从船上下来的水手，似乎觉得地皮还在脚下动荡；一个突然进入黑暗的人，似乎觉得光明还在他眼前闪耀。少校也觉得美人儿似乎还在他的周围。他还希望见到她，听他说话，也就是再和她见面，再听她的声音；他略加考虑，就原谅了他的儿子，他真为儿子庆幸，认为儿子可以要求拥有具有这么多优点的人。

儿子扰乱了父亲的种种内心活动，他怀着热烈的狂喜冲进家门来，拥抱着父亲，大声叫道：“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经过一番感情发泄以后，父子俩终于交谈起来，父亲要儿子注意，美丽的妇人同他交谈时，也没有只字提到儿子。“这正是她那种温柔、缄默、半沉默、半暗示的风格，使人既感到自己的愿望无疑会实现，却又常常不能完全没有疑虑。她对我一直是这样，但是，我的父亲，您的光临产生了奇迹，使得我留下来再见她一会儿。我发现她在那灯火辉煌的房间里来回走着；因为我分明知道，这是她的习惯，客人走后，也不许熄灯。她一个人在她的魔厅里盘桓，虽然她已经遣散了她召来的神鬼。她同意我找借口转身留下来。她说话妩媚，却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我们来回通过敞开的门，走遍整排房间。我们已经几次达到尽头，来到小小的内室，室内只亮着一盏暗淡的灯光。她本来就美丽，这时出现在枝形吊灯下，柔和的灯光照射着，更增添无限风韵。我们又到了那儿。我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冒险劲儿强迫着我，居然在极平常的谈话当中，突然斗

参看《奥德修纪》：奥德修漂流海上十年不归，其妻佩涅罗珀贞洁自守，但受到许多贵族的追求，她用计拒绝，就是要等织好公爹的尸衣后才可以嫁人，于是自天织，夜里拆，终于等到奥德修回来。 ·163·

胆握着她的手，吻这柔软的手，把手按在我的胸口。

她没有把手缩回去。我大声叫道：‘天仙，别再对我隐瞒了。如果这颗美丽的心对站在你面前的幸运者有垂青之意的话，那么，你就别再掩盖了，让它敞开，承认它吧！现在是最美好的时刻，也是最崇高的时刻。要么，把我赶走，要么，把我揽入你的怀里！’

“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表情怎样。她没有离开，没有抗拒，没有回答。我大胆把她抱在怀里，问她愿不愿意作我的人。我热烈地吻她；她推开我。当然愿意，愿意！她低声说着这样一些话，好象语无伦次。我动身离开时大声说：‘我让我的父亲来，要他为我说话！’‘千万别向他提这件事！’她答道，同时跟我走了几步。‘请您走吧，请您忘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至于少校怎么想法，我们不打算多谈了。可是他向儿子说：“你认为现在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件事开头没有很好地进行准备，不过我们现在可以比较正规一点地办这件事了，如果我明天到那儿去的话，就为你求亲，去访问，代你敦促一下，也许这样才是得体的。”“千万使不得，我的父亲！”儿子大声说，“这样就把整个事情搞糟了。她那种态度和那种语气，是不想受任何正规的礼节干扰和搅乱。我的父亲，有您在场就够了，就促进了这种结合，您一句话也不用说。真的，我的幸福多亏了您！我心爱的人对您的尊重已经使她消除了心中任何疑虑，如果不是父亲事先作好准备，儿子绝不会得到这样幸福的时刻。”他们谈这谈那，一直谈到深夜。他们把彼此的计划互相联系起来；少校仅仅为了惯例，打算去作一次告别访问，然后着手去办他同希娜莉的结合；让儿子自己去尽快促成自己的婚事。

第四章（续）少校对美丽的寡妇不断增加兴趣——业务的与诗歌的活动——希娜莉作未婚妻。

少校清晨去看望美丽的寡妇，以便向她告别，如果可能的话，用符合礼貌的方式促成他儿子的心愿。他发现她穿着无比优美的晨装，有位年事稍长的女士陪着。年长的女士那彬彬有礼的和蔼态度很快就吸引着他。年青者的妩媚，年长者的端庄，使二人处在最符合理想的协调之中；她们彼此间的言谈举止，完全说明她们是互相依赖的。

年青者好象才把她辛勤劳动的、我们昨天已经看到的那只袋儿做好了，在通常的接待问候和欢迎到来的殷勤致词以后，她转给女友，把艺术作品递过去，似乎重新接上中断了的谈话：“您瞧见了，说来不相信，我虽然一拖再拖，还是把它完工了。”

“您来得正好，少校先生，”年长者说，“可以裁决我们的争执，至少可以声明您属于哪一派；我主张，没有想到一个意中人，就不会动手做这样精细的活，没有赠人的想法，更不会完成它。请您细瞧这件艺术品，我说它是艺术品不过分吧，没有目的怎会专心致意去做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的少校当然只好极口称赞。作品有一部分编织，有一部分刺绣，它唤起人们欣赏的同时，还要求知道这是怎样作出来的。彩色丝绸固然重要，然而金线也不可小看，总而言之，人们不知道赞美什么的好，是它的华美呢还是它的格调。

“这上面还得下点功夫，”美人儿回答时把缠袋带儿的活结重新解开，在袋的里层加工。“我不想争论，”她继续说道，“不过我愿意谈谈，我干这种活儿的心情是怎样的。我们作年青姑娘时习惯使指头忙碌而浮想联翩；两者成了我们的习惯，后来我们逐渐学做极困难和极细致的活，我不否认，我于这种活，总有思想上的联系，想着人，想着事，想着欢乐与痛苦。只有这样，这种活开始时对我来说才有价值，而这种活完成时对我来说也有价值：也许我可以称它是宝贵的。只有这样的东西，哪怕最微小，我都不看作等闲，最轻易的工作赢得价值，而最困难的工作也会使我们的回忆更丰富、更完美。所以我总认为可以把这类东西奉献给朋友和心爱的人，奉献给尊贵和高尚的人，他们看得出来，而且也知道，我把一部分最体己的东西给了他们，这包含多重意义而不可言传，最后成了一件令人愉快的礼物，满怀喜悦地接受了它，就象接受亲切的问候一般。”

对于这样一种亲切可爱的自白，自然是容易回答的，可是女友会用悦耳的话句来补充一些。少校从来就习惯于尊重罗马作家和诗人那种文雅的智慧，而且把他们的光辉词句铭记在心，此时他回忆起一些十分恰当的诗行，不过为了避免显得学究气，投有吟出来，甚至提都不提；后来，为了避免显得沉默和平凡愚昧，他即席用散文来改作，但是没有十分成功，几乎使谈话陷入停顿。

于是，年长的女士拿起一本在男友进门时放下的书；这是一部诗集，方才还引起两位女友的注意，这就引起谈论一般诗艺的机会，可是谈话没有长久停留在一般问题上，因为女士们很快就亲切地表示，她们对少校的诗歌才能早有所闻。原来他的儿子曾向她们提起父亲的诗作，而且朗诵过几首，儿子自己很想得到诗人的光荣称号，他对此从不隐瞒。从根本上说，他为了炫

耀自己出身于诗书之家，怎样受到诗书的影响，并且谦虚他说自己是一个想发展和提高父亲诗歌才能的年青人。但是少校愧不敢当，只想承认自己是个文学爱好者和诗歌爱好者，因为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躲避，于是试图把自己多少练习过诗体，说成是没有创见而且差不多是不事实的。他无法否认，自己曾在人们称作描写的、在某种意义上带有教育性的东西中，作过一些尝试。

女士们，特别是年幼的一位支持这种诗体，她说：“一个人想要明智而安静的生活，说到底，这始终是每个人的愿望和意图，那些激动的事物何补于我们，它只是任意刺激我们，而不给与我们一点儿东西，徒使我们惶惶不安，而归根结蒂还是让我们依靠自己，因为我既然少不了诗歌，所以那些让我置身在愉快境地的诗歌，就使我感到无比的舒适，这时我以为可以重新认识自己，牢记着纯朴田园生活的基本价值，让我穿过灌木丛生的林苑，不知不觉地登上高处，纵目内陆湖光，湖对面大约是才耕种过的丘陵，然后是高耸天半的山林树冠，而苍翠的山峦最后构成一幅令人神往的画图。倘使有人把这些用明确的旋律和韵脚对我表达出来，我就坐在沙发上感谢诗人在我的想象中展开一幅图景，我可以悠然神往地欣赏仿佛自己经过疲劳的跋涉，而景物也许在不同的恶劣环境中出现在眼前。”

少校本来只把当前的谈话当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所以又把话题转到抒情诗艺上来，他的儿子在这方面的确作出一些值得称赞的成绩。她们没有明白地反驳，而是试图把对方从所走的路上诱开，尤其是因为他好象在暗示那些热情的诗歌时。在那些诗歌中，儿子确实费了不少气力和手法，向这旷世无匹的女士，试图表达他内心的一片相思。美丽的妇人说：“相爱人的情歌，我既不愿听人念，也不愿听人唱，我们艳羨幸福相爱的人，转眼之间，不幸的人则使我们一直感到无聊。”

接着，年长的女士转向她那迷人的女友，接口说道：“为什么我们这样拐弯抹角，对一位我们敬爱的男子，把时间浪费在冗长的谈话上呢？难道说，我们不该信任他吗？我们已经部分地领教过他那优美的诗作，他在诗中极其详尽地表达出他对狩猎的勇敢热情，现在我们请他毫无保留地把全诗吟诵一遍，让我们一饱耳福好吗？”接下去她又说道：“令郎凭记忆给我们热情地朗诵过大作的一些段落，使我们渴望得窥全豹。”父亲这时再次回到儿子的才能上来，打算予以强调，两位女士却不同意，把这看作是明显的遁词，间接地拒绝满足她们的愿望。他摆脱不掉，无可奈何地答应把诗寄来，不过这样一来，谈话的方向转变了，妨碍了他继续说些有利于儿子的话，再说儿子也曾特别劝过他一切都不要强求。

时间不早，似乎应该告别了，因而男友正待起身，这时美人儿露出羞涩的表情，这更增添了几分妩媚，她细心拉好钱袋上新打的活结，说：“可惜诗人和艺术爱好者早有这样的声誉，就是他们所许的诺言不大可靠；所以请您原谅，如果我敢于怀疑一位高尚男子说的话，但我并不要求而是给与一件押品或信物。请您收下这只袋，它和您的狩猎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这上面连结着许多回忆，编织花了不少时间，但它终于完成了，您把它当作一名信差来使唤，好把您的可爱的作品转达给我们。”

这样出乎意外的馈赠，使少校真正感到不知所措，这件礼物玲珑华美，简直与他平常的环境不相称，也与他使用的其他东西不相称，这物件虽然是奉献给他的，他却愧不敢当；可是他还是振作精神，就象他从不忘记送给他的财物一样，陡然想起一段古典诗歌。要逐句引证，未免太学究气了，可是

这唤起他心中一种愉快思想，于是他即席加以如实地改写，在这种情形下，当作友好的谢词和亲切的问候回敬对方，这样一来，这个场面使得全体交谈者皆大欢喜而闭幕。

最后，他发现自己不无困惑地被卷入一种令人愉快的关系中了，他答应寄东西，写信，承担责任，尽管起因并不使他怎么高兴，可是他不得不重视这是一种幸福，居然以愉快方式同一位妇女保持关系，她具有很多优点并且肯屈尊和他亲近。因此他在告别时不免内心感到满意。好比诗人的忠实勤劳的工作长期被人忽视，现在完全出于意外地获得亲切友好的赏识，怎能不令他感到鼓舞呢？

少校返回宿营以后，立即坐下来写信，把一切情况告诉他的好姐姐，这时最自然不过的，就是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过度兴奋的语气，连他自己也感觉出来了，不过，在不时干扰父亲的儿子的劝说下，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

这封信给男爵夫人一种十分复杂的印象，当前情况尽管有利于促进和加快弟弟与希娜莉的结合，完全可以使她满意，然而她总不喜欢那位美丽的寡妇，但又不想为自己辩解。我们趁此机会解释一下。

一个男子对于某个妇女怀有热情，决不好让另一个妇女知道，妇女们相互间太了解了，其中任何人都不配享有这种独占的崇拜。在她眼中，男子们就象是来到商店的买主，商人占居优势，懂得利用机会，让自己熟悉的商品尽量显示出最好的方面；与此相反，买主总是匆匆忙忙跨进店来：他需要商品，想要和希望得到它，但很少懂得用内行的眼光来观察。商人完全明白，他给的是什么，而买主却不一定知道，他接受的是什么，不过这在人类生活和交往中总是改变不了的，甚而可以说是可嘉的和必要的，因为凡是追求和求婚，凡是买和卖都建立在这上面。

由于感觉甚于观察的结果，男爵夫人无论对儿子的热情，还是父亲的好意描述都不完全满意；她对事情的顺利转变感到意外，可是她不能不感觉到双方年龄上的不相称。希娜莉对她的弟弟来说是太年青了，而寡妇对于儿子来说却不够年青；这期间事情正在进行，看来无法制止。随着一声轻轻的叹息，心里产生一种善良的愿望，但愿万事如意。为了使自已宽心，她拿起笔来，给那位有知人之明的女友写信，开始写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的经过，接着她继续写道：

“这种年青而迷人的寡妇，我并不陌生；她似乎拒绝同一般妇女往来，只留一个对她没有妨碍的妇人在身边，这人会奉承她，当她那缄默的优点表现得不够明确时，这人会用语言和巧妙的做法来引起外人注意。这种交际的观众和参加者必然都是男人，因而有必要吸引他们和抓紧他们。我对这位美丽的妇人丝毫没有恶意，看来她是够正派和谨慎的，然而一种如此好色的虚浮，大约也会造成一点麻烦，而我认为最糟糕的是一切都不经过考虑，蓄意如此，某种幸福的天性在指导和保护她，就这种天生的卖俏而言，没有什么比无辜产生的冒失行为更危险的了。”

这时少校来到庄园，每日每时都在进行参观和研究。他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的是，一种有把握的正确的主要设想，在执行中却屈服于各式各样的阻碍及许多偶然事件的干扰，以至到了使最初的设想几乎消失，有些时候，似乎完全破灭的程度，思想一直陷入极度混乱当中，直到心中再现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看到时间作为不可战胜的坚毅的最佳同盟者向我们伸出手来。

当前这儿的景象真是可悲，美好、可观的产业被忽视，被滥用了，如果

人们再不借重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的明智意见，及时看到理智并且负责地用几年时间，把垂死的救活，使停滞的运转起来，最后通过秩序和劳动来达到目的，那就将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性情快活的高级元帅到达了，而且还带来一位严肃的律师，不过律师不及元帅使少校担心；元帅是属于那类不抱什么目的的人，或者说，如果他看到一个目标，却不会采取手段去实现它。每日每时寻求舒适愉快，是他的生活不可需要的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踌躇以后，他终于认真摆脱他的债权人，摆脱管理田产的重压，把混乱的家务整理就绪，使自己无忧无虑地享受一份体面可观的可靠收入，但是同时也不放弃一笔相沿至今的生活习惯上的最小开支。

在整体上，他承认弟妹俩不受干扰地占有田产，特别是主要田产，不过对那个邻近的亭子他要保留，因为他每年生日都要邀请最老的朋友和最新的相识到这儿来，此外，对于那座位于旁边与主楼相连的观赏花园，也不打算完全放弃要求。一切家具都要留在别墅里，墙壁上的铜版画，树篱边的果实，都得保证给他。品种精逃的桃子和草莓，巨大可口的梨和苹果，尤其是那种灰色小苹果，必须按时供应给他，那种小苹果是他多年以来向那位孀居女侯爵表示敬意的礼物。接下去还提出别的一些条件，虽然无关紧要，却使当家人，佃户，管理员，园丁感到非常麻烦。

顺便提一下，元帅的兴致极好；因为他不放弃自己的想法：一切最终都会按照他的愿望办理，正如他那轻松愉快的气质所显示出来的一样，他关心的是一桌丰盛的美餐，消磨几个小时去不费气力的打猎，进行必要的活动，然后接二连三他讲故事，脸上显得非常愉快；他也用同样愉快的方式告别，衷心感谢少校办事重视手足之情！他还要了一些钱，叫人把现存的灰色小金苹果仔细包好，今年苹果大丰收，于是他带着这包珍品乘车到寡妇住所，作为备受欢迎的礼物奉献给女侯爵，他也将会在那里受到仁慈而友好的接待。

少校这方面却怀着完全相反的感情留下来，他对于自己碰到的错综复杂的事情几乎感到绝望；幸好那种使一个性格积极的男子愉快振作起来的感情帮助了他，使他抱着希望来解决当前的纠纷，而不是束手无策。

幸亏这位律师是位正直的汉子，因为他的事务很忙，所以很快结束了这件事。同样幸运的是，元帅的侍从在适度条件下，答应一起参加办理此事，这样一来，可望得到圆满的结束。不过事情尽管顺遂，少校作为一个诚实的男子，在此事的反复变化中，总觉得为了把事情搞清爽，办起来少不得有些不干不净的地方。

在事务的间歇时间里，他才得到了一些自由，他赶到自己的庄园去，想起对美丽的寡妇许下的诺言，一直谨记在心，趁机在那里寻找自己的诗作，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同时他又找到一些纪念和回忆书籍，其中有阅读新老作家的摘要。因为他偏爱贺拉斯和罗马诗人，所以摘录得最多，他注意到绝大部分段落都是对过去的时间，消失了的状况以及种种感受流露出痛惜之情。我们不引用大多只引用唯一的一段诗句：

“我今天的心情如何？

这么明净，这么快愉！

少年时血气方刚，

却不免粗暴和悒郁。

虽受尽岁月的折磨，

但胸中了无芥蒂，
我想到那绯红的双颊，
盼望她来到此地。”

我们的朋友从秩序井然的文稿中，很快就找出打猎诗，他面对细心誊清的稿子感到高兴，这是他多年以前，用拉丁字母极其秀丽地写在大八开纸上的。这只精美袋儿的尺寸相当大，容纳诗稿绰绰有余，一个作家不容易看见自己的作品获得这样华美的装订。补充几行上去，确有十分必要，不过写成散文似乎不妥。他忽然重新想起奥维德诗中的那一段，当时曾用散文来改写，认为现在用韵文来改写才能最好地表达出诗意。德文改写如下：

“我多么乐意想到美好的时光！
瞧见东西在熟练的手中，
先是逐步进展，然后完成，
到达从未见过的辉煌。
我现在虽然占有着它，
可是我自己只好承认：
宁愿它尚未完工，
那制作活动才美好动人！”

我们的朋友对这段译文只感到短时间的满意；他责备自己把原诗中美妙变位的拉丁动词换成了可悲的抽象德语名词，他厌烦了，想来想去，还是没法改好这段。这时他对古代语言的爱好一下子又活跃起来，而他暗中曾想攀登的德意志诗坛似乎对他显得暗无光泽了。

可是最后，他觉得这份愉快的礼物虽然比不上原文，还是满不错的，认为一位女士定会乐意接受。不过又出现了第二种顾虑，就是诗人若不表示迷恋，便不能在诗句中大献殷勤，可是这时他要扮演的是未来公爹的奇特角色。他最后想到最糟糕的一点：那些奥维德诗句说的是阿拉克涅，一位既灵巧、又漂亮秀丽的女织工，被嫉妒的弥涅尔瓦女神把她变成了蜘蛛，这想起来有多危险，一位美丽的妇人化为一只蜘蛛，悬挂在广布的蛛网中心，就是从远处看也叫人难受。可以设想，在我们女士周围富有才华的人士中，会有一位学者嗅出模仿的气味来。究竟我们的朋友是怎样摆脱困境，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好把这归人那一类情形，就是文艺女神对此也允许开玩笑抛下一道面纱。总之，打猎诗已经寄出，不过我们对此还得补充几句。

这首诗的读者对这种坚定的狩猎爱好，以及有利于狩猎爱好的一切都感到开心，可喜的是季节的更迭，它唤起和鼓励多种多样的打猎活动。人们打算追捕和击毙的所有动物的特性，有兴趣而不辞劳累的猎人的性格，有利或有损于打猎活动的偶然机会，特别是关于禽鸟方面，这一切都是用饱满热情描写的，并且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各种特色。

从松鸡交尾到第二次野鹑迁徙，又从那儿直到乌鸦小屋，丝毫没有忽略，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记录得明明白白，热情地追踪，轻松而风趣地、常常令人啼笑皆非地表现出来。

可是那种哀歌体的主旋律响彻全诗；它更多地是作为向这种活动乐趣告

参看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公元前65—8）著：《颂歌集》第四卷第十首。

参看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著：《变形记》第六卷十七页后。

罗马神话中的技艺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别而作的，虽然具有一种愉快的过来人的充满感情的色彩，产生令人十分舒适的作用，但是最后就象那些格言所说，经过享受以后，让人感到某种空虚。究竟是由于翻阅旧稿的缘故，还是由于暂时的身体欠佳反正少校感到自己心情不快活。岁月先把一件件美好的礼物送来，然后又逐一地收回，他好象置身在分界线上，一下子使他分明地感觉出来；他耽误去浴场旅行，没有享受而白白地度过了夏天，缺乏经常习惯的运动，这一切使他感到身体不舒服，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毛病所在，显得异乎寻常地不耐烦。

就象女人们对一向无可争辩的美貌产生怀疑的那一刻是十分难过的，那么，男人们到了某种年龄，尽管精力充沛，稍微觉得力量不济，就会极度不安，甚而感到相当惶恐。

可是另外出现一种几乎使他不安的情况，却帮助他的情绪大大好转。他的化装侍从在这次乡下远足中也没有离开他，侍从似乎好些时候以来在采取另一条路子，大约是由于少校的早起和天天骑马外出，四处溜达，以及好些办事人的到来，以及当元帅莅临时，还来了不少闲杂人员的缘故，迫使他这样做。好些时候以来，他也不要少校去注意那些只有演员才有理由去做的细小事情，但是他更严格地坚持几个要点，这些要点一向都用小小的障眼法掩饰着。凡是一切不光是注意健康的外表，而是维持健康本身的事情，更要注意，特别是在各方面要保持适度；朝着完美的方向变换，要注意皮肤和头发，睫毛和牙齿，手和指甲，还要注意最秀美的外形，最合适的长度。内行人对此已经作了较长时间的安排。这时美容师再三恳切地劝导他在一切容易使人失去平衡的方面，务须保持节制，接着，这个美容师请求辞职，因为他对主人不再有什么用处了。不过我们可以想得出来，他多半希望重新回到从前的恩主身边，以便继续投身到戏剧生涯的多种多样的娱乐中去。

少校果然觉得十分舒服，又可以自己主宰自己了。明理的人只须保持节制，他也就会幸福。他愿意对骑马和打猎的习惯运动以及与此有关的事情，重新获得自由。希娜莉的形象，又在这种寂寞的时刻显现出来，而他竟自己跻身于未婚夫的地位，这也许是在文明的生活圈子中我们见到的极美妙的现象。

已经有几个月了，全体家庭成员间一直没有互通特别的信息。少校忙于在首府办理自己的事情，得到某些批准；男爵夫人和希娜莉忙于准备最愉快、最丰富的嫁妆；少校的儿子则热情地为他的美人儿服务，好象把有关这方面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了。冬季到来了，它用无情的风雨和提早的阴霾包围着一切乡间住屋。

谁要是在今天这阴暗的十一月的夜晚，迷失在贵族府邸地区，在浮云遮蔽的微弱月光下，耕地、草场、树林、丘陵和树丛阴森森地横亘在眼前，但是突然一个急转变后，看到眼前一座长形建筑物的整排窗口发射出辉煌的灯火，目睹此景，一定会以为将会在那儿碰到节日盛装的人士。可是实际上他不得不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沿着仆人照明的阶梯上去，只看到三个妇女：男爵夫人，希娜莉和侍从女仆，她们置身在四壁生辉的明亮的房间当中，旁边是舒适的家具，正在围炉取暖，其乐融融。

因为我们这时总会对男爵夫人的欢乐情形感到惊讶，所以有必要说明一下：这儿的辉煌灯火不能看作特别事情，而是这位女士从早年的生活当中带来的习惯。她原是一位高级宫廷女官的女儿，受过宫廷教育，习惯于偏爱冬季胜过春夏秋三季，消耗大量灯火成了她所有享受当中最得意的享受。虽然

从来都不缺少蜡烛，她有个最年长的男仆对制灯工艺怀着巨大兴趣，但是，因为发明一种新式的烛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在府哪里不会各处都点燃烛灯，这样一来，虽然灯火辉煌，但是有时也有些地方出现局部的黑暗。

男爵夫人出于喜爱，并经过深思熟虑，放弃宫廷女官的地位，同一位卓越的地主和果断的农艺师结合，而她的明智的丈夫知道她并不始过不惯乡间生活，就取得邻居的同意，而且遵照政府的规定，把周围好几公里的道路修建得非常好，使得附近的交通联系没有一处象这儿这么畅通方便，原来这项可喜的设施的主要目的，是让女士趁着良辰美景去四处遨游，但是到冬天她却乐意同他留在家里，因为他通过照明使夜晚也同白昼一样。丈夫死后，悉心照顾女儿够她忙碌了，如上弟弟常常来访和知心的谈话，于是周围习惯的明亮环境成了一种乐趣，等于是一种真正的满足。

今天正巧是灯光通明的時候；我们看到在一个房间当中陈列着类似赠送的圣诞礼物：简直耀眼主辉。聪明的侍女催促男仆提高照明程度，好把所有迄今为希娜莉准备的嫁妆放在一起排列出来，她的用意是巧妙的，这么做是让人看出还缺少什么，而不是显示一切都已经办理就绪了。一切必需的东西都有了，而且是最细致的材料和最灵巧的做工，也不缺少随意安排的东西，安娜妮善于在人们都觉得最美好的那些地方找出缺点。白色织物给大量翻找出来，令人耀眼生花，例如亚麻布、高级薄纱以及诸如此类的柔软材料，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无不大放光彩，可是偏偏缺少彩色丝绸，他们聪明地推迟采购这种东西，因为时髦的东西变化太大，必须选购最新式的东西，才好当作锦上添花。

他们极其愉快地看过之后，又进行各种平常习惯的傍晚娱乐。男爵夫人非常清楚地知道，一个年青女子，不管命运如何，有了幸福的外表，也得从内心出发，显得妩媚可爱，而使自己的出现令人向往，所以她在乡居生活中引进不少变换多样、含有教育意义的娱乐，使得希娜莉这么年青，就熟悉各方面的情形，对任何交谈都不陌生，显得与她的年龄完全相符。要详细叙述这是怎么发展来的，未免扯得太远了，总之，这个晚上就是迄今为止的典型生活。富有才华的朗诵，优美的钢琴弹奏，悦耳的歌声，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虽然象平常一样令人神往而有规律，但是含有更多的意义；她们想到一个第三者，一位可爱又可敬的男子，他们做这做那都是为了准备极友好的接待他。一种未婚妻的感情，不仅以极甜蜜的感觉鼓舞着希娜莉，母亲也以细腻的知觉分享女儿的幸福感情，就连平常聪明能干的安娜妮也不由自主地沉浸在某种遥远的希望之中，盼望远方归来的男友出现在她面前。这样，三位性格可爱的妇女的感情，与她们周围的灯光和适意的温暖，与这种极度愉快的状况融为一体了。

第五章（续）符拉非奥的绝望到来——希娜莉的同情和倾爱——夜间溜冰——希娜莉拒绝一切人——少校遇着美丽的寡妇——她受玛卡莉的影响而发生内心变化。

大门外发出剧烈的敲击声和呼叫声，传来带有恐吓和要求声音的争吵，院子里燃起灯光和火炬，这一切打断了柔和的歌声。后来吵闹声虽然被压下去了，但还没有弄清楚它的原因；当然也不能就此平静下来，沿着台阶上来的男子们热烈地你一言我一语，一片曹杂。不经通报，门突然打开，妇女们大吃一惊。符拉非奥狼狈不堪地闯了进来，满头满脸一塌糊涂，头发一部分蓬乱竖立，一部分给雨淋透后垂吊下来，衣服破烂，就象一个人冲过荆棘和密林，跋涉泥泞和沼泽走来，浑身满是污泥浊水。

“我的父亲！”他高声叫喊，“我的父亲在哪儿！”妇女们吓得不知所措，年老的猎人，他最早的男仆和最殷勤的看护人，同他一起进来，大声劝他：“父亲不在这儿，这儿是姑母，这儿是表妹，您好好地瞧吧！”“不在这儿吗？那就让我去找他，要他单独一人听我说，然后我就死去。别让我看见灯光，别让我看见阳光，它刺我的眼睛，要毁掉我。”

家庭医生进来，抓着他的手，仔细探视脉搏，好些仆人胆怯地站在周围。“为什么要我站在这地毯上，我会弄脏它，我会损坏它，我的不幸的血泪滴落在地毯上，我那被人抛弃的命运在玷污它。”他朝着门口挤去，人们利用这种动作把他引开，引到远离这儿的客房里去，那是他父亲常住的地方。母女俩站在那儿吓呆了，她们看见受到复仇女神迫害的奥勒斯特¹，没有在艺术上加以美化，而是在可怕的、令人厌恶的现实中，与烛光辉煌的舒适华居对比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妇女们呆呆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以为在对方的眼中看到恐怖图像，它深深地印入了她们的心目中了。

男爵夫人略加考虑，不断打发仆人去探听消息。她听到以后稍稍放下心来，据说，人们在给他脱去衣服，擦干身体，细心照顾，他昏昏沉沉地任人摆布。再三的询问被禁止了，只好耐心等待。

最后，提心吊胆的妇女们听说，人们给他放了血，尽可能地采用平常惯用的镇静方法；他安静下来了，人们盼望他入睡。

午夜来临，男爵夫人要求，如果他睡了，希望看看他；医生开始反对，后来只得让步；希娜莉同母亲一起挤进去。房间黑沉沉的，只有一支蜡烛在绿色灯罩下闪烁着烛光，她们只看见模糊的影子，什么声息也听不到；母亲悄悄走近床前，希娜莉急不可待地拿着烛光去照睡着的人。他面朝里睡，但露出非常秀丽的耳朵，脸颊丰满，现在显得苍白，在已经又卷曲的署发下楚楚动人，一只一动不动的手和细长而柔软有力的指头，吸引着俯视的目光。希娜莉轻轻呼吸，似乎听到一声轻微的叹息，她靠近烛光，好象普西歌在冒着危险，惊扰有疗效的安睡。医生拿去蜡烛，照送妇女们回房去。

至于这两位好心肠的、在各方面都值得同情的妇女，怎样度过夜晚的时间，对于我们始终成了秘密，不过第二天一早，她们两人就显得急不可待。一直问这问那，没完没了，希望去瞧瞧受苦的人，语气虽然婉转，但是迫切

¹希腊神话所载：奥勒斯特为报父仇而弑母，受到复仇女神的迫害。

参看：罗马作家阿普勒尤斯（公元二世纪）所著有童话：《爱神与普西歌》，其中叙述普手拿灯光走近睡眠中的爱神的帽前，不小心惊醒了他。

的；到了中午，医生才允许短时间的访问。

男爵夫人走上前去，符拉非奥伸手给她。“最亲爱的姑母，对不起，请稍忍耐，也许不久了。”希娜莉走上前来，他伸右手给她。“你好，亲爱的表妹”这句话刺痛她的肺腑，他不放开手，他们四目相视，从最美好的意义上来看，真是绝妙的一对璧人。年青小伙子的闪闪发光的黑眼睛，配着阴郁的面容和蓬松的鬃发，她与此相反，似乎显得无比宁静，不过这时，她对这令人震惊的事件有种不祥的预感。“表妹”这个称呼，引起她内心异常激动。男爵夫人问：“你身体怎样，亲爱的侄儿？”“还过得去，不过他们对我可坏了。”“怎么样呢？”“他们给我放了血，这是残酷的；他们把血清除了，这是鲁莽的，它不是属于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她的。”他说这些话时，他的形象似乎变了，他含着热泪，把脸埋在枕头里。

希娜莉的脸向母亲露出可怕的表情，好象这个可爱的女孩目睹地狱之门在面前敞开，第一次看见怪物，而且永远难忘。她非常匆忙地经过大厅，来到最后的内室，倒在沙发上，母亲跟在后面，问她究竟知道了什么不幸的事。希娜莉奇怪地抬头仰望着大声说。“这血，这血，一切都是属于她的，一切都是属于她的，但她配不上这个呀。不幸的人啊！可怜的人啊！”说着这些话，痛苦不堪的眼泪如泉涌一般使压抑的心情轻松了一点。

有谁能够使上述发生的情况真相大白呢？有谁能够把这种初次会晤给妇女们造成的内心痛苦暴露出来呢？对受苦的人也是极端有害的，至少医生是这样说的，医生虽然不断报告情况，进行安慰，可是他还是感到有义务禁止其他的人走近。这时他发现她们乐意听从他的话，女儿不敢要求母亲不允许的事情，她们都服从这位明理的男子的命令。不过他在另一方面带来令人安心的消息：符拉非奥要求书写用具，也写了一些东西，但立即把这藏在床上自己的身边。现在除了不安和焦急之外，又加上好奇心；这是令人苦恼的时刻。过了没有多久，他拿出用美丽、自由之手，匆忙写就的一页，纸上写了下面几行诗：

“可怜人儿的诞生是个奇迹，
困惑的人在奇迹中迷失自己，
朝哪一个难以发现的黑暗门槛摸索？
无路可寻，踏着踉跄的脚步。
随后我发现在生动的天光中心，
感觉到黑夜、死亡和地狱。”

现在崇高的诗艺在这儿再次证实它有恢复健康的力量。它与音乐密切融合在一起，治愈一切精神痛苦，因为它大力刺激和唤起痛苦，并使其在缓解的痛苦中消失。医生深信，青年人本久就会恢复；只要身体健康，一旦压在他精神上的感情得到克服或缓和，他就会迅速感到愉快。希娜莉在考虑如何回答；她坐在钢琴旁边，试图用旋律来和受苦人的诗行伴奏。没有成功，她的精神上没有什么东西发出这么深刻痛苦的声音，然而在这次尝试中，旋律和韵这样迎合她的思想，使她用宽解的愉快情调来回答那首诗，这时她获得时间来发展和充实下面几行诗：

你深深地陷入痛苦与烦恼，
你可是为青春幸福而诞生，
抖擞精神迈开迅疾健康的步伐，
来到光辉明亮的友谊怀抱，

感觉在忠诚的好心人当中，
自会有生命的愉快之泉向你喷涌。

家庭的医务之友 接受传达信息的任务，果然成功了，青年人适度地有了答复；希娜莉继续从事缓和痛苦的工作，这么一来，他似乎又逐渐赢得愉快的日子和自由的基础，也许我们碰巧可以报道这种可爱的治疗过程。总之，好些时间就在这种活动中无比舒适地过去了；一次心平气和的再见机会逐渐成熟，医生不愿不必要地拖延。

在这期间，男爵夫人忙于收拾和整理旧的文稿，这种十分适合于目前情况的消遣，对激动的精神产生非常奇妙的影响。她回顾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年代，严重威胁的苦难过去了，想到这些此刻勇气倍增，特别回忆起与玛卡莉的美好关系，也就是说在令人忧虑的境况中的美好关系。那位唯一的妇女的卓越形象又出现在她的心目中，于是立即下定决心。这次也去请教她，除玛卡莉而外，她能够把自己现在的感情向谁倾诉呢？又对谁能够公开坦白恐惧和希望呢？

她在清理旧物当中，发现弟弟的微型肖像，情不自禁地对父子俩相貌的相似，含笑发出叹息。希娜莉这时骤睹肖像，劈手夺了过去，也对那种父子俩的酷肖惊讶不已。

这样过了一些时候，终于得到医生的特许，并在他的陪伴下，符拉非奥事先通知来吃早餐。妇女们对于这初次见面，暗中捏着一把汗。不过世界上往往在紧急甚而可怕的时刻，会出现某种快活的事情，这儿也果然如此。儿子完全穿上父亲的衣服走来，因为他自己的衣服不能再穿了，于是只好利用少校的军装和便服，这是少校便于在打猎和家庭生活中穿着而保存在姐姐这儿的，男爵夫人微微一笑，控制着自己，希娜莉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愕，得啦，她把脸掉开，在这种时刻，既不能对青年人说点热情的话，也不好说空洞无物的废话。为了使大伙儿摆脱困境，医生开始对父子俩的形象作一比较。据说：父亲高大一些，所以上衣显得长一点，儿子宽阔一些，所以上衣的肩头显得太窄。两者的不相称，使这种化装看上去滑稽可笑。

我们通过上述的详细叙述，解开了当前的疑难。对于希娜莉来说，青年时代的父亲肖像与儿子活生生的现实相似，自然显得有点可怕，甚而令人感到难堪。

不过我们现在倒是希望看见有只温柔的女性之手，来详尽地描写最近的时间如何经过，因为我们根据本身的方式，只得处理最乙般的东西。这儿必须再度提起诗艺的影响。

我们不能否认我们的符拉非奥有一定的才能，不过要他作出某种优秀的东西，必须有非常热情的感性诱因才行，所以他献给那位不可抗拒的妇女的所有诗歌，差不多都显得无比恳切而值得赞美，而现在面对一位极端可爱的美人儿，带着热情洋溢的表情来朗诵，必然产生不小的影响。

一个女人瞧见另一个女人受到热烈的爱恋，就乐意充当知心人的角色，她暗中怀着一种不自觉的感情，目睹自己悄悄地被人捧到崇拜者的位置上，自然没有不舒适之感。交谈也逐渐涉及到重要方面。类似相爱人儿互相间的唱和也在抬头，因为他很谦逊，只是半推半就地听任美人儿回答一些他所希望的话。听见从她美丽的口中吐出他不敢期待的东西。希娜莉在轮流朗诵时

即医生，因为他是医生兼朋友。

也有同样情形，由于只有一本子稿，两人要及时朝里面看，就不得不从商边拿着小稿本，互相靠近坐着，逐渐地头碰头，手挨手，最后，肢体自然而然地在暗中碰在一起。

不过尽管有这种美妙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最最可爱的舒适之感，符拉非奥还是很难掩饰他忧心忡忡的神情，他不断探听父亲何时到来，渴望能把极端重要的事情私下告诉父亲。其实这个秘密只要略加思考，就不难猜出来了。显然是那位迷人的妇人，在纠缠不休的男青年所造成的激动时刻，毅然拒绝了不幸的人儿，打消和摧毁了他一直坚持的希望。究竟这种场面是怎样进行的，我们不敢描述，由于担心缺乏青年人的热情。好啦，他完全心神无主，没有请假就匆忙离开军营去找父亲，夜晚冒着风雨，绝望地奔到姑母的庄园来，正如我们在上面叙述中所见到的那样。这种行动的结果，在他恢复清醒的理智以后，就明白显示出来了，他知道父亲暂时还不能到来，他缺少唯一可能的调解，既不知道如何克制，也不知道如何自救。

他忽然接到他的上校派人送来一封信，吃惊得不知所措，他小心翼翼地拆开熟悉的封印，信中说完客套话后，答应给予他的假期延长一月。

这番善意的原因虽然不易解释，可是他由此感到如释重负，他的心情本来感到惶恐不安，甚至被蔑视的爱情所给他的压迫。这时他感到十分幸福，能在亲切的亲戚家里获得休养，他可以欣赏希娜莉的光临，在短时间内就恢复了他的一切令人愉快的爱好交际的优点，这曾经使他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这位美丽的寡妇及其周围的人必不可少的人，只是由于坚决地向她求婚，这些优点才变得黯然失色。

在这样的情绪下，可以完全放心地等待父亲到来；由于天气的突然变化，促使他们采用一种积极的生活方式。雨一直不停，他们只好留在府邸。到处洪水泛滥，河流澎湃，堤岸溃决，府邸下边地带成了一片汪洋，村落、牛奶场、大大小小的庄园，虽然是在山坡上，却好象岛屿一般从水中浮现出来。

他们已经为应付非常的、但可想象的情形作好准备；主妇下命令，仆人们执行。经过最初极其普遍的补助之后，烤了面包，宰了牛，渔舟四处来回驶行，救济和照顾普及到一切角落。一切都安排得有条不紊，友好的施舍和愉快而感激的接受互相配合，只有一个地方，人们不信任那个分配物资的乡长，符拉非奥把这事接受过来，乘一条满载的小船迅速而顺利地到达现场，简单的事务，简单地处理，于得极其成功；这儿结束以后，我们的男青年还继续前行，去完成临别时希娜莉交给他的任务。偏偏在这不幸的时刻，有个妇女即将分娩，美丽的希娜莉对孩子特别关心。符拉非奥找到了产妇，然后带着大家的谢意以及产妇的特殊感激回家去。这时自然少不得有好些事情可讲。这期间没有一个人丧生，至于奇妙的接济，古怪、有趣、甚而可笑的事，简直不胜枚举，一些迫不得已的情况，被描绘得有声有色，好啦，希娜莉突然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要求，决定同样乘船去看望产妇，赠送东西，度过一些愉快的时刻。

虽然好心肠的母亲再三反对，但是希娜莉甘冒风险的快活意志终于胜利了；我们乐意承认，在我们得知这件事的过程时，叫人相当担心，因为这儿存在着一些危险，比如：搁浅，翻船，美人儿冒生命危险，男青年勇敢教授，把松松系着的船缆拉得更紧一些等等。不过实际上没有发生上述的情况，小船顺利地航行，看望了产妇，送了礼物，由于医生在场，自然不会没有良好的作用，尽管一些地方出现小小的障碍，危险时刻划船的人似乎显伶神情不

安，但是结果只成为使人发噱的玩笑，互相指出彼此的惶恐神色，谁显得更加狼狈，谁表现得胆小怯懦。然而这么一来，相互间的信任大大增加；互相照顾、在任何情形下团结在一起的习惯加强了：亲属和同情使彼此互相接近，互相扶持，而危险的情形越来越令人忧虑。

他们大可以在这样的相爱之路上，无拘无束地继续前进。天气放晴了，与季节相适的严寒降临，水冻了，流不出去。世界的景象在人们眼前突然改观，以前被洪水隔开的东西，现在却由于凝固的地面而联结在一起，不久，美妙的艺术作为媒介出现，这是高寒北方的发明，用于壮观早冬的日子，把新的生活带到这冻结的世界中来。各家的储藏室都打开了，每人寻找出自己惯穿的溜冰鞋，迫不及待地第一个踏上纯洁光滑的冰面上去。家庭成员中有不少训练有素的溜冰好手，对他们来说，这种娱乐差不多每年都在附近的湖面和联结各地的运河上进行，而这一次的面积却大大扩展了。

这时符拉非奥觉得自己的健康彻底恢复了，希娜莉从幼年年代起，就受到叔伯的指导，在冰层上显得既可爱而又强健；现在他们越来越快活地在冰上滑行，时而一起，时而单独，时而分，时而合。分离和规避，平常是叫人难受的，这时却成了小小的恶作剧，他们忽然逃开，为了一眨眼又合在一起。

不过在这种寻欢作乐当中，人们对物资的需要也活跃起来了；迄今为止，还有一些村庄只得到一半的物资供应；这时候满载最必需商品的雪橇来往奔驰，人们顺路经过遥远地区的大街，把那儿的农副产品迅速搬入附近小城的仓库，然后再从那儿把各类商品运口来，使地方上得到更多的好处。这么一来，原来对物资感到奇缺的困窘地方，通过向灵活和勇敢的人开放的平滑地面，一下子又获得解救和供应了。

这对青年男女在追求欢乐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对当地人尽点亲切的义务。他们看望那个产妇，赠以一切必要的东西：同时也看望其他的人，比如：健康上一直受到照顾的老年人，经常在有启迪性的谈话中使人受到道德教育的教士，现在教士们经受这种考验被认为更值得尊重了；具有充分魄力的较小地主，及早就来到危险的低洼地带耕种，这回却受到修建完善的堤坝保护，始终不受损害，经过长期提心吊胆的生活，加情地感到了安慰。每个农场，每所房屋，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人都有他的历史，他也许在自己和别人的心中成为一个重要人物。每逢谈话，总是容易有人插嘴。每人都急匆匆他说话、作事、来和去，因为突如其来的化雪天气始终存在危险，可能破坏整个美好地区的顺利来往，威胁店主，阻断来店的客人。

如果说白天他们怀着无比热烈的兴趣，从事快速的运动，那么晚上就以另一种方式给他们无比舒适的时刻，因为溜冰占据一切体育运动的首位，虽然紧张但不出汗，时间虽久但不倦劳。周身四肢都似乎更灵活了，每次用力后就产生新的力量，最后我们得到运动后的休息，在休息时，我们依然被吸引着沉浸在摇晃摆动之中。

今天我们这对青年男女却舍不得离开光滑的冰面；每次对着灯火辉煌、宾朋满座的府邸滑跑，就突然来一个转弯，喜欢回到远处去，这时他们不愿彼此离开，生怕失掉一方，他们互相搀着手，确信彼此都在场。然而最最甜蜜的似乎还是运动，这时彼此手臂交叉着放在对方的肩头上，纤细的手指自然而然地抚摩着对方的鬃发。

满月升上灿烂的星空，使周围环境充满魅力。他们彼此又看得清楚了，象往常那样，相互在背着亮光的眸子中寻求回答：不过情形似乎有点两样。

她的内心深处仿佛露出一线光明，暗示沉默的嘴巴里聪明地不肯吐露的东西。两人都觉得处在节日般的愉快状态中。

沟渠边所有的参天柳树和枪村，山岗和丘陵上所有的树丛，都历历可见；星星闪烁，寒气增长，他们对此都似乎毫无感觉，而沿着闪烁的月光，直接迎着天上的星群滑去。这时他们抬头望去，看见闪的不断的反光中有个男子的形象来回飘动，似乎在追随自己的影子，他本身面目模糊不清，被光辉笼罩着，朝着他们走来；他们本能地掉过头去，这时他们极不愿意碰见任何人。他们不断避开向前飘来的形象，这形象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而是跟着他们到府邸去的直路走着。不过他一下子离开这个方向，多次绕着这对相当惶恐不安的男女青年盘旋。他们略加考虑，试图占据背阴的一面，那个人却在满月光中朝着他们快步走来，他站在他们面前，这不可能看错，那是父亲。

希娜莉停下脚步，在惊讶当中失去平衡，摔倒在地，符拉非奥立即单腿跪下，把他的头抱在怀里，她遮着自己的脸，弄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我去拿一个雪橇来，那儿下边正好有个人滑过，我希望，她没有受伤，一会儿我就在这三棵高桤树下来找你们！”父亲这样说后，就远远地离开了。希娜莉靠着男青年努力支撑起来。“我们逃走吧，”她大声说，“这情形叫我受不了。”她朝着府邸的相反方向急忙滑去，符拉非奥费了相当气力才赶上她，用十分友好的言语安慰她。

现在这三人在月夜中迷失在冰面上而神情迷惘，他们的心境是无法形容的。得啦，他们很晚才回到府邸，那对青年男女各自分开，彼此不敢接触，不敢靠近，父亲带回空雪橇，他徒劳地带它在辽阔的雪地上来往奔波一番。音乐和舞蹈已经开始，希娜莉借口摔得厉害，感到疼痛，躲入她的房里，符拉非奥十分乐意把领舞和指挥工作让给几个小伙子，其实他们趁他不在时已经抢着在于了。少校没有露面，他发现有点奇怪的是——虽然不是出于意外——他的房间被人住过，他自己的衣服、内衣和用具，不象往常那样整齐，而是散乱地放置着。主妇采用礼节性的强制来执行职责，她多么高兴把所有的客人都安顿得十分妥贴，终于可以抽空向弟弟说明事实。很快就作了，不过要从惊讶中恢复过来，了解意外，消除怀疑，平息忧虑，还得需要时间；至于解开疙瘩，解放思想，更不是马上就办得到的。

我们的读者们大约相信，从这时起，不好再用描写的方法，而是用叙述和观察的方法来讲我们的故事，只有这样，才可以深入这时决定一切的心理状态，使它具体显示在我们眼前。

我们首先要报告的是，少校从我们眼中消失以后，一直在忙于家务，事情尽管顺利和简单，但是在某些个别地方却碰到意外的障碍。要整理原来的混乱状态，把许多纵横交错的线理顺成一只线团，这是多么不容易。因此他得常常变动地址，以便在不同的地方同不同的人物打交道，所以姐姐的来信总是迟迟而不规则地到达他的千里。他首先获悉儿子的迷误和生病，然后听说儿子得到莫明其妙的假期。至于希娜莉的感情有了转变，这点始终瞒着他，姐姐对此实在很难向他启齿。

他听到洪水的消息，就加快行程，可是到了冰冻以后，他才来到冰原附近，他买了滑冰鞋，打发仆人和马匹绕道去府邸，自己急急忙忙朝着那儿奔跑，终于远远望见灯火辉煌的窗口，在一个如同白昼的夜晚，他却发现令人沮丧的情景，使自己陷入十分尴尬的烦乱之中。

违反内心的真情来迁就外在的现实，两相对照，总是痛苦的；难道说，

相爱和居留不也和分离和回避有同样权利吗？可是一旦这个挣脱那个，就在心灵中产生巨大的裂痕，使好些人趋向毁灭。不错，只要幻觉还在延续，就具有难以克服的真实，只有刚强能干的男子才能通过对错误的认识，而得以提高和加强。这样一种发现把他们提高到超越自己，当旧路已经行不通时，他们就在高处迅速瞭望四周，寻找一条新路，而精神抖擞地踏上征途。

人在这样的时刻遇到的困窘是不可胜数的，然而一个富于创造的人，凭借本身力量而发现的方法也是不可胜数的，纵然力有不逮，他也会超出范围之外给以友好的指示。

幸好少校在内心深处已经作好了应变的准备，虽然是半自觉的，不是出于心甘情愿。他自从跟那个美容侍从分手以后，重新回到自然的生活道路上来，停止化妆打扮，他觉得原来肉体上的快感相当少了。他觉得从少女的第一个情人转变为慈爱的父亲，真叫人啼笑皆非，可是形势不断迫使他扮演这个角色。本来关心希娜莉和自己儿子的命运，一直突出在他的思想里，而爱情和眷恋的感情以及肌肤相亲的要求，是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当他一旦想到把希娜莉抱在怀里时，那么，他更多想到的是给她以自己铭记在心的幸福，而不是占有她的那种享乐。要是他打算纯洁地享受对她的怀念，他就不得不首先回想起她那样美妙地向他吐露的衷情，他不得不回想起她出乎意外地以身相许的那个时刻。

可是现在呢，当他在这明亮如昼的夜晚，目睹一对形影不离的年青伴侣出现在面前，那个最可爱的人摔跤后，倒入男青年的怀里，两人都不重视他许诺下的有益的再见，也不在指定的地点等候他，竟自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让他自己留在这郁郁寡欢的境地，试问：凡是与此有同感的人，能不在内心深处感到绝望吗？

这个素来团结的、而且希望更加团结的家庭，一下子变得分崩离析了；希娜莉固执地留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少校尽量控制自己，听儿子讲述以前的经过。原来这场灾难是由于那个漂亮寡妇使用女性伎俩所造成的。她为了不把她一直对她热情崇拜的符拉非奥，让给另一个对他垂青的可爱女子，就表面上给予他过份的宠爱。他由此受到了刺激和鼓舞，就肆无忌惮地去冒失追求他的目的，先是引起厌恶和争吵，接着就导致两人全部关系的彻底决裂，直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对于性格温和的父亲来说，别无他法，只有惋惜孩子们犯的过失，如果这引起可悲的后果，就尽可能予以弥补：事情的处理比希望的宽恕得多，这就是宽恕和忘怀。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和商量，接着符拉非奥就代替父亲到接收过来的田床上料理一些事情，并且要在那儿度过他的假期，再回到团里去，在这段时间里。驻防地转移到了别处。

少校忙了好几天，拆看在他外出较久期间里，在姐姐处堆集起来的信件和包裹。在信件当中，他发现那位擅长美容术的朋友，即那位保养得很好的演员寄来的一封信。这人听了那个告别回来的化妆侍从关于少校的状况及打算结婚的报告，感到非常高兴，但提出一个人进行这种计划时必须正视的顾虑。他处理这种事情有自己的方式，要人考虑如下的一点：对于一个上了一定年纪的男子来说，最妥当的美容方法就是不沾染美丽的女性，而享受值得赞美的、舒适的自由。这时少校笑微微地把信笺交给姐姐看，虽然有解嘲的意味，但相当严肃地暗示内容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想起了一首诗，我们暂且不作韵律上的推敲，可是诗的内容却用巧妙的比喻和优美的辞藻显示出来

了：

“夜里还散发清辉的残月，当太阳升起时就黯无光泽；老年的爱情狂想，随着热情洋溢的青春销声匿迹，杉树在冬天显得新鲜而挺拔，可是在春天与枝叶嫩绿的桦树相比，就显得苍老而难看。”

可是我们在这儿既不想把哲学，也不想把诗歌，当成是作出最后决定的重要助手来特别赞美，因为一件小事可能引起极其严重的后果，而动摇不定的思想也往往决定天平倾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不久前少校掉了一颗门牙，他担心再掉第二颗。他根本没有想到装一颗假牙，带着这个缺陷而去追求一个年青的情人，他开始感到非常丢脸，尤其是现在，他和她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也许早一些或者晚一些，这种事情发生的影响不大，但是偏偏在关键时刻出现这样一种情形，不得不令一个平常在健康上完美无缺的人至感恶心。他仿佛觉得自己的机能组织失去了拱顶石，其余的拱顶也将逐渐倒塌下来。

尽管这样，少校很快就同他的姐姐通情达理地商谈这件显得如此混乱的事情；他们俩不得不承认，他们本来只要绕个弯就可达到目的，而且快要接近了，却偶然由于外来的原因，被一个没有经验的孩子的错误而陷入歧途，就草率地离开了，他们认为现在最自然不过的就是坚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让两个孩子结合起来，然后忠实不懈地给他们以父母的关怀，至于采用什么方法，他们心中早已有数了。男爵夫人完全得到弟弟的同意，到希娜莉的房间去。她正坐在钢琴旁边自弹自唱，用愉快的目光对着进房招呼的母亲，微微颌首，似乎请来倾听。她唱的是一首平静悦耳的歌曲，表示唱歌人的情绪再好不过了。她弹唱完毕以后，就站起身来，不等到年长的谨慎小心的对方开口，自己就先说：“最好的母亲！我们对于极其重要的事情缄默了这么久，这是最好不过的；我谢谢您，您直到现在没有拨动这根弦；可是现在是时候了，要是您愿意，我就来表白一下。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想的呢？”男爵夫人听见女儿的语气表达出安静和温和的情绪，感到十分高兴，立即明智地解释从前的时候以及她弟弟的人格和功绩。她承认唯有一个品质高尚、又是近亲的男子，会打动一位年青姑娘的芳心，于是便从天真的敬畏和信任，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钟情，甚而表现为爱和热情。希娜莉仔细听着，露出完全同意的肯定表情，母亲又把话转到儿子的身上，女儿垂下她那长长的睫毛：讲话人对于儿子虽然提不出象对父亲那样的光荣论据，但她主要认为父子两人相貌相似，并指出青年人具有的优点，一旦选中他作为终身伴侣，一定可以有望完全实现父辈的当前生活。希娜莉听到这儿似乎也在思想上表示赞同，不过目光更严肃一些，有时下视的眼睛流露出在这种情况下最自然不过的某种内心的激动。接下去话题转到外部的顺利环境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然的形势。前后所作的比较，当前得到的极大好处，向某些方面扩展的远景，这一切都完全如实地明摆在眼前，最后还不乏暗示，让希娜莉自己不得不回忆起，她同从前和她一起长大的表兄订过婚，尽管这是开的玩笑。根据以上所说，母亲得出应有的结论，就是她和舅父同意两个青年人的结合可以毫不犹豫地进行。

希娜莉用平静的目光和语气回答，她不同意立即作出这样的结论，她非常美妙而妩媚地举出相反的理由，这会使一个温柔心肠的人立即感到同情，但我们却无法用言语来转达。

有理性的人一旦想出某种明智的事情，比如排除这种或那种团窘，达到这个或那个目的，并为此而说明和排列出一切想得出来的论据，但是，如果

那个为了本身利益本来应当协作的人，却抱着完全不同的思想，由于内心探处的原因，反对这样值得赞美而且必要的作法，那么，前者必然感到无比惊惶失措，她们言来语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明智的东西不愿深入感情，而感情的东西又不愿与有利和必要的东西合拍，对话激烈起来，理智的锋芒触动到那已经受伤的心，现在这颗心不再克制，而是热烈地向外暴露出来，最后使得母亲面对年青姑娘的高贵和庄重态度吃惊地退缩，因为她有力而如实地强调这种结合非但不合适，而且是犯罪的。

男爵夫人多么仓皇失措地回到弟弟身边，是可想而知了，也许还让人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出来：少校听说侄女断然拒绝，心里说不出的高兴，尽管自己没有指望，却心安理得地站在姐姐面前，不带任何愧色，因为这个事件对于他已成为非常细致的有关名誉的事情了，他觉得内心获得了平衡。不过他暂时还瞒着姐姐，隐藏自己痛苦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说得完全自然：凡事不能操之过急，要给善良的女孩以时间，让她心甘情愿地去走敞开的路，而这条路现在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了。

现在我们几乎不能要求我们的读者，从人物激动的内心状态中转到表面上来，然而这却和许多方面有关。在此期间，男爵夫人给与她的女儿一切自由，用音乐和唱歌，用绘画和刺绣来舒适地消磨她的时光，同时也用阅读和朗诵来供自己和母亲消遣，少校就趁春季到来时，把家务整理就绪，儿子看出自己今后是一位富有的产业主，而且毫不怀疑自己将是希娜莉的幸福丈夫，这时他才觉得，趁威胁的战争爆发时，要在军事上努力争取荣誉和等级。在目前相安无事的时刻，人们认为可以肯定地预见到，这个似乎只被一种古怪念头连结起来的谜，不久就会得到说明和解开。

然而可惜的是，在这表面平静当中却得不到安宁。男爵夫人天天都徒劳无益地等待女儿改变主意，女儿虽然态度谦逊，很少表态，可是遇到重要机会，她却毫不动摇地让人看出，她在坚持自己的信念，这只有一个真心实意的人才能这样，并不管自己与周围环境是不是一致。少校感到自己心情矛盾；要是希娜莉真的决定嫁给儿子，他总会觉得自己感情受到伤害，但是要是她决定嫁给自己本人，他同样深信自己不得不拒绝她的要求。

我们惋惜这位好心肠的汉子，忧愁和烦恼好比是一层迷雾，不停地浮现在面前，一会儿作为背景，使紧急的日常现实和事务显示出来，一会儿向他迫近，掩盖眼前的一切。这种动摇和飘浮现象出现在他精神的眼前；如果白天要求他从事迅疾有效的活动，那么，当他夜里醒来时，一切令人厌恶的东西，以种种奇形怪状，极不愉快地在他心里反复盘旋。这种不断重现而无法拒斥的情况，把他带到了我们几乎可以叫作绝望的境地，因为活动和工作平徽本是对付这种情形的最可靠的方法，现在却丝毫不起缓和作用，更说不上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了。

我们的朋友在这种情形下接到一封不知名的信，邀请他到附近小城的邮局里去，有位匆匆的过客迫切地希望在那儿同他当面谈谈。他本有多方面的业务和人事关系，对此已经见惯不惊，加以那潦草的自由笔迹似乎使他回想起一点什么，所以他毫不耽搁地前去。他本着安详镇静的态度去到上述地点，在一间熟悉的、相当土气的楼房里，美丽的寡妇向他迎面走来，他觉得她现在比自己离开她以前更美丽、更妩媚了。究竟是我们的想象力不能把握这无比优美的东西，不能把它完全再现出来呢，还是动荡不安的状态真的赋给她更多的魅力了？总而言之，他需要加倍的自制，以便把惊讶和迷乱掩藏在极

普通的礼貌的假象下；他和气地问候她，表显难以为情的冷漠。

“别这么样，我最好的人！”她大声说，“我绝不是特意邀请您来到这非常简陋的环境，也就是来到这些白色墙壁中间，这种拙劣的设置不配使人进行高雅的谈话。我只是借此解脱我胸中的一种重压，因为我要说，我要坦白，我在您的家中制造了许多乱子。”少校吃惊地向后退。“我一切都知道，”她接着说，“我们用不着给自己解释，您和希娜莉，希娜莉和符拉非奥，还有您的好心肠的姐姐，我对你们所有这些都表示抱歉。”她的话似乎顿住了，她那无比优美的睫毛挡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她的双颊泛起红晕，看上去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美丽。这位高尚的男子极度惊惶地站在地面前，他浑身觉得说不出的激动。“我们还是坐下吧，”最可爱的人儿擦干眼泪说。“请您原谅我，我对您表示抱歉，您看得出，我受到怎样的惩罚了。”她再次用绣花手帕遮着眼睛，她哭得多么伤心啊。

“请您明白告诉我吧，仁慈的夫人，”他慌慌忙忙地说。“一点儿也说不上仁慈！”她含着美妙的微笑说，“您还是把我叫作您的女友吧，您还没有一个忠实的女友。所以说，我的朋友，我知道一切，我对整个家庭的状况清清楚楚，深知所有人的思想和痛苦。”“什么能使您了解到这种程度呢？”

“自我坦白呗。您对这种笔迹不会感到陌生。”她向他出示几封展开的信。“这是我姐姐的笔迹，好多的信都写得潦草，我早已熟悉的！难道您一直和她有联系吗？”“不是直接的，不久以来是间接的；这是写给某某人的地址和姓名。”“一个新的谜，给玛卡莉的信，她是所有妇女当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位。”“所以他才成为所有受苦人儿的知己和听忏悔的神甫，所有的人是指那些走投无路、要想自救而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人。”“谢天谢地！”他大声说，居然找到了这样一个调解人，我觉得去恳求她是不合适的，但愿我的姐姐能够那样作；因为我也知道一些例子，就是那位优秀人物手拿一面道德魔镜，给任何一个不幸的人，照透混乱的外形，照到自己美好、纯洁的内心，使他一下子对自身感到满意，促使他走向新的生活。”

“她也对我做了这种好事，”美人儿回答：这一瞬间，我们的朋友明确地感觉出——虽然还不明白所以然——从这个平常个性内向的奇特人儿身上，显示出一种道德美好、慷慨助人的素质。“我不是不幸，而是心中不安，”她继续说，“我确实不再属于我自己了，这就是说，归根到底我并非不幸。我再也不满意自己，我按照自己想法，对着镜子整理一番，我常常觉得，我似乎是为了化装跳舞而打扮，可是自从她用她的镜子照着我，自从我知道，一个人怎样可以修饰内心，这时我才觉得自己真的又美了。”她是介乎笑与哭之间说出这些话的，人们不得不承认，她不只是显得和蔼可亲。她令人肃然起敬，是值得人永远对她忠实和眷恋的。

“喏，我的朋友，让我们长话短说吧：这儿是信件，请您仔细阅读，好好考虑和准备，您总得需要个把钟头吧，或者更多一些，随您的便：然而我们的情况只消几句话就可以决定了。”

她离开他，在花园中上下走动；这时他展开男爵夫人同玛卡莉来往的书信，让我们扼要地概括出它们的内容。前者抱怨美丽的寡妇。这情形就象通常一个妇女看待另一个妇女，而作出尖锐的批评那样。其实她只提到外表和言谈，没有问到内心的情况。

接着是玛卡莉方面的温和判断，认为应从内部描叙这样一个人。外表不过是偶然性的结果，对她不该指责，也许应该原谅。这时男爵夫人报告儿子

的疯狂状态，两个青年人不断增长的相互爱好，父亲的到来，希娜莉的坚决拒婚。各方面都得到玛卡莉完全公正的回答，她的回答来自一种坚定的信念，认定由此必然产生道德上的改善。最后，她把全部来往的书信都转寄给美丽的妇人，而这人的美妙内心现在也显露出来，开始美化她的外貌。整个经过就以对玛卡莉的感谢回敬而告结束。

第六章 威廉致函莱纳多：纳荷丁妮找到了——致函神甫：希望开始医学研究。

威廉致函莱纳多

最敬爱的朋友，我终于可以说，纳荷丁妮找到了，为了让你放心，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对这位好人儿来说，是在一种好得不能再好的情况下。您让我一般地谈谈吧；我现在就在亲眼看到一切的地方写信，对此应当有所说明。

家庭状况是建立在虔诚的基础上，通过勤劳和整治保持生气，不太拘谨，也不太宽松，对于贡献才能和力量，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有一批地地道道的手工业者环绕在她周围，这儿可以看到远方的局限和影响，审慎和节制，纯洁和忙碌。我不容易见到比当前更愉快的处境了，因为最近和将来都有着光明的前景。把这些总起来看，大约就足够使每个关切的人安心了。

因此，回想起我们之间商讨过的一切，容许我恳切请求朋友，您，暂且满足于这种一般的叙述，只是在思想中加以描绘，但不必再去追究一切了，而是以无比的热情献身给您现在也许已经完全明了的伟大的终身事业。

我把这封信的副本寄一份给赫西莉，另一份给神甫，据我揣测，神甫一定知道在哪儿可以找到您。我对这位久经考验的无论在秘密和公开事务上总是同样可靠的朋友，还另写一点他可以传达的东西，关于我本人，我特别请求给予关注，并用虔诚和忠实的祝愿促进我的意图。

威廉致函神甫

要是我没有把一切弄错的话，那么，莱纳多这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人现在正在你们中间，因此我寄来书信的复本，让它安全送到他的手里。但愿这位青年男子在你们的圈子中间不断投身到重要活动中去，因为我盼望他的内心已获得安宁了。

至于我本人，经过连续的积极的自我考验之后，可以更认真地重复孟坦许久以前向我提出的申请。更加镇定和连续地完成我的漫游年代的愿望，愈来愈迫切了，我怀着可靠的希望，别人将会给我的想象以活动余地，所以已经完全作好了准备，并采取了措施。在完成有利于我高贵朋友的事情以后，现在我大可以在已经宣布的条件下，心安理得地踏上我今后的生活旅程。一旦我也完成一次虔诚的朝圣以后，我就打算到×××去。我希望在这个地方接到你们的信，根据我内心的冲动重新开始。

第七章 威廉，画家，希娜莉和美丽的寡妇在马乔列湖边——艺术作为对世界的解释——艺术课——戒欲的考验——茅纳多函威廉：他同塔楼会社的联系；为团体而活动及放弃个人享受——神甫函威廉：塔楼会社的联系，移民，莱纳多与教育省；美洲计划；“世界虔诚”；威廉的申请获准。

我们的朋友寄走面前的书信以后，就穿过附近的山脉继续向前漫游，一直到壮丽的谷底盆地在他眼前豁然开朗，他在开始新的生活旅程以前，打算在这儿结束一些事情。他出乎意外地在这儿碰到一个年青、活泼的旅伴，通过这人将使他的努力和享受得到某些好处。原来他是同一个画家结伴，许多这一类的画家都见过世面，其中不少人还涉猎长篇小说和戏剧，而此人这一次是以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的面貌出现。两人很快就谈得十分投机，互相倾吐自己的爱好、意图和决心；现在可以看出，这位优秀的艺术家擅长水彩风景画，他用富有才情和熟练的笔法描绘出来的陪衬加以点缀。他热情地迷恋着迷娘的命运、形象和素质。他曾经多次想象过她，这次旅行就是要把她曾经生活其中的环境如实地仿制出来；要表现出这个可爱的孩子生活其中的幸福与不幸的环境和时刻，她活在一切温柔心里的图像也活生生地出现在视觉官能之前。

不久两个朋友来到了大湖。威廉竭力地逐步寻找大致提到过的地方。乡间的豪华别墅，宏敞的寺院，轮渡和湖湾，岬角和码头，都寻遍了，还有勇敢而善良的渔夫的住房，以及岸边建立的快活小城，邻近山上的府邸等也不肯放过。艺术家善于把握这一切，利用光线和色彩来捕捉从前每每使人激动过的情调，于是威廉持续不断地在感动当中度过他的时间。

迷娘就和她生前那样，给突出地表现在许多画页上，这时威廉再用详细的描写来帮助朋友的想象力，把一般设想的东西，纳入较窄的个人性格范围。

这样，人们就看见这个男童式的姑娘以各式各样的姿态和意义出现。她站在豪华别墅的高柱下，沉思地观察前厅中的雕像。这儿，她在系牢的小艇上随着潺潺流水摇摆，那儿，她爬上桅杆，表现为一个勇敢的水手。

不过有张图像显得特别与众不同，这是艺术家旅行到这儿来的途中，还没有遇见威廉以前，为了表现一切性格特征而描绘出来的。这个秀丽动人的假男孩立在荒山野岭中间，周围是悬崖，瀑布喷洒，她如鹤立鸡群一样被难以描写的杂乱人群包围着。阴森、陡峭的原始山脉峡谷也许不能比这点缀得更优雅、更显著了。这个乌烟瘴气的吉卜赛人一般的团体，既粗野而又奇异，既古怪而又下流，它太吊儿郎当了，不足令人生畏，它太荒唐了，唤不起人的信任。健壮的骡马驮着乱七八糟的行李，时而越过木排路，时而顺着打桩的梯级向下走，行李堆周围挂着震耳欲聋的全部乐器，不住地摇来晃去，时时发出刺人耳膜的噪音。可爱的孩子就夹在所有这些东西当中，无反抗地低头沉思着，虽不乐意，却逆来顺受，被领着但不是被拖着走。有谁对这描绘得如此奇妙的图像不击节称赏呢？险恶的岩层隘口被有力地刻画出来；要不是有道飞桥预示着与外界联络的可能，这横贯一切黑色峡谷势将汇聚奔流，阻断一切出路。这位艺术家本着聪明构思的真实感，也让人看出有座岩洞，人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巨大晶体的天然作坊，或者看作是神秘可怖的蛟龙

即瑞士和意大利相连的马乔列湖。

蟠踞的巢穴。

朋友们不免怀着敬畏心情访问侯爵的府邸；老翁还出门未归；由于他们对待宗教机构和世俗当局的态度都恭敬，所以在本区中受到友好的接见和招待。

府邸主人不在，反而使威廉觉得十分舒服；尽管他愿意再见这位尊贵绅士，并向他衷心地问好，可是他却担心难以应付这位绅士为了表示感谢而表现出的慷慨，害怕因他做了那忠实、慈爱的事而强给他的报酬，其实他对此早已领到那份最温情的报酬了。

两位朋友就这样驾着小船，从这边湖岸漂浮到那边湖岸，行驶遍了大湖的每个方向。在这最美好的季节，他们从不放过对日出和日落的欣赏，阳光从天空大量照射到湖面和陆地，而在反光中才完全显出大自然的壮丽。

一派茂盛的植物世界，由大自然所播种，经过人工培植而成，到处都包围着他们。首批栗树林已经向他们表示出欢迎了，要是他们现在躺在柏树下，眼看月桂树耸立，石榴变红，香橙和柠檬茁壮生长，同时累累果实从浓密树叶中闪烁发光，那么，他们就忍不住要发出一种凄凉的微笑。

可是由于有这位年青伙伴在一起，使威廉产生一种新的享受。本来大自然并没有赋给我们的老朋友以绘画的眼睛。他只是对明显的人体美容易受到感染，可现在他突然发现，通过一位气味相投、但为完全不同的享受和活动而培养出来的朋友，为他敞开了周围的世界。

男友滔滔不绝地指点当地不断变幻的壮丽景色，但更多的是指集中精力的模仿，给他打开了眼界，尤其是使他摆脱了平常那种固执不休的怀疑。他历来就怀疑可以模仿意大利的风景名胜；在他看来，天空太蓝，迷人的远方的紫色调虽然十分可爱，但不真实，而好些新绿又显得太杂，然而现在他同他的新朋友已经变得水乳交融了，他那样易受感染，于是学习用朋友的眼光来观看世界，当自然界展开它美丽的公开秘密时，人们不由自主地觉得，无法克制地渴望艺术充当最适当的解释者。

但是绘画的朋友完全出乎意外地从另一方面来迎合威廉，这位朋友有时唱起一首愉快的歌，使在这辽阔的水上航行的宁静时间彻底活跃起来，得到唱和。可是这时发生一件事情：他发现一座府邸当中有独特的弦乐演奏，这是一种小型的琉特，声音强劲、响亮、舒适而悦耳，他马上就限着乐器唱起来，处理得顺利而愉快，让在场的人都心旷神怡，于是他这位新的俄耳甫斯把平常严厉、冷酷的看守人制眼得乖乖的，友好地迫使对方把乐器交给歌手一段时间，条件是临别以前妥善归还，并在任何一个星期日或节日的间歇时间出现，使这家得到娱乐。

从这时起，湖面和岸上变得完全两样，大小船艇竞相靠拢，货船和商船也逗留在附近，人群排队跟到湖滨，上岸的人立即被快活的群众包围着，每人都依依不舍地祝福离别的人万事如意。

现在一个注意这两位朋友的第三者，一定看得出，两人的使命事实上已经完毕；一切与迷娘有关的地方和处所都全部勾画好了；一部分分出光线、阴影，着上颜色，一部分是赶在大热的白天如实绘制的。为了办到这点：他

暗指想起《学习年代》书中的“迷娘曲”。

形似琵琶的乐器。

古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

们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因为威廉的誓言常常阻碍他们的活动，不过他们有时借口规避，就说这誓言只在陆上而不在水上适用。

威廉本身也觉得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然而他不能否认自己想见希娜莉和美丽的寡妇的愿望，只有这点得到满足，他才可以心无挂虑地离开此地。他把这个故事私下告诉男友，对方也同样好奇，而且高兴地在他的画面上空出最好的地方，以便把这些可爱人儿的形象艺术地装点上去。

这时他们在湖上着手纵横航行，观察陌生人通常进入这座乐园的地点。他们早已告诉船夫，他们希望在这儿见到朋友，果然没有多久，他们就看见一艘精致的游艇向前驶来，这正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他们再也按捺不住，立即争先恐后地向前走去。女士们感到相当惊讶，当威廉出示便笺，她们立即镇静下来，毫不考虑，承认这是她们事先所绘的箭头符号。两位朋友很快就受到亲切地邀请，他们急忙登上女士们的船。

现在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四人怎样一起在无比精美的船舱里，面对面地坐着，置身在无比幸福的世界，习习和风拂面，荡漾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人们可以看见不久前我们描叙过的一对女的，以及数周以来共同过着旅游生活的一对男的，他们略事考虑以后，全都处在极其优美、但也极其危险的境地。

其中的三个人，不管愿不愿意，已属于戒欲的人，对于他们倒也不必过份担心，至于第四位，却也很快会被有关团体所接受。

他们几次横渡湖面，指点岸边和岛上极其有趣的处所以后，人们就把两位女士带到她们准备过夜的地方，这儿有个为这次旅行派定的机伶的导游人，他可以照顾到一切盼望得到的生活起居。威廉的誓言在这儿成为适当的、但令人难受的典礼官；两位朋友不久以前就在这一站度过三天，已把周围环境游览遍了。艺术家不受任何誓言的约束，他请求允许他陪伴女士们上岸，然而她们拒绝了，所以彼此只好在离码头不远地方分手。

歌手刚刚跃进船舱，船就急忙离岸，他拿起琉特，开始动人地唱出那首奇妙的悲歌，这是威尼斯的船夫从陆上到海上、从海上到陆上爱唱的。他对这样的演唱是训练有素的，这一次更是唱得特别柔和而富有表达力，他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加强声调，使岸边的人仍然以为听到离别者在同样的近处唱歌。他最后停止弹琴，只发出他的声音，这时他高兴地觉察出，女士们不肯回家，而愿意留连在岸边。他感到十分兴奋，简直欲罢不能，直到最后黑夜和距离使所有的对象都模糊不清了；那位比较平静的朋友终于使他看出，黑暗虽然有利于声音，但是船只早已离开歌声能传到的范围了。

根据约定，他们第二天再次在辽阔的湖面上会面，在飞驰的航行中，可以欣赏湖岸的秀丽景色。远近一带风物迷人；有时罗列成行，历历可数，有时不停地移动位置，在水中反映出均匀的倒影，给沿岸航行提供多姿多彩的娱乐。这时候纸上的艺术复制，让人推测和猜想到今天航行中没有直接看到的东西。对于眼前这一切来说，似乎只有静默的希娜莉具有自由而美好的感受。

但是到了中午，又一次出现了奇迹：只有女士们上岸，男人们则穿过港口。这时歌手尽量靠近演唱，这儿不仅有温和的不断变音的普通恋慕声调，

还有愉快而柔靡的扣人心弦的声音也产生奇妙的影响。有时候我们在《学习年代》书中所见到的心爱人儿的某些歌曲，也回荡在弦上和唇边；可是歌手暂停下来，出于善意的爱惜，也是他自身的需要，听凭人沉浸在陌生的图像和感情中，以利于他的演唱，使人听来更加心动神驰。两位男友忘记了饮食，差点把港口给封锁了，多亏细心的女友派人送来美好的食物还有精选的美酒，供他们享用。

每次分离，每种阻碍我们萌发热情的条件，非但不能压制它，反而加强它，这回也可以估计到，男女双方有谁短时间不在，都会引起同样的相思。果然不错！人们看见女士们乘着光彩夺目的游艇又很快驶向前来了。

不过“游艇”这个词，不能按照可悲的威尼斯的意义来理解；这儿是表示一种快活、舒适、令人喜欢的船；纵使我们小圈子的人数增加一倍，它的容量也绰绰有余。

有几天就以这种相遇与相别，分离与聚首之间的奇特方式度过了；不过对于激动的心情来说，在享受无比愉快的幸福的当儿，总觉得有什么不在和缺少点什么。眼前的新交使人想起过去的旧友；然而一旦失去新交，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人也已经对回忆具有强烈的要求了。只有沉着的、经受过考验的人，如象我们美丽的寡妇，才能在这种时刻完全保持平静。

希娜莉心头所受的创伤太厉害了，承受不住一种新的、纯洁的印象；但是，当优美地带的宜人秀色包围着我们，减轻心中痛苦时，当富于情感的朋友的温情对我们发生影响时，这时就在精神和意识上产生某种奇特现象：把过去的、不存在的东西梦幻般地唤回来，而把眼前的现实只看作幽灵般可以摆脱的幻觉。人们就这样轮流地摇来晃去，被吸引又被拒绝，使亲近又使疏远，好些日子，心潮起伏难平。

那位机伶而富有经验的向导，虽然没有仔细判断这些情况，却认为看得出女主人的安详态度与以往相比，有了某些变化，当他终于明白这是怎么一回古怪事时，他也懂得在这儿介绍一点令人开心的事情。这时正要把女士们再次送到原来打算就餐的地点，有一艘装饰一新的船迎着她们驶来，停靠在她们的船边，船上陈列出珍馐满案的隆重宴席，并且邀请他们入座，这么一来，他们又可以有几个小时的聚会，等到黑夜才使他们接受习惯的分离。

幸好男友们在以前航行时，由于某种天然的古怪念头忽略去登那座装扮得最美丽的岛屿，现在也没有想到，在看遍人间美景前，展现在他们眼前的绝不是那里保存得最佳的人工装饰的作品。然而最后他们灵机一动，另作安排！他们把这悄悄告诉向导，这人善解人意立即加速航行，他们认为这是最幸福的一次。现在他们可以希望和期待，经过许多中断了的欢乐以后，有整整三个美好的日子在一个对外隔绝的区域里一起度过。

这儿我们得特别赞美旅游向导；他是属于头脑灵活、行动敏捷那一类人，他曾经导游不少绅士团体，常常经过这条路线；他熟悉哪里好走，哪里不好走，怎样避开一些地方，怎样利用一些地方，自然不忽视自己的利益，然而总使导游雇主们在国内旅游得更便宜、更舒适一些，这是他们独自旅游所办不到的。

同时有个伺候女士们的活泼的女佣，第一次坚决而积极地表示愿意效劳。于是美丽的寡妇提出条件，邀请两位男友到她那儿去作客，将就享受一番平常的款待。这儿的一切也办得十分成功，因为聪明的代理人趁此机会也和从前一样，善于使用女士们的介绍信和信用证，虽然主人不在，仍然开放

府邸和花园，厨房供随便使用，甚而连地窖也可打开。这时二切都十分协调，使人从最初时刻起，就觉得自己象在家里，成了这些乐园的天然主人。

我们所有旅行者的全部行李都搬到岛上来了，这就使团体方便多了，然而这时得到的最大好处是，这位杰出的艺术家的全部画稿夹第一次集中到一起，使他有机会向美人儿连续不断地解说他走过的道路。对方非常喜欢他的作品。这倒不是爱好者与艺术家之间彼此互相赞美；这儿是把最热情、最明智的赞扬给予一位卓越的男子。但是我们为了避免遭到怀疑，好象我们是用一般的空话，把不能当众出示的东西，偷偷塞给轻信的读者，那么，就请看这儿一位行家的判断，他多年以后面对那些有关的、相同的和相似的作品，还连声赞叹，恋恋不舍。

“他成功地表现出静默的湖光山色，显出一派愉快的宁静，四周围友好的住屋反映在清澈的湖水中，仿佛是在沐浴一般；湖岸四周是绿草如茵的丘陵，后边则耸立着山林和雪峰。这种景象的色调是愉快的，轻松明朗的，远方好似有倾洒的淡淡幽香，笼罩一层灰色薄雾，它从水流穿过的地底和谷中升起，并勾画出其间的迂回曲折。大师的艺术不容低估，景色从山谷移到高山，长满绿草的山坡向下倾斜，清凉的水流傍着岩脚滚滚流去。

“他在前景的巨大树荫中、勾画出各种不同的特征，无论是整体形象，还是纵横的枝柯和片段的树叶，都令人叹为观止。他又用多种方法点染出细腻的新绿，这儿似乎有习习和风迎面拂来，因此光线也同样显得闪烁不定。

“在中景当中，鲜明的碧绿色调逐渐减弱，而在较远的山坡上与蓝天交融起来成为淡淡的紫色。我们的艺术家成功地画出了阿尔卑斯山的高原地区，超过了一切；诸如纯朴的伟大和平静的特征，山坡上延伸的草地，长满清翠欲滴的嫩草，分散的深色冷杉从草茵上耸立起来，喷珠溅玉的溪流从悬崖绝壁奔腾而下等等。不管他是用啮草的牛群来点缀牧场，还是用负重的驮马和骡子来点缀环绕山岩的蜿蜒曲径，无不描绘得同样好，同样富有风趣；总是在合适的地方，不安排得过多，它们就这样装饰画面，使画面富有生气，不干扰，也不减少其宁静的气氛。这种结构证明是出自最果敢的大师之手，有把握地轻描几笔，就告完成。后来他在纸上使用英国制的发光的耐久颜色，所以这些绘画具有特别鲜艳的色调，显得明快，同时也显得刚健有力和色泽饱和。

“他描摹深谷，处处怪石嶙峋，谷底急流奔腾，有座危桥飞波，这景象虽不及上述的景象令人感到适意，却以它的真实性抓住我们，我们惊叹整体的巨大的影响，他只用少数几根重要线条和少量局部色彩，换句话说，就是花费极小的精力就把画完成了。

“他同样懂得表现高山地区的特色，这儿再也生长不出高大树木和低矮树丛，只在岩尖和雪峰之间的向阳平地上覆盖着柔嫩草皮。他虽然对这些地方的着色非常美、那样苍翠欲滴和引人入胜，然而他经过深思熟虑后，却不在这儿用放牧的畜群来点缀了，因为这些地方只对羚羊供给饲料，并给割野草的人一种十分危险的收益。”

我们打算使我们的读者尽可能仔细地了解荒野地带的境况，对于刚才使用的“割野草的人”这个词儿不得不说明几句。人们用这个词来表示高山上比较贫苦的居民，他们冒险到牲畜完全无法接近的草坪上割草。为此他们穿上爬山钩鞋，爬上最陡最险的危岩，或者在必要时拉着绳索，从悬崖绝壁上降落到上述的草坪。他们把草割下来晒干以后，就把干草从高处扔到谷底，

然后又把它们收集起来，卖给牲畜所有者，因为草质好，那些牲畜所有者都乐意收购。

那些画虽然使得每个人都高兴和神往，可是观画时特别注意的却是希娜莉；她的评论让人看出，她对于这项专业并不外行；至少艺术家始终没有发现这点，恰恰被这位最妩媚的人儿认出，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年长的女友再也沉默不住了，就责备希娜莉这回不该象往常那样踌躇不决，不肯显示自己的技巧；现在的问题不是受到恭维还是受到责备，而是学习。这样美好的机会也许不会再有了。

这时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示她的画页，让人看出，在这个沉默寡言、无比秀丽的人儿身上蕴藏着何等的才能；能力是天生的，勤奋练习而成的。她具有准确的目光，爱好清洁的手，这手在妇女们从事平常的修饰和打扮工作上，能够胜任较高的艺术。

人们固然看出线条不够稳定，所以不够表现出对象的明显特征，但是再三惊叹这极其辛勤的创作，不过她没有最适当地把握整体，艺术上还没有摆正。看来她担心亵渎对象，没有完全如实地加以摹拟，因而显得缩手缩脚，而迷失在细节上。

然而现在她觉得自己被伟大、自由的才能，被艺术家的大胆手法所鼓舞，唤醒了一直潜伏在心里的意识和审美力；她的茅塞倾开：她只须鼓起勇气，严肃认真遵守艺术家彻底地、友好恳切地向她重复传授的几条主要准则就行了。线条的准确性自然出现，她逐渐明白表现整体胜于局部，于是最美好的才能出乎意外地转化成技巧，好象一朵玫瑰蓓蕾，晚上我们还不经意地从它旁边走过，然而明天随着朝阳升起，它就在我们眼前开花吐艳，使得我们相信，亲眼看见这美妙形象迎着阳光表现出来的活生生的颤动。

这种美学上的提高也少不了产生道德上的影响；用为她觉察到欠下某人的重要启发的情，而怀着深切谢意，这就给予纯洁的心灵一种奇妙影响。这回是希娜莉长时间以来心中泛起的第一次快感。壮丽的世界整天都展示在眼前，这时她感觉到一下子有了比较完善的表现才能。能用线条和色彩去接遗不可言传的东西，是多么快乐啊！她觉得出乎意外地恢复了新的青春，自然不能拒绝对那个给与她这种幸福的人表示特别倾慕。

他们就这样并排坐着，人们分辨不出，是传授艺术技巧的人，还是掌握和实习这种技巧的人更忙一些。这时出现了师徒之间极少发生的无比愉快的竞赛。有时候男友似乎想用有决定性的线条在她的画页上施加影响，可是她婉言拒绝，而立即赶快画上她所希望的、必要的东西，常常使男友大吃一惊。

这时候美丽的寡妇同威廉漫步在松柏树下，时而走近台阶旁的葡萄架，时而走近橙子林，最后她克制不住自己，还是满足新的男友向她轻微暗示的愿望：她只好向他坦白她们之间的奇妙纠纷，因而两位女友离开从前的环境，亲密地结合在一起，而被遣送到社会上来。

威廉有强记一切的天赋才能，他事后把这亲密的口述记下来，至于他是怎样撰写好后，通过赫西莉寄给娜荅莉，我们打算将来再传达给我们的读者。

最后的一个夜晚降临了，团的明月散发清辉，使人感觉不出已从白天过渡到了黑夜，他们四人聚在一起，露宿在最高一级的平台上，平静的湖面各方面受着月光照耀，而它也在四周发出反光，湖的长度有部分望不到尽头，它的阔度则令人一览无余。

至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谈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少不了那已经谈

过千百遍的东西，比如这儿的天空，这儿的湖水，这片给强烈阳光照射下的大地的种种优点，再一次谈到这柔和的月光，甚而承认这一切都是绝无仅有，富于诗意的。

但是他们不肯承认，难以启齿的却是那深刻的痛苦感情，它在每个人的胸中都或强或弱，但完全一样真实而轻柔地波动着。分离的预感普及到全体，一种逐渐的沉默几乎变得令人惶恐不安。

这时歌手下定决心，振作起来，拿起他的乐器，用力弹出前奏曲，抛弃以前谨慎小心的对人怜惜。迷娘的形象浮现在他面前，这个可爱的女孩的第一支柔情歌曲回旋在他耳畔。热情突破了界限，他施展充满憧憬的指法，拨动悦耳的琴弦，开始唱起来：

“你认识那个地方，柠檬花儿开放，
浓密的树荫中……”

希娜莉激动地站起来，用面纱蒙在额头离开了；我们美丽的寡妇用拒绝姿态，挥手制止歌手，同时用另一只手抓着威廉的手臂。那个的确思想混乱的小伙子跟在希娜莉身后，威廉把比较冷静的女友拉到两人背后去。这时，当他们四人面对面地站立在明朗的月光当中，彼此的激动心情再也隐瞒不住了，两个妇女拥抱在一起，两个男子互相搂着脖子，卢娜 是这最崇高、最纯洁的眼泪的证人。他们慢慢地稍微清醒过来，各自松手分开，默默无言，怀着奇特的感情和意愿，可是对此希望已经破灭了。现在我们的艺术家，被男友拖在一起，在崇高的天空下和庄严美好的夜晚时间里，觉得明白了克己者的一切头等痛苦，那些朋友虽然已经战胜了它们，但现在还面临再度经受痛苦考验的危险。

两位青年男子很晚才去安歇，第二天清早按时醒来，鼓起勇气，认为可以坚强地向这儿的乐园告别，他们想出好些计划，尽可能在不破坏誓约的情况下停留在舒适的附近地方。

他们正打算向女友提出建议，突然接到消息说，女士们在天刚破晓就启程走了。有封心爱女王的亲笔信指示他们其余的事情。人们可以怀疑：信中表达得更多的是理智还是善心，是爱慕还是友谊，是对功绩的承认，还是感到轻微惭愧的偏见。可惜信尾提出严厉的要求：不准他们跟随女友，或者在什么地方看望她们，不错，就是偶然碰头，也要老老实实在地相互避开。

现在乐园好象被魔杖一挥，对于两位朋友完全变成了沙漠；如果他们此刻明白，忽然多么不公正、多么不知感激地对待如此美好、如此奇妙的环境，定会觉得自己可笑。没有一个自私自利的疑心病患者，会这么尖锐而刻薄地谴责和漫骂房屋坍塌，围墙失修，塔楼剥蚀，走道荒芜，村木绝种，人工洞窟长满苔藓而遭腐蚀，以及诸如此类可以看得出来的情形。于是他们尽可能地克制自己，我们的艺术家仔细包扎好他的作品；他们两人登上航船，威廉陪伴朋友到达湖泊的上游区，然后朋友根据以前的约定，取道去娜苔莉那儿，好让她通过美丽的风景画，置身在那种地区，那儿也许不是她很快就进去得了的。同时他有权利承认意料不到的遇合，说明自己陷入一种境地，被克己协会会员极其友好地接纳到他们中间去，受到亲切的对待，虽不能治愈心病，却可以获得安慰。

莱纳多致函威廉

我最敬爱的朋友，我接到您的来信，正在从事一种可以叫作手忙脚乱的活动当中，要是目标不是这么伟大，成功不是这么可靠也就罢了。与您的朋友建立联系，比双方所能想象的更重要一些。关于这方面，我不便动笔，因为立即显示出来，事情的全貌并非一目了然，而相互的结合也难以说明。只做不说，必须是我们现在的口号。您从远方向我含糊地暗示一件如此动人的秘密，我在此表示千百遍的谢意。我为那位好人儿有这么纯朴的幸福处境而高兴，而我却被卷人头绪纷繁的事务漩涡中，逼得团团转，这自然少不得要有导航星。神甫接受任务向您继续报告，我只好去想那些有所促进的事情，眷恋之情消失在工作 and 活动中去了。您使我——这儿不便再谈下去，有了充分要做的工作，就没有冥思苦想的余地。

神甫致威廉的信

差一点，您那封善意的来信，就会完全违反您的本意，使我们受到极大的伤害。关于您找到那位姑娘的描述是这么有趣和动人，如果我们今后的联合计划不是这么伟大而有远见，这位奇特的朋友为了同样去寻找她，也许会抛下一切不管了。然而现在他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证实他把重要的事情完全放在心上，不顾其他的一切，只感觉到被那个方向吸引去。

我们感谢您的介绍，在我们这种新的关系中，作进一步的调查，就会发现，对于他们和我们都有比我们想象的利益大得多。

因为有一片较少得到大自然恩赐的地区，他的伯父转让给他的部分田产就位于这区当中，新近出现开凿运河的计划，运河将通过上述的地区，也将通过我们的产业所在地区，如果我们双方联合起来，地产的价值就会提高到不可估计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以从头开始，十分舒畅地发挥他的主要爱好。在那条河道两旁会找到不少未经开垦和无人居住的土地；可以让纺织女工定居在那儿；泥水匠、木匠和铁匠可以为自己和她们开设适度的工场；一切都让他们亲手去做，而我们其他的人要着手解决复杂的任务，促进工作的转变。

这就是我们朋友的最近任务。山区里的人叫苦不迭，那儿缺粮的情况越来越严重；那些地区的人口也实在过剩了。他可以四处看看，去判断人和情况，把那些确实积极、对己对人都有用的人吸收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此外，我还得报告一下有关罗大略的情形，他准备完全结束他的事情。他旅行到教育家那儿去了，为了聘请很少几位能干的艺术家。艺术是大地的盐；就象盐对于食物不可缺少，艺术对于工艺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对于艺术所取不多，只要使得手工操作不单调乏味就行了。

总的说来，同那个教育机构保持经常联系，对于我们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我们必须做，不必去想培养；但是把有文化教养的人吸收过来，是我们的最高义务。

在这方面有千百种不同的考虑；请您允许我按照我们的老方式，只说一句普通的话儿，这是由您给罗大略信中的某一处引起的。我们不想取消对家庭虔诚应得的赞颂：个人的安全建立在上面，最后全体的稳固和尊严也以此为依据；但是家庭虔诚还不够，我们必须接受一种世界虔诚的概念，把我们诚实的人的信念在实际关系中普及到远方，不仅要促进我们最亲近的人，同

时还要一起带动整个人类。

最后为了谈一下您的申请，我只说这么多：孟坦在我们这儿把它及时提出来了。这个古怪男子硬是不肯说明，究竟您有何打算，可是他说了些友好的话，说这是明智的，事情如果成功，对于团体将会非常有益。您在来信中同样对此保守秘密，我们已经原谅您了。够啦，您已经解除了一切约束，这是您理所应得的，只盼您把您住址通知我们。因此我以全体的名义重申：您的目的虽然没有说出，由于我们相信孟坦和您，批准了您的申请。您尽可以随意旅行，逗留，或动，或静！凡是您办到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愿您成为我们链条当中必不可缺的环节。

末了，我附上一张小小的一览表，您会从表上看出我们联络的活动中心。您一眼就可找到，每个季节可往哪儿寄信；最好我们看见信是通过可靠的信差寄来，我们在许多地方都向您注明不少送信人。您同样通过符号可以看出，您在哪儿可以寻找我们当中的什么人。

插入语。“几年间歇”

我们在这儿遇到一种情形，要向读者预告一段间歇时间，而且是几年，如果这和版式的安排结合得上，我们倒是乐意就此结束成一册。

可是在两部分之间大约会留下足够的余地，而不必去理会想象中的时间的长短，因为我们久已习惯于在闭幕和开幕之间，亲自到场让这类事情发生了。

我们在第二部分中将要看到我们老朋友的情况显著好转，同时还获得了新的友谊；前途是有希望的，只要他们懂得适应生活环境，人人都会如愿以偿。我们姑且等待一下，就会一个接着一个，时而交织在一起，时而各自分开，在已经开辟和尚未开辟的道路上与他们重逢。

歌德在《漫游年代》的第一稿中不是分卷，而是分章写的；在撰第二稿时，他原计划分为两卷，插入语大约即写在此时；后来定稿才分成三卷。在间歇几年中，费立克斯已长成为少年郎。威廉结束了他的伤科研究。

第八章 （续）教育省——威廉碰到费立克斯——音乐家和造型艺术家的领域。

我们现在如果再去寻找我们的这位一些时候以来听其自便的朋友，那么，我们就发现他从平原地区走来，进入教育省。他越过河滩和草地，从干燥的牧场上绕过一些小小的湖泊，他看到灌木丛生的丘陵多于树木茂密的丘陵，纵目四望，处处都是一片相当平静的地面。他在这样的路径上没有长久迟疑，就来到了养马区；他在这儿和那儿看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或大或小的良种马群。突然地平线上扬起一片可怕的尘雾，迅疾地向前滚滚而来，遮满了横亘的整个天空，但是最后有凉风从侧面刮来吹散尘雾，才显露出其中骚动的人马。

一大群良种马匹飞驰前来，它们被骑马的牧人控制着，集合在一起。这大群喧嚣的人马从漫游者身边冲过，有个漂亮的男童在牧人们陪伴下惊奇地看着他，猛然勒住马，跳下来拥抱父亲。

现在开始了询问和讲述；儿子讲他在接受考验的初期吃了不少苦，丢失了马匹，只好在田间和草地上徒步团团转，他事先就表示反对，所以在平静、辛苦的乡村生活中表现得不怎么特别；收获节虽然使他觉得满好，可是接着而来的耕种、犁田、挖沟和等待，就丝毫不使他感到兴趣了，他固然照管必要而有益的家畜，然而总是漫不经心，感到不满，直到最后他才被提拔去参与比较热闹的骑马活动。照管母马和马驹，这种事情虽然有时颇觉无聊。

可是当一匹欢蹦乱跳的小马出现在眼前，也许就会使人由此开心三到四年，这跟牛犊和猪崽打交道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牛猪活着的目的无非是给人饲养和催肥，然后运走了事。

男童的确已经长成了少年男子，父亲对儿子的成长，对他的健康姿态，对他相当自由愉快的、虽然还谈不上富有风趣的谈话，都很满意。现在父子俩急忙骑马跟着迅驰的马群，经过位置偏僻和地势宽敞的田庄，来到人们举行巨大集市的地方或地点。那儿简直是一片令人难以置信的忙乱景象，分辨不出是商品还是买主扬起更多的灰尘。各个地方怀有买马兴趣的人，都云集在这儿，以便购进精心培养的良种马。人们可以听到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这期间还响起卓有效力的吹奏乐器的洪亮声音，这一切意味着运动、力量和生命。

这时我们的漫游者又碰到从前曾经认识的管理员，他和其他的能干男子一起，默不作声地、简直毫不注目地在维持纪律和秩序。威廉以为在这里又看见了这独一无二的工作的范例，也就是在一切方面似乎都受限制的生活管理的范例，他希望知道，他们平常怎样锻炼学生，比如在饲养和训练马匹这种粗野的、相当狂暴的工作中，怎样防止小伙子本身不至于变得和马一样野。因此他很想听听，正是这种使用强制、显得粗暴的任务，怎样和人世上最细致的任务，如语言练习和培养结合起来。

此刻儿子已不在父亲身边，父亲看见儿子穿过人群的空隙，去和一个年青的零售小贩，就一些小玩意儿起劲地讨价还价。一瞬间，他完全看不见儿子了。这时管理员问及威廉为什么相当困窘和神不守舍的原因，得知他是由于看不见儿子，于是就安慰这位父亲说：“请您放心，他是丢失不掉的；不过让您看看，我们怎样召集我们的学生。”他使劲吹一只挂在胸前的小哨；立即有十几只小哨从各方响应。这个男子继续说：“现在我们暂且到此为止，

这仅仅是个信号，表示管理员就在附近，想大概知道，有多少人听见哨音。听见第二次信号，他们就静下来，但是着手准备；听见第三次信号，他们立即回应，向这儿奔来。此外，这些信号可以千变万化，具有特殊的用处。”

一下子他们周围空出一片地方，人们可以自由说话，这时他们朝着附近的高处漫步前去。管理员接着说：“为了那种语言练习，我们负有使命，让世界各地的青年来到这里。为了防止在外地经常发生的情形，就是同乡人联合一气，结成党派，与其他民族的人隔离，所以我们利用自由的语言交往使他们互相接近。

“然而十分必要的是一种共同的语言练习，因为在定期集市上，每个外地人都觉得说自己的口音和说法才有趣儿，在论价和交易时也才觉得一切方便。可是为了防止语言的混乱和败坏，于是规定一年当中每月共同只说一种语言；要遵守如下的原则，就是除了必需学习的基础课之外，不得学习任何别的东西。

“我们把我们的全体学生，”管理员说，“都看作是游泳的好手，他们惊奇地感到在水里身体更轻了，非但没有被水吞没，反而被水漂浮和升托起来；一个人只要敢作敢当，一切事情都是这样。

“可是如果我们学生当中有个人对这种或那种语言表示特殊爱好，那么，在这充满骚乱的生活当中，同时也提供许多安静、闲暇、孤独、甚而无聊的时刻，可以安排切实和认真的课程。您从这些有须和无须的半人半马的怪物当中，大约难以认出我们骑马的语法家吧，其中甚而有些是老学究呢。您的费立克斯喜欢意大利语，您已经知道，悦耳的歌曲在我们机构当中对一切发生深刻影响，所以您会听见他在无聊的牧人生活中唱出一些细腻而感情洋溢的歌。充足的课程，与生活实践和工作能力都比人们所想的更加平易。

因为每个区都庆祝自己的节日，于是他们把客人引到器乐区。这区与平地接壤，已经可以看见笑靥迎人、秀丽多姿的山谷，窄小的林带，平缓的溪流，岸边草地下边，处处略微露出长满苔藓的岩石。山坡上可以望见疏散的、灌木环绕的住宅，在不很陡的谷底，房屋鳞次栉比，排在一起。个别幽雅疏落的小屋，则彼此相隔甚远，无论声音还是噪音都不能相互传到这儿来。

后来他们走近一片四周环绕着建筑物，被阴影遮蔽的宽阔场地，场地上人挤人，仿佛在紧张地注意和期待着什么事情。客人刚刚走进，立即奏起一支宏大的、各种乐器参加的交响乐，威廉对它的充沛的力量和细致的感情惊叹不已。在这支大型乐队的对面是一支较小的乐队，引起人的特别注意；这支乐队中有年龄较小及年龄较大的学生，每人手里都准备好乐器，却不演奏；原来这是一些还不能或者说还不敢参加全体演奏的学生。人们同情地注意到，他们好比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并听到赞叹说：这样的节日不突然表现出某种才能是很少过去的。

这时和着乐器也响起了歌声，毫无疑问，歌唱也是受致特别重视的。当漫游者问：还有什么别的教育能在这儿与音乐密切搭配呢，得到的回答是：诗艺，而且是抒情方面的。这儿决定一切的是：两种艺术开始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然后则是相对地及共同地发展。学生们学习认识这种和那种艺术的局限；然后受到指导：他们是怎样互为条件，然后又怎样相互摆脱。

音乐家用拍子的分节和节奏的活动来和诗歌的旋律相对照。

但是这儿不久就显示出，音乐在支配诗歌，因为诗歌如果本着合理而必要的思想，尽可能纯粹地保持其长短音节，那么，对于音乐家来说，很少的

音节是非长不可或非短不可的，他随意破坏韵律学家的苦心孤诣的方法，甚而把散文变作诗歌，这么一来，出现了极其奇妙的可能，诗人很快就觉得自己被消灭了，要不是他懂得从自己这方面用抒情诗的柔情和勇气引起音乐家对他的尊敬，从而唤起新的情感，时而在极其柔和的序列中，时而通过十分迅速的变调。

人们在这儿看到的歌唱家，本身多半是诗人。这儿也教授舞蹈基础课，好让这些技巧可以正常地推广到各区去。

人们把客人领过最近的边界线时，他忽然发现完全不同的建筑样式。房舍不再是分散的了，也不再是茅屋式的了；它们有规则地排列在一起，外部显得壮观而美丽，内部则是轩敞、舒适而雅致，人们在这儿看见的是一座开阔、漂亮，与当地相宜的城市。这儿是造型艺术及和它接近的手工艺的家，一种完全独特的宁静气氛笼罩着这片地区。

造型艺术家虽然经常想到人们当中生活和活动的一切，但是他的工作是孤独的，由于这种无比奇特的矛盾，也许没有任何别的行业象他这样要求充满生活气息的环境。每个人在这儿都静悄悄地塑造不久就供人长远观赏的东西；节日的宁静气氛笼罩整个地区，要不是处处可以听见石匠的斧凿声或木匠的均匀的敲打声，空气中就没有一点儿响动了，其实石匠和木匠正在孜孜不倦地为完成一座豪华的建筑物而工作。

我们的漫游者郑重地发现，这儿对待初学者和深造者的态度都十分严格；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人依靠本身的努力和力量做得成功一点事情，仿佛有种神秘的精神彻底地给与他们以生气，向那唯一的伟大目标前进。人们看不见任何地方有草稿和略图，每一线条都是经过深思才划出的。漫游者请求向导人对这整个方法给予一种解释，对方就回答：不管怎样说，想象力总是一种模糊而不稳定的力量，造型艺术家的全部功绩，就在于他越来越学会决定和抓住想象力，直到最后把它提高成为现实。

人们想起别门艺术中有更可靠的原则的必要。“难道音乐家会允许一个学生粗暴地在琴弦上乱抓，或者甚而兴之所至，随心所欲地为自己发明音程吗？这儿很显然的是，丝毫也不可以听凭学习者所欲为；他要在里面活动的环境是完全既定的，他要使用的工具已交到了他的手里，甚至于他如何使用的方式方法，我是说指头的变换，也给他规定好了，比如这根指头给那根指头让路，又给后继的指头准备好正确的路子，通过有则律的共同协作，最后才使得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

“我们有充分理由提出严格的要求和确定的规则，正是天才，天生的才能最先领悟它们，也完全心甘情愿地服从它们。只有半吊子才乐意以他的有限的偏见来代替无条件的整体，借口不可抑制的独创性和独立性来美化他的错误指法。我们却不认可这点，而是防止我们的学生迈出一切错误步子，以免他们的大半生有时甚至于整个一生变得糊里糊涂而遭致粉碎。

“我们最爱同天才打交道，因为天才正富有良好的精神，很快就看出什么东西对他有益。他懂得艺术所以叫作艺术，就是因为它不是天然。他甚至于尊重人们可以称作传统的东西，其实这不外于是特别优秀的人一致把必需的和不可少的东西当作是极好的东西；难道它不是到处都获得成功吗？

“为了大大减轻教师们的负担，这儿也和我们各区一样，引进和采用三种敬畏方式，不过根据当前的业务性质，姿势上略微有些变更。”

漫游者被人引导着继续前进，现在他不得不感到惊奇的是，这座城市似

乎在不断扩展，街道又分出街道，提供多种多样的景色。

这些建筑物的外观毫不含糊地表示出它们的用途，它们显得庄严雄伟，与其说是豪华，毋宁说是美观。城中心的房屋都比较高尚和严肃，毗邻的房屋则比较开朗和悦目，直到最后是优美的市郊以其明媚的风格向田野延伸，终于分散成疏落的花园住宅。

漫游者在这儿不能不提到，前区里面的音乐家的住室，在美观和轩敞上，决不能同眼前所见的画家、雕刻家和建筑师的住室相比。人们回答他，这在于事物的性质。音乐家必须常常反躬自省，培养内在的心声，才好把它转向外部。“他用不着讨好视觉感官。眼睛极容易占耳朵的便宜，引诱精神从内转外。与此相反，造型艺术家必须在外界生活，要不自觉地把内心表现在外物之上及外物之中。造型艺术家必须住得象王侯和神人一样，要不然的话，他们怎会愿意为王侯和神人建造和装饰房屋呢？他们必须凌驾在普通水准之上，使得全体民众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及作品上面感到自己变得高尚了。”

随后我们的朋友请求解释另一种奇怪现象：为什么在这节庆日子里，别区都热气腾腾、一片闹忙景象，这儿却变得鸦雀无声，连工作也不停下呢？

“一位造型艺术家，”对方说，“不需要节日，对他来说，全年都是节日。如果他创造出某种优秀作品，那么，他的眼睛及全世界的眼睛始终都看得见。他不需要重复，不需要再费气力，不需要新的成功，而音乐家却要不断地为此劳心苦思，所以在全体出席的圈子内部给予他以慷慨大方的节日。”

威廉答道：“不过在这些日子里，最好还是举行一次展览会，让大伙儿愉快地目睹和判断辛勤学予在三年中取得的进步。”

“在别的地方，”对方接口说，“也许有开个展览会的必要，我们这儿却可以不必。我们的整个制度和存在就是展览会。您请看各式各样的建筑物，都是学员们亲手建造的；建筑图样当然事先经过上百次的讨论和思考，建筑者不得随便探索和试验；一座建筑物既然修建起来，就必须牢固地立在那儿，纵然不能维持永久，至少要维持较长一段时间，别处容许人们常犯错误，但在建筑上却不许有半点儿差错。

“我们对待雕塑家要宽容一些，对待画家就最宽容了，他们可以似试做这样和那样，两者都根据他们的特点来定。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建筑物的内部地方和外部场地以及广场上，选择一个他们打算修饰的地点。他们可以表明自己的思想，只要这种思想相当可取，就容许其实现，而且是以两种方式：一种获得特许，如果作品使得艺术家本身不满意，迟早可以拿走，另一种是规定条件，凡是展示出来的东西，就原封不动地留在那儿。大多数艺术家选取第一种方式，保留那种特许权，这样，他们总是受到最好的教益。第二种情形很少出现，人们注意到，这时艺术家没有信心同伙伴和内行长时间开会讨论，从而能够创作出真正值得珍视的和长期保存的作品。”

听完这一切以后，威廉没有耽误，就询问还有什么别的课程衔接上来，人们回答他，这就是诗艺，而且是史诗的诗艺。

我们的朋友不得不觉得奇怪，人们又向他补充说，这儿不准许学生们阅读或朗诵古代和近代诗人的现代诗歌；只向他们扼要传达一系列神话、传说和传奇。这时很快就可以从作画和写诗上，看出献身给这门或那门艺术的才能的独特产品。诗人和雕刻家两者的创作都取自同一个源泉，每一方都努力把水汲引到对他有利的方面，根据要求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比他把已经作好的东西再次改作要好多了。

旅行者自己有机会观看这是怎样进行的。好些画家在一间房里作画，有位活泼的年青朋友十分详细地讲述一个非常简单故事，他几乎使用了与笔墨同样多的语言，一丝不漏地完成他的讲述。

人们保证说，这些朋友们在一起工作，总是亲密无间地交谈，由此往往产生即兴作家，会激发巨大的热情从事同一题材的双重表现。

这时朋友又把问话回到造型艺术上来。他说：“你们不办展览会，大约也没有悬赏征题吧？”“本来没有，”对方回答，“不过在这儿附近，我们可以让您看见更加有益的东西。”

他们走进一间大厅，头顶上面灯光通明；首先看到的是一大圈正在工作的艺术家，他们中间屹立着一组排列整齐的巨型形象。孔武有力的男女形象，摆出决斗姿式，令人想起少年英雄与亚马孙族女杰之间的壮烈战斗，而仇恨与敌意最后化为彼此间的友好互助。这件构思奇妙的艺术作品，无论从周围哪一点看去都是美好的。造型艺术家或坐或立，围成一大圈，每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工作；画家面前是画架，绘图师面前是绘图板；有人在塑造立体模型，有人在作浮雕；甚至于建筑师也在设计底座，将来要把这样的艺术品安置在上面。在复制时，每个参与者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工作。画家和绘图师把这组形象变成平面图，但是十分小心，不许破坏原型，而是尽可能保留其特色。浮雕工作也是这样作的。只有一个人用缩小的比例重现整组形象，他似乎在某些动作和局部关系上确实超过了原型。

现在看出来，原来他就是创作模型的大师，他在把模型雕塑成大理石雕像以前，先在这儿做一次非判断性的，而是实践性的试验，这样他就可以把每个同事按照各自的工作和思想方式，所见到、所保留或者所改变的一切，仔细观察，经过再度思考，加以有利于自己的利用；直到最后这崇高的大理石作品塑造完工立在那儿，看起来它虽然是由一个人设计、塑造和完成的，但实际上却要归功于众人。

这大厅里面也鸦雀无声，但是主管员提高声音说：“有谁在这儿可以把眼前这件静立不动的艺术品，用几句精辟的话激起人的想象力，让我们眼见已经固定的一切，再活跃起来，而不失去它的特征，并使我们确信，艺术家在这儿紧紧抓住的东西，也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呢？”

受到大伙儿的指名要求，一位英俊的青年人，离开他的工作走出来，从容地作一篇似乎只在描述面前这件艺术品的报告，可是不久他就投入诗艺的真正领域，沉浸在情节的中心，他掌握这门专业令人感到惊奇；他的叙述通过优美的朗诵，逐渐提高到这种程度，似乎使得这组僵立的塑像的确环绕它们的轴心旋转起来，而人像的数目也似乎增加了两倍到三倍。威廉悠然神往地站在那儿，终于大声说：“有谁在这儿还按捺得住，不投入节奏优美的歌曲，而放声高唱呢？”

“这点我却谢绝，”管理员答道，“因为我们优秀的雕塑家如果诚实的话，他就会承认，正是我们的诗人使他感到麻烦，因为两位艺术家彼此离得甚远；与此相反，我愿打赌，这个人那个画家却可以从中汲取某些主动的笔法。”

“可是我倒愿意给我们的朋友听一支柔和、舒适的歌曲，这支歌曲你们唱得那么认真动听，这是关于艺术的整体，连我本人听到也常常受益不浅。”

经过短暂的休息以后，他们彼此颌首，通过手势示意，从四面八方响起如下一支提高人的心情和思想的富有价值的歌：

要创造，要决定，
艺术家常常依靠自我，
要享受你的活动，
愉快地趋向联合！
在这儿群体当中察看和经历
你自己的生活历程，
而你好些年的业绩
在邻人身上溶化殆尽。

思想，设计，
形象，它们的联系，
这个会磨砺那个，
到头来皆大欢喜！
创作妥善，构思高明，
造型美妙，细心完成——
艺术家历来就是这样
赢得艺术的威力高深。

就象自然界的千姿百态，
其中只显示出一尊上帝，
同样在辽阔的艺术世界，
活跃着一种永恒的意识，
这便是真理的意义，
它只用美来润饰自己，
坦然迎着朗朗晴天，
目睹那光辉崇高无比。

就象演说家敢于发挥散文，
诗人敢于推敲韵律，
生命的玫瑰鲜花，
也要在画板上显出勃勃生机，
它有众多的兄弟姐妹，
四周环绕着秋天的果实，
它被神秘生命里
显示出来的意义所唤起。

从你手里千百倍地
脱胎出美的形式，
在人像当中你欣赏到
有上帝在朝你垂视。
不管你使用哪种工具——
总得把自己表现为兄弟；
高唱赞歌，点燃香火，
让艺术祭坛的香烟袅袅升起。

威廉听了这一切，认为是挺不错的，不过他觉得十分奇怪，要不是亲眼看见，几乎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人们坦率而自由地向他指示美好的序列，又加以解说后，其实本毋需再提问题了解其他的情况了；可是他还是忍不住，终于向导游者说出如下的话：“我看见这儿对于生活当中值得追求的一切东西，都安排得十分妥贴；不过我还得请问，哪一区对于诗剧也给予同样的关注，我可以在哪儿获得有关这方面的指教呢？我参观了你们所有的建筑物，却找不到一所可供这种目的之用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毫不隐瞒地回答，在我们全省碰不到这种设施，因为戏剧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也许甚而还要有低级庸俗的人，在我们这儿却找不到这类人；因为这些流氓即使不自愿离开，也会被逐出省界以外。不过请您相信，在我们的一般执行机构中，也郑重考虑到了这个要点；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区感到放心，处处都出现严重的顾虑。试问，在我们学生当中有谁能轻易作出决定，用虚假的笑容或伪装的痛苦唤起不真实的、不属于目前情景的感情，从而使人们轮流不断产生反感呢？我们认为玩这种把戏是非常危险的，这和我们的严肃目标是冰炭不相容的。”

威廉答道：“不过有人却说，这门传布颇广的艺术，带动其余的全体艺术。”

“绝对不是，”对方说，“它利用其他的艺术，但又毁坏了它们。我并不责怪演员，要是他与画家结伴；可是画家在演员团体中却失去一切了。”

“演员为了一时的目的，会毫不负责地耗费艺术和生活向他提供的一切，而且获益不少；与此相反，画家本来也想从剧院得到好处，然而总是吃亏，音乐家也遇到同样的情形。我觉得所有各门艺术好比是兄弟姐妹，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善于管理家务，但有一门思想轻浮，想占有全家的财产，而任意挥霍。剧院就是这种情形，它的来源是模棱两可的，究竟是来源于艺术，还是来源于手艺和业余爱好，都不能完全肯定，”

威廉发出深深的一声叹息，低下头来，一下子往事又出现在眼前，就是他在戏台上和戏台下所经历过的种种欢乐与痛苦；他祝福这些虔诚的男子，他们懂得使他们的学生免受这种痛苦，并根据信念和原则，把那些危险从他们团体当中驱逐出去。

可是他的同伴不让他继续沉思下去，继续说道：“因为我们最高的神圣原则是，不把天赋和才能引入歧途，所以我们也不许对自己隐瞒，在众多的学生中的确有善于表演的天赋才能脱颖而出，这表现在他对别人的性格、形态、动作和语言的模仿，具有不可抗拒的兴趣。我们虽然不鼓励这个，但是我们仔细观察这种学生，我们同所有国家的大剧院都有联系，只要他始终不渝地保持他的天赋，我们就把经过考察的人才立即送到那儿去，让他赶快登上戏台，好比鸭子进入池塘，尽情地浮游戏水和嘎嘎叫唤。”

威廉耐着性子听这番话，不过半信半疑，也许还有些厌烦；因为这人的想法十分古怪，虽然相信某种心爱的事物毫无价值，可以掉头不顾，甚而还可以诅咒它，但是不愿知道别人以同样方式对待它；也许人人都具有的矛盾精神，没有比在这种情形下显得更活跃、更积极了。

也许这段文字的编辑自己也会承认，他是不很愿意让这古怪的段落付排的。难道说，他不是在各种意义上把生活和精力过多地献给剧院吗？有人能够使他相信，这是不可原谅的误会和徒劳无益的行为吗？

可是我们没有时间老是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和事后的感觉中了，因为我

们的朋友这时感到意外惊喜，他瞧见三老当中那位特别令人满意的长老再次来到他的面前。长老待人和蔼可亲，显出无比纯洁的心灵平静，使人感到不胜愉快。漫游者充满信任地朝他走去，同时感到对方也报以同样的信任。

这时他听说，上级主管人正在圣地从事指导、教训和祝福，三位长老分散开来，视察全区，在各处获得深刻的认识并同下级管理员约定以后，就把已经引进的东西继续传布，把新规定的东西建立起来，从而忠实地履行他们的崇高职责。

就是这位杰出的男子，这时把他们的内部情况和外部联系向威廉作了一般的概括介绍，又使他认识所有各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也不难明白，一个学生或迟或早可从这个地区调到那个地区。总之，一切都和他迄今所听到的完全符合一致。同时他的儿子的描叙也给他许多愉快，人们怎样继续引导他的计划，完全赢得了他的赞同。

第九章 山上节日——孟坦——关于地球形状产生的对话——关于行动与思维的对话。

威廉接着被同伴和管理员邀请去参加目前正要庆祝的矿山节。他们费力地攀登上山。威廉甚而觉得，向导人在傍晚时候动作更慢了，似乎黑暗不会在他们路途上制造障碍。但是等到深沉的夜色包围着他们，这个谜才终于给他解开了，他看见小小的火苗从许多沟壑和山谷间闪闪冒起，延长成一条线，翻越山岭。这光景自然比火山爆发，溶岩喷涌，使全区毁灭，要缓和多了，不过火光越来越强，越来越宽，越来越密，好比是一条闪烁的星河，看去虽然柔和可爱，可是它毅然普及到整个区域。

同伴看见客人吃惊的神气觉得有趣，因为远方的火光照亮了他们的头、脸和身躯，也照亮了他们去的路，过了一些时候，他才开口说：“您在这儿自然看见一幕奇妙的景象；这些火光全年不分昼夜地在地下闪耀和活动，有利于采掘潜藏的、难以达到的地下矿产，现在这些火光从矿井的井口喷涌而出，把明显的夜色变得明朗起来。人们很少看见这么令人高兴的阅兵式，这儿最有用的、分散在地下、眼睛看不见的业务充分呈现出来，你还可看见它悄悄地把大量人群联合在一起。”

他们边说边看，来到一个地方，无数火流在这里环绕一片明亮如昼的岛屿地区注入火湖。漫游者这时站在炫目的圈子里，成千上万的闪烁火光，与继续前来的人物组成的黑暗背景，形成充满预感的对照，无比愉快的音乐立即配合嘹亮的歌声响起来。空洞的岩层机械般地向前移近，不久即把闪光的矿藏暴露在快活的观众眼前。凡是此刻能使群众高兴的戏剧式表演，都联合起来，用以加强和满足愉快的注意力。

然而我们的朋友感到多么惊讶，当他被介绍给主要人物时，发现友人雅尔诺穿上庄重的礼眼站在他们当中。雅尔诺高声说：“我不是平白无故地把我从前的名字换成孟坦这个重要名字，你发现我在这儿熟悉高山和深谷，在地下和地上的有限范围内，生活得比想象的幸福些。”威廉答道：“这么说来，你现在作为有丰富经验的人，可以更加慷慨地从事启蒙和教育，超过以前在那些高山危岩上对待我的情形。”“绝非如此！”孟坦说，“山岭是无言的教师，他造就沉默寡言的学生。”

庆祝结束后，人们在许多桌子上就餐。所有的客人，不管是不是受到邀请，都是属于手工业界的人，因此，在孟坦和他的朋友就座的席上，立即发生适合本地区的谈话；他们详细地谈到山脉、矿脉和矿床，谈到当地金属的脉石。不过后来谈话转入一般性方面，居然谈到世界的创造和形成。但是心平气和的谈话在这儿没有维持多久，而是马上卷入激烈的争论当中。

好些人认为我们的大地是从逐渐消退的水的覆盖中形成的；他们举出高山和低坡上海洋生物的残骸作为有利的证据。另一些人对此激烈反对，认为先要出现燃烧和熔化，完全由火来主宰，火在地面上充分发挥作用以后，最后回到极深的地层，一直由海里和陆上的迅猛施威的火山来活动，不断向外喷发物质，而逐渐溢出的熔岩便构成最高的山岳；他们不倦他说服不同意见的人，说没有火任何东西都没法热，而活的火总得先有炉灶才行。尽管听起来这是经验之谈，然而好些人对此却不满意；他们宣称，这是地球内部已经完全形成的巨大构造，借助不可抵抗的弹力，穿过地壳，射到空中，同时在这种喧闹声中，其中的一些部分被抛撒和分散在远近地带，他们引证一些现

象，没有上述的前提，就无法解释。第四种人，人数虽然也许不多，却取笑这些徒劳无益的争论，他们断言，地面上好些情况将永远无法解释，如果不是大小山岳从大气层中下落，遮覆辽阔的地带。他们引证或大或小的石块，人们发现它们卧倒在许多地方，直到我们今天，还把它们当作是从上空掉落的东西采集起来。

最后有两三位文静的客人甚至援引严寒纪作为臂助，他们在思想中看见冰川从最高的山脉向广大陆地沉去，似乎是为沉重的原始岩石准备好滑道，而这些岩石就沿着这光滑的道路远远地滑出去了。它们在冰川融化的年代沉落下来，便永远留在陌生的土地里。据说，也可能由漂流的浮冰把巨大的岩块从北方载运到这儿来。可是这些善良的人并不能贯彻他们相当冷静的思考。人们认为世界的创造是伴随着巨大的爆炸和地面的升高，伴随着狂风的怒号和火焰的喷射而来，这比上面的说法自然得多。此外，由于葡萄酒的热力在这时发生强烈作用，于是这次盛大的节日几乎以大打出手告终。

我们朋友的心情感到十分混乱和忧郁，他历来都在暗中抱着大水覆盖的思想，想着比最高山岭高出十五码的洪水，现在听到这些奇谈怪论，原来井然有序，长满草木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似乎在他的想象力前突然崩溃成一片混沌。

第二天早晨，他没有错过向严肃的朋友询问这方面的情形，他大声说道：“我不了解昨天你是怎么的，在所有的奇怪事物和言论中，我多么希望终于听到你的意见和判断；你非但不表态，反而一会儿站在这一边，一会儿站在那一边，总是试图加强发言人的意见。但是现在请你老实告诉我，你对此是怎么想的，你究竟知道些什么。”孟坦接口答道，“我知道得和他们一样多，我压根儿就不想什么。”威廉说：“不过这儿有许多矛盾的意见，常言说得好，真理是在中间。”“绝对不是！”孟坦答道：“在中间的始终是问题，也许是不可探索，只要我们动手去做，或许也是可以接近的。”

他们这样你来我往地说了一些话以后，孟坦秘密地继续说：“你责备我为每个人的意见帮腔，似乎所有的意见都可以继续寻找证据：我因此增加了混乱，这的确是如此，不过我本来就不能认真对待这些人，我完全深信，这可是我们彼此的信念，每个人身上都十分认真地保存着最心爱的东西；每个人只是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他对此必须保守秘密；他一旦说出来，立即发生矛盾，如果他参加争论，他在内心上就失去了平衡，而他最好的东西即使不被毁灭，也受到了扰乱。”

孟坦听到威廉的一些反驳，又继续解释道：“如果人们一旦明白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停止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了。”“但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威廉抓紧反问。“这很快就可以说清楚，”对方回答：“思维与行动，行动与思维，这是所有智慧的总和，人人历来都承认，历来都实行，但不是每个人都理解，两者必须象呼与吸，在生活中永远交替活动；象问与答，两者缺一不可。有谁把理性的守护神悄悄向每个新生儿耳语的话奉为规律，换句话说，就是在思维上检验行动，在行动上检验思维，那么，他就不会迷误，即使迷误，也会很快回到正途上来。”

孟坦接着就陪同他的朋友有条不紊地参观矿区，到处都听到“祝你走运”那句粗俗的问候，他们愉快地报以同样的回敬。孟坦说：“有时我真想向他们招呼：‘祝你多思’！因为思考高于幸运；如果上级领导有方，群众也就不乏思考。因为我在这儿不能发号施令，只能提供建议，我就竭力去认识山

区的性质。人们热心追求山里蕴藏的金属。于是我也试图弄清楚这里的矿藏，我倒是成功了。这不光靠幸运，而是思考换来幸运，并加以调整。这些山脉是怎么形成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天天都在力求发现它们的特征。人们热中于埋藏在山腹中的铅和银；我懂得发现它们。至于怎样去发现，我心中有数，策动人们去寻找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照着我的话试着去做，果然成功了，人们就说，我走运了。我懂得什么东西，那是为了自己，我成功什么事情，却是为了别人，没有人想到，他沿着这条路走，同样会得到成功。他们怀疑我，以为我有一根探矿杖；可是他们没有注意到，要是我提出一点合理的意见，他们就反对我，这么一来，他们就切断了通向知识之树去的路，而预言的枝条正是从这棵树上摘下来的。”

威廉受到这些话的鼓舞，深信他由于迄今的行动和思维，在一个陌生的专业里也可以成功，按照主要的思想来说，可以无愧于朋友提出的要求，于是他解释怎样利用时间，自从他得到特许以后，所肩负的漫游使命就不再按天和小时，而是根据全面培养的真正目的来分配和利用时间了。

这里暂且没有必要多说，因为一个重要事件使我们的朋友有机会，让他灵巧而顺利地运用他学得的本领，证明自己对社会真正有用。

究竟是什么事件，我们目前不便公布，不过读者在这卷书还没有释手以前，很快就会知道详情。

第十章 赫西莉给威廉的信：费立克斯给她的石板问候及她的回复。

长年以来，全世界都在责备我，说我是个脾气古怪的姑娘。也许我是这样，即使这样，这却不能怪我。人们对我必须有耐心，现在我需要对我自己，对我的想象力有耐心，你们父子两人常常在我的想象中，有时一起，有时轮流出现在我眼前。我觉得自己好象是无辜的阿尔克梅娜，她被两个扮演同样角色的人不停地光顾。

我有许多话要对您说，然而我却写信给您，看来似乎我要叙述一个冒险故事，其实一切虽然带有冒险性，但还不是冒险。现在就谈今天的事情吧。

我坐在高高的菩提树下，正做好一只小小的信夹子，它十分精巧，我还弄不清楚，谁该得到它，是父亲还是儿子，不过总是二人中之一；这时有个年青的流动小贩，带着小筐小匣朝我走来，他谦逊地出示一份官方证明，准许他在庄园间挨户兜售东西；我仔细看他的货物，尽是一些小东西，没有人需要，有人买，无非是出于天真的好奇，花几个钱买下来。这个男孩似乎在仔细打量我。他有一对美丽、略带狡猾的黑眼睛，清晰的眉毛，浓浓的鬃发，闪闪发光的两排牙齿，总之，您懂得我的意思，他带有某种东方色彩。

他提出有关我们家庭成员的一些问题，他们对他们都可以提供一些东西，兜了好些圈子才回到正题，我对他说出我的名字。“赫西莉，”他谦逊地说道，“赫西莉会准许我传达一点信息吗？”我惊奇地瞧着他，他抽出一方镶着白框的极小石板，这象是山区里为儿童启蒙写字准备用的；我接过头来瞧，上面有字，念出那用尖锐石笔镌刻的题词：

费立克斯
爱
赫西莉。
驯马师
不久到来。

我大吃一惊，对手里拿着和眼睛看见的东西感到惊奇，而最感惊奇的是命运几乎要显得比我本身更奇特。“这是什么意思！”我自言自语，这个小滑头对我的印象比任何时候都清楚，他的形象仿佛钻进了我的眼睛。

现在我开口提问，而得到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奇妙回答；我再三盘问，什么也探听不出；我仔细考虑，总不能把思想正确汇集起来。最后我把问答当中的只言片语连结起来：原来年青的小贩也经历过教育省，赢得了我年青的崇拜者的信任，后者把题词写在买来的石板上，答应得到回复，就给小贩最好的礼品。接着对方从他的货物箱中抽出一方同样的石板给我，同时也递给我一支石笔，他和气地恳请我把两样物件接受下来，我想了又想，实在编造不出什么东西，只好写道：

赫西莉
问候
费立克斯。

驯马师 表现不错。

我把写上的东西看了又看，对笨拙的措词感到烦恼。既没有温情，也没有思想和风趣，只有尴尬，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我是面对一个男童，写给一个男童；难道竟然使我失去自制吗？我甚而相信，我发出了叹息声，正想把写的字句抹掉，但是对方轻轻地把石板从我手里接过去，又请我把它小心包裹起来，我只好照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把小石板插进信夹里，又用带子缠起来缝好，再递给男童，他文雅地拿去，深深鞠躬，迟疑片刻，让我有时间把我的钱袋塞入他手里，我暗怪自己给的钱太少了。他彬彬有礼地快步离开，当我抬头目送他时，他已经消逝不见了，我真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一切已经过去，我又回到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来，几乎不敢相信出现过的那件事情。不过现在我手里不是还握着小石板吗？它十分精致，上面的字迹写得秀丽和整齐；要不是我担心把字擦掉，我相信，我会去吻它。

我写下上述的一切以后，略事休息。不过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出一个要领。总之，在那个男童身上有某种神秘意味；这在现代的长篇小说中倒是不可缺少的；不过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要碰到吗？他使人愉快，又令人怀疑，显得奇特，却又引起人的信任，为什么他在我的慌乱心情消除以前就离开呢？为什么我没有掌握足够的机智，用适当的方式将他留下呢？

休息一会儿，我再次拿起笔来继续写我的自白。一个正在成长成少年的男童表示坚定不移的爱慕，这是想恭维我；不过我这时忽然想起，在他这种年龄寻求年长的妇女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实际上有的是年青男子暗中爱慕年长的妇女。如果这与我本身无关，我会对此嘲笑，而且恶意地认为，这是令人想起乳母和婴儿彼此难割难舍的温柔感情。现在我再把事情这样想，就令我生气了，这不只是把好心的费立克斯贬低到童年，而且我自己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唉，一个人判断自己与判断别人有多么不同啊。

第十一章 威廉给娜苔莉的信：讲述自己与渔童的少年友谊——决定作 伤科医生——孟坦对活动的警告。

许多日子以来，我东奔西走，总是下不了决心提笔写信；有好些事情要谈，口头上倒是容易把这件事接上那件事，也容易从这件事联想起那件事；因此，请允许我这个天涯游子先从极其普通的事情开始，最后它却引到我报告稀奇古怪的事情。

你曾听到过一个少年人，他在海边散步，发现一根舵桩；他对此发生兴趣，促使他去弄到一柄所需的舵。不过这也毫无用处；他认真地力求弄到一只小艇，居然成功了。可是小艇，舵和舵桩也不特别顶用，他设法弄到了桅和帆，又逐渐弄到了快速和舒适航行所需要的东西。通过有目的的努力，他掌握了较高的技能，达到了熟练程度，幸运光顾他，让他终于成为一艘较大船只的主人和船长，于是成就提高了，他在航海者当中赢得了财富，威望和名声。

我现在让你重读这段美好的故事时，却不得不承认，它和本题的关系甚远，可是它为我开拓道路，用以表达我要报告的东西。然而我还得复核一些相隔较远的事情。

人身上潜在的能力，可以分为一般的与特殊的两种；一般的能力可以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安静活动，它们由环境所唤起，偶然为这种或那种目的所决定。人的模仿才能就是一般的，他要模仿、复制他看到的東西，哪怕他丝毫没有达到目的所需的内在和外的手段。因此，他老是想做他看见别人做的事情，就很自然的了；然而最自然不过的是儿子从事父亲的事业。这儿一切都集合起来了：先是某种特别生就的能力，最初的活动方向已经决定了，然后是按部就班地不断练习、发展才能，迫使我们在已经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不管我们心中产生别的意向，使我们去自由选择一种既缺乏天赋才能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事业。因此，一般说来，那些在家庭范围获得机会，培养一种主就的家族才能的人，是最幸福不过的了，我们看到过一些画家的家谱；其中自然也有能力薄弱的人，可是他们却提供一些有用的、也许较好的东西，胜过他们本着平庸的天赋，自由选择某种别的行业所能作出的成绩。

不过以上还不是我要说的，我必须试从另一方面来接近我的报告。

现在可悲的是朋友们天各一方，不能把我们思想的中间连接环节，在片刻的联系和结合上加加以展示和说明，这在面对面时是可以快如闪电般地互相发挥和交错起来的。这儿还是先讲一个最早的少年故事吧。

我们这些在古老、严肃的城市里受到教养的孩子，只晓得市街、广场和城墙以及堡垒、碉堡前的斜坡和附近筑有围墙的花园。但是我们一旦被带到或者自动走到郊外去，情形就不同了，我们的父母早就同乡下的朋友约好一次郊游，却又一再推迟。直到降灵节终于迫不及待地接到邀请和建议，但是要服从如下的条件，就是一切必须这样安排，要在当天夜里回到家里；因为除了自己习惯已久的床铺外，不可能睡别的床铺。要把白天的欢乐集中在有限的时间里，自然是困难的；因为要拜访两位朋友，还要满足他们提出的特殊会谈的要求，可是他们还是希望准确无误地完成一切。

在降灵节的第三天，大伙儿一大早就快活地起床，做好上路准备，车辆按规定时刻到来，不久我们就把市街、城门，桥梁和城壕等一切狭隘局限的东西抛在脑后了，一个自由而辽阔的世界展现在没有经验者的眼前。一场夜

雨所滋润的田野和草地的新绿，正在发芽的灌木和大树花蕾的深浅嫩黄，向四面八方扩展、令人炫目的树上白花，这一切使我们预先领略到幸福的、乐园般的时刻。

我们及时达到的第一站，是在一位可敬的教士的家里，我们受到十分热情地接待，不久我们就觉察到，保存起来的教堂圣火，是不能从寻求安宁与自由的人们心里拿走的。我第一次怀着愉快的同情观察农村的家务，犁和耙，马车和手推车都说明可以直接利用，甚而连看去不顺眼的破烂东西在整个环境中也显得极不可少；它们被细心地收集在一起，相当珍惜地保存起来。可是我们对新鲜而可理解的事物的新奇目光，很快就转而盯在食物上了，可口的糕点，新鲜的牛奶以及其他好些具有乡村风味的美食，已吸引住我们馋涎欲滴的注意。后来孩子们离开小小的庭院和宜人的凉亭，急急忙忙地在附近果园里完成一件事情，这是好心肠的老姑母委托他们办的。他们要尽量多地采药用樱草，妥当地带回城去，因为管家主妇习惯用它来制作各种卫生饮料。

当我们在草地上、路边和篱下跑来跑去，忙于工作的时候，不少村里的孩子也跑来加入了我们一伙，采集起来的春花之可爱香气，似乎越来越令人神清气爽，越来越变得芳香馥郁了。

现在我们已经收集了大堆花梗和花，却不知道放到哪儿去才好，这时大伙儿动手拔掉浅黄色的管状花冠，因为它们才是真正可派用场的；于是每人都尽量把花冠装进他的小帽和便帽中。

可是这些男童当中年纪较大的一个，是渔夫的儿子，他的年纪不比我大多少，他似乎对这种采花逗乐不感兴趣。这个男童刚一出现，立即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邀请我同他一起朝河边走去，河面十分宽阔，在不远的地方滔滔流去。我们带着几根钓竿坐在阴凉地方，在这儿平静、清澈的深水里，有不少鱼儿游来游去。他友好地指点我钓鱼的方法，怎样把鱼饵挂牢在钩上，我有好几次接连不断把细小脆弱的鱼儿违反它们的意志弹到空中。当我们肩靠肩地安静坐在一起时，他似乎感到无聊，他向我指示一条平坦的鹅卵石路，这路从我们这边一直延伸到河里。这是最好的洗澡机会。他终于从地上跳起来，大声说，他不能抵抗水的诱惑，在我一不注意的当儿，他已经脱去衣服，跳到下面水里去了。

因为他很会游泳，不久就离开浅水地方投身到洪流中去，他在较深的水中向我游来，我心里感到非常惊奇。蚱蜢在我周围跳跃，蚂蚁迅速爬来，五颜六色的甲虫悬挂在树枝上，金光闪闪的蜻蜓，他管这叫阳光处女，精灵似地向我脚边飘摇飞扑，正巧他从树根中间捞出一只大虾，高兴地把它举起来给我瞧，然后又灵活地把它藏到容易捕捉的老地方。四周围又热又潮湿，谁都渴望从阳光下躲到阴凉处，然后从阴凉处再钻进更凉爽的水里去。他要诱我下水是轻而易举的，不用他再次邀请，我已无法抗拒，由于心里怀着对父母教导的敬畏，同时又加上对陌生的元素——水有些胆怯，所以心中踌躇不定。然而我还是很快在沙砾滩上脱去衣服，大着胆轻轻地滑到水里去，不过只到倾斜的河床可容立足的地方，不再进入更深的水域去；他让我留在这儿，自己随水游去，又再回来，当他冒出水面、站起身来，在较高地方的阳光下擦干身上的水，我仿佛觉得我的眼睛给三倍的阳光刺得发花，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人的形体居然有这样美。他似乎也同样的注意力打量我，我们一直赤裸裸地对立着，于是赶快穿上衣服，我们的心情互相吸引，在热烈的接吻下，我们发誓永远成为好朋友。

然后我们急忙动身，赶回家去，正巧这时候我的父母一伙儿选择一条十分舒适的小径，穿过树丛和树林，大约要走一个半小时到达法官的寓所。我的朋友陪着我，似乎彼此都舍不得分开：可是当我在半路上请求允许我带他一起去法官的寓所，牧师太太拒绝了，暗示这样不行，她反而给他一项紧急任务，要他向他回家的父亲说，她回家后一定得有一些美好的虾，她要把这作为珍品给客人带回城去。男孩在分别时，用手和嘴表示，约定今晚在树林拐角地方等我。

现在大伙儿来到了法官的家，我们在这儿也见到乡村风貌，却要更高级些。由于女主人过份殷勤而推迟午饭，我倒也并不感致不耐烦，因为有位比我稍微年幼的法官的女儿陪我在维护得很好的花园里散步，她伴随在我的身旁指点路径，使我觉得十分有趣。各式各样的春天花朵开在美丽如画的园圃里，或是填充园圃的空隙、或是点缀它的边缘。我的女伴是个美丽的金发女孩，性格温柔，我们，亲密地走在一起，很快便手挽着手，仿佛觉得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了。我们就这样走过郁金香花圃，走过一排排水仙花和长寿花的行列，她指给我看各个地方，那儿无比绚烂的风信子钟形花刚刚凋谢。不过人们对此已为后来的季节作好安排；未来的毛茛和银莲花丛已经发青；对大量丁香花茎的细心照料，预示将盛开形形色色的鲜花，多花的百合花茎已经含苞欲放，十分巧妙地分配在玫瑰花丛当中。有些园亭暂时还未预定是否用耐冬花、茉莉花以及葡萄藤蔓一类植物来点缀和遮荫。

我经过多年以后来考察我当时的处境，使我觉得它的确令人艳羡。在这时刻，友谊和爱情的预感出乎意外地攫住了我的心。当我依依不舍地向那漂亮的女孩告别时，我在思想上安慰自己，准备把这种感情向我的年青男友吐露，对他推心置腹，同时唤起他对这种新鲜感触的同情，好让我高兴。

如果我在这里再来思考一遍，我就得承认，我在生活历程中第一次碰到的生气蓬勃的外部世界，才真正是原来的自然世界，与它相比、我们后来所感受到的一切其他东西，都不过是复制品，虽然作得和它维妙维肖，但是缺乏它那种真正原始的精神和思想。

如果我们目睹外界的东西那么冷酷，那么没有生趣，必然使我们灰心丧气，幸而我们内心中滋长出某种东西，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歌颂自然界，同时也让我们在自然界中美化，并赋给我们一种创造力量。

当我们走近树林拐角，也就是年青朋友约定等我的地方时，天色朦胧了。我尽量使尽目力去搜索他在哪儿；却始终见不到他，于是我焦急地跑在缓步前行的大伙儿前头，穿过树丛，跑来跑去。我高声叫喊，心里害怕起来；看不见他的人影，也听不见回应；我第一次感到剧烈的痛苦，而且成倍和多倍地增长。

我心里已经对亲密的爱慕之情产生过份的要求，我已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要喋喋不休地聊聊，好让我的心思离开那金发女孩的形象，要拯救我的心，不被她激起的感情所影响。心事重重，口已经在低语，势将倾泻出来；我大声谴责好心的男孩，怪他破坏友谊，不遵守诺言。

可是很快我就要受到严重的考验。从村子的第一排房屋中，冲出一些大叫大嚷的妇女，嚎哭的孩子跟在她们身后，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回答。我们瞧见从街角房屋那一边过来一队发丧的人，他们沿着长街缓缓移动，好象是一支送葬队伍，但要葬的是许多人，抬的和拉的没有尽头。嚎哭声不断，而且还在增加，群众从四面八方跑来，“他们淹死了，统统都淹死了！是他？

是谁？是哪一个？”母亲们看见孩子在自己身边，似乎放下心来。但是有个表情严肃的男子，走上前来对牧师太太说：“不幸我在外边耽搁得太久了，包括阿多尔夫在内，共淹死五个孩子，他想遵守他的和我的诺言。”这个男子就是渔夫本人，他继续跟在送葬队伍后面去，我们吃惊得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儿。这时有个小男孩走来，递上一只口袋说：“这袋里是虾，牧师太太，”把灾祸的证据高高举起。众人把这看作危害无比的东西，吓得不知所措，经过询问和追究，得出如下的情况：这个最后幸存的小男孩一直留在岸边，拾起他们从下面向他抛来的虾。后来人们再三盘问，才知道阿多尔夫同两个识得水性的男孩在下面走进水里去了，另外两个年纪较幼的男孩不请自来参加，无论怎样责骂和威胁，都阻拦不住。这时前面的人快要越过多石的危险地段了，后面的人却滑下水去，伸手乱抓，这个不断把那个往下拖去；于是最后也牵累了最前面的人，大伙儿都一起沉入深水。阿多尔夫是个优秀的游泳者，本来可以自救，但是大伙儿在恐惧当中都死死拉着他，他也被拖下水去了。小男孩目睹情景，大喊大叫跑回村去，手里紧紧握着虾袋不放。那位偶然迟回家来的父亲，听到警号，同其他被叫唤起来的人一起急忙赶到现场去，大伙儿奋力把孩子一个接一个地捞起来，他们已经淹死了，只好把他们抬回村去。

牧师和父亲忧心忡忡地向村公所走去，满月已经升空，照着死亡的途径；我心情激愤地跟在后面，他们不让我进去，我陷入非常难堪的处境，我围着屋子转，毫不停止，最后我发现有机可乘，就从敞开的窗口跳进屋去。

在召开各种集会的大厅里，淹死者躺在于草上，赤裸裸的伸展着四肢，在暗淡的灯光下，躯体反映出惨白的颜色。我扑向最大的躯体——我的朋友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时该怎么说才好，我只有痛哭，流不尽的泪水快要淹没他宽阔的胸口。我听说过有关磨擦的作用，它在这种情形下大有帮助，于是我用泪水去磨擦，用我激起的暖气以自慰。我在慌乱当中想把呼吸注入他嘴里，可是他那珍珠般的两排牙齿紧紧闭着，那似乎还留着离别亲吻的双唇也丝毫发不出生命气息的反应。我对人工施救绝望了，转而乞灵于祈祷，我哀求，我祷告，我仿佛要在此时此刻创造奇迹，把那飘浮在附近的内在的灵魂唤醒，重新引入躯体。

有人把我拖走，我哭泣着、抽噎着坐上车去，几乎听不见父母在说些什么。我的母亲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后来我还一再听她这么说。在这段时间里，我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迟迟醒来，心情抑郁，觉得眼前谜一般的混乱。

但是当我去吃早餐时，发现母亲、姑妈和厨娘正在商谈要事。虾没有让煮，也不让端上桌来，父亲不忍让它直接勾起大家对刚过去的幸事之事的回忆。姑妈似乎巴不得把这些稀有的水产品据为己有，但是她故意责怪我，说我们耽误了把樱草带回来，可是当人们把那些活蹦乱爬的丑类交给她随意支配时，她对此顿时放下心来，立即同厨娘商量以后怎样处置。

但是为了弄清楚这一幕的意义，我对这个妇人的性格和品质还得更详细地谈谈。她拥有的种种特点，从道德上来看，完全不足称道，不过就市民方面和政治方面来看，却带来一些良好的影响，她是个地道的吝啬鬼，从手里付出一分钱都觉得心疼，她处处为自己的需要寻找代用品，这可以通过交换，或者以某种方式免费弄到手。于是她认为用樱草当茶比任何中国茶都更健康一些。据她说，上帝赐给每个国家必需的东西，可以用作食物，用作香料，用作药物，所以用不着到别的国家去寻求。因此她在一个小园里，按照她的

思想，种植一切使菜肴可口，增进病人健康的东西：她从不参观别人的园子，除非从那儿能带点上述的东西回来。

人们对这种思想及其结果是极愿意容忍的，因为她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终究还是对家庭有好处，所以父亲和母亲完全懂得在这点上对她让步，并加以鼓励。

可是她有种不知疲倦、终日忙碌的热情，使她被人看作富有影响的重要人物而感到自豪。她果然赢得了和达到了这种光荣；因为她善于利用妇女们当中那些毫无用处、甚而往往有害的流言蜚语。凡是城里发生的一切，以及家庭内部的情形，她都一清二楚，因此不容易产生一种她不能介入的疑难场合，她永远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所以更加得到成功，从而提高她的荣誉和良好的名声。她撮合了好几对婚姻，至少有一方或许是始终满意的。然而她的主要活动却是赞助和提拔那些寻找职务和工作的人，她的确赢得了一大批委托人，以后她自然会利用这些人的影响。

她的丈夫是位相当重要的官吏，为人正派而严格，她作为遗孀，却学会了对人的方法，对一些不能用重要建议去接近的人，就用小恩小惠来赢得对方的欢心。

不过为了别把话题扯得太远，我还得说说，她对一个身居要职的男子，会施加巨大影响。这人同她一样吝啬，不幸的是他也同样好吃和嘴馋。因此她首先关心的，就是寻找某种借口，端一份可口的菜给他放在餐桌上。他的心肠并不是最温柔的，要是在疑难场合，为了克服同事们的反对，为了压倒他们对他提出反对票的声音，他也会鼓起勇气，采取一些鲁莽行动。

现在正巧她在照顾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她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想把他安插下来，这时对她有了顺利的转机，碰巧她把虾弄到手，这自然是少见的东西。她细心喂养这些水产物，然后再整治好给高贵的保护人端上桌来，使这位平常自奉菲薄的人美餐一顿。

此外，这次不幸事件引起好些谈话和社交活动。当时我的父亲是首批开明人士之一，他本着普遍的友好精神，把自己的观察不关心超出家庭的范围，扩展到城市去。最初为了排除接种牛痘苗的巨大阻力，亏得他同卓有见识的医生和警方亲友一起作出努力。在医院中更多地关心病人，较为人道的对待俘虏，以及与此有关的种种，只然没有成为他的终生事业，却是他阅读和思考的问题，同时他也到处说出他的信念，从而产生一些良好的影响。

他把任何政体的市民社会都看作是一种自然状态，它有善也有恶，它有通常的生活历程，丰收和歉收年代轮流交替，偶尔也无规律地下冰雹，有洪水与火灾，善，必须抓住和利用，恶，则要避免或忍受，然而他认为没有什么事情比无条件地传播普遍的善意更值得追求的了。

由于这种心情，不得不使他把从前曾经作过的一次善举又来旧事重提，这是关于救活那些被认为已死的人，尽管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外部象征。我在这些谈话当中用心听出，原来对那些被淹死的孩子采取了相反的措施，甚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是被害死的；此外人们还说，当时若是放血也许可以救活他们所有的人。于是我本着青年人的热忱，暗下决心，绝不错过机会学习在这种场合所需的一切本领，特别是放血以及与此有关的更多的知识。

不过很快我就被日常生活转移过去了。我对友谊和爱情的需要受到激发，我四处去寻求满足。在这段时间，我的感性生活、想象力和精神过度地

消耗在剧场里面；至于我在这儿被引导和引诱至何种程度，怨我不再重复了。

现在我作了上述的详细叙述以后，却不得不承认，我迄今尚未达到所抱的目的，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去达到，这样一来，我还有什么可说呢！我又怎样可以原谅自己呢！或许我可以说出下列情况：倘使容许幽默家把第一百胡乱说成第一千，大胆听任他的读者终于一知半解地发现顺理成章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不容许明智而有理性的人，采用一种似乎奇特的方式，向四周许多方面施加影响，好让人们看出这最终落实和集中在一个焦点上，并且学习领会，在各种不同的影响下怎样促使人下定决心，这是他用其他方式——不管是出自内心冲动，还是外部诱因——都设法办到的呢？

在我剩下来还要讲的许多事情当中，我只挑选我首先要讲的；不过这也无要紧要，你只好耐着性子继续读下去，最后就会真相大白，使你觉得这是极其自然不过的，本来用一句就可以把你觉得非常离奇的事情说出来，而且达到这种程度，使你以后对这种用解说形式所作的导言不屑一顾了。

不过现在为了适当地回到正题上来，我想再回顾一下那个舵桩，回忆我同我们久经考验的朋友雅尔诺的一次谈话，我在山区发现他化名孟坦，谈话虽然是偶然进行的，却唤起我胸中十分特殊的感情。我们的生活事件有一种不可计算的神秘进程。你一定还记得那手术工具盒吧？那时我受伤躺在林中，你怀着慷慨救人的心走近我，你们能干的伤科医生从身上掏出它来。它当时在我眼中闪闪发光，给我一种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当我又发现它掌握在一个年青医生的手里时，还感到十分高兴。不过这位医生对它并不特别重视，由于全部器具近来已经改进了，也安排得更适用一些。因此我很快便把它弄到手，他用我付的代价轻而易举地购置了一套新的东西。从这时起，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自然没有使用，然而更可靠地用以慰藉我的回忆：它是我的幸福开始时刻的见证，我还得绕过巨大的弯路才能达到目的呢。

我们在烧炭人那儿过夜时，雅尔诺偶然看见这盒子，他立即认出它是什么东西，并对我的解释回答道：“我并不反对物神崇拜，这可以使人想起某些出乎意外的好事情，想起一种冷淡环境下的重要后果；它把我们抬高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给处在困境中的我们以新的活力，鼓舞起我们的希望：然而更好的是你通过那些器具受到激励，懂得怎样使用它们，干出它们默默地向你要求作的事。”

“让我坦白告诉你吧，”我答道，“我曾经上百次地想起过这件事，我内心有种呼声唤起我，要我看这就是我本来的职务。”接着我讲述那些被淹死的男孩的故事，当时我听出，如果给他们放血，他们是可以救活的，我原本决心学习这种知识，可是后来每小时都在打消我的主张。”

“那么，现在就抓紧干吧，”对方说，“我多长时间以来都看见你忙于和人的精神、情感、心灵以及种种与此有关的事情打交道：不过这对你和别人究竟有什么好处呢？要医洽我们由于不幸或本身过失而陷入的内心痛苦，理智毫无办法，理性也不行，时间虽然可以治疗许多，但要完全治愈只有靠坚决的行动才行。每个人都要发生作用，要依靠自己，这点你在自己和别人身上都已体验到了。”

他对我说话总是惯用激烈和尖刻的语言，有些粗暴的地方，我不想重复了。最后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帮助健康的人更值得去学和干的了，一旦此人由于某种偶然原因受到伤害，经过明智的医治，天性是容易恢复的；病人，让给普通医生去负责吧，但没有比健康的人更需要伤科医生的了。无论是宁

静的乡间生活，或是狭小的家庭圈子，还是经过战争的混乱，伤科医生都是同样受欢迎的；不管是在最甜蜜的时刻，还是在最痛苦可怕的时刻都一样受欢迎，恶运到处都比死亡统治得更厉害，也同样无情，而且采取破坏欢乐和伤害生命的更加可耻的方式。

你知道他的为人，可以毫不费力地想象得出，他对我和社会都毫不容情。然而他最强有力的是以大团体的名义提出理由反对我。他说：“你们的普通教育以及所有的设施都是干傻事。关键的问题是，一个人完全明确地懂得一点东西，于点出色的成绩，在附近不容易找到比得上他的人，特别是在我们团体当中，这是不言而喻的。就你现在的年龄来说，正是一个人用理智从事工作，用洞察力判断面临的事情，从正确的方面去掌握它，把他的能力和技巧引导到正确的目的上去。”

我还要继续说下去吗？事情是不言自明的了！他明白告诉我，可以免除我过动荡不安生活的命令，不过真正为我办到这点，倒也并不容易。他说：“你是这样一类人，容易习惯于一个地区，却不容易习惯于一种使命。所有这样的人都注定要过动荡不安的生活，也许他们因此而达到一种安定的主生活方式。你要是认真想献身于一切事业当中最神圣的一种，不是用奇迹去治愈伤痛，而是无言地创造奇迹，那么，我愿意为你出力。”他匆匆地说了这番话后，又凭他能说会道的本事，补充一些强有力的理由。

我本想就此结束，不过我首先还要你知道详情，就是我获得允许可以较长久地停留在一定地方以后，就利用这个机会，怎样迅速去适应我暗中一直羡慕的事业，培养这方面所需的本事。得啦！在你旧面临的伟大事业中，我将作为团体的一个有用而必要的成员出现，怀着一定的信心跟上你们走的道路；怀着几分值得赞许的自豪，无愧于作你们的人。

在漫游者意义上的观察思考 艺术，道德，自然

凡是明智的事情都经过思考，我们要作的就是试行再思考一次。

人怎样才能认识自己？决不能依靠观看，只有通过行动。竭力履行你的义务，你立即知道，你是什么人。

然而什么是你的义务？日常的要求。

要把理性的世界看作一个巨大而不朽的个体，它不断促成必然性的东西，并从而使自己成为偶然性的东西的主宰。

我活得越久，就越觉得厌烦，只要看到那原来身居高位的人，本可以支配大自然，使自己和自己的亲友从强制的必然性下解放出来，他从某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出发，偏偏做出与其愿望相反的事情，由于整个布局遭到破坏，于是在局部上只好可怜地处处敷衍了事。

能干而勤奋的男子，理应获得和期待

从伟大人物那儿——仁慈

从权势人物那儿——恩宠

从积极和善良人物那儿——促进

从群众那儿——喜爱

从个别人那儿——爱！

一知半解的人，一旦尽了最大努力，为了请求原谅，总爱说，这项工作还没有完成。它自然决不可能完成，因为它从没有正确地开头过。大师只消几笔就把他的作品完成了，不管是否再画，它都已圆满了。最机伶的一知半解者盲目摸索，越画下去，最初的布局就越显得不可靠，最后才发现败着已无法纠正，所以作品自然不能完成。

在真正的艺术里没有预备学校，但有准备工作；最好的准备工作却是极低等的学生参加大师的工作，从研磨颜料的人中产生出杰出的画家。

依样画葫芦是另一回事，这是人的天然的普通活动，被一位轻而易举地完成沉重工作的艺术家偶然激发起来的。

关于造型艺术家有研究自然界的必要以及这种研究的一般价值，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我们也并不否认，如果我们发现滥用这种值得赞美的努力，就常常使得我们苦恼。

根据我们的信念，青年艺术家开始应当少去或者完全不用研究自然，同时也不必想到，怎样把每页画充实为一个整体，怎样把个别部分变为适意的图画，装进画框，以供爱好者和行家欣赏。

有好些美的东西孤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精神发现它们的联系，从而创造出艺术作品。——花，正是由于有昆虫的攀附，露珠的滋润，通过容器吸取最后的营养，才赢得它的魅力。没有丛林，没有树木不通过附近的山岩和水泉来给予意义，不通过适度的、朴素的远景而赋予更大的魅力。人的形象和和各种动物无不如此。

青年艺术家由此得到的益处是多种多样的。他学习思考，学习把合适的东西适当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他以这种方式机智地创作，最后他也就绝不会缺少人们叫作发明的才能，绝不会缺少从单纯的东西向多种多样的东西发展。

如果他这时在这方面的确满足了真正的艺术教育学，那么，他附带还得到巨大的、不可轻视的利益，就是他学习创作可供出售的、使爱好者悦目赏心的画页。

这样一件作品用不着精心的制作和完成，只要它看上去不错，想得不错，而且已经完成，就常常比一件更大的绘制出来的作品更令爱好者着迷。

每个青年艺术家应当细看他画册和画夹中的草图，并且加以思考，按那种方式可以作出多少页可供欣赏和值得追求的东西。

这儿要谈的不是人们多半会说的更高的问题，只是发出一次警告，唤回徘徊歧途的人，指示他们到更高的去处。

艺术家暂且试行半年的实践活动，把炭条和画笔搁下，别打算用眼前的自然景物作画。如果他有天赋的才能的话，那么，很快就会显示出来，我们这种暗示怀有何种目的。

告诉我，你同什么人往来，我就告诉你，你是什么人：如果我知道，你在从事什么工作，我就会知道，你可能成为什么人。

每个人都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因为他在自己的道路上常常发现真实的东西或一种真实的东西，帮助他度过一生。但是他切不可任意放纵，必须控制自己：纯粹赤裸裸的本能不适用于人。

漫无目的的活动，不管属于哪一类，终归失败。

在人类的作品中与自然界的创造物中一样，真正值得注意的首先是意向。

人们由于把手段当作目的，就对自己和别人发生怀疑，尽管不断活动，却一事无成，也许甚而招来违背原意的事情。

我们所设想和进行的事情，应当是完全纯洁和美好的，使得外界对此无可非议，我们因此始终保持优势，把移错位置的东西摆正，把毁掉的东西重建起来。

处理全盘、一半和四分之一的错误是很难、很费力的，要加以筛选，把其中正确的部分置于适当的地方。

真理的东西不必一定要体现出来；只要它的精神在四周飘浮，促成协调一致，象钟声一样庄严而友好地荡漾在空中，也就够了。

当我问比较年青的德国画家，甚而那些在意大利逗留过一段时间的画家，为什么他们特别在风景画中把这么讨厌而刺目的色调展现在人的眼前，似乎在躲避一切和谐景色，于是他们就完全冒失而放心地回答说，他们看见的自然风景完全是这个样子。

康德使我们注意到一种理性的批判，这种人所具有的最高能力，有理由使人对自己保持警惕。究竟这种意见给我们带来多大好处，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检验一番。不过我本着同样的意思提出如下的任务，如果艺术一般，特别是德意志的艺术想要得到某种恢复，迈着可喜的人生步伐前进，就必需有一种感性的批判。

一个生而颖悟的人，还需接受大力的培养，这通过父母和师长的细心照料，通过和平的范例和严峻的经验，就会逐渐显示出来。同样，艺术家没有生下来就完成的，只有主下来从头学起的；他的眼睛刚刚接触世界，他对形象、比例、运动，有幸运的目光，但对更高级的结构，如姿态，光、影、色彩等，就缺少天然的禀赋，而他自己不知道这点。

如果他不愿向前代和当代造诣高的艺术家学习他缺少的东西，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会由于抱着独创性的错误观念，而停步不前，因为不光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切，而且我们学习得来的东西，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笼统的看法和狂妄自大经常在制造可怕的灾难。

“吹气不等于吹笛：你们要活动指头才行！”

植物学家有一种植物分类，他们把这叫作不完全的植物；我们也同样可以说，人也有不完全，不完善的。那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的渴望和追求与其行动和成绩不成比例。

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只要在他的能力和技巧的范围内活动，也能成为完全的人；但是如果离开那种必不可少地要求的相应限度，就连美好的优点也会黯无光泽，而被取消和抹煞了。这种不幸新近还会常常出现；有谁能够充分满足完全高速发展的现代的要求，而且是在无比快速的运动当中呢？

只有认识自己的力量并适度而巧妙地加以利用的精明能干的人，才会在世事当中大有作为。

自高自大和妄自菲薄，都是大大的错误。

我有时碰到一个小伙子，在他身上我丝毫不希望有所变化和改进；我担心的只是看见有些人完全乐意赶时代大流，这儿我正要不不断提起注意：一个人在他破碎的小舟上，趁舵在手里，就不应随波逐流，而是服从自己有洞

察力的意志。

但是，一个青年男子怎么能够为了自己而达到那种程度，把人人都在做、都赞成和推动的事情，看作是应受谴责和有害的呢？为什么他不可以也让自己的天性朝男阶方向走去呢。

我必须认为，我们这个不让任何事物成熟起来的时代的最大不幸，就是下一刻把上一刻的东西吃光，今天有的今天浪费掉，总是从手里来口里去地生活，眼前不留下任何东西。要是我们能有报道全天的报纸该多好啊！一个聪明人还会加上这样和那样的消息。这样一来，每个人所作、所学、所写，甚至于有所打算的一切事情，都向社会公开。没有人允许以别人的欢乐或痛苦来消遣时间，于是消息飞快从这家传到那家，从这城传到那城，从这国传到那国，而最后从这洲传到那洲，一切都急如星火。

就象现在不能刹住蒸汽机的活动一样，在道德方面也刹不住如下的情形：商业的活跃，纸币的流通，以偿还债的债务膨胀，这一切就是目前一个青年人面临的可怕环境。如果他天生来就赋有节制和安静的思想，既不向社会提出过份的要求，也不让社会任意支配自己，那就好了！

但是在任何一个圈子里，日常精神都在威胁他，没有任何事情比趁早向他指明他志在必去的方向更有必要的了。

最无辜的言行的意义，随着年岁而增长，我看谁跟在我的身边越久，我就不断提醒他注意：在真诚、信任和轻率之间有什么区别，其实说穿了，根本就没有区别，倒是只有从最无害到最有害的悄悄的转变，这种转变必须觉察到或者不如说是必须感觉出来。

我们对此必须采取策略，否则我们会有危险，把怎样从人们那儿得来的宠信，照样出乎意外地完全丢失掉。这点人们在生活历程中自会理解得到，但是在付出高昂的学费以后，可惜人们不能为后代节省这笔学费。

艺术和科学对人生的关系，由于它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时代的性质不同，以及千百种偶然因素，所以是千差万别的，因此也没有人对此轻而易举地完全了解。

诗在原始状态中影响极大，这时它们还十分粗糙，才半开化，或是变动一种文化，或是发现一种外来文化，因此可以说，新奇的东西才一定发生作用。

音乐在最好的意义上说，并不需要新奇，恰恰相反，越古老，人们对此越习惯，它的作用越大。

艺术的尊严也许在音乐上表现得最为卓著，因为它没有要折扣的素材。它的形式和内涵完全一致，使表现出来的东西得到提高和升华。

音乐是神圣的或世俗的。神圣是完全就它的尊严而言，它在这儿给人生以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历千百代而存在。世俗的音乐应当是完全快活的。

一种混合神圣特征与世俗特征的音乐是无神的，而一种随意表现软弱、悲惨、可怜的感情劣等音乐是乏味的。因为它不够严肃，所以不成为神圣的，同时它又缺少其对立面的主要特征：快活。

教堂音乐的神圣，民间曲调的快活和逗趣部分，正是真正音乐围绕旋转的两个轴。它在这两点上随时都证实其必然发生的影响：祈祷或舞蹈。混合就造成迷惑，减弱就变得乏味，如果音乐想转向训诫诗，或者描写之类的诗，它就变得冷淡。

造型艺术本来只在其最高阶段上才发生影响，一切中等的东西大约由于

多种原因也能给人留下印象，不过一切这类中等艺术品更多的是造成迷惑而不是使人高兴。所以雕塑艺术必须寻求题材上的趣味，这点它在名人雕像中找到了。不过在这儿艺术也要达到高等程度，才能使其显得既真实而又贵重。

绘画是所有艺术当中最可原谅和最方便的艺术。说它最可原谅，是因为人们为了题材和对象的缘故。在它还是一种手艺而不成为艺术时，就多加原谅而使自己对它感到高兴，一部分是因为一种技术的、虽然没有才华的绘制，使得没有教养的人与受过教养的人同样感到惊奇，所以它只要多少提高一点成为艺术，就在更高的程度上受到欢迎。色彩上的真实，表面上的真实，看得见的对象相互关系的真实，已经是够令人舒服的了，因为眼睛反正看惯了一切东西，所以一种丑陋形象，甚至于一种丑陋图画，对于眼睛，也不象不和谐的声音对于耳朵那样叫人难受。人们容忍最坏的图像，因为人们看惯了更坏的对象。因此画家只须稍有几分艺术家的本事，就比程度相等的音乐家获得较多的观众；至少比较低级的画家可以经常为自己单独活动，而不象比较低级的音乐家那样必须同别人搭配，才使得联合的力量产生一些效果。

问到考察艺术成就要不要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答复如下：一个具有造诣的行家应当进行比较，因为他抱的想法就是要弄明白，什么是可以作到和应当作到的，正在受教育的爱好者，最有益于自己的是不作比较，而是逐个地观察每种成就，由此逐渐形成对于普通一点的东西的感情和意识，无知者的比较其实只是为了摆脱判断的方便法子。

对真理的爱表现在到处都会发现和珍视善。

人的历史成就是那样形成的一种感觉，在评价同时代的功绩和成就时，也把过去时代考虑在内。

我们从历史上所得到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它激起的人的热情。

独特性唤起独特性。

必须考虑到，人们中间有许多人却也想说一点重要的事情而无效果，于是无比奇妙的事物便暴露出来了。

思想深刻和严谨的人，对公众的立场是严酷的。

要我倾听别人的意见，它就必须明确他说出来，我自己心里成问题的东西已经足够了。

迷信属于人的本性，当人们想要完全彻底清除它时，它就躲到神秘莫测的角落里去，一旦它认为相当安全了，就一下子重新冒出来。

我们只要对事物不想认识得太仔细，就会更好地知道许多东西。一个物体在四十五度的角度下，才使得我们容易理解。

显微镜和望远镜其实只是搅乱纯粹的人的感觉。

我对许多事情沉默不言，因为我不愿意使人入迷惑，如果他们在我生气时感到高兴，我也就满意了。

凡是解放我们精神的一切东西，不给予我们以自制的力量，都是有害的。

人们对于什么是艺术品比对于怎样是艺术品更感兴趣，关于前者，他们可以各个地把握，关于后者，他们不能全部理解。因此要强调一些地方，只要人们仔细注意，归根到底，整体性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少的，不过每个人意识不到罢了。

诗人从哪儿取材？这个问题只是对创作什么东西说的，至于怎样创作，那就没有人知道了。

想象力只有通过艺术，特别是诗来调节。没有什么比缺乏审美的想象力

更可怕的了。

矫揉造作的东西是错误的想象，是主观臆造的想象，所以容易缺少风趣。

语文学家完全依靠文字上流传下来的东西。他有一种原稿作基础，但原稿中出现真正的缺陷，比如造成意义欠缺的抄写错误，以及一切可以在原稿上指出来的其他错误。这时出现第二抄本，第三抄本，彼此互相比较，逐渐使他看出流传文字中可能和合理的部分。不错，他更进一步，要求他的内在辨别力，不借助外在的辅助手段，而能够逐步了解和叙述过去文章的一致。因为对此需要特别机智，需要特别深入了解已故的作者，并要求某种程度的想象力，所以我们不能责怪语文学家，纵然他对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出判断，而这判断并不会常常使他成功。

诗人要依靠描写。描写的至高境界是和现实竞赛，这就是说，描写通过精神来赋以生气，使其活灵活现地为每个人所认可。诗达到顶峰时显得完全是外在的，它越是向内在缩回，就开始衰落了，那种只表现内在而不借一种外在的东西来体现的诗歌，或者不让外在的东西通过内在来传情的诗歌，两者都是踏进庸俗生活的最后阶段。

雄辩术是依靠诗的一切优点，依靠诗的一切权利，它强占诗为己有，而加以滥用，以图达到市民生活中某些表面的、道德的或非道德的、暂时的利益。

文学是片断的片断：已经发生和说过的东西的极少部分被写下来，而从这写下来的东西中遗留下极少部分。

在天然的真实和伟大方面，拜伦爵士是个放纵而不讨人欢喜的出类拔萃的人才，所以几乎无人可以和他并肩。

所谓民歌的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它们的题材直接取自大自然。有修养的诗人只要明白这个道理，也可以利用这种优点。

不过那种歌体在这方面总有如下的优点，就是自然的人比实际有学问的人更能懂得言简意赅的道理。

对于初露才华的人阅读莎士比亚是危险的：他迫使他们去模仿他，而他们却自以为在创作。

除了亲身经历过历史的人，没有人可以判断历史。这对于各个民族都是一样。德国人只在自己有了文学以后，才能够判断文学。

只有对别人的好意感到高兴，他才算得是真正地活着。

虔诚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以便通过十分纯洁的心情宁静而达到至高的文化修养。

因此要注意，凡是标榜虔诚为目标和目的的人，大多是伪君子。

“一个人到了老年，必须比年青时做更多的事。”

履行义务常常好比在还债，人总是永远觉得还不够。

只有无情的人看得出缺点，所以为了看清缺点，也必须变得无情，但是不得超过必要的程度。最高的幸福就是弥补我们的缺点，纠正我们的错误。

如果你会读，你就应该懂，如果你会写，你就必须知道一点东西，如果你可以相信，你就应当理解，如果你有所追求，你就该去做，如果你只提要求，你不会达到目的，如果你有经验，你就应当加以利用。

一个人只承认对他有用的人。我们承认君侯，因为在他的名号下，我们看见财产得到保护。我们期待他给我们防御内外发生的讨厌情形。

溪水对磨坊主人是友好的，对他有用，乐意倾泻水车的轮子；要是它无

所谓地穿过山谷流去，又予他何补呢！

谁满足于纯粹的经验而照此行动，他就有足够的真实知识。正在成长的孩子在这种意义上是聪明的。

理论就其本身而言，毫无用处，除非它使我们相信种种现象的互相联系。

一切抽象的东西通过应用而接近人的理智，于是人的理智通过行动和观察就达到抽象。

凡是要求过多，喜欢纠缠不清的人，他就陷入了思想混乱。

按照类推法进行思考是无可指责的；类推法有种优点，就是它不作结束，根本不下最后结论：相反，归纳法是有害的，它眼中有个既定的目标，向着这个目标着手去做，就夹着错误的和正确的东西一起带走。

对世间事物的通常观察，正确看法，是人的一般常识的遗传素质，——纯粹对外界和内心的观察是极其稀有的。

通常的观察表现在实际感觉中，表现在直接行动中；纯粹的观察表现为象征性的，主要通过数学，表现在数字和公式中，通过语言，表现为原始的，比喻性的。如在天才的诗歌，常识的谚语之类中。

眼前不存在的事物通过传说来影响我们。平常的传说可称为历史的；一种更高的，与想象力相近的传说则是神话的，如果要在后面寻求具有某种意义的第三种东西，它就变成神秘主义了。它也容易成为感伤的，所以我们只拣取适合我们爱好的东西。

如果我们真正要对事业有所促进，则必须注意如下的效果：

- 有准备作用的，
- 有伴随作用的，
- 共同起作用的，
- 有辅助作用的，
- 起促进作用的，
- 起加强作用的，
- 起阻碍作用的，
- 有持续影响的。

在观察与在行动中一样，要区别可以达到与不可达到的东西；不这么做，就在生活和知识方面少有成就。

“常识是人类的天赋。”

作为人类天赋的常识，首先要在其表现中加以考察。如果我们探讨人类为了什么目的利用常识，我们就发现下列情形：

人类是受需要制约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他们就显得不耐烦，需要得到了满足，他们就显得漠不关心了。真正的人就活动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他会利用他的理解力、即所谓常识去满足他的需要；如果事情实现了，他就有任务填补漠不关心的空隙。这点要是在最近而必不可少的限度以内，他也会成功。但是一旦需要提高，超出通常的范围以外，那么，常识就再也不够用了，它再也不是什么守护神，迷误的区域就向人类敞开了。

没有任何不合理的东西不被理智或偶然重新领上正路；没有任何合理的东西不可以被无知和偶然引入歧途。

任何伟大思想一旦出现，就起专制的作用；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优点很快就转变成为缺点。因此，任何一个机构，只要你想得起它开始的情况，并能证明它开始有效的一切，现在仍然有效，你就可以捍卫它，赞扬它。

莱辛对好些限制感到恼火，就让他书中的一个角色说：“没有人一定非做不可。”一个机智而快活的人说：“谁愿意，谁就必须做。”一位第三者，自然是有学问的人，补充说：“谁看得清楚，谁也就愿意。”于是人们就以把知识、愿意和必须的整个圈子兜转了。不过通常说来，还是人的知识——不管哪一种——决定他做与不做，因此没有什么比看见无知在行动更可怕的了。

有两种和平的力量：法律和礼仪。

法律坚持履行义务，警察坚持遵守公德。法律量罪定刑，警察通观全局，发号施令。法律照管个人，警察照管全体社会。

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巨大的交替歌唱曲，各个民族之声逐渐地出现其中。

一个人不借助于形而上学，就不能在自然科学中适当地谈论一些问题，但不是借助于书本知识和口头智慧，而是那些在物理学之前，与其同时以及在它之后存在和将要存在的东西。

权威，即已经发生、说过或决定了的一些事情，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是只有书呆子才处处要求权威。

人们尊重旧的基础，但不好放弃在某个地方再一次从头创建的权利。

坚守着你自己的岗位吧！——这句格言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人们一方面被卷入巨大的党派，但是另一方面每个单个的人根据自己的洞察和能力也要显示他的作用。

你怎么想的就直说出来，不必多求证据，这样做更好一些。因为我们所提的一切证据，只不过是意见的变种，意见相反的人既不听我们的意见，也不听我们的证据。

由于我不断熟悉和接近日益进步的自然科学，于是就迫使我对于同时发生的前进和后退现象作一些考察。这里要说出的一句：就是**我们甚至于无法从科学上摆脱公认的错误**。关于这方面的原因是个公开的秘密。

如果某种事件被不正确地解释，不正确地联系，不正确地推导，我就叫这是个错误。但是现在在经验和思考的进程中发生下列情形，有种现象被合乎逻辑地联系，正确地推导出来。这固然令人高兴，但不给以特别重视，而让错误安然无恙地躺在一边；我就知道有不小一堆错误，给人细心保管起来。

因为人根本上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的意见，所以每个人发表意见时，总是向左右寻求帮助方法，用以加强自己和别人，当真实的东西还有用时，他就利用它，但是他也热情地用种种花言巧语去争取谬误的东西，只要它眼前可供利用，就用它作为半个证据来炫耀，好比用个代用品把分解的东西表面上联合起来，当我知道这种事情，开始是恼火，然后对此感到可悲，而现在却使我感到幸灾乐祸，我对自己说，以后决不再去透露那样的做法了。

每个存在的东西都是一切存在东西的类似物，所以现存事物对于我们总是同时显得既分散又联系。要是人过份追求类似，一切就混同起来，要是回避类似，一切就分散到无穷尽。在两种情形下，思考都停滞了，一种是思考过于活跃，一种是思考受到压抑。

理性关注的是正在形成的东西，理智关注的是已经成就的东西，理性不管，为了什么目的？理智不问，由何处来？——理性喜欢发展，理智希望抓住一切，以便能够利用它。

人生来有个特点与他的本性极其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就是他不认识最近的东西。可是我们亲自发现的每种现象，目前都是最近的东西，只要我们狠

狠地催逼它，就可以要求它对自己有所说明。

但是人们不会学习这点，因为这与他们的本性相悖：就连有学问的人也在所难免，即使他们立刻看出某种真理性的东西，这不仅和最近的东西，而且也和最广最远的东西相联系，却从而接连不断发生错误。近的现象其实只是在思想上同远的现象相联系，这一切服从到处都显示出来的少数几条巨大规律。

什么是一般？

个别的情形。

什么是特殊？

千百万种情形。

类推法要担心两种迷误：一种是流入笑话，化为乌有；一种是用寓言和比喻掩盖起来，却无大害。

在科学中既不容许有神话，也不容许有传说。把这些东西让给诗人吧，诗人的使命就是把它们处理得有益和取悦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把自己限制在最近、最明确的当前现实上。倘使他偶尔也想作为雄辩家出现，那么，那些材料也不禁止他使用。

为了挽救自己不致失败，我把一切现象看作是彼此独立的，力图把它们孤立起来；然后我把它们看作是处在相互关联中的现象，它们结合成为一种明显的生机。我主要是用这种方法观察自然界；但用这种方法观察新近的、环绕着我们活动的世界史，也是富有成效的。

凡是在更高意义上叫作发明、发现的一切，是一种创造性的真理感的重要完成和实现，它在暗中早已形成，突然闪电般快地导致富有成果的认识。它是从内在世界到外在世界发展的一种启示，使人预感到自己与神相似。这是世界与精神的综合，对人生的永恒和谐给以最幸福的保证。

人必须坚持信念，就是不可理解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否则他就无法研究了。

可以应用在任何一种方式上的每种特殊的東西，都是可以理解的。可用这种方式把不可理解的东西变得有用。

有一种使自身与对象密切同一的细致的经验知识，由此而发展成为真正的理论。但是精神能力的这种提高，属于高度文明的时代。

最讨厌不过的是争吵不休的观察者和异想天开的理论家：他们的实验是渺小和复杂的，他们的假设是费解和古怪的。

有些书呆子同时又是无赖汉，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了。

为了弄懂天空到处都是蓝的，用不着去周游世界。

一般与特殊互相叠合，特殊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显示出来的一般。

用不着亲自看见和体验一切事情；不过如果你信任别人和他讲的话，那你就得想到，你现在是同三个方面打交道：一个客体和两个主体。

生动的统一体的基本性质是：分离与结合，在一般中出现，在特殊中保持，变形，特殊化，正如活的东西可以在千百种条件下证实自己，可以出现和消逝，凝固和融化，可以冻结和流动，可以扩张和收缩。因为一切这些作用都在同一时刻发生，所以无论何种现象都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出现。产生与消失，创造与毁灭，诞生与死亡，欢乐与痛苦，一切都相互影响，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程度上，因此即使发生最特殊的東西，总是作为最一般的東西的表象和象征而出现。

如果整个的生存是连续不断的分离与结合，那么，也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在观察这非同寻常的状况时也是时而分离，时而结合的。

物理学必须同数学是分离的。物理学必须完全独立地存在。它必须努力以一切可爱、可敬、虔诚的力量去渗透自然界及其神圣的生活，完全不管数学在其自身方面有何成就以及做些什么。与此相反，数学必须宣称不依赖一切外界事物，只走自己伟大的思想道路，把自己培养得更加纯粹，超出已经做到的情形，迄今为止，它从事研究现存的东西，力图从中取得某种成果，或者与其相适应。

在自然研究中也象在道德方面一样，需要一种“绝对命令”；不过要考虑的是，由此不是达到终点，而是刚刚开始！

至高的东西可以理解，一切事实就是理论。天空的蓝色向我们揭示色彩学的基本规律。人们切不可在现象背后寻找任何东西：现象本身就是学说。

在科学中有许多确凿无疑的东西，只要我们不被例外搞糊涂，并且尊重问题。

如果我终于在原始现象上感到放心，这也不过是放弃而已，不过我是在人类的界限内放弃呢，还是在狭隘个人的一种假设的局限性内放弃？这始终是有大大的区别。

如果我们细看亚里斯多德所提的问题，就会对他的注意才能及希腊人观察一切事物的日光感到惊奇。只是他们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便是从现象直接迈步到解释，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完全不充足的理论上的论断。这点却是人们今天仍然在犯的普遍错误。

科学上的假设是教师用来催眠他的学生的摇篮曲：思考的、忠实的观察家，不断学习认识他的局限，他看见：知识扩大得越广，问题就出现得越多。

我们犯的错误，就在于我们怀疑确凿可靠的东西，而愿意肯定捉摸不定的东西。我研究自然的准则，就是抓住确凿可靠的东西，注意捉摸不定的东西。

我称这样的假设是可以原谅的假设，它类似开玩笑一般地提出来，让自己被严峻的自然所驳斥。

一个人教导不出丝毫有用的东西，又怎好在他的本行中充当大师呢！

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每个人都以为必须传播尽人皆知的东西。

教授法的讲演要求明确性，因为学生不愿传授丝毫不确定的东西给他，所以教师切不可留下悬而不决的问题。同时必须规定一个范围（荷兰叫作“界定”），现在人们以为有段时间有了不认识的空间，直到别人再拔去界桩，而立即或近或远地再次竖起界桩。

忙于追问原因，混淆因果，对错误理论感到放心，这都具有巨大的、解脱不了的危害性。

有些人只要觉得不应该重复自己曾经说过的错话，那他就变成完全不同的人了。

假的东西的好处，就在于人们可以常常去瞎聊它，而真的东西必须立即利用，否则它就不存在了。

看不出真理有利于实践的人，都爱对此挑剔和嘲笑，以便借此多少粉饰

康德道德学中的基本思想。

歌德的自然观察的核心概念。

他错误的、辛苦的操劳。

德国人，不仅是他们，具有使科学变得高不可攀的才能。

英国人是尽快利用发明的能手，等到它又导致新的发明和新的实践。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处处走在我们的前头！

思考的人有种奇特的个性，在他遇到没有解决的问题时，爱编造一种幻象，使他摆脱不了，即使问题解决了，真理显露出来，仍然如此。

要有一种特殊的思想变化，以便把握极其奇特的无形体的真实，并把它和那似乎也具有某些真实性而纠缠不休的幻象区别开来。

无论在大的与小的方面观察自然，我总是不断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象还是你在这儿说话？我也在这种意义上观察前辈和同每个人都把现成的、有秩序、有文化的完善世界仅仅看作是一种要素他努力由此给自己创造出一个特殊的、适合于他的世界。能干人毫不顾虑地抓住这点，不管情形如何，努力促其实现，其他的人则对此裹足不前，还有一些人甚而怀疑其存在。

谁真正觉得体会到了这个基本真理，就不会同任何人争论，只把别人的想法与他自己的想法都看作是一种现象。因为我们几乎天天都经验到，有人容易思考别人不能思考的问题，而且不是对利害有一定影响的事物，而是对我们完全无关紧要的事物。

人们实际上总是把他们知道的东西，当作是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如果我同另一个人谈到我自认为知道的东西，而他立即认为知道得更好一些，于是我只得常常带着我的知识反躬自省。

真理有促进作用，谬误毫无用处，它只使得我们混乱。

人觉得自己处在各种影响当中，禁不住要问原因何在，但是作为一种情性物，他总是抓住最近的东西当作最好的东西，从而心安理得，特别的是普遍的见识。

人们一旦看见一种弊病，就立即对它施加影响，这就是说，立即消除其症状。

理性只对活人有支配作用；古地学从事研究的已生成的世界是死的。之所以不能产生地质学，因为理性在这儿毫无用处。

如果我发现分散的残骸，我也能把它收集起来，组成骨架；因为永恒的理性在这儿借助类似物向我启示，即使那是一个巨型懒汉也无所谓。

不再存在的东西，我们想象不出其形成过程；已经存在的东西，我们也不了解。

一般新近的火成论，其实是一种大胆的尝试，把现存的不可理解的世界与过去的不可知的世界联结起来。

相同的或者至少是相似的作用，是通过自然力以不同方式产生出来的。

没有什么比多数更令人生厌的了，它是由少数强有力的先行者，顺风转舵的流氓，被同化的软弱者，及赶大流、丝毫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的群众所组成的。

数学和辩证法一样，是内在的较高意识的工具；在运用上，它和雄辩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对于两者来说，除形式而外，别无价值，内容对于它们是无所谓的。至于数学计算的是德币分尼还是英币基尼，雄辩术所辩护的是真

火成论声称地球形成来自火山的喷火作用。歌德一贯反对比说：他是水成论者，即认为地球形成由于水的作用，可参看《浮士德》第二部及本书第二卷第9章。

理还是谬误，对于它们都完全一样。

不过这儿要看从事这种业务和运用这种艺术的人的本性如何而定。一位刚正不阿的律师在正义的事情上，一位明察秋毫的数学家在星空前面，两者都同样显得与神相似。

在数学上，除了精确性之外还有什么准确可言？难道这种精确性不就是内在真理感的结果吗？

数学不能摒弃成见，不能减弱执迷，不能平复党派精神，它对一切道德方面是毫无办法的。

数学家只有在达到这种程度才是完善的，就是他是个完人，在心中感觉到真理的美，这样他才会彻底、透辟、审慎、纯洁、明确、优雅，甚而漂亮地发生作用。这一切都属于向拉·格朗热看齐。

就语言本身而言，它并不是正确、优异、秀丽的，而是体现在语言中的精神，于是问题就不在于每个人是否愿意赋给他的计算、言语或诗歌以合乎愿望的特性，而在于大自然是否赋给了他以对此所需的精神和道德的特性。精神的特性，就是体验和洞察的能力：道德的特性，就是他拒绝可能阻碍他尊重真理的那种魔力。

要想通过复合的东西来解释单纯的东西，通过困难的东西来解释容易的东西，是遍布整个科学界的一种弊病，明眼人对此虽然承认，但不是处处都得到赞同。

我们仔细透视物理学，就会发现，种种现象与以此为依据的实验，都有不同的价值。

一切都取决于第一手的原始实验，而以此为依据的篇章才立，得稳和牢；然而还有第二手的、第三手的以至更多的实验，如果承认这些也有同样权利，那么，它们就只会搅乱由第一手试验所阐明的东西了。

科学中的、甚而是普遍产生的大害，就在于没有思想能力的人擅自高谈理论，他们不了解自己对此还缺少许多知识。开始，他们本着可嘉的常识从事工作，不过常识有其限度，如果它超越了这个限度，就有危险变得荒谬可笑了。给常识指定的领域和遗产部分是实践和活动的范围。它只要实践，就很少迷误，较高级的思考、推论和判断，却不是它的事情。

经验先对科学有利，然后就对它有害，因为经验让人看到规律与例外。取二者的平均值，绝对得不出真理。

有人说，真理是在两种彼此相反的意见的中间。绝对不是！问题是在于静中思考不可见的，永远活动的生命。

第三卷

第一章 威廉在移民团；团的生活方式：团体之歌；莱纳多作为“纽带”。

威廉办完接踵而来的一切事情以后，这时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再去接近会社社员，同会社的某个小组在随便哪个地方碰头，所以他取出记事板，看看板上的建议，采取一条尽快让他达到目的的道路。不过他要到达最有利的地点，必须横穿陆地，于是他看出来，自己只好步行，让人把行李随后送来。就他走的路程来说，每一步都获得丰厚的酬劳，因为他这时来到一片无比可爱的地区，这里是面对平原的山脉的终端，有丛村密布的山丘，精耕细作的平缓斜坡，田野一片翠绿，看不见陡峭的山岩，也看不见未经开垦的贫瘠土地。现在他来到主要山谷，山水从两侧倾注谷底；这儿也经过细心耕种，望去令人心旷神怡，一行行细长的树木标志出滚滚河流及奔腾溪涧的弯曲，当他取出地图指南来看，不胜惊奇地发现，他画的线正巧经过这片各地，于是首先觉得至少是在正确的路上。

有幢保存完好、各种时代多次重修过的古堡，出现在灌木丛生的山岗上，山脚下是一座喜气迎人的乡镇，有家旅店首先映入眼帘；他朝旅店走去，店主虽然和气地接待他，但是抱歉地说，整个旅店都被一个团体租用一段时间了，没有团体的许可不能接纳他，店主因此不得不把所有的客人都介绍到前面山上那家老客栈去。经过短时间的商谈，店主似乎另作打算，他说：“现在屋里虽然没有人，但正巧是星期六，主管不会长久呆在外边，他每周来结账，并预订下期的房间。真的，这些男子很讲秩序，他们虽然精打细算，却使人乐意和他们打交道，尽管我们获利不大，然而十分可靠。”接着他让新来客人到上面大厅里去，耐心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这时向前走近的人发现这是一间宽敞整洁的房间，房里除板凳桌子之外，别无他物，使他特别感到惊奇的是一块大牌子挂在门上，牌上用金色字母写着：“Ubi homines sunt modi sunt”；我们用德语解释如下：凡是人们结合成团体的地方，立即产生他们共同生活的方式和方法。这句格言给我们的漫游者以思考，他认为这是良好的预兆，他发现这句话证实了他在自己生活当中多欢看出的合理和有益的东西。没有经过多久，主管就来了，由于事先听了店主的报告，所以简短商谈以后，他不再特别盘问，就在下列条件下接纳威廉：停留三天，可以安心参加一切活动，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追问原因，临走时不用付账。旅客必须同意这一切，因为他作为代理人一点也不能让步。

主管正要离开，忽然有一阵歌声从楼梯上传来；两位漂亮的少年走进客厅，主管作了一个简单的手势，表示客人已被接纳下来了。他们没有中断歌唱，友好地招呼他，他们的二重唱十分美妙，容易让人看出，他们完全是训练有素，擅长本行艺术的。威廉全神贯注倾听歌唱，他们唱完后问威廉，在步行途中有时是不是也忽然想起一首歌，独个儿边走边唱？威廉答道：“我虽然天生缺少良好的嗓子，可是我心里常常觉得有位秘密的神灵向我低语某种有旋律的东西，于是我在漫步当中总是合着节拍，同时觉得听到轻微的声音，仿佛在陪同某种歌曲，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我悠然神往。”

“要是您想得起来某一支歌曲，就请您给我们写下来吧，”两位少年人说，“我们想试试看，能不能和您的歌神伴唱一曲。”接着他从记事本上撕下一

页递给他们，上面写着下列词句：

“从山岭到丘陵，
沿着山谷下降，
那儿似有翅膀颤鸣，
那儿似有歌声荡漾；
自有欢乐，自有办法，
跟踪冲动前进；
不断在爱中争取，
行动便是你的生命。”

经过短暂的思考，立即响起一支愉快的、与漫游者步伐合拍的二重唱，不断重复和交错进行，使听歌的人着了迷，他怀疑究竟这是他自己原有的旋律和他过去的主题呢？还是现在才这样谱成，使得别的曲调完全难以想象？歌唱者以这种方式愉快地唱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两个结实的小伙子跨进屋来，从他们随身携带的工具上，立即看出是泥水匠，而跟在他们身后的两位则必定是细木匠。四个人把他们的工具轻轻放下，静听了一会儿歌声，很快就满有把握地坚决加入合唱，这时给人一种感觉，仿佛有一个完整的漫游团体越过高山峡谷向前迈进，威廉认为从没有听到过这么优美、这么令人心情舒畅的东西。这种享受还可以提高，直到顶点，这时有个巨人形象迈着一种同他的最美好的愿望几乎不协调的沉重而坚定的步伐，沿着楼梯上来。他立即把沉重的背架放在角落里，自己坐到一条板凳上去，直压得板凳嘎吱嘎吱地响，众人忍不住笑起来，但没有打断歌声。使威廉感到意外惊奇的是，这位巨人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低音同样加入合唱。大厅震荡起来，而重要的是，他轮到重唱他那部分时，立即加以改动，成为如下的词句：

“你在生活中丝毫不拖延，
你的生活就是行动再行动！”

不久人们就觉察到，他放慢了节拍，迫使其他的人随着他唱。最后大伙儿一起唱完歌曲，而且感到相当满意，但其他的人责备他似乎有意把他们引入歧途。“绝对不是，”他大声嚷道，“而是你们想把我引入歧途；你们想加快我的步伐，但我背负重担上山下山，最后按时到达，满足你们的要求，我的步伐非得适度和稳妥不可。”

现在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去找主管，威廉不难看出，他们是去结账，对此他不便过问。这时进来两个活泼而漂亮的男孩，迅速安好桌席，菜肴和酒都不过份，接着主管出来，邀请他们大伙儿同他一起就座。男孩在旁侍候，没有疏忽职守，站着享用他们那一份。威廉回忆起类似的场面，那时他还在演员当中栖身，可是他觉得眼前的团体要严肃得多，他们不是在寻开心，装门面，而是为了重要的生活目的。

手艺人同主管的谈话，最明白不过地启发了威廉。这四个能干的年青人就在附近干活，那儿一场大火把美丽的村镇烧成了灰烬。人们听说，这位诚实的主管正忙着购置木材和其他建筑材料，使客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儿的全体男子都不是本地人，而是象过路的漫游者一样是外地人。晚餐结束时，人们唤他是圣·克里斯托大的那位巨人，拿来一大杯好葡萄酒作为助睡剂，一支愉快的歌曲又从听觉上使团体聚集了一些时间，但他们在视觉上已经各自分散了，接着威廉被引进一间位置最优雅的房间。看出去，满月已经升空，光辉照射富饶的田野，在我们游子心中唤起类似的或同样的回忆。所有亲爱

朋友的影子飘过他的身边，尤其是莱纳多的形象是这么鲜明，仿佛活生生的出现在眼前。这一切给他一种内心的愉快，使他享受夜的宁静，突然有种十分奇怪的声音几乎使他害怕起来。这声音来自远方，却又似乎就在屋子里，当声音发出最大力量时，房屋有时在颤抖，横梁隆隆地响。威廉平常听觉灵敏，能分辨一切声音，现在却什么也不能确定，他只好把这比作大风琴管的嘎嘎响，虽然宏大，却发不出明确的声音。究竟这场夜间恐怖是到了早晨减弱了呢？还是威廉逐渐习惯，不再敏感了？这是探索不出来的，总之，他睡着了，初升的朝阳才轻轻唤醒他。

服务男孩中的一个刚给他端来早餐，就进来一个人，他在晚餐桌上曾经注意此人，弄不清楚对方的身份。这是一个体格匀称、肩膀宽阔、行动灵活的男子，从他掏出来的器具上看，说明他是理发师，他表示愿意为威廉服务，这正是威廉求之不得的。这人一直沉默寡言，用轻灵的手理完了发，却一声也不吭。因此威廉开口说：“您的手艺十分高明，我毫不觉得柔软的剃刀接触过我的脸颊，同时您似乎严守团体的规矩。”

这个沉默的人狡黠地一笑，用手指捂着嘴，悄悄走出门去。威廉在他背后大声说：“果然不错，您就是那个‘红外衣’，纵然不是他本人，至少也是他的后代。您不想向我要求回报，算您走运，不然的话，您在这方面会感到不好受的。”

这位古怪的男子刚刚离开，众人认识的主管跨进屋来，发出午餐的邀请，听来同样不可思议，邀请人明确表示，领导欢迎外客，请他午餐，高兴能有希望同客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此外，他们还问客人身体可好，对于招待是不是满意，客人对于所遇到的一切，只有极口称赞。当然，他很想向这位男士，正如方才向那个理发师那样，询问昨夜的情形，虽然没有把他吓倒，却使他感到不安；但是他想起自己承认的诺言，还是把任何问题按捺下来，以免显得纠缠不体，而是希望团体出于自愿或许由于偶然机会，按照他的愿望给以指点。

当威廉独自一人时，他才考虑邀请他的奇特人物，弄不清楚该怎么办才好。这里用一个中性名词来称呼一位或几位上司，这对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此外，他的四周一片沉寂，他相信自己从没有度过这么寂静的星期日；他离开屋子，却听见一阵钟声，便朝小镇走去。弥撒刚刚结束，在向外涌出的居民和农人当中，他发现三个昨天认识的人：一个木工学徒，一个泥水匠和一个男孩。后来他又在基督教的敬神者当中正巧看见另外三个人。至于其余的人平常怎样作祈祷，不得而知，不过他相信可以得出结论：在这个团体当中存在着绝对的宗教自由。

中午，主管在府邸大门口遇见他，带他穿过好些厅室来到一个巨大的前厅，让他在这儿坐下。许多人从这儿走过，进入一间相邻的厅堂。其中可以见到已经认识的人，圣·克里斯托夫也大步跨过去；大伙儿都问候主管和来客。这时最引起威廉注意的是，他以为只看见手艺人，他们都和平常那样，但穿得非常清洁，有少数见人，他认为可能是办事员。

直到没有新的客人继续涌来，主管就带我们的朋友穿过华丽的门进入一间宽敞的大厅，厅里设有一眼望不到头的餐桌，他被人领着经过餐桌的下端

穆绍斯著的童话《沉默的爱》中，有个穿绯红色外衣的理发师鬼怪般地出现，等到被他理过发的人予以回报，他才得到解救。

走到上端！他看见三个人交叉地站在那儿。然而他感到多么惊讶，他上前走近，还没有看清楚，莱纳多一下子就拥抱着他的脖子。他还来不及从惊喜当中恢复过来，第二个人又同样热情而激动地拥抱他，不是别人，原来是古怪的费德里希，娜苔莉的弟弟。三位朋友的狂喜气氛传播到了所有在座的人：全席响起一片欢呼和祝福声。不过当他们就座后，一下子又变得鸦雀无声，菜肴相当隆重地给端上来，供大伙儿享用。

筵席快要结束时，莱纳多用手示意，立即有两个歌手站起来，威廉非常惊奇，又听到他们重唱起昨天的歌，为了联结后续部分，我们觉得有必要在这儿再引用一次。

“从山岭到丘陵，
沿着山谷下降，
那儿有翅膀颤鸣。
那儿有歌声荡漾；
自有欢乐，自有办法，
跟踪冲动前进，
不断在爱中争取，
行动便是你的生命。”

这支二重唱由悦耳而温和的合唱相伴，快到结束时，对面突有另外两位歌手立起来，他们不是继续唱原来的歌，而是用严肃的激烈语气倒转原意，来客虽然感到惊奇，只好听下去：

“联系已经断裂，
信任已经损伤；
我能讲，我知道
是遭到什么偶然灾殃。
我只好分离，只好流浪，
象孀妇一样满怀悲哀，
另觅新交，忘去旧好，
不断去闯荡世界！”

合唱插入这段时，人数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强大，可是从筵席下端传来圣·克里斯托夫的声音，很快就可以辨别出来。最后传出的哀音几乎叫人不堪忍受，一种不愉快的情绪，凭歌手的灵巧硬塞进全歌当中，使我们的朋友听来感到不寒而栗。大伙儿似乎的确怀着完全同样的心情，临到出发前悲叹自己的命运。莫名其妙的重复，不断复活那快要疲惫的歌声，最后显得对团体的联系甚而也有危险；莱纳多站起来，挥手打断歌声，让大伙儿立刻坐下。他用和气的语调说：“我固然不能责怪你们，你们不断想起，要随时准备接受我们大伙儿面临的命运。不过，如果那些厌倦生活的老年人向他们的同辈说：‘准备死吧！’那么，我们这些充满生机的年青人就应该不断鼓舞自己，用快乐的语句提醒自己：‘准备漫游吧！’但是要做得恰到好处，要适当而愉快地提及自愿从事或者认为不得不做的事情。你们最清楚不过，在我们当中，什么事情是固定的，什么事情是变动的，这也得在愉快而鼓舞的歌声中给我们以享受，这一次我为此干这杯临别的酒！”他喝干自己杯中的酒，坐了下去；四位歌手立即站起来，开始唱出衔接上段的派生的歌：

“切不可停步不前，
抖擞精神去闯天下！”

脑力和腕力运用不倦，
好男儿四海为家；
我们受到阳光朗照，
把任何忧愁彻底抛下，
置身其中快乐逍遥，
世界便显得这么伟大。”

合唱歌声一再重复，莱纳多站起来，所有的人也随之超立，他示意让宴会的全体人员边唱边向外移动。筵席下端的人以圣·克里斯托夫为首，两人一行走出大厅，重新唱起的漫游之歌越来越欢快，越来越自由；当团体聚集在梯形建筑的府邪花园里，歌声尤其显得动听，人们从这儿眺望广阔的河谷，对它的富饶和幽美简直感到乐而忘返。这时群众随意向各处散开，威廉被人介绍认识第三位主席。这是伯爵的管事，他掌管伯爵位于许多田庄中间的府邸，在移民团愿意在这儿逗留的期间，他把府邸租给他们，给予他们许多便利，另一方面，他是个聪明人，也懂得怎样利用这些罕见客人的居留为自己谋利。因为他以廉价打开粮仓，供应其他食物和必需品，同时也借此机会，改装久已失修的屋顶，翻修屋架，加固墙基，重铺地板，消除其他种种缺点，使得这个破落家族因年久失修而陷于坍塌的产业变得面貌一新，成头可供生活上舒适居住的场所，从而作出证明：生活创造生活，谁对别人有益，必然也会使得别人对他有益。

第二章 赫西莉给威廉的信：发现开小匣的钥匙；“奇妙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情形活象是阿尔非里 一出悲剧，由于完全缺少知心人，一切心事只有用独白来表达，真格的，与您通信就完全等于一次独白：因为您的回信实际上象是一种回音，只是表面上接受我的话语，随即让其逐渐消沉。难道说，您有过一次曾经回答过我您可以回答的问题吗？您的信总是推挡和拒绝！我站起身子向您迎面走来，您却指示我再坐回椅子上去。

上面的一段已经写好几天了；现在正好又有机会急需把目前的信寄给莱纳多，信从那儿转给您，或者有人会找到您。不管您在哪儿收到信，我先放出话来：要是您读了这页信不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以虔诚的漫游者的身份急忙来到我的身边，那么，我就宣称您是所有男性中最有男子气的人，这就是说，完全缺少我们女性的所有特点当中最可爱的特点；我这是指好奇心，目前它正使我苦恼不堪。

简要地说吧！开启您那宝匣的钥匙已经找到了，不过这事除您我之外，不好让别人知道。至于它是怎样落到我手里的，现在请您听我讲吧。

几天以前，我们的法院裁判员收到外地官方寄来的一份文件，其中问到，目前是否有个男孩在附近逗留，干出各式各样恶作剧，最后由于一次大胆冒失的行为把他的上衣丢掉了。

从对这个淘气鬼的描述来看，毫无疑问，他就是费立克斯谈得许多的那个菲兹，费立克斯还常常希望他作为游戏伙伴回到自己身边来呢。

现在那里的官方提出要求，如果上衣还在，他们希望得到它，因为受到审讯的男孩要用它来作证。我们的法律顾问只是偶然提到这是过份要求，在他没有把这小小的罩衣寄走以前，拿来给我瞧瞧。

不知道是善神还是恶灵驱使我伸手去摸胸前的口袋，一只微小的、刺手的東西到了我的手里，我平常是个敏感、怕痒和胆怯的人，这时竟攥着手，紧紧攥着，一声不吭，然后才让人把衣服寄走了。立即有种无比奇妙的感觉攫住我。我偷偷看了一眼，看出和猜到这是开启您那小匣的钥匙。这时良心上发生怀疑，种种顾虑涌上我的心头。我不能公开和交出发现的东西：因为这东西对朋友是这么有用，为什么要交给法庭呢！接着我又想起权利和义务，然而两者都压不倒我。

现在您瞧，友谊把我置于什么样的境地，心中突然响起一种美妙的声音，说这是为了您的缘故，那么奇妙的事件哟！但愿这如此维持我良心上平衡的不再是友谊。我在负疚与好奇之间徬徨不安，由此可能得出一切什么结果，使我在心里产生千百种奇思怪想：同法律和法庭是不好开玩笑的。赫西莉，你这个放纵不羁、有时傲慢自大的人儿，卷入一场刑事诉讼中去了，这是不可避免的，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想到朋友，我是为了朋友的缘故而忍受这一切！平常我也想到过您，不过时断时续，而现在却不停地想到您，当我的心在跳动，想到第七诫时，我就不得不求助于您这位引起犯罪又使我免罪的圣徒，只有打开小匣才会使我心安。好奇心变得加倍地强烈。请您赶快来，并把小匣带来。至于这个秘密该由什么样的法庭来裁决，还是由我们私下商定吧；直到那时我们要严守秘密，不管什么人，都不能知道所以然。

可是这儿，我的朋友，您到底对这描画的钥匙有什么话说呢？难道这不

象是有倒钩的箭头吗？上帝保佑我们！不过小匣在我和您之间先不忙打开，等到以后共同打开时，它自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

我但愿匣内什么也没有，此外我还想些什么，还能说些什么——这时对您暂且保留，好让您更快地启程前来。

现在我怪难为情地附加一则！究竟这小匣与我和您有什么关系？它属于费立克斯，是费立克斯发现它和占有它的，我们必须把费立克斯接来，没有他在场，我们不应该开这匣子。

然而这又有多麻烦哟！只好推迟和延期了。

您干吗这样周游世界呢？您来吧！把可爱的男孩一起带来，我也很想再看看他。

现在事情又从头开始，父亲和儿子！做您尽可能办得到的事情，只是你们两人都来！

第三章 威廉在移民团作伤科医生——讲述关于医学模型的用处及其制造艺术。

上述那封奇怪的信，自然写好了许久，而且经过一些周折，直到最后这次，才按照信封上的人名地址送交到了。威廉打定主意，友好地对待即将派遣的第一个信差，但用婉拒的口气作答。赫西莉似乎没算到路程相隔遥远，而威廉这时正忙于从事极端认真的工作，至于匣子里面盛的什么东西，丝毫也引不起他的兴趣。

这个优异团体中几位最健壮的成员碰到一些不幸事故，这就给威廉以机会，让他证明自己在从事的那门艺术中是很出色的。正如一句话引起另一句话，一个行动更顺利地跟着另一个行动而来，那么，由此而最后汇成话句，就更加有益，更能振奋精神。所以朋友们之间的谈话是这样富于教益而令人开怀，因为他们相互说明迄今的生活和行为的历程，从而产生一种教育，使彼此惊奇不已，以致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得不相互间先对自己再度认识一番。

有天晚上，威廉开始他的讲述：“我研究的是伤外科，立即在最大城市的一个大研究所里开始，只有这儿才有可能发展这门专业，我努力钻研作为基础课的解剖学。

“没有人猜得到，我以多么古怪的方式在人体认识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展，那时我还过着演剧生活，仔细观察一切以后，就发现人的体型起着主要作用，比如说，一个英俊的男子，一个美丽的女人！如果剧场经理的运气好赢得他们，那么，喜剧作家和悲剧作家心里就踏实了。剧团生活其中的放荡环境，使团员裸露肢体的天然美比任何别的东西都更出名，甚至于各种戏装也被迫显露出平常传统上遮掩的部分。关于这方面我有许多可讲的，这也包括体型上的缺点，聪明的演员必须看出自己身上和别人身上的缺点，即使不能予以改正，至少应当加以掩饰。这样一来，我就有了充分准备，对于教人仔细认识外部器官的解剖学给以一贯的注意，就是内部器官我也并不陌生，因为我对此常有历历在目的某种预感。在研究当中令人大伤脑筋的是由于缺乏研究对象而抱怨，人们抱怨没有足够的尸体来供解剖的崇高目的之用。这种尸体虽然不够多，却也尽可能搞得到一些，人们颁布严厉的规定，不仅是丧失一切人身权利的罪犯尸体，就连那些在肉体和精神上无人照管的死者的尸体都要拿来使用。

“规定的严格性随着需要而增长，而这又引起人民的反感，他们从道德的和宗教的观点上都不能放弃自己和亲人人格。“可是弊病不断加剧，闹得人心惶惶，人们甚至对亲爱的死者的和平坟墓也感到担忧。不管什么年龄，什么身份，也不管高贵与卑贱，没人在他的墓中再有安全保证了；用鲜花装饰的坟丘，表示纪念的碑文，丝毫也抵御不住有利可图的掘墓盗尸行为；泣血捶心的诀别显然遭到残酷无情的干扰，人们一旦离开墓地，就变得提心吊胆，担心转眼就会得知那些装殓和安葬在地下的亲人的尸体被分解，被拖走，被凌辱。

“这一切说了又说，总是白说，没有人想得出补救的办法，或者能够朝这方面动脑筋，而抗议声却越来越普及，因为青年学子留心听了讲义以后，也想用自己的手和眼睛来证实迄今的所见所闻，从而把这么必要的知识不断深入和生动地转输给想象力。

“在这种时刻，产生一种不自然的科学的饥饿感，激发人们渴求最令人厌恶的东西得到满足，而把这当作是无比美好和极端必要的东西。

“这样的迁延和逗留已经使得渴求知识和乐于行动的人浪费了一些时间。终于一场风波席卷全城，有天早上发生的事件，使赞成与反对双方争论了几个钟头。原来有位非常漂亮的少女由于失恋而神经错乱，投河自尽，结果死了，解剖研究所得到了这具尸体；父母、亲属、甚至于恋人自己都努力交涉无效，其实男方只是由于错误的猜忌而怀疑女方。上级官厅因为刚刚加强规定，所以不允许有什么例外，于是所里人员就赶快抓住机会，利用这项战利品，而且分头进行解剖。”

威廉作为首席研究生同样被召唤前去，他发现给他指定的座位前面有一方盖着清洁白布的木板，显然这是令人为难的任务；他揭开白布，看见板上有一只无比美丽的女人胳膊，这胳膊显然不久前还搂过一个青年男人的脖子。他手里拿着器具箱，迟迟不敢打开，站在那儿，不敢坐下。要继续损坏这个美丽的自然创造物，这使他产生反感，然而作为渴求知识的人又向自己提出要求，而全体坐在周围的人也要求得到满足，这要求与反感在他心里不断斗争。

这个时候有位仪表堂堂的男子朝他走来，他看出这男子虽然有些特别，但一直把对方当作是个用心的听众和观众，他曾经打听过对方的身份，但没有人能够对此给予详细答复，人们一致认为这人是个雕刻家，但也有人当他是炼金者。据说，他住在巨大的旧屋子里，采访的人及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只许走进第一间前厅，其余所有的房间都紧紧闭着，这位男子曾经多次接近威廉，同他一起离开教室，然而似乎又在避免进一步的联系和说明。

这一次他却相当坦率地说：“我看见您在迟疑，您对这美丽的肢体感到惊讶，不敢毁坏它。请您暂且抛掉行会的感情，随我来吧。”同时他又盖上那只胳膊，向仆役点头示意，同威廉一起离开大厅。两人默默地并肩前行，这位新识未久的人来到一扇大门前停下脚步，打开那儿的小门，让我们的朋友进去，威廉随即置身在一个打谷场上，这儿又大，又宽敞，就和我们在旧式商号里所见到的那样，刚到的板箱和打包货物立即被人搬运进来。这儿放着许多石膏塑造的全身像和半身像，也有捆扎的和空洞的木板箱。那位男子说：“这儿就象商号一样，从这儿出发的水路运输对我是无比的重要。”

所有这一切完全适合一个雕刻家的手艺上的需要，此外，威廉别无所见，等到友好的主人领他上了几级阶梯，进入一间宽敞的屋子，屋内四周装饰着高大、平面的挂图，大大小小的塑像、胸像以及最美丽的形象的个别肢体。我们的朋友怀着愉快心情观察这一切，同时聆听它的主人的富有教益的谈话，尽管他还是觉得在这些艺术作品与他们作为出发点的科学努力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房屋主人最后略带几分严肃的表情说：“我为什么领您到这儿来，您会容易看得出来的：这道门，”他继续说时面朝侧边，“离我们走出来的大厅的门近些，这大概是您想不到的吧。”威廉跨进门去，自然感到惊奇，因为这儿看不见活人形体的复制品，墙壁上完全装饰着解剖学上的肢解形体，它们也许是用蜡泥或别的类似材料制作的，总之，它们的颜色新鲜，与刚刚制成的生物标本没有两样。艺术家说：“我的朋友，您瞧这儿的珍贵标本是在引起世人的反感下，常常怀着憎恶心情和极大的细心在不适当的时刻努力制作出来的，准备任其自行毁灭或保存下来而惹人厌恶，我从事这项业务必须严守秘密，您肯定常常听到专家们用轻视的口吻谈起这件

事吧。我却不受外来的迷惑，而准备干一些事情，这对未来一定发生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外科医生，如果他提高自己对整形的理解，每当永远向前发展的自然造物受到任何伤害，他就上定能够给以最好的帮助；而这样一种理解也将会提高医生本身的医务实践水平。不过您还是别让我们多说了吧！您尽快就会知道，建设比拆毁，连接比分开，把死的救活比继续去杀已被杀死的更有意义；长话短说吧，您愿意作我的学生吗？”这位学者得到肯定的答复以后，就把一位女性胳膊的骨骼拿给客人看，这姿势和不久前他们看到的那只胳膊完全一样。导师继续说：“我注意到了，您对韧带学十分留心，这是对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死的骨骼是因为有了韧带才发出嘎拉声。以西结 必须看见原野上的骸骨先以这种方式重新集拢和接合起来，然后肢体才能活动，手才能摸索，脚才能站立。这儿是柔韧的材料，细棍以及其他必要的东西，现在您来试试您的运气看！”

这位新学生集中他的思想，他开始仔细观察骨骼部分，看出这是人工用木头雕刻的。导师说道：“我碰到一个灵巧的人，他靠自己的艺术维持生活，他习惯雕刻的圣徒和殉道者再也没有销路了，于是我引导他转而掌握骨骼构造，按照真人的规格放大或缩小来制作。”

这时我们的朋友尽力去作，赢得了导师的赞扬。他同时感到高兴的是，借此考验自己记忆力的强弱。他发现通过实践又唤起了记忆，使他惊喜交集，他获得了做这种工作的热情，请求导师准许他住在工作室里。他在这里孜孜不倦地工作，那只胳膊的臂骨和指节骨都在短时间内十分妥当地接合上了。但是还得从这儿把腱和肌肉敷上去，看来要用这种方法均匀地处理所有部分，使整个身体恢复过来，似乎还完全没有可能。这时候导师就安慰他，让他观看按照模型做的复制品，因为标本的仿制和清理又要求新的努力和新的注意。

一切事物，人只要认真地投身进去，就是没有止境的；这只有通过竞赛式的工作才于事有济，不久威廉也摆脱了那种感到无能为力、常常濒于绝望的处境，而愉快地去从事工作。导师说：“我高兴看到您懂得适应这种操作方法，从而向我证明，这种方法是多么有效，纵然它不为专业的大师们所承认。必须有一个主要从事传统研究的学校：迄今发生过的事情，将来也会发生，这是好的，而且也必然如此。不过学校在哪儿陷入困境，这是人们必须注意和知道的，人们必须搞到活的肢体来实习，但是要秘密进行，否则非但自己会受到阻碍，而且也阻碍别人。您已经亲身体会出来，而且通过实践来证明：连接胜于拆卸，仿制胜于观察。”

威廉知道，这种暗中使用的模型已经广为传布，然而使得他感到极大惊奇的是，听说储存的东西还要包装起来，运到海外去。这位能干的艺术家已经同莱纳多和其他的友好建立起联系，他们认为在那些新建的省区里建立这样的学校完全适宜，而且极端必要，特别是在那些爱好文明、存心慈善的人们当中，他们总觉得用活生生的人体解剖未免有点太野蛮了。“您如果承认，大部分医生和伤科医生对于被解剖的人体只在思想中保留一种大致的印象，以为这样就可以应付了，那么，这些模型就足够使他们思想中逐渐黯淡的图像再次翻新，而把必要的东西栩栩如生地保存下来。甚至于可以说，问题在于兴趣和爱好，解剖学上的最细微的成果都是可以复制的，这可以使用画笔、

毛笔和雕刻刀来作。”

这时他打开一个小小的壁橱，让人看见橱内有一个以极奇妙的方法复制的面部神经模型。“可惜呀，”他说，“这是一个已经离开此地的年青助手的最后艺术品，他曾经给予我贯彻我的思想和传播我的愿望的最美好希望。”

关于这种处理方法对好些方面发生的影响，在他们两人之间了许多；对于造型艺术的关系也成了值得注意的谈话题材。从这些谈话中得出引人注目的美好例证，就是运用这种方法怎样向前工作和向后工作。这位导师用可塑物质浇铸成了一个古典青年的美好的裸体躯干像，现在试图凭借洞察目光揭去这理想形象的表皮，把美的人体变成一个现实的肌肉标本。“在这儿，手段和目的也是密切相连的，我乐意承认，我为了手段而忽略了目的，不过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没有外壳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当雕塑家象上帝那样用没有形式的讨人厌的陶土塑造成最美好的形象时，他是直接站在上帝一边的；他必须怀有上帝的这种意思；对于纯洁者来说，万物都是纯洁的，上帝的意图在自然界中的直接体现怎么可能是不纯洁的呢？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纪不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遮羞的树叶和兽皮就行不通，而且这还是微不足道的。我刚刚学会一点儿东西，他们就向我要求尊贵的男士穿上宽袖多褶的睡袍：这时我只好向后退步，既然我理解到的东西都不允许用来表现美，那么，我就只好选择实用性了，而这也是重要的。如果我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承认在人的精神失去活力时，仿制和仿制品也象其他许多东西那样，对想象力和记忆有裨益，那么，不少造型艺术家就一定会象我作过的一样，掉转头来为你们工作，而不愿违背自己的信念和感情去从事讨厌的手艺了。”

他们接着就考虑到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艺术与工艺两者怎样永远保持均势，两者是这样接近，互相依赖，艺术不过渡到令人赞许的手艺中去就不能普及，手艺不富有艺术性就不能提高。

师生两人相处得十分融洽，已成习惯，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勉强分开，以便朝着他们真正的巨大目标前进。

导师说：“为了不使人认为我们想与自然界隔绝而予以否认，于是我们开辟崭新的前景。在大洋彼岸，某种合乎人的尊严的意识在不断增长，人们终于废除死刑，不得不建立宽敞的城堡和筑有围墙的新区，以保卫安居乐业的公民抵御犯罪，不让罪犯逍遥法外。那儿，我的朋友，就是在那些可悲的区域里，请您为我们的医神埃斯库拉普保留一座小教堂，在那儿，也如同惩罚本身一样与外界隔绝，我们的知识将在这些对象上不断更新，肢解它们并不伤害我们人的感情，而我们目睹它们也不象您以前看到那只美丽的胳膊时那样，解剖刀停在手里不动，一切求知欲都在人性感情面前熄灭了。”

威廉说：“这就是我们的最后谈话，我看见包装好的木箱沿河顺流而下，祝它们一路顺风，但愿在开箱时我们能愉快地共同亲临现场。”

我们的朋友振作精神、热情饱满地作完了这次报告，不过他特别运用了一些活泼的语调和语言，这在他近来是不大习惯作的。可是他在讲话结束时觉得莱纳多似乎心不在焉，精神旁注，没有注意倾听他所讲的东西，而费德里希则面带微笑，有几次差不多在摇头，于是这位善于察颜观色的人，突然发觉他认为至关重要的事情竟得不到多少赞同，便情不自禁地去询问朋友有

可能指肢体的复合和拆解。

古希腊的医神。

何意见。

费德里希对此完全坦率地声明，他虽然承认威廉他们从事的工作是值得称赞的和良好的，但绝对没有那么重要，至少是不大可能实行。他试图用如下的理由来支持他的意见：就是一个人对某件事怀有偏爱，非要贯彻到底不可，超出所能想象的限度之外，就难免会感到意外的难堪。因此，我们的整形解剖学家勉强耐着性子聆听一些时候，就热烈地回答：

“亲爱的费德里希，你具有无人否认的优点，至少我不否认；但是你这时说话就象平凡人一样平凡：平凡人在新事物上只看到奇怪的东西，要在稀有的事物中立即发现重要的东西则非他们力所能及了。对于你们来说，一切先得成为事实，必须实现，必须作为可能的、作为真实的东西出现在眼前，然后你们才把它也同别的東西一样予以认可。你提出的理由，我早听到有识之士和门外汉一再重复了；前者是出于偏见和懒散，后者是由于漠不关心。如我方才所表达的那样一种计划，也许只有在一个新世界里才有可能实行，在那儿，智慧必须拿出勇气，为必不可少的需要去探索新的手段，因为传统的東西完全缺乏。这时就会激起创造发明，这时果敢精神和顽强意志也同时出现了。

“任何一个医生，不管是用药物或者用手为人治病，没有对人体内外器官的精确知识就寸步难行，单凭在学校里获得的粗浅知识，而对未经研究的人体的形状、部位及各种无比复杂的部分的联系，只有一点儿肤浅的看法，这是万万不够的。认真工作的医生，应当天天复习这种知识、练习这种观察，寻找一切机会不断通过思想和眼睛来对生命奇迹的联系更新认识。如果他明白自己的长处，但缺乏从事上述工作的时间，他就会聘用一位解剖学家，后者在他的指导下，悄悄地为他工作，仿佛生命的一切错综复杂情况都呈现在面前，而懂得立即回答最困难的问题。

“对于这点领会得越多，人体解剖的研究就进行得越高兴，越起劲，越热情。但是资料却同程度地减少了：解剖研究作为基础的对象——人体缺乏了，变得越来越稀少，越来越昂贵了，从而产生活人与死人之间的真正的冲突。

“在旧世界里，一切都遵循惯例，新的东西总是按旧的方式处理，正在成长的东西总是按僵化的方式处理。我所指出的死人与活人之间的冲突，将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人们会担惊受怕，会从事调查，制定法规，但丝毫没有结果，在这种情形下，靠小心谨慎和严格禁令都是无济于事的，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这就是我的导师和我希望在新的情况下来完成的，而且详细说来，这完全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已经存在着的。但是现在的艺术，必须变成手艺，特别出现的東西，必须普遍地成为可能，除公认的东西之外，任何东西都无法广为传布。我们的行为和成就必须公认为是唯一的手段，用以解救大城市特别受到威胁的明显困境。我想引证我的导师说的话，但是请注意听着！有一天他怀着极大的信心说：

“‘报纸读者发现关于讲述掘墓盗尸人的文字，觉得有趣，差不多可以说好玩。那些人起初是在深夜里秘密偷盗尸体；有关方面对此设置了守卫，于是他们就率领武装队伍前来，用暴力强占他们的战利品。情形变得越来越恶劣，我不便公开说出来，因为我虽然不是同谋犯，但会作为偶然的知情者被牵涉进最危险的调查中去，他们一定会惩罚我，因为我既经发现罪行，却未向法院告发。我的朋友，我向您承认，本城里就有人干谋杀勾当，向迫切

需要、愿付重金的解剖学家提供解剖的对象。尸体就陈列在我们面前，我无法描绘这种场面。他发现了罪行，我也发现了罪行，于是你看我，我看你，彼此都默而不言；我们目注前方，一声不响地去从事工作。——我的朋友，这样一来，就使我给蜡泥和石膏迷住了，您一定也会被这种艺术所吸引的，而且它或迟或早将会被所有其他的人所称颂！’”

费德里希跳起来，鼓掌叫好，一直叫不绝口，终于惹得威廉认真光火了。费德里希叫道：“妙极了！现在我又看出你来了！长久以来，你第一次又才象一个真正掏出心里话的人；你第一次又被滔滔不绝的语言洪流卷走了，你证明了你是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并能够对此极口称赞。”

莱纳多接过话头，试图调解这小小的不和气氛。“方才我似乎是心不在焉，”他说，“其实不过是我想起比眼前更多的东西。我想起在旅途中见过这样的大实验室，那位实验室管理员按照习惯敷衍来客，开始念他会背诵的滑稽故事，他见到我认真感到兴趣，而他本身是个艺术家，于是他很快抛弃扮演的角色，证明自己是位知识丰富的示范员。

“真是奇妙的对照！盛夏季节，屋外闷热难堪，屋内阴凉房间里却目睹在严冬也令人不敢接近的物体。这儿的一切都是力求知欲提供方便。他镇定自若和有条不紊地指点人体构造的奇迹给我看，并能使我信服而感到高兴，就是这样的实验室完全能够满足初学和事后回忆的需要，在中间的时间里，每人可以自由面对自然界，趁适当机会去探究这个或那个特殊部分的器官。他请求我向外推荐他，因为他只是力一个唯一巨大的外国博物馆从事这种收集工作，而各地大学完全反对他的事业，因为艺术大师只会培养解剖专家，但不会培养整形专家。

“我听了以后，把这个能干的男子当作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人，现在我们听见，另外还有人在从事这种努力；说不定还会出现第三个和第四个人呢。我们要从自己这方面推动这种事业发展。介绍必须来自外国，在我们新的环境里，这种有益的事业应当肯定地得到促进。”

第四章 费德里希作移民团的编年史作者——莱纳多的故事：他对手工业和技术的爱好。

第二天早晨，费德里希手拿笔记本准时走进威廉的房间，把本子递给威廉，说：“昨天晚上我听了你不厌其详他讲述了你所有的美德，使我插不下嘴谈谈我的优点，我却对此引以自豪，这说明我够资格作这个大旅行团的成员。请看看这本笔记，你就会承认这个试样是不错的。”

威廉浏览一遍这本簿子，发现字迹清晰可读，虽然写得潦草，但把他昨天所作关于解剖学的报告差不多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因此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

费德里希说：“我们结合的基本原则，你是知道的：每个人要求作为团体的成员，必须掌握一门专长。于是我绞尽脑汁想，我能做到什么呢，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其实我根本毋需外求，没有人比我的记忆力好，没有人比我写得又快、又轻松、又清楚。你大概想得起我在我们的戏剧生涯中就有这些优点吧，那时我们去打麻雀，却想不到一枪碰巧命中一只兔子，带回厨房供我们美餐一顿。我不是常常不用脚本就提示台词吗！我不是常常在少数几个钟头内就凭记忆写好戏文吗！那时你觉得这是不错的，并认为是理所当然，我也是这样想，可是我料想不到我这点本事究竟。有什么用。神父首先发现这点，他看出这正符合他的意图，于是他让我试试练习，我轻而易举地就使得一位严肃的男子满意，令我高兴不已。现在我一个人在必要时候可抵得上整个秘书处，此外，我们还随身带者一部双腿计算机，没有任何一个拥有众多官吏的王侯，比我们的上司配备得更好了。”

关于这类活动的愉快谈话，又把思想引导至团体的其他成员身上。“你得好好地考虑，”费德里希说，“象我的菲琳娜那样似乎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现在居然成为大链条上极有用的一环，你只消放一块布在她面前，不管是男是女，领来让她瞧上一眼：她不量尺寸，就可以从整块布上随手剪裁，同时经济地利用一切布片和布条，把它们派上最好的用场，而完成全套手续不需要纸剪的尺码。只要灵活而深思一眼，就使她心里完全有数，她打量来人一下，立即动手剪裁，随便那人高兴去哪儿就去哪儿，她继续剪裁，最后给那人缝制出一件十分贴身的上衣。不过这不能不找一个缝纫师来帮忙是不行的。孟坦的吕娣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始终一声不响，细心缝纫，投入比得上她，她一针一针地缝，密如穿珠一般。由此可以看出，人是怎样可以改变的；本来有那么多的废物拖累着我们，好比是披着由习惯、爱好、懒散和专断拼凑而成的破烂大衣。究竟大自然对我们有何打算，它赋给我们以无比优秀的才能，却是我们既发现不出，也运用不了的。”

大伙儿愉快地聚合在一起，一般地考虑到团体结合的种种优点，这就展开了极其美好的远景。

当莱纳多参加到他们中间来时，威廉也请他谈谈自己，谈谈她迄今的生活历程，关于他怎样自励和助人的方式，也请他给予友好的报道。

“你大概还记得吧，我最好的朋友，”莱纳多回答，“我们结识的最初时刻，您发现我是处在多么奇妙的兴奋状态中；有种无比奇特的要求，有种不可抗拒的欲望，使我陷身下去而不能自拔；那时候能谈的只是如何应急，只是准备接受沉重的痛苦，越来越表明我在加剧自寻的苦恼。那时我还不能把我少年时期的生活告诉您。但是现在为了把您带到我曾经走过的路上来，

我却不得不讲了。

“在我由于环境关系逐渐发展起来的最早的才能当中，出现一种爱好工艺的倾向，这种倾向逐日滋长，在农村里常有迫不及待的感觉，每逢村里有较大的建筑，尤其是小规模改造，以及增加设施，翻新花样等而缺乏各项手艺时，村里人宁愿笨手笨脚地马虎完事，而不愿精工细凿延迟时间。幸好有位全能工匠在我们本区到处游历，因为他觉得我这人可靠，宁愿支持我，而不支持任何别的邻人；他给我安装了一架车床，每次来访，他为了自己的目的使用车床比给我上课的时间多。于是我也购置了细木工用的工具，我对细木工的爱好由于当时公开的信念而被提高和加强了：谁不懂得在万不得已时要靠手工劳动维持生存，谁就没有勇气走向生活。老师根据本身信奉的原则赞成我的热忱；我几乎想不起，我曾经游玩过，因为所有的闲暇时间都用在手工活动上去了。我甚而可以自夸，我在少年时就迫切要求把一名灵巧的铁匠提高成为制锁匠、制挫匠和钟表匠。

“为了办到这一切，自然先得备好所需的工具，我们多半吃亏在那些工匠犯了混淆手段与目的的毛病，他们宁可把时间花在准备和计划上，而不切实认真地去从事工作。我们实际上一显身手的地方，是装修任何地主都少不了的园圃；一些苔藓小屋和树皮小屋，圆木桥和长条凳也是我们辛勤劳动的证明，我们以此在文明世界中努力表现具有完整粗犷风格的原始建筑艺术。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爱好引导我更认真地去参加一切对社会有益的在当前情况下不可缺少的工作，而这也赋给我多年的旅游一种真正的乐趣。

“然而人总是习惯于在走过的路上继续漫游，所以我对于机器制造不适宜，而比较适合于直接的手工劳动，在这儿，我们把力量和情感结合在一起使用；因此，我乐意居留在与外界隔绝的区域里，根据情况而从事这种或那种和在家一般的劳动。这种情形给予每种联合一种独具的特征，赋给每个家庭及由许多家庭组成的小部族一种明确的性格，人们怀着无比纯洁的感情，生活在一个生动的整体当中。

“我在这儿养成习惯，把一切事情都记录下来，并配上一些插图，这使我目前度过值得赞叹的愉快时光，它在将来也不无可以应用的希望。

“我现在把这种爱好，这种培养出来的才能极好地利用在团体交给我的重要任务上，我正在着手调查山区居民的生活状况，把有用的爱好游历的人吸收到我们队伍中来。您愿意在我忙于各种事务时，翻阅一部分我的日记来度过美好的夜晚吗？我不想断言，读它令人愉快，但是我觉得它总可以消遣时间，使人知道一些情况。我们总是常常把自己反映在所写出来的一切东西里。”

第五章 莱纳多的日记（第一部分），到山区旅行——棉纱收购人——
坊纱技术——织布技术——人与劳动的关系。

莱纳多的日记

星期一，十五日

在深夜里，我辛辛苦苦地爬上半山腰，来到一家勉强可以居住的客店里过夜，可是在天未破晓以前，我就被连续不断的铃声从酣睡中惊醒了，使我感到十分厌恶。原来一长队驮马从门前走过，我来不及穿好衣服，赶到它们前面去。我上路以后，很快就发觉，同这样的团伙一起赶路是多么使人不愉快、多么使人厌烦。单调的铃铛声听来震耳欲聋；驮在牲口背上向两侧倾斜出去的包裹（它们这一次驮的是大包棉花），时而擦着山岩，要是牲口避免碰撞，朝另一边走，那么，它们背上的重载就飘浮在深渊上空，使旁观的人感到心惊肉跳，头昏目眩，而最糟糕的是，在两种情形下，都阻止别人悄悄从它们身旁绕过，赶到前头去放开脚步走路。

我终于来到宽阔山岩的一边，圣·克里斯托夫正背着我的行李起劲地走来，他向一个汉子打招呼，这人静悄悄地站在那儿，好象在检阅经过的驮队。原来他是商队的真正头领；他不光是拥有大批驮物的牲口，并租用别的牲口和赶牲口的人，而且他还是一小部分商品的所有者；不过他的主要业务是在为较大的商人忠实地运输他们的货物。我在谈话当中听他说，这些都是棉花，从马其顿和塞浦路斯，经过的里雅斯特运来这里，并驮在骡马背上从山脚运到山上，然后继续运到山那边去，那儿有无数纺纱工和织布工分布在平地 and 峡谷里，准备好行销国外去的大批产品。为了装载方便起见，每包货物有的为二十五公斤重，有的为五十公斤重，而五十公斤正好是一头驮运牲口的满载。这个男子夸赞从这条路上运来的棉花质量好，可把它同东、西印度的棉花比较，特别把它同最负盛名的卡宴棉花比较；他显然精通本行业务，由于我也并不完全外行，于是我们进行了有趣和有益的谈话。这时候整个驮队从我们面前过去了，我怀着反感望着那看不到尽头的货运队伍挣扎在蜿蜒上升的山路上，人们只好悄悄跟在后面走，给山岩中间不住照射的阳光烘烤。这时我正对我的向导抱怨路难走，一个粗壮而活泼的男子朝我们走来，他那相当大的背架上的负担似乎并不重。人们互相招呼，很快就从结实的握手上看出来，圣·克里斯托夫同来人彼此熟识，这样我就立即从他处了解到如下情形：对于较远地方的山区来说，个别工人到市场去的路是太远了，于是就出现了附属的转卖商，收货人一类的人，这种人也叫作棉纱收购人。他们翻山越岭，走家串户，给纺纱工人带来少量棉花，换取棉纱；或者干脆买去，不管品质如何，从中取得一些利润。再大批地转卖给山下定点的厂家。

这时我们再次谈到跟在驮马后面跋涉有多难受，于是那个汉子立即邀请我同他一起从侧边山谷走下去，这山谷正好与主要山谷分开，把流水引导至另一个方向。我们很快作出决定，费了不少气力翻过一条相当陡峭的山脊，那边的山坡就出现在我们眼前了，开始显得十分荒凉；岩石已经风化，显出许多断层；山岩和碎石上不生草木，走在这儿有面临一落千丈的危险。山泉

这是歌德根据他的朋友迈尔对瑞士山区纺织业的记录材料所写的，其中的一些术语，今天看来可能陈旧了。

从四面八方潺潺汇集，我们经过一片四周悬岩壁立的小湖。这儿终于出现了云杉、落叶松和桦树，开始是单棵，随后是成片的树林，林中是疏疏落落的农舍，式样自然十分简陋，每间房屋都是住户自己动手用交叉的木梁搭接起来，巨大的黑色屋顶板上压着石块，以免彼大风刮走。尽管房屋的外表显得可怜，可是有限的内部房间并不令人不愉快；室内维持得又温暖又干燥，而且也非常整洁。这与居民的快活面容正好相称，使人很快就感觉到乡村的纯朴生活。

这里的人似乎在盼望收购人到来，他们正从小小的推窗窗口向外张望，因为收购人习惯在每周的工作日来到这里；他购进棉纱，售出新棉，然后急忙赶下山去，那儿有不少相距颇近的房舍。居民们刚刚看见我们，就成群结队，快步跑来向我们招呼，孩子也拥挤前来，得到蛋糕和小面包，大声欢呼。到处是一片热烈的快乐气氛，而且不断增长，圣·克里斯托夫也解开背囊取出同样的东西分出去，得到儿童们无比天真的感谢；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也象他的伙伴一样，懂得怎样同这些小孩儿打交道。

老人们就不同了，他们准备了好些问题要提出来；每个人都想知道战争的情形，幸好战场离这里很远，就是再近一点对这些地区也无危险。他们庆幸获得和平，不过对另一种威胁他们的危险在发愁；因为事实上不可否认，机器制造业在国内不断增加，逐渐威胁着手工劳动者有失业的危险。但暂时还可以找到种种自慰和希望的理由。

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向我们同行的汉子讨教某些生活情况，不错，他在这儿不光是作为家庭的友人，还得充当家庭医生；随时都在身上带着神妙滴剂，盐和药膏。

进入各家各户后，我获得机会追求从前的爱好，了解纺织技术。我注意孩子们，他们细心而勤奋地忙碌着，把棉絮扯开，捡出棉籽，扬弃果壳的碎屑及别的渣滓，他们管这叫**选棉**。我问这是不是只是孩子们的工作，却得到这样的回答：在冬天晚上，妇女的丈夫们和兄弟们也于这种活儿。

接着是健壮的纺织女工理所当然地引起我的注意：她们的准备工作是这样进行的：把选好的或洗涤过的棉花平均分配在起绒机（在德国叫作梳理机）上梳理，扬去灰尘，再把棉花纤维理顺在同一的方向上，然后取下来，紧紧地盘绕成卷，准备放在纺车上去纺纱。

这时有人指给我看左右运转的棉线的差别；向左转的线通常要细些，这样才能使锭子旋转的弦交叉在锭盘上；如附园详细指示的那样（可惜我们不能把这图也和别的图一样提供出来）。

纺纱女子坐在不太高的纺车面前；好些女子把双脚交叠在一起踩纺车，别的女子则只用右脚踩着底座，而把车脚放在后边。她用右手旋转圆盘，尽可能把手伸得又远又高，于是就出现了美妙的运动，一种苗条的身材通过身体的纤巧转动和双臂的丰满姿容特别显得优美，尤其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的纺纱姿势，提供了图画一般的鲜明对照，就连我们最美丽的女士们一旦不弹吉他而来操纵纺车，也不用担心会失去真正的魅力和风韵。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有种新的、独特的感情涌上我的心头；隆隆的纺车声似乎是滔滔不绝的雄辩，女孩们都在唱圣歌，偶尔也唱权少的世俗歌曲。

黄雀和金翅雀在悬挂着的笼子里，唧唧喳喳地鸣唱，不容易找得到一幅画面，比几名纺织女工同时劳动在一个室里更生气勃勃的了。

上面描述的圆轮纱不及信袋纱讨人喜爱，后者选用最好的棉花，它的纤

维比别的棉花长。它清选以后，不用钢刷梳理纤维，可以直接上梳，用几行长长的钢针梳理，再用钝刀把较长较细部分的棉纱成条地取下来（术语叫剪条），绕成一卷，装进纸袋里，然后固定在纺纱杆上。这样就可以手拿纺锤用纸袋里的棉条纺出纱来，因此叫作用信袋纺纱，而纺出来的纱就叫信袋纱。

这种业务只由沉静而细心的人来做，它给予这些纺纱女工比纺车边的女工一种更柔和的外貌，如果说，纺车适合于高大、细长的人，那么，信袋纱由文静、温柔的人来操作就十分妥当。不同的性格适合不同的工种，我在一间屋子里看出不少这样的情形，最后我弄不明白，究竟我的注意力是在工作上呢？还是在女工身上？

不过我不愿否认，这些山区的女子因为稀客到来感到兴奋而显得亲切友好。特别使她们高兴的是，我对她们向我提示的一切。不断寻根究底，并把他们的器具和简单的机械画下来，甚而连她们的胳膊、手和美丽的肢体，都用细线条匆匆描绘出来，本应附图以供观赏。当傍晚到来时，她们也把完成的工作拿给我看；满纱的锭子装在特定的小箱里放在一边，整天的工作成果被细心保存起来。现在我们彼此更熟悉了，工作却照常进行，她们忙着卷纱，更自然地向我一边展示机器，一边展示操作，我把这仔细地记录下来。

卷纱车有轮子和指针，每转一圈便抬起一片弹簧，弹簧下压工即使纱在车上绕一百转，人们把一千转叫作施奈勒，按照施奈勒的重量计算纱的不同细度。

线团向右转 25 至 30 次，便是一磅重，向左转则要 60 至 80 次，也许甚至 90 次。卷纱车每转一次约计 $7\frac{1}{4}$ 埃伦，或者更多一些，苗条而勤劳的纺纱女工肯定说，每天用纺车可纺纱 4 至 5 施奈勒，这样线团约转 5000 次，也就是纱长 8000 至 9000 埃伦；要是我们多留一天，她就自愿参加竞赛。

接着文静而谦逊的信袋纱女工也不甘落后，她保证在相对的时间里用一磅棉花可纺出 120 施奈勒的纱（用信袋纱纺纱比用纺车纺纱进行得慢些，报酬也好些。大约用纺车纺纱要快一倍）。正巧这时她做满卷纱车的额定转数，让我看线头怎样缠绕几圈和打结；她取下那个施奈勒卷轴，把它旋转起来，使它从这一头穿过那一头而拧在一起，这样，一个熟练女工的工作就告一段落，而显示出问心无愧、欣然自满的神情。

现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了，母亲就站起来说，因为这位年青的先生希望看到一切，于是她也想让他瞧瞧干燥织机。她用同样的慈祥语气边解说，边坐到织机前去，象平常那样操作起来，因为这种织机实际上只适宜于织粗棉布，就是把纬纱干敷上去，不能织得太密，继后她拿一件于织的成品给我看：这布很光滑，没有条纹和方格或其他标志，幅宽只有 5 至 $5\frac{3}{4}$ 埃伦。

月光明朗地照洒在天空，我们的棉纱收购人开始遥远的行程。因为他必须按日按时准确到达各地；人行小路又好走、又明亮，特别是在这样的月夜。我们这方面则用丝带和围巾作为临别赠品使大伙儿开心，这类东西，圣·克里斯托夫随身带有一大包；礼物交给母亲，再由她分配给家里的人。

星期二，十六日早晨

在明朗的月夜漫游，充满着优雅和快乐的情调；我们来到一个较大的房

舍集合点，也许可以把这叫作村庄吧；离此不远的空旷的山坡上，登立着一座小教堂，看上去人烟开始稠密起来了。我们打从篱笆围墙经过，墙内虽然没有花园，却显出一片稀疏的、细心养草的地段。

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这里除纺纱之外，更认真地从事织布。

我们昨天的旅行一直延长到了夜里，尽管我们是年轻力壮的人，也疲劳不堪了；那位棉纱收购人爬上储存草料的顶棚，我正打算跟随他的身后去，这时圣·克里斯托夫把他的背架交给我，从门口走出去了。我明白他的好意，听其自便。

第二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家人集合在一起，严禁孩子出门去，据说，有一匹可怕的熊或者别的什么怪物潜藏在附近，深夜从小教堂那边传来呻吟和咆哮的声音，使得这边一带的山岩和房屋都颤抖起来，因此他们劝告我们在今天较长的旅途中要十分当心。我们尽量宽慰这些好心肠的人，但在这片荒野地带里做到这一点实在不容易。

棉纱收购人这时声明，他得赶快办完他的事情，然后再回来接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得走一条又长又难行的路，我们不再朝着山谷里漫步下滑，而是辛苦地翻过一道横亘在前的山脊。因此我作出决定，尽可能善于利用时间，请好心的屋主人领我到织布的前厅里去。

他们是两位上了年纪的人，晚年还有幸得到两三个孩子在身边；宗教的感情和充满预感的想象，很快就可以从他们的周围和言行上觉察出来。我正巧开始写从纺纱过渡到织布这样一种工作，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消遣理由，于是我请求他们把正在进行的工作向我口述，让我笔记下来。

第一步工作是给棉纱涂胶，这在昨天已经做完了。人们把棉纱放在用淀粉和骨胶配成的稀薄的胶水里煮沸，使棉纱变得更耐用一些，清早起来，纱股已经干了，人们准备缠纱，就是把轮盘上的棉纱缠在管状卷轴上。老祖父坐在火炉边完成这项轻松的工作，有个孙子站在他的身旁，似乎巴不得自己来操作这架卷筒机。这时父亲为了理出经纱，把卷筒插到一个用横棍隔开的框架里去，使卷筒自动围绕垂直的坚硬钢索运动，把纱放完。粗纱和细纱都按照样本或者织物条纹的要求套在卷筒上。这是一种类似古埃及乐器的工具，两边有孔，纱线从孔中穿出；这种工具放在织工的右手边，他用左手把纱线抓在一起，来回走动着，把纱线放在经线的框架上。从上到下一次，再从下到上一次，叫作一道工序，织工按照密度的比例和织物的幅度定出工序数目。长度或为 64 埃伦，或者只有 32 埃伦。每道工序开始时，织工都要用左手的手指向上拉一根或两根纱线，向下拉同样多的纱线，而把这叫作**穿梭**；交叉的纱线就这样悬挂在两个固定在经线框上面的钉子上。这样做是为了使织工能够保持纱线应有的同等程序。如果整经已经完毕，就缚紧梭子，同时把每道工序特别分隔开来，避免发生任何纠缠现象，然后用溶解后的铜绿在最后的工序上打上**标记**，以便织工再把适度的尺寸带来；最后才把整个东西取下来，缠成一个大线团的样儿，这个就被人叫作**经线**。

星期三，十七日

我们在黎明前就动身了，欣赏到迟迟下落的美妙的月色。破晓的天光，初升的朝日让我们看到一片较好的居住和耕种地带。我们在上边为了越过溪涧，只能循着石级或者有时单有一侧扶手的狭窄小桥走，可是在这里已经有石桥架设在越来越宽阔的河流上空了，优美风光与粗野景色逐渐结合起来，而全体旅游人都感觉到了一种愉快印象。

一个身材瘦长、满头黑色暑发的男子，从别的水域翻过山岭，朝着他们大步走来，他的眼力好，声音响亮，打老远就在叫：“上帝保佑你，收购商教友！”收购商等他走近一些，也带着惊奇的声调说：“上帝保佑你，机修师朋友！从哪儿来？多么意外的相遇！”对方朝前跨近，答道：“我已经在山区兜转两个月了，给所有的善良人修理机器，安装织机，他们又可以不受阻碍地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了。”接着收购商转脸向我说：“年轻的绅士，因为你这么喜爱纺织，想仔细了解这个行业，这个男子来得正是时候，我近几天来一直在暗中为你盼望他到来，他会比那些好心肠的姑娘更好地向你解说一切，他是他那一行的能手，懂得对纺纱和织布及与此有关的事情给以完整的说明，在有必要的时候，或者任何人提出要求，他可以为大家安装、维修，重新调整机器。”

我于是就和这人交谈起来，发现他是个十分内行、有相当修养，完全掌握本行业务的人，我把这几天学到的一些东西，向他重复提出，并请他解答一些疑问；我也告诉他，昨天我已经看见织布是怎么开头的。他听后十分快活地大声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碰巧及时到来，能为一位这么可敬可亲的绅士，就这门最古老、最巧妙、使人最初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工艺给予必要的解说。我们今天正巧来到好心的和熟练的织工这里，如果不让您立即和我一样懂得这门手艺，我就在自叫作机修师了。”

我向他表示了友好的谢意，于是又就种种问题继续漫谈起来，我们略事休息，进了早餐以后，来到一片高低错落不齐、却建筑得较好的房舍。机修师向我们指示最好的一家。收购商同我和圣·克里斯托夫一起，根据约定先走进去，经过一阵寒暄，开了一些玩笑以后，机修师随后跟来。他一进来，立即惹人注目，在家庭中唤起意外的惊喜。父亲、母亲、女儿们和孩子们把他包围起来，有位坐在织机前的漂亮姑娘，把那正要穿过经线的梭子停在手心里，同样稳着踏板，站起身，带着难为情的样儿，缓缓地走过来，向他伸出手去。收购商和机修师两人，有说有笑，不久就恢复了家庭朋友应有的老套。他们休息一会儿以后，那位能干的机修师掉回头来对我说：“我的好先生，情别见怪，我们这伙人由于再见而乐得忘乎所以，竟自忽略了阁下。不过我们彼此还有整天可以闲聊的；您明天就得离去，我们现在让先生您看看我们手艺的秘密吧。上胶和整经，他已经见到了，我们让他看看别的，那儿的姑娘们可以大大地帮我的忙。我看出，坐在这架织机前的人在动手卷纱了。”这活儿是个较年幼的女孩子的，他们朝她走去。那个年长的女孩又坐在她的织机前，露出安静、亲切的表情，专心致意地从事她的工作。

我现在仔细地观察卷纱上轴。为了达到目的，人们让经纱的行程有规则地穿过一把大的纺梳，这梳与用来卷纱的织机卷轴一样宽，卷轴上做有一个切口，切口里有根小圆棍，圆棍从卷轴的一端穿过去而被固定在切口里。一个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坐在织机下面，用力拉紧经纱的纱股，这时织布女工使劲旋转一根杠杆上的织机卷轴，同时要注意，一切都要做得有条不紊。当一切经纱都缠好了，就把一根圆棍和两根扁棍——两条轨从梭子里穿过去，使得梭子固定，这时开始向里卷。

从旧线里大约有四分之一埃伦的线还残留在第二个织机卷轴上，从这里大约有四分之三埃伦长的线穿过框架里的箱和织机的两翼。现在女织工细心地把新的经纱线的线股连接在这些旧纱线上，而且一根连着一根，接完以后，所有的经纱线一下子都贯串起来，使新纱线一直达到前边还空着的卷轴上，

扯断的纱线被接上了，把纬纱线缠在装进梭子中的小卷筒上，开织的最后准备做好了，这就是在棉纱线上面上浆。

比着织机的长度，使用刷子蘸饱用细软皮革熬成的胶水把经纱线彻底润湿，然后把上面提到的支撑梭子的两根扁棍取出来，所有的纱线股都安排得准确而整齐，再用缠在棒上的鹅翅膀来扇，直到全部干燥为止，现在织布可以开始和继续了，直到再需要上浆的时候为止。

上浆和搨干通常是由那些被吸引到纺织业来的年青人来做，或者漂亮女织工的兄弟或者情人趁冬天傍晚闲暇来帮忙，至少他们可用纬纱缠卷小线轴。

高级薄纱要湿织，就是把纬线的纱线股浸在胶水里，趁湿缠在小卷筒上，立即加工，这样织出来的织品的质地更匀称，色泽更光亮。

星期四，九月十八日

概括地说，我在这样一个织工作坊的整个环境里，发现有繁忙的工作，有无法形容的活跃气氛，有家庭的温暖和平生活；好几部织机运转不停，同时还有纺车和卷筒咕噜噜地直响，老人们坐在火炉旁边正同来访的邻居或熟人娓娓谈心。这当中也可以听到歌声，多半是安布洛秀斯·罗卜瓦塞的四声部圣歌，极少世俗歌曲；每当雅各布表哥插进一点有趣的笑话，姑娘们就发出快活而清脆的笑声。

一个相当机伶而勤奋的织布女工，若是得到帮助，一周内多半就能织出32埃伦不太细的薄纱；这可是不常见的事情，在一些家庭作坊里，要织出这样多的东西，通常是十四天的工作。

织品的美观依靠织机的匀称活动，依靠框架的一致冲击，同时也要看纬线是湿的或干的而定。完全均匀地拉紧棉纱线也同样起着作用，所以细纱布的女织工总把一块沉重的石头挂在前卷轴的钉子上。如果在工作时使劲拉紧棉纱（术语叫作镇纱），这样，棉纱就明显地延长，每32埃伦大约延长3/4埃伦，每64埃伦大约延长1 1/2埃伦，这多余出来的棉纱归织布女工所有，要对她额外付酬，或者她把这保存起来，给自己做条围巾、统裙什么的。

在这山区特有的无比明朗、无比柔和的月夜，全家同客人们一起坐在家门口进行十分热烈的谈话，只有莱纳多一人在低头沉思。他在观察一切纺织工作和手工劳动时，就已经想起男友威廉写来安慰他的那封信了。他常常读到过的每句话，他多次看到过的每行字，又浮现在他的脑际。好比一首心爱的诗歌的旋律，突然不知不觉地轻轻荡漾在耳鼓里，那听来一往情深的消息又不住回旋在寂寞而顾影自怜的心灵中。

“家庭环境建立在宗教虔诚上，通过勤劳和秩序而得以振兴和维持，范围不太窄，也不太宽，使义务对能力和力量处于最好的关系中。围绕着她转动的是一群最纯粹、最原始意义上的手工劳动者，他们有的见识短浅，有的影响远及，有的谨慎而有节制，有的天真而积极活动。”

然而这次回忆更多的是使他心情激动，而不是使他心情平息；他自言自语：“这段言简意赅的描述完全适用于我在这儿所处的环境。难道说，这儿不是也有和平，虔诚，不停的活动吗？只有影响远及这点，我觉得还不怎么明白。但愿这位善良的女子使一个类似的地区活跃起来，而且是一个更广大、更美好的地区，但愿她觉得自己象这里的人一样愉快，也许更愉快一些；怀着更快活和更自由的心情向四周眺望呢。”

可是这时其他人的热烈而高涨的谈话打扰了他，他们多是在注意曾经磋商过的事情，而他好些时候以来心里有种想法，这想法现在完全活跃起来：难道说，这位拿着工具和器械、到处表现出高超技术的男子，不正是可以成为我们团体的一个极有用的成员吗？他考虑这个问题以及这位熟练技工在他眼里所强烈显示出来的一切优点。于是他转移话题，仿佛在开玩笑，然而更直截地向对方提问，愿不愿意加入一个重要团体，试作一次远渡大洋的旅行。

对方谢绝了，用同样明确的语气愉快地回答，他在这里感到很好，他还期待以后更好，他生在这样的地方，已成习惯，各方面都熟悉，而且也到处受到亲切的接待。在这些山谷里，压根儿就找不到有移民的倾向，没有困难使他们害怕，山区牢牢地吸住了它的居民。

“所以使我感到奇怪，”收购商说，“听说苏姗夫人将同代理商结婚，卖掉她的产业，带着大笔钱迁到海外去。”我们的朋友经过询问以后，得知苏珊是位青年寡妇，情况不错，开设一家经营山区特产的殷实商号，明天，漫游者就可以亲自得到证实，只要循着已经选择好的这条路走去，就可以及时到达她那儿。莱纳多答道：“我已经多次听人说起她的名字，据说，她在这片山谷里振兴事业，广行善事，可是我总是忘了询问她的详情。”

收购商说：“我们还是去休息吧，明天会是晴朗天气，我们可以趁早赶路。”

手稿至此结束，威廉要求续读下文，才知道稿子目前不在朋友手里。有人说：“手稿寄到玛卡莉那儿去了，让她凭借自己的聪明和爱心调解上述的一些纠纷，解开疑难的疙瘩。”我们的朋友只好中断阅读，准备同大伙儿一起愉快地打开话匣子，共度一个开心的夜晚。

第六章 新梅露沁娜。

傍晚到来，朋友们坐在远眺四周的凉亭里，这时有个体面人物跨进门来，我们的朋友立即认出这是今天早晨见到过的理发师。这个汉子默不作声地向众人深深鞠躬，莱纳多回敬他说：“你一如既往，来得正是时候，不会耽误我们欣赏你的才能。”他掉过头来朝着威廉继续说：“我的确可以向您讲述一些团体的事情，作为它的领导使我感到自豪。凡是加入我们团体的人，都得显示出某种有利于任何一个团体或者使团体感到高兴的才能。这个男子是位健壮的伤科医生，他在要求决心和体力的疑难场合，准备出色地协助他的导师。他作为理发师干出的成绩，您自己对此可以给他一个证明。由此一来，他对于我们既是必要的，也是受欢迎的了。不过因为这个行业通常带来一种往往令人生厌的多言的毛病，于是他为了自身的修养乐于遵守一条规定，凡是要在我们当中生活的人，都必须在某一方面受到限制，以便在另一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所以这人放弃了表达一些平常事物或偶然事物的语言；不过他由此发展了另一种语言才能，产生有意的、聪明的、令人高兴的影响，这就是讲故事的才能。

“他的生活富有奇异的经验，他平常在不适宜的时候，总是唠唠叨叨说个不停，但是现在保持沉默就不得不悄悄地在心中加以重复和整理。这与想象力结合起来，就赋予所讲的事件以生命和运动。他懂得用特殊的艺术和技巧讲述真实的童话和童话般的故事，只要我来让他开口，他就常常在恰当的时候以此使我们大大地开心；我目前就这样做，同时也给他表扬，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很久都没有重弹旧调了。现在为了向我们尊贵的朋友表示敬爱之意，我却希望他这回特别显示一下他的才能。”

“红外衣”脸上展开富有风趣的笑容，他毫不犹豫地开始下面的故事。

各位尊敬的先生！我知道诸位不爱听转弯抹角一类的玩意儿，所以我就开门见山地说吧，我希望这一次得到特好的成绩。虽然已经有好些真实的故事从我口里传了出去，赢得各方面的满意，但是我今天敢说，我现在要讲的一个故事大大超过了迄今所讲的一切，而且我几年以前遇到过的那个人儿，还一直在记忆中使我坐卧不安，甚而希望有一个最终的发展。实在不易找到象她那样的人啊。

首先我得承认，我的日常生活安排不很高明，不能保证将来，甚而不能保证明天。我在年青时候就不是一个会理财的人，常常陷入种种困境。有一次我决定去旅行，这可以让我捞到不少油水；但是我的派头未免太大一点，开头我乘特快邮车，后来改乘普通邮车继续旅行了一段时间，最后我迫不得已只好步行到达终点。

作为一个活泼的小伙子，我历来就有一种习惯，一旦来到客店，就忙着去寻找女老板或者厨娘，向她们阿谀奉承一番，这样一来，我的酒菜账多半就减少了。

有天傍晚，我走进一座小城的邮局里去，正要按照我的惯例办事，忽然

歌德依据法国的民间传说的题材自由创作。他的自传《诗与真》第十卷末记载：歌德在大学生时代先就把这篇童话在塞森海姆的凉亭里口述出来，以后才辑录在书中。

当时水平不高的伤科医生往往兼任理发师。

即理发师，参看本卷第一章和脚注。

我的背后有辆驾着四匹马的、漂亮双座马车丁零零地驶到门口。我转身过去，瞧见一个单身妇女，没有宫嫔，也没有侍婢。我立即赶上前去，给她打开车门，问她有什么吩咐。一个美丽的人儿跨下车来，仔细看去，她那可爱的脸庞上笼罩着一片淡淡的哀愁。我再问一次，我是不是能为她作点什么。“哦，可以！”她说，“如果您愿意帮我把座位上的小匣儿小心地捧起来再带上楼去就行了，不过我要特别请求您稳稳地捧着，一点儿也不许摇晃和颠簸。”我小心翼翼地端起匣子，她关上车门，我们一起爬上楼梯，她对店伙说，她要在这儿过夜。

现在只有我们两人在房间里，她叫我把匣子放在靠墙壁的桌上，我从她的一些动作上看出，她希望独自一人，于是我便告退，同时恭顺地、但热情地吻她的手。

“请您预订我们两人用的晚餐，”她接着说，可想而知，我多么高兴传达这个委托，在踌躇满志的同时，已不把老板娘和厨娘放在眼里了。我急不可耐地等候终于重回到她身边去的时刻到来。酒菜已经摆好，我们面对面地坐着。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享受到这么美好的食物，同时也第一次领会到这渴望已久的时刻，我似乎觉得，她随着每一分钟而变得更加美丽。

她的谈吐是令人愉快的，可是她尽量避而不谈关于爱慕和爱情一类的话。餐具都撤走了；我犹疑不决，使出各种花招去接近她，但毫无结果：她以一种高贵的姿态制止我，我无法抗拒；不错，我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心愿及时和她分手。

经过通宵不眠、梦魂颠倒的一夜，我一大早就起来了，询问马匹订好没有；听说没有，我就到花园里去，瞧见她穿好衣服，立在窗口，我赶快上楼去看她。我看见她那样美丽、比昨天更美丽，朝着我迎面走来，突然我的心头涌起爱慕、调皮和尴尬等种种情感：我向她扑过去，把她搂在怀里。“倾国倾城的天仙！”我高声叫道，“恕我鲁莽，但我无法控制自己！”她用难以置信的灵活方法挣脱我的怀抱，我连一个吻也没有亲在她的颊上。“要是您不打算轻率丢失近在眼前的幸福，就请您控制住这种突发的热情，这种幸福要经过一些考验才能得到。”

“你随意要求吧，天使般的人儿！”我大声说，“只是别使我绝望。”她笑微微地回答：“您既然愿意为我服务；那就请听我的条件！我来这儿是为了访问一位女友，我打算在她那儿逗留几天；在这段时间里，我希望把我的车和匣儿继续带走。您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其实您除了谨慎地把匣儿捧进和捧出车子之外，其他什么事也别做，只要匣儿在车里，您就坐在它的旁边，小心照管好它。要是您到了一家旅店，就把匣儿放在桌上，要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可是您既不许在里面住，也不许在里面睡。您每次用这把钥匙锁上房门，这钥匙可以打开一切锁，给锁特殊的性能，在间隔时间里，没有人能把锁打开。”

我仔细端详她，心里觉得奇怪，我答应一切照办，只希望不久就能再见到她，最好她给我一个吻，保证我的希望不致落空。她果然作了，从这时起，我完全成了她的农奴，她告诉我，现在我得去预订马匹。我们商量好，我该走哪条路，我要停留和等待她的地点。末了，她塞一袋金子在我手里，我把嘴唇印在她的手上。她临别时似乎感动了，我已经再也弄不明白，我究竟干了些什么，还得干些什么。

我订好马匹回来，发现房间锁上了，我立即试用我的万能钥匙。房门豁

然弹开，我发现房里空无一人，只有匣子放在桌上我安置好的地方。

马车驶到门前，我小心谨慎地捧着匣子走下楼来，把它放在我的身边。女店主问：“女士在哪儿？”孩子回答：“她进城去了。”我向人们挥手示意，仿佛凯旋一般驾车离开客店，昨天晚上我还风上仆仆地步行到这儿。这时我伯然自得地反复考虑经过情形，点数金钱，作出种种设计，不时向匣子膘上一眼，这光景你们是不难想象的了。我驾着车子径直地驶去，经过好些站口都不下车，毫不休息，直到她事先给我指定的一座漂亮城市。我严格遵守她的命令，匣子放在特殊的房间里，旁边插有几支蜡烛，按照吩咐不许点燃。我锁上门，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略事休息。

有一会儿，我对她老是念念不忘，可是我很快就觉得时间太长了。我不习惯过没有社交的生活，而我不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店主的宴席上和公开的场所找到社交。在这种社交场合，我的钱开始融化，有天晚上，我不当心沉湎在热烈的赌博里，于是口袋的钱就完全化为乌有了。我回到房里，气得不得了。现在两手空空，表面上还是个富有的汉子，正期待着大吃大喝，我实在拿不准，我的美人儿会不会再出现，以及什么时候出现，我陷入了极大的困境，我加倍地渴望见她，没有她和他的钱，我实在不敢相信还能活下去。

晚餐一点儿也不好吃，因为这次我只得一个人孤单地享受，餐后，我一个劲儿地在房里来回走动，自言自语，咒骂自己，倒在地上，用手扯我的头发，完全象发了狂似的。突然我听见隔壁锁着的房间有轻微的响动，没有多久，传来敲门的声音，门原是关得紧紧的。我急忙振作起来，伸手去抓万能钥匙，但是门自动弹开，在蜡烛光中，我的美人儿向我迎面走来。我跪在她的脚下，吻她的衣服，吻她的头发，她扶我起来，我不敢拥抱她，也没脸正视她，可是我向她坦白承认我的错误，表示后悔。“错误是可以原谅的，”她说，“只是可惜您推迟了您和我的幸福。在我们重逢以前，您现在还得再一次在世界上走一段路程。这儿是更多的金子，”她说，“完全够用了，只要您愿意适当地节约。不过，如果说，这次是美酒和赌博使您陷入了困境，那么，您现在就得当心美酒和妇人，让我希望又一次愉快的重逢吧。”

她越过门槛退回去，两扇门又合上了，我敲门，我请求，但是再也听不出一点儿声息了。我第二天早晨要求给我预备酒菜，服务员笑嘻嘻他说：“我们可知道，您为什么把您的房门关得那样死死的，任何万能钥匙都打不开，我们猜测您随身带有许多黄金和珠宝，现在我们瞧见您把宝贝捧下楼去，总而言之，它似乎是值得好好珍藏的。”

我一言不答，付清欠账，带着我的匣子登上马车。现在我驾车到世界上去，抱着十分坚定的决心，将来一定注意我的神秘女友的忠告。可是我再一次刚来到一座大城市里，不久就和可爱的女人们勾搭上了，完全离不开她们，她们显然为她们的施舍向我索取高昂代价；因为她们总是向我保持一定的距离，引诱我接二连三地支出，我只图讨得她们的欢心，就再也不想我的钱袋，而是肆意挥霍，用钱如流水。但是，几个星期以后，我发现袋内的藏金没有减少，袋儿依然圆得胀鼓鼓的和开始一样，真感到莫大的惊奇和高兴。我想仔细确证一下这种美妙的特点，就坐下去清点一番，发现数目完全对头，于是我又开始同我的伙伴一起过花天酒地的生活。这里不乏水陆航行，不乏跳舞唱歌及其他的娱乐。现在用不着多大的注意，就看出袋里的钱确实在减少，仿佛我那应该诅咒的点数，触犯了钱不能数的道德。然而放荡生活既然上马，就不能后退，可是不久我的现金用光了。我咒我的处境，骂我的女友使我受

到诱惑，怪她不再露面，在气忿中，我宣布解除对她应尽的一切义务，决定打开匣子看看，也许可以在匣内找到一些帮助。匣子虽然不够沉重，装的不象是黄金，但是，匣内可能装的是珠宝，这也是我非常欢迎的。我正要实行我的决定，转念一想，还是推迟到夜里好，这样可以十分安静地着手办事，于是我趁机赶去参加一次方才宣布的宴会。这时兴致又高涨起来，我们都被葡萄酒和喇叭声大大地激动了，我不幸遭到了一次不愉快的打击：晚餐时候，我最心爱的美人儿有位年长的相好旅游回来，他出乎意外地来到这儿，就坐到她的身边去，毫不客气地试图运用他旧有的权利。由此很快就引起不满，发生争吵和打架，我们拔出剑来，我受了许多伤，被人半死地抬回旅店去。

外科医生给我包扎伤口后离去了，已经深夜，我的护理员睡着了：隔壁房门打开，我的充满神秘的女友走进房来，坐在我的床边瞧着我。她问我的健康状况，我没有回答，因为我感到疲乏和厌烦。她继续用十分关心的语气说话，同时用某种油膏揉擦我的太阳穴，使我觉得很快就恢复了元气，而且能够生气和申斥她了。我在激烈言语中，把我所遭不幸的一切过失都推在她的身上，责备她向我灌注热情，她不该忽而出现，忽而消失，我诉说自己感到多么寂寞，以及对她的刻骨相思。我越说越激烈，好象在发寒热病一样，我最后向她发誓，要是她不成为我的人，这次再不属于我，不同我结婚，那么，我就不要求再活下去了，我要求得到坚定的回答。当她显得犹豫不决，欲言又止时，我就怒不可遏，把两三层绷带从伤口上撕去，存心流血而死。可是当我发现我的伤口完全愈合，我的身体整洁，精神饱满，她已投入我的怀里时，简直使我惊讶不已。

现在我们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情侣。我们相互请求原谅，连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她答应同我一起继续旅行，一会儿我们就并排坐在车里，匣子放我们对面，占据第三人的位置。我从没有向她提到过匣子，就是现在也想不到它，其实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俩通过一致的默契，共同关心它，仿佛它可以给予某种机会，只是我捧着它上车和下车，照从前那样注意关锁房门。

只要袋里有钱，一直是由我付款，当现金快用完时，我让她注意。“这是容易解决的，”她说，用手指了指适当地挂在车旁上方的两只小袋，这个我以前虽然注意到，却没有使用过。她把手伸进一只袋里，掏出一些金钱，从另一只袋里掏出一些银币，以此让我看出，我们有能力继续支付任何花费。我们就这样从这一城到那一城，从这一国到那一国，我们自己取乐，也和别人一起取乐，我再也不去想，她又会离开我，何况她不久以前就有孕在身，这更增加了我们的愉快和爱情。但是有天早晨，可惜我再也找不到她，因为我没有她而单独逗留下来，心里感到厌恶，于是我带着匣子继续上路，我考验两只袋子的财力，发现它们是取之不竭的。

旅行进展顺利，如果说，我迄今不愿再去考虑我的历险行为，那是因为我期待着奇异的事件有一种完全自然的发展，现在果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陷入了惊讶、疑虑，甚而陷入了恐惧。由于我习惯于不分昼夜地旅行，不停留在一个地方，于是我得常常摸黑驾车，要是烛光偶然熄灭，车里就是完全漆黑一团。有次我在黑夜中睡着了，忽然醒来，发现车辆的角落里射出一道亮光。我仔细观察，看出亮光是从匣内发射出来的，匣子似乎有条缝口，这大半由于夏季到来，酷热而干燥的气候使匣子裂开了。我对珠主的念头又活跃起来，我推测匣内有红宝石，希望对此得到确证。我尽量左看右看，眼

睛直接接触缝口。我大吃一惊，看到一间灯火辉煌、装饰得珠光宝气、令人目眩的房间，好比通过穹隆的裂口看到国王的大殿。我固然只能看到房间的一部分，其余的地方无法看见：壁炉似乎在熊熊燃烧，炉旁有把靠椅。我屏着呼吸，继续观察。这时从殿的另一边走来一个女人，手里拿着一本书，我立即认出她是我的太太，尽管她的形象缩小了不知道多少倍。美人儿坐到炉旁椅子上去读书，用小巧已极的火钳把炉火拨旺，这时我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这小巧可爱的人儿照样怀孕在身。我这时迫不得已，稍稍移动我处的不舒服的位置，过了一会儿，我又朝里面看，想证实这不是梦，灯光消失了，我眼前只是一片茫茫黑暗。

我感到多么惊异，甚而可以说是多么吃惊，这是可想而知的了。我对这一发现千思万想，总是想不出什么名堂来。后来我睡着了，当我醒来时，认为这不过是作了一场梦，可是我觉得自己同美人儿有点疏远了，于是我更加小心地带着匣子，我不知道，我是希望还是担心她以完全几人的身材重新出现。

过了一些时候，我的美人儿果然在傍晚时候，身穿白衣走进房来，这时房里暮色朦胧，我觉得她似乎比平常所见更长一些，我想起曾经听人说过，凡是水精和侏儒族类的人，在入夜时身长会显著增加。她象往常一样扑入我的怀里，可是我不敢放心大胆地把她按在我忧虑重重的胸脯上。

“我心爱的人，”她说，“我分明感觉出来你在怎么接待我，可惜我什么都知道了。你在间歇的时间看见了我，你知道我在某些时间的处境；你和我的幸福由此中断了，不错，已到了完全毁灭的地步。我不得不离开你，我不知道，是不是某个时候还会再见你。”她的出现，他说话的妩媚姿态，几乎立即打消了我对那种容貌的任何回忆。这容貌迄今一直只是作为一场梦浮现在我面前。我热烈拥抱她，使她确信我的热情，向她声明我是无辜的，告诉她，发现是偶然的，总之，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她自己似乎安定下来，并且试图安慰我。

“你要认真检验自己，”她说，“看这次发现是不是有损你的爱情，你能不能忘记，我是以两种形态置身在你的身边，而我的身材缩小将会不会减少你的爱慕之情。”

我仔细看着她，她比任何时候都更美，我心里琢磨：难道说，占有一个不时变作女侏儒的妇人，并把她装在匣里带到各处去，就是这样一个莫大的不幸吗？要是她变成一个女巨人，把她的丈夫塞进匣里，不是更糟糕得多吗？我恢复了快活的心情，愿意用世上的一切来换取她不要离开我。“最爱的心肝，”我回答道，“我们曾经是怎样，就继续怎样吧。我们两人可以觉得更美好一些！你照你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办吧，我答应你更谨慎地携带匣子。难道我一生当中所见到的最最可爱的玩意儿还会给我恶劣的印象吗？情侣们据有这样的微型画像，该有多幸福啊！归根结底，这也不过是一个画像，一种小小的戏法罢了。你在考验我和打趣我，不过您应当看到，我会是什么态度。”

“事情比你所想的更严重些，”美人儿说；“你对此不耿耿于怀，我的确感到满意；涸为这对我们俩都可能极愉快的后果。我愿意信任你，从我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只是你得答应，绝不对这次发现心存芥蒂。此外，我还得提一个十分迫切的恳求：你对喝酒和发怒要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当心。”

我答应她的要求，而且不断向她承诺；可是她自己转变了话题，使一切

回到过去的轨道上来。我们没有理由变动逗留的地点；这儿是座大城市，社交生活多种多样，一年四季都不乏地区和花园的节日活动。

在这样的欢乐场合，我的太太是十分出色的，甚而受到男士们和女士们的热烈欢迎。良好而和气迎人的举止与某种高贵姿态结合起来，使得任何人都喜欢她和尊敬她。”加上她善弹琉特，伴以歌唱，所有交谊晚会都得靠她的才能来圆满完成。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音乐简直是一窍不通，不错，它甚而给我以不愉快的影响。我的美人儿不久就看出了这点，因此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她从不用音乐来消遣，相反，她似乎在社交往来中得到补偿，横竖她平常有一大批崇拜者。

“现在我也用不着否认，尽管我怀着最好的意图，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却没有能够完全解开我心头的疙瘩，我的感觉方式使我产生十分古怪的情绪，连自己也不完全明白这是怎么来的。有天晚上，在大庭广众中，我憋在心里的怨气突然发泄出来，使我由此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

我现在如果好好地考虑，自从那次不幸的发现以后，我对我的美人儿的爱实在减少许多了，现在我居然吃她的醋，这是我以前压根儿就想不到的。在晚餐席上，我们斜对面保持相当的距离坐着，我挨着左右两位芳邻感到洋洋得意，有几个女人不少时间以来就使我有点儿着迷。人们掀起一阵阵打情骂俏，于是大伙儿都开怀畅饮起来。这时候有几位音乐爱好者死缠着我的太太不放，他们鼓励和指挥大伙儿一起唱歌，采用独唱或合唱的方式。我对此十分反感，两位艺术爱好者显得咄咄逼人，唱歌已经令我生气，后来他们硬要我来次独唱，这使我真正光火了，我一口气喝干杯里的酒，把酒杯重重地往桌上一放。

由于同座芳邻的妩媚姿态，我虽然立即觉得情绪缓和下来，但是这对于已经升起的怒火来说是件坏事情。怒火在暗中不断沸腾，眼前一切都无法使我快活，也无法使我的情绪好转过来。相反，当人们拿来一只琉特，要我的美人儿用伴唱来博得众人的欣赏时，我的情绪就更加恶劣了。这时不幸的是，他们要求大伙儿都保持安静。这样一来，我连闲聊也不行了，音乐和歌声使得我的牙齿生痛。最后，星星之火终于引起地雷爆炸，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女歌手刚在热烈的喝采声中唱完一支歌曲以后，就用真正体贴的目光朝着我看，可惜她的目光没有穿透我的心。她看见我灌下一杯酒，又斟满一杯。她翘起右手的食指，用可爱的姿态恐吓我。“您得当心，这是酒呀！”她说话声音不大，我刚好可以听见。“水才是给水精的！”我大声回答。“我的女士们，”她向我邻座的妇女说，“情你们用一切美好的方法制止他举杯，别让他老是不停地干杯。”“您千万别受她摆布！”有个女人在我耳边低语。“女侏儒要干什么？”我大声叫嚷，表情更加激烈，一下子把酒杯打翻了。“这儿泼出的东西太多了！”神奇的美人儿大声说，伸手拨动琴弦，似乎打算避开干扰，把大众的注意力重新吸引到她身上去。她果然成功了，这时她站起来，仿佛为了更方便地演奏，继续弹前奏曲，更加令人神往。

当我看见红葡萄酒沿着台布流去，我又逐渐清醒过来。我看出自己犯了大错，心里实在后悔莫及。音乐第一次讨我欢喜。她唱的第一段歌词是向大众友好地告别，他们还感到有点儿依依不舍。唱到以后的段落，大伙儿就好

似风流云散一般，人人只觉得好比断梗飘蓬，各自东西，不知身在何处了。可是我对最后的段落有什么好说的呢？她完全是针对我唱的，这是受到伤害的爱情的声音，是向愤懑和放纵诀别的声音。

我默默无言地领她回店，自己没有期待着什么好的事情。可是我们刚回到我们的房间，她却显得非常和气和可爱，甚而显得狡黠，她使我成为所有人当中最幸福的人。

第二天早晨，我完全放心而亲切他说：“你有时受到良好团体的请求而唱歌，比如昨天晚上唱的动人的告别曲，现在为了我的缘故，你也唱一首快活悦耳的清晨欢迎曲吧，这样我们又可以象第一次相识一样了。”

“这个我不能唱，我的朋友，”她一本正经地回答。“昨晚的歌曲是有关我们的分手，现在马上就得实行，我只能告诉你这点，你背叛以前的承诺和誓言而侮辱我，给我们两人都带来最坏的后果，你糟蹋了一次莫大的幸福，而我也不得不放弃我最美好的愿望。”

后来我又催促，又请求，要她详细说明，她答道：“可惜为了我留在你的身边，我只好说了，你好好听着我隐瞒到最后的事情。你在匣儿里瞧见的形象，就是我天生的真实形象，我出身于埃克瓦尔德王族，他是侏儒的强大国王，真实的历史有许多关于他的记载。我们的民族迄今也和从前一样，是积极和勤劳的，因而也容易统治。但是你别以为侏儒们在工作上比别人落后。过去，那些向敌人投掷、追赶敌人的刀剑，肉眼看不见、神秘捆缚人的链条，不可穿透的盾牌，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是他们的杰作。不过现在他们主要关心舒适生活和穿着打扮，在这点上，他们超过了世界上一切其他的民族。倘使你去参观一下我们的作坊和货栈，定会大吃一惊。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发生，这一切都会尽美尽善，纵然不是对于整个民族，至少对于王族是特别优惠的。”

因为她中断了片刻，我请求她继续透露这神奇的秘密，她也立即满足了我的要求。

“众所周知，”她说，“上帝创造出世界以后，土地变得干燥，山峦巍然隆起，于是上帝在万物当中首先创造侏儒细民，使其成为明智的生物，他们能够在通道和岩缝中惊讶和崇拜大地内部的神奇。此外，人们还知道，这个细小的族类再次升起，打算夺取世界的统治权；因此，上帝创造出龙，把这些僬侥细民逼回山岳里去。但是因为龙习惯于蟠踞在巨洞和岩缝里，有许多龙喷吐火焰，有的龙制造混乱，由此给侏儒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和苦恼，他们感到进退维谷，所以只好低声下气向我主上帝哀求，祈祷上帝再把这丑恶的龙族消灭掉。上帝虽然不愿作出决定，毁灭自己本着智慧而创造出来的东西，但是可怜的侏儒细民的巨大苦难打动了他的心，于是他很快创造出巨人，巨人与龙斗争，虽然没有彻底消灭龙类，但至少削弱了它们的数量。

“可是当巨人与龙的斗争告一段落以后，巨人们也照样飞扬跋扈起来，他们干了不少坏事，尤其是虐待侏儒细民，于是侏儒们迫不得已再次哀求上帝，上帝本着至高的权能创造出骑士，骑士们要与巨人和龙斗争，同侏儒细民和睦相处。我的朋友，你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是属于世界上最古老的种族，这固然给我们光荣，但同时也带来巨大的害处。

“世界上没有永远存在的事物，凡是已经长大的一切东西，不得不变小和减弱，我们也是这种情形，自从创造世界以来，我们就不断减弱和变小，特别是王族更是这样，王族由于血统纯洁，首先蒙受这种命运。因此，我们

的明哲的大师们在多年以前想出一条出路，就是不时从王族当中派遣一位公主到世上去，同一位品行端庄的骑士结婚，以振兴我们侏儒族，避免遭到全部没落。”

当我的美人儿向我推心置腹他说出这番话时，我怀着疑虑心情仔细看着她，因为表面上她似乎是有兴趣作弄我。关于她的可爱的出身，我对此已不再怀疑了，不过她抓住我而不抓住一位骑士，这使我猜疑不定，但是我看得一清二楚，我应当相信我的祖先是直接由上帝创造的。

我隐瞒自己的惊奇和怀疑，而是和气地问她：“但是告诉我，亲爱的孩子，你怎么变成这种高大而体面的形态的呢？我很少看见能比得上你的优美姿态的女人。”“这点你会知道的，”我的美人儿回答。“在侏儒国王的参议会里，历来有种惯例，对于任何非常的步骤，都要尽可能长时间地小心在意，我也觉得这是完全自然而合理的。如果没有发生如下的不幸事件，人们还不知道要迟疑多久，才再次派遣一位公主到世上去。原来比我后主的弟弟落地时小得可怜，以致于保姆们把他从襁褓中丢失掉，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由于这是在侏儒王国的年鉴里闻所未闻的稀有情形，就把哲人们召集拢来，简单明白地作出决定，派我到世上去求婚。”

“决定！”我大声叫道，“这一切听来倒是挺美好的。人们可以作出决定，可以决定某种事情，但是要赋给一个侏儒以神人般的形态，你们的哲人们是怎么办到这点的呢？”

她说：“原来我们的祖先事先早已作好安排。在王室的宝库中有一只了不起的金戒指。我现在是说我怎样发现它的，当我在童年的时候，它曾在宝库中向我显示过，而我现在戴在指上的就是这只戒指，现在得从事如下的工作：人们把即将面临的一切通知我，并且教导我，哪些事情我该做，哪些事情我不要做。

“这座珍贵的宫殿是按照我父母最心爱的夏宫的模式制作的：一幢主楼，两侧边房，应有尽有。它矗立在一条巨大岩缝的入口处，装饰得富丽堂皇。在特定的日子，朝臣们，我的父母和我都到那儿去。军队排成行列，二十四名教士相当吃力地抬着珍贵的担架，架上陈列着无比神奇的戒指。戒指被卸下来放在主楼门槛上，跟着再移至室内，便于人们跨越门槛。这时举行了一些仪式，我亲切地告别以后，就着手工作。我走上前去，把手放在戒指旁边，立即开始显著地增长。没有多久，我就长成了目前这样的身材，接着我马上就把戒指套在指头上。霎时间，窗、门等都关闭了，两侧边房缩进主楼里去，而我身旁再也没有宫殿，只有一只小匣，我立即把它捧起，随身携带着，我变得这么强大，不免有种舒适的感觉，与树木、山河及地区比起来，我虽然还是一个侏儒，但与草芥，特别是与蚂蚁比起来，我便成为巨人了。我们侏儒与蚂蚁相处得并不和睦，因而常常受到它们的骚扰。

“在我发现你以前，我在旅行途中遇到些什么，是有许多可讲的。总之，我考验过好些人，但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你，值得更新极好的埃克瓦尔德的部族并使其永存。”

我听她讲述这一切，不时点头叫好，幸好我没有摇头。我提出各种问题，但没有得到特别的回答，我怀着极大的悲哀得知，她经过这番遭遇以后，一定得回到她的父母身边去。她虽然希望再来到我这儿，可是现在必须挺身而出，否则的话，对她和我一切都完了。钱袋很快就停止支付，从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我听说我们的钱很快用完了，也就不再问将会发生什么情形。我只是耸耸肩头，默而不言，她似乎懂得我的意思。

我们收拾好行李，坐进车里去，小匣放在我们对面，我一点儿也看不出它会是座宫殿。车子就这样继续驶行过了好些站口，邮费和小账，都从左右两边挂着的小袋里方便而又充裕地支付，直到我们最后来到一带山区，我们刚下车后，我的美人儿带头前行，我遵照她的吩咐捧着匣子跟在后面。她领着我沿着相当陡峭的山路，来到一片狭窄的草地，有股清泉穿过草地，时而奔腾直泻，时而蜿蜒流去。这时她向我指点一片升高的平地，命我放下匣子，说：“别了，我想，你很容易找得到回去的路，我希望再见到你。”

在这时刻，我心里觉得似乎割舍不下她。她正巧又有了美好的日子，或者你们愿意听，也可说是美好的时辰。同这样一个可爱的人儿单独在一起，在绿草如茵的地上，夹在繁花杂草中间，岩石如屏，四周水声潺潺，面对此情此景，有谁能不动心呢！我伸手抓住她，想把她拥抱在怀，但是她推开我，向我威胁说——仍然显得无比可爱——如果我不马上离开，将有极大的危险。

我大声叫道：“难道完全没有可能让我留在你的身边，或者说，你保留我在你身边吗？”我说这些话时带着可怜的表情和声调，她似乎感动了，沉思片刻，向我承认，继续我们的结合并非完全不可能。有谁比我更幸福呢？我越来越加紧地纠缠她，终于迫使她把话说出来，向我坦白：如果我决心变得和她一样小，象我曾经见到过的那样，这样，我现在就可以留在她的身边，改投她的住所，她的王国和她的家族。这个建议并不令我完全满意，可是此时此刻我首先割舍不下她，长久以来我就习惯于好奇，能够当机立断，我表示同意，并且说，随便她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必须立即伸出右手的小指，她用她的右手小指抵住我的，再用左手将戒指轻轻地取下，让它套在我的小指上。刚刚作好这种动作，我觉得小指剧痛，戒指在收紧，把我折磨得要死。我大叫一声，不自觉地向我身边的美人儿抓去，但是她不在了。这时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实在无法予以形容，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不久我就变成一个渺小、可爱的人儿，同我的美人儿一起并立在一座草茎的林中。经过短暂的、却是不可思议的分手以后，我们重逢的欢乐，或者你们愿意听的话，也可说不再分开的重新结合，超过了一切想象。我拥抱着她的脖子，她也回报我的亲热态度，我们这对小人儿觉得和大人一样幸福。

这时我们相当吃力地攀登上一座山丘；草地对于我们几乎已成为不可穿透的森林。可是我们终于达到一片空旷地方，我看见一座端正的庞然大物，很快我就认出来了，原来它就是我先前放置在地的小匣，不禁大吃一惊。

我的爱人说：“去吧，我的朋友，用戒指去敲敲，你会瞧见奇迹。”我走上前去，刚刚碰了一下，果然发现了极大的奇迹。两侧边房移动出来，同时各种东西好象鳞片和木屑一样纷纷坠落，一下子门、窗、走廊以及属于一座完整宫殿应有的一切，都出现在我面前。

伦琴制作的写字台，一拉就可转动许多弹簧和抽屉，写字板、文具、书信和货币的格层一下子就显现出来，或者迅速地依次展开，凡是看见过这玩意儿的人，就可以设想那座宫殿是怎样展开的，我的甜蜜的女伴现在正把我

拉进里面去。在大殿里，我立即看出以前从上面看到过的壁炉，以及她坐过的靠椅。当我朝头上望去，我还真以为可以通过穹隆的裂缝朝里面看到一些东西呢。为了不再麻烦你们，我对其余的东西，就木用多费唇舌了，总而言之，这儿的一切是宽敞、珍贵而饶有风趣的。我刚从惊讶当中恢复过来，就听到远方传来一阵军乐声。我的美丽的半边 高兴得跳起来，用无比激动的声音向我宣告她的父王驾到。我们走到门口望去，有批辉煌的队伍从一条宏伟的岩缝中向外移动。兵士，仆从，官吏和一队光华闪烁的朝臣依次跟在后面。最后是前呼后拥的金辇，国王巍然端坐辇上。整个队伍到达宫殿门口时，国王同他最亲近的左右来到前面。他的温柔的女儿拉着我一起，急忙朝他迎面走去，我们跪在他的脚边，他非常仁慈地叫我平身，当我站在他的面前，我才看出，我在这小人世界中自然是最体面的人物。我们一起朝宫殿走去，国王当着满朝文武向我颁布一道仔细斟酌过的圣谕，先说他出乎意外地在这儿看见我们，表示欢迎，答应招我为驸马，婚礼就定在明天。

我听说结婚，一下子心里就说说不出的难受，直到现在，我害怕结婚几乎比害怕音乐本身更厉害，音乐在平常却似乎是最讨厌的尘世的东西。我常常说，搞音乐的人至少是幻想彼此一致，协调活动，因为他们如果有够长的时间来校音，用各式各样不和谐的声音来聒噪我们的耳朵，于是他们就坚决相信，音调已经很和谐，这种乐器完全可以配合那种乐器。乐队指挥本人陶醉在幸福的狂想中，于是高兴地演奏起来，使乐声不断直刺我们这些人的耳朵。婚姻生活却完全不是这种情形；它虽然只是一种二重唱，但两种声调，甚而两种乐器必须相当协调才行，可是事实上很少这样；因为男人一旦定音，女人发的音立即高一些，男人又更高一些；于是从室内调到合唱调，越唱越高，直到最后吹奏乐器本身跟不上来。我既然讨厌和谐的音乐，所以更不能怪我完全忍受不了不和谐的音乐了。

我讲不完每天度过的一切节日盛典；我对此压根儿就不重视。佳肴美酒对我都淡而无味。我左思右想，究竟该怎么办。可是我想不出多少办法来。我下决心，等到黑夜到来，干脆一走了事，自己躲藏在任何一个地方。我幸运地找到一条石缝，使劲挤进去，尽可能隐蔽起来。我首先要做的，是从指头上脱下倒霉的戒指，可是总是脱不下来，每当我打算脱下它，就感到它越套越紧，使我受到无比的剧痛，可是只要我打消这种念头，痛苦立即减轻。

我清早醒来——我这个小人儿睡得很好——想四下张望一番，头上仿佛开始下雨。大量象泥沙和石屑一样的东西，穿过草、叶和花纷纷向下坠落，可是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周围落下的一切东西都是活的，原来是一支蚂蚁大军向我俯冲过来。它们刚看清我，就从四面八方朝我攻击，我虽然立即抖擞精神，奋勇抵抗，可是我最后被围得水泄不通，受尽拧捏和折磨，幸而我听到呼唤，叫我投降。我果然立即举手投降，接着有只身材魁伟的蚂蚁，带着谦恭的、也可说是敬畏的表情向我走近，甚至于请求我的原谅。我听出来了，原来蚂蚁成了我岳父的同盟者，岳父在目前的情形下号召它们起来，并责成它们援助我。现在我这个小人儿落在更小的人儿的手里了。我只好等待婚礼来临，还得感谢上帝，但愿我的岳父不发怒，我的美人儿不厌烦就好了。

关于一切仪式，还是让我默而不言，总之，我们结婚了。尽管我们这儿过得兴高采烈，然而毕竟还是有寂寞的时候，使我陷入沉思，我遇到我从没

有遇到过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们还是听我讲下去吧。

我周围的一切，都和我目前的形态和需要完全相适应，瓶和杯与一个小小的饮酒者十分相称，不错，如果说得更好一些，这比我们正常使用的大小更恰当。我小小的胃口只容纳柔软的少量食物，我妻的樱桃小口给我一吻简直令我销魂，我不否认，面临这种新鲜事物，使我觉得一切情形有趣极了。可惜这时候我仍然不能忘怀过去的情况。我觉得我身上留有过去身材的标准，这使得我不安也不幸。我第一次才明白，哲学家们在其理想当中想要弄懂什么，并以此来折磨别人。我对自己抱有一种理想，有时候在梦里显示为巨人。得啦，太太，戒指，侏儒形象，这么多束缚简直使得我十分不幸，我开始认真想到我的解放。

我确信整个魔法隐藏在戒指里，于是我决定挫开戒指。因此我从宫廷宝库中扒出几把锉刀。幸而我是左撇子，一生当中从不用右手干活。我果敢地从事工作；事情并不简单，因为金箍看上去虽然薄，但是它从最初的尺寸紧缩以后，变得比较结实一些了。我把所有空闲时间，趁人不注意时，都用在这项工作上，当戒指锉穿后，我十分聪明地走到门口。我的大功告成了，金箍一下子猛烈地从指头上跳起来，我的身体急剧地向上弹射，我真的相信会碰到天穹，至少是把我们夏宫的穹隆撞穿了，差点儿全部宫殿都被我的笨手笨脚的莽撞行动摧毁了。

现在我又单独站在那儿，身材固然高大了不少，但我觉得自己比从前更加愚蠢和笨拙了。当我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看见小匣在我的身边，我觉得它相当沉重，我捧它起来，沿着步行小路向下朝车站走去，立即在那儿套上马车继续前行。我在中途伸手试探两边挂的袋子。袋内的钱显然已经用光，我找到一把钥匙；它是开小匣用的，我在匣内得到相当的补偿。在钱足够使用时，我一直乘坐马车，后来我卖掉马车，改搭邮车继续前行。小匣一直留到最后才拍卖出去，因为我总希望它还会有一天装满金钱咧。于是我绕了相当的弯路，终于返回到厨娘的灶头旁边，就是你们最初和我认识的地方。

这章情节扑朔迷离，文字诙谐跌宕，在书中自成一格。译者按：十八世纪的德国分裂为大小三百多个邦国，文中道及的侏儒小国，可看作德国当时市民对封建小邦的一种讽刺。

第七章 赫西莉给威廉的信：她得到小匣；热情的激动。

泛泛之交往往带来极其重要的后果，而您和我之间的交情，从开始起就非泛泛。这古怪的钥匙落到了我的手里成为稀有的担保品，我已经有了小匣，现在兼有钥匙和小匣两者，您对此有什么话说呢？人们对此又会说些什么呢？请您听着，这是怎么来的：

有位年青高尚的男子去见我的伯父，对他说：那位同阁下长期有联系的古董商不久以前死了，把全部可观的遗物交托给他，同时责成他把外人原来存放在那儿的全部货品立即退回。对自己的财物，没有人不放心，因为遇到损失，不过是自己个人担承，保存外人的财物，只在特殊的情形下才允许；古董商不愿他背上这个包袱，甚而本着父执般的慈爱和权威禁止他去做。他说到这儿，取出这只小匣来给我，我曾经听人描叙过这玩意儿，现在看来确是非常精美。

伯父从各方面细看匣子以后，又把它退回去，说：他也责成自己按照同样的思想办事，不管任何美好和奇妙的古玩，只要弄不清楚，它从前属于何人，具有什么历史上的特征，他都不愿沾手。现在这只匣子上既没有字母，也没有号码，既没有注明年代，也没有其他的标志，可以让人推测出从前的所有者或艺术家：因此这对他毫无用处，他对此不感兴趣。

青年男子陷入巨大的困境，稍微考虑以后就问，伯父是否允许把这样的东西寄存他的法院里？伯父笑吟吟地转过头来对我说：“赫西莉，这对你也许是一件好事，你拥有各种首饰和小巧玲珑的珍品，把它也放进去吧；我敢打赌，你常常挂在心头的那位朋友，凑巧会再来把它取走咧。”

如果我要忠实地叙述，就不得不这样写，而且我得承认，我用嫉妒的目光对着匣子，起了某种贪欲。我想到这只美丽的小匣关系着可爱的费立克斯的命运，要是放进法院储藏室内陈旧生锈的铁柜里，多么令人生厌。我的手象探矿杖一般伸出去，可我的一点儿理性又制止着它，我已经有了钥匙，这点我不许向外说，难道要我憋得难受，眼睁睁地看着锁不动吗？或者贸然采取开锁的冒失行为？不过我不知道，是愿望还是预感，我在想象，您会来，很快就来，当我回到我的房间，你已经在那儿了：够啦，只要我一旦失去平静的快活心情，我就感到这么奇怪，这么不可思议，这么一片混乱，而且常常是这样。我再也不说什么，不描述，不辩白：好啦，小匣就放在我面前的首饰盒里，钥匙在它旁边，只要您有一种决心和情感，那您就想想，我是什么心情，有多少热情在我心里作斗争，我多么盼望您来，再加上费立克斯，使事情告一段落，至少得到说明，究竟这种奇妙的发现，重新寻获，分开与相合是什么意思；纵然我不能摆脱所有的困境，至少我巴心巴肝地希望，这件事情得到澄清，得到了结，哪怕我担心会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

第八章 危险的打赌。

在编辑部面前急待处理的稿件中，我们发现一则滑稽故事，没有多加准备就把它插入这儿，因为我们遇到的事情越来越严肃，以后对这类放浪记录没有适当安排的地方了。

总之，这个故事倒也并不使读者感到乏味，这是圣·克里斯托大在愉快的晚上，当着一群逗趣的伙伴讲的：

大伙儿都知道，有些人生活过得相当不错，可以随心所欲，就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狂妄自大起来，放肆的大学生们就是这样，他们习惯在假期当中成群结队地遍游各地，于一些恶作剧，其后果自然不是经常尽美尽善的。他们是各式各样的人，学生的社团生活却把他们集合和团结起来。出身和家境、思想和教育，彼此各不相同，然而他们本着快活的心情成群结伴，继续游荡。他们常常选我作伙伴，因为当我担负的角色比他们当中的哪一个人更重要时，他们也就不得不给我伟大的恶作剧者的荣誉称号，主要是由于我较少开玩笑，但开起来就特别厉害，下面发生的事情可以作为证明。

我们在漫游当中来到一个讨人喜爱的山村，它虽然地势偏僻，但具有邮站的便利，在这十分寂寞的地方，却有一些漂亮的姑娘居住。我们要好好休息，消磨时间，谈情说爱，本想比较便宜地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但结果浪费了更多的钱。

正好是在餐后，有些人情绪高昂，有些人情绪低落。一部分人躺下以睡眠消除醉意，另一部分人却宁愿用某种放肆的方式来发泄醉意。我们占有面向院子的几个大房间。这时有辆华丽的马车驾着四匹马骨碌碌地驶进来，把我们吸引到窗口边去。仆从们从驾驶座上跳下来，搀扶一位体面、高贵的绅士下车，绅士虽然上了年纪，迈步却相当健壮。他的突出的大鼻子首先映入我的眼里，我也弄不明白是什么恶神附体，顷刻之间，我就想出一个非常荒诞的计划，而且没有多加考虑，立即着手实行起来。

“你们认为这位绅士是什么样的人？”我向众人问。有个人答道：“他显得自负不凡，不许人拿他开玩笑。”“对呀，对呀，”另一个人说，“他完全有种高不可攀的神气。”“不管这些那些，”我完全放心地答道，“你们赌什么，我要揪着他的鼻子，叫他乖乖地听我摆布，不得反抗，不错，我甚而由此把他变成一个温顺的绅士。”

“要是你办得到这点，”一个好斗的人说，“每人付你一枚金路易。”“把钱给我存在柜上，”我大声说，“我信赖您。”“我宁愿在狮子嘴上拔毛，”小矮子说。“我没有时间好耽误了，”我边回答边跑下楼梯去了。

我第一眼看见这位陌主人时，就注意到他有一脸非常浓密的胡须，我猜想他的侍从当中没人能刮胡子。这时我碰见店伙，就问：“这位陌主人没有寻找理发师吗？”“当然！”店伙回答，“正是求之不得。绅士的近侍已经落后两天了。绅士正急不可待地要刮胡子，我们唯一的理发师不知道溜到附近哪儿去了。”

“那就代我通报吧，”我说，“把我作为理发师领到绅士那儿去，你会同我一起得到好处。”我拿着屋里找到的理发工具，跟在店伙后面走去。

老年绅士架子十足地对待我，把我从头打量到脚，仿佛想从相貌上看出我的本领如何。“你懂得这门手艺吗？”他问我。

“我不敢自夸，”我答道，“我正在寻找象我这样的人咧。”我也的确

对我的手艺满有把握，因为我从前干过这门高尚的艺术，由于我是左手修面，所以特别有名。

绅士用作盥洗的房间通向院子，而且位置恰好，我们的朋友可以适当地朝房里看，特别是打开窗户的时候。房里的设备应有尽有。阔老已经坐下来，胸前围着白布。我十分谦逊地走到他的面前说：“阁下，我干我的手艺时，出现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我给普通人修面比给高尚人修面修得更好，也更令人满意一些。我对儿考虑了许久，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去寻找原因，最后才找到了，原来我的事情在露天下面比在关闭的房间里干得好得多。

因此，如果阁下准许我打开窗户，您很快就会发现效果而使自己感到满意。”他答应了，于是我打开窗户，给我的朋友们比个手势，就从容不迫地动手给他的浓密胡须抹上香皂。我同样敏捷而轻便地把胡子茬连根刮去，同时我毫不耽误，刮到上唇时，用手揪着我的雇主的鼻子，明显地弯曲来弯曲去，这时我做得郑重其事，让那些打赌的人十分高兴地看出真象，不得不承认他们那一方输了。

老绅士神气十足地照着镜子：人们看得出来，他顾盼自如，相当得意，他也确实是一个很漂亮的男子。随后他转回头来，用热情而友好的黑眼睛瞧着我：“我的朋友，你比你的许多同行都值得称赞，因为我注意到你比别人的坏习气少得多，你不是在同一处刮两次到三次，而是一刀就了事，你也不象许多人那样，用剃刀在手掌上擦，把胡须碴儿堆在人的鼻子上。尤其是你使用左手的熟练程度令人惊叹。这儿是给你的一点儿酬劳，”他继续说时递给我一枚古尔盾金币。“但是有一点你得注意，你不好揪那有身份的人的鼻子，如果你将来改掉这种乡土习惯，那么，你在社会上会更加走运。”

我深深地鞠躬，答应一切遵办，请他万一转来时再光顾我，于是我就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我年青的伙伴们那儿去，他们最后几乎使我害怕起来。因为他们发出哄堂的笑声和叫声，在房里发狂似地团团跳，又鼓掌，又叫嚷，惊醒已经睡眠的人，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又不断掀起新的狂笑和喧嚣，我本人走进房间以后，首先把窗户关上，再三请求他们安静下来，但是最后说到我一本正经地玩弄滑稽行动那种样儿，我也禁不住同他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经过一些时间，哗笑的浪潮稍微平息下来，我感到十分侥幸；我袋里盛着赢来的金币再加上挣来的古尔盾，感到腰缠十分丰厚，听说团体决定明天分手，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是我们不明白离开时得遵守纪律和秩序。这故事太动人了，人们实在不能保守秘密，尽管我再三恳求和发誓，在老绅士没有离去以前，一定得守口如瓶。我们当中有个急躁的人，与房主人的女儿在谈恋爱。他们幽会在一块儿，他想，天晓得，他可不可以给她较好地消遣呢，好啦，他把开玩笑的事情讲给她听，两人一起笑得要死。但是事情还不止此，女孩边笑边说，把故事传开，消息在临睡以前不久，终于达到老绅士的耳里。

我们坐得比平常更安静；因为整个白天叫嚣得够了，忽然那个曾经对我大献殷勤的小店伙跳进来叫道：“快救自己，别人要打死你们！”我们惊跳起来，想更多地知道详情；但是他已经跑出门去了。我跳起来，把房门的插销插上，但是我们已经听出有人在敲门和打门，不错，我们似乎听见房门给斧头劈开了。我们机械地退入第二间房，众人都默不作声：“我们被出卖了，”我高声喊叫，“魔鬼牵着我们的鼻子！”

那个好斗的伙伴伸手拔剑，这时我再次显示我的膂力，不要别人帮助，

独力把一只沉重的抽屉柜推到门前，门幸好是朝里开的。可是我们已经听见前房里的责骂声，我们的房门受到剧烈的冲撞。

那个好斗的伙伴显然决定自卫，我一再向他和其余的人大声喊：“快救你们自己！这儿不光是担心打架，对于高贵出身的人来说，辱骂是更糟糕的。”这时那个泄密的女孩冲进房来，感到绝望，眼看情人有遭到死亡的危险。“快逃，快逃！”她高声叫喊，伸手抓着他；“快逃，快逃！我带你们翻过顶楼、谷仓，通过走道。大伙儿都来，最后的人拖带梯子。”

大伙儿都从后门拥挤出去，我还举起一只行李箱放在柜上，以便堵住和加固被围攻的房门，不让门板给冲破了。不过我的坚持和抗拒，只给我带来灾难。

当我跑去追赶其他的人时，发现梯子已经曳起，眼见拯救自己的一切希望全堵死了。这时我站在那儿，我是真正的闯祸人，已经放弃了不遭到遍体鳞伤而能逃脱的希望。可是谁晓得是怎么回事呢——还是让我一直记住这点吧，因为，我现在又能向你们亲口讲述这个故事了。不过请你们好好听着，这次冒失的恶作剧失败了，招来了恶劣的结局。

那位老绅士深受嘲弄而无从报复，就憋了一肚子的闷气，有人断言，这次事件纵然不是直接导致他的死亡，至少起了连带作用。他的儿子一直追查犯罪者的踪迹，不幸得知“好斗者”参与其事，经过几年，完全弄清了真象，就要求对方出来决斗，不幸这位漂亮的男子因受伤破相而抱恨终身。这次决斗也使他的对手倒霉了好几年，还加上一些意外事件。

每个寓言实际上都含有某种教育意义，现在讲的这个寓言的意义是什么，你们大家是非常清楚和明白的。

第九章 莱纳多讲漫游，有用性的品德及移民的世界联盟。

至为重要的一天开始了，今天要采取全体继续前进的最初步骤，今天要作出决定，什么人愿意走向广阔的世界，什么人宁愿留在旧大陆联成一片的土地这边，而寻求自己的幸福。

一支快活歌曲响彻这明朗地方的大街小巷；人群集合在一起，每种手工行业的个别成员联合起来，同声唱着歌曲，按照自然形成的顺序，整队开进大厅。

我们认定的主席，莱纳多，弗里德里希和那位执事正打算跟在众人反面，去占居应当属于他们的座位，这时有个体面的男子朝他们走来，请求允许他参加大会。他丝毫没有遭到拒绝，他的举止彬彬有礼，殷勤而和气，这种动人的形象无论在军队、宫廷和社交生活中，都证明其高度的优雅。他同其他的人一起步入大厅，人们给他安排一个荣誉位置。众人都纷纷就座，只有莱纳多站着不动，开始如下的讲话：

“朋友们，如果我们考察大陆上人口稠密的省区和国家，就会发现，凡是出现可供利用的土地的地方，这些土地都被开垦、耕种、调整和美化了，而且人们希望在同等程度上占有、巩固和保卫它们。我们深信地产的高度价值，而且不得不承认，它对于人是首要的、最好的东西。我们进一步观察，就发现父母子女之爱，乡镇朋友的亲密关系，以及普遍的爱国感情都直接建立在土地上，于是占有和固守或大或小的地区对于我们就显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价值了。对呀，这也正是大自然所要求的！一个出生在故土的人，由于习惯而依附故土，两者相互盘根错节，随即形成最美好的联系。谁会惹人厌恶地去触动一切存在的基础呢？谁会无视这唯一美好的上天恩赐的价值和尊严呢？”

“然而我们可以这样说：人占有的东西如果有巨大的价值，那么，他所作所完成的东西就应有更大的价值。因此，我们综览全体，可把地产看作是上天赐予我们财物当中较小的部分。实际上，最多和最好的财物是动产，以及通过活动生活所赢得的东西。

“说到这儿，我们这些年纪较轻的人要特别多加考虑；纵然我们愿意留在故土，坚守祖先遗留下来的财产，那么，我们要千百倍地要求自己，切不可对前景和周围闭目无睹。因此，我们快快走到海滨，纵目看去，就会确信我们活动的空间是不可限量的，而且承认，只要这样一想，我们的心情就会完全不同地激动起来。

“不过我们并不想迷失在漫无边际的远方，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好些地区和国度相互联成一片的辽阔土地上。我们在那儿看见游牧人遍布广大地带，他们的城市是活动的，他们饲养的畜群可以到处迁移。我们看见他们栖息在沙漠中间的巨大绿洲之上，好比停泊在安全的港口。这样的移动，这样的迁徙，已成了他们的习惯和需要，最后，在他们看来，世界的表面似乎没有山岭阻隔，没有河流贯通。我们看到的是人们从东北向西南移动，这个民族把那个民族赶走，彻底改变了统治和地产。

“对人口过密的地区来说，这类事情在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更是屡见不鲜。至于我们对外族人可以期待什么，是很难说的，但是奇怪的是，我们由于自身人口过密而内部互相逼迫，不用等到我们被人驱逐，就自己互相驱逐，互相宣判对方应该遭到流放。

“现在正是时候和地点，排除烦恼和不满，给我们的胸中一定活动的余地，不许庄制我们急不可待的变换地方的欲望，是它推动我们前进。至于我们的考虑和企图，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热情，也不是出于某种强迫，而是出于符合最好见地的信心。

“有人一再说：‘我在哪儿过得好，哪儿就是我的祖国！’如果把这种宽慰的说法改成如下，就表达得更好一些：‘我在哪儿有用，哪儿就是我的祖国！’一个人在家里可以没用，而且马上也看不出来；但是没用的人在外界社会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如果我现在说：‘每人处处都力求有益于自己和别人！’这倒不是什么教训和忠告，而是生活本身的格言。

“现在我们来观察地球，暂且不去管海洋，不要被船舶云集的现象所吸引，而是把目光盯着陆地，我们看见地面上好象倾洒一层密密麻麻、往来奔忙的蚂蚁族类。这是我主上帝自己作出的主张，当他阻止建造巴比伦塔，就把人类分散在世界各地。让我们为此歌颂他，因为这造福于所有的族类。

“我们高兴地看到，所有的青年都马上活动起来了。因为既没有人在家里，也没人在门口给他们上课，于是他们立即趋向那有知识和智慧的呼声引诱他们去的国家和城市，接受到相当快速的教育以后，他们就觉得受到推动，继续到世界各地去游历，看是不是在某个地方发现和抓住某种有益的、有助于他们的目的的机会。让他们去碰碰运气吧！然而我们立即想起成功的、卓越的男子，就是那些高尚的自然科学家。他们有意识地迎着任何困难和危险前进，为社会揭露世界，在难以通行的地方开辟道路。

“你们看平滑的公路上，尘土飞扬，上升成漫长的浮云，这标明有超载的舒适车辆驶过的迹象，车中坐的是贵人、官翁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思想方式和意图，约里克给我们分析得维妙维肖。

“但愿步行在后的那位诚实的手工业者放心地目送他们，祖国责成他学习外国的技巧，没有学成以前不回转故乡。然而我们在路上遇到更多的是生意买卖人；一个小商贩甚而也不错过机会，不时离开货摊，去访问交易会 and 集市，以便接近大商人，依样效法，参加漫无限制的交易，提高自己的微小利益。然而还有一群人沿着大道和小路闹嚷前进，有的单独骑马穿插其间，他们都在想方设法违背我们的意愿，打我们钱句的主意。各类样品和价目表对我们紧追不舍，不管我们逃到城市和乡村的住宅里，他们都出于意外地纠缠着我们不放，向我们提供额外机会，这是没有人想得出来的，现在要我对这些人说点什么呢？这些人首先蒙受恩赐永远漫游，他们善于通过灵活的行动来蒙骗定居的人，并超过共同漫游的人。撇了对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不能说好，因为我们的团体要提防他们，不能说坏，因为漫游者要和气对待每一个遇到的人，有义务牢记相互的利益。

“现在我们要怀着同情首先想到全体艺术家，因为他们也完全被卷入世界运动中去了。难道画家不是带着画架和调色板漫游各地名胜？他的艺术同行不是因为到处都在建筑和雕塑，时而被召唤到这儿，时而被召唤到那儿去吗？音乐家就来得更加踊跃了，因为正是他给新的听众以新的惊喜，给新的感觉以新的惊奇。接着就轮到演员们，他们虽然鄙视特斯皮斯的车辆，却照

参看《旧约·创世记》第十一章。

这是英国十八世纪幽默作家斯特思所著《通过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中时主人公。

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戏剧的奠基人，他在演出中使一个演员同合唱队对立起来。

旧同较小的合唱队一起到处流浪，在任何地方都十分敏捷地建立起他们的活动舞台。他们同样乐意单独地变换地点，不惜放弃认真的、有利的联系，而已被提高的才能连同已被提高的需要，则为此提出理由和借口。他们通常为此作好准备，不放弃登上祖国任何重要舞台去表演的机会。

“继此以后，我们立即被提醒要注意教师等级；你们同样看到这一等级在不断运动，从一个讲台走上另一个讲台，以便把急需的教育的种子慷慨地撒向四面八方。然而更勤勉、更广泛活动的是那些虔诚的人，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给人民带来幸福。另一些人与此不同，他们去朝山进香，谋求幸福，成群结队地漫游到显示奇迹的圣地去，寻求和接受他们的内心在家里领受不到的东西。

“如果这些人全部不使我们感到惊异，因为他们行动与否没有漫游多半不可恩议，那么，我们就应当把那些勤劳耕耘土地的人看作是对土地恋恋不舍的了。事实绝非如此！没有土地也照样可以利用土地。我们瞧那些勤奋的农艺师离开田地，尽管多年以来这些田地向他作为定期佃户提供利益和欢乐；不管远近，他总是急不可待地探求相同的或更大的利益。不错，甚至土地所有者也离开新开垦出来的土地，等到这片土地经过耕耘使不甚精明的所有者感到满意，于是他重新闯进荒野地带，再次开发丛林，争取二至三倍更大的地区，补偿他以前投入的努力，就是在这新得的土地上或许他也不想长久坚持咧。

“暂且让他在那儿同熊和别的野兽拼搏吧，我们还是回到文明世界来，可是这里我们也完全感觉不到更安静一些。我们随便观察一个秩序井然的大国，在这里，最能干的人必定是最活跃的人；按照王侯的指示和政府的规定，有用之人从这个地方调到那个地方。我们的口号对于他也同样适用：‘要到处发挥作用，要以四海为家。’然而我们看看重要的政治家，他们不愿意放弃崇高的位置，我们却有理由惋惜他们，因为我们既不可以把他们算作移民，也不可以把他们算作漫游者；不能算作移民，因为他们缺乏值得想望的境况，连表面上也看不出有任何改善未来处境希望；不能算作漫游者，因为别的地方也很少给他们以任何好处。

“士兵却奉命过自己的动荡生活，就是在和平时期，上级有时分派他这个岗位，有时分派他那个岗位：为了祖国而在远近地方作战，他必须经常保持活动状态；不仅是为了本土直接的安全，而且还要遵照人民和统治者的意旨奔赴世界各大洲，只有少数人才侥幸定居在这儿或那儿。对于士兵来说，勇敢是高居首位的第一特征，不过它还得经常与忠诚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某些以忠实可靠著称的人民，从其故乡被召唤来作世俗的和宗教的执政者的贴身卫队。

“还有一个非常活跃、国家不可缺少的等级，这就是那些外事官员，他们从这个宫廷被派遣到那个宫廷，包围王侯和大臣，用无形的线把有人居住的世界连结在一起。他们中的人也没有片刻安居在固定的地点，在和平时期，人们把最能干的人从世界这一地区派遣到那一地区；在战争时期，他们不是尾随在胜利军队后面，就是为逃亡军队开辟道路，总是不断离开这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以他们随时都随身带着大量告别的名片。

“迄今为止，如果我们懂得每走一步，都荣幸地把积极分子当中最优秀的部分看作我们的伙伴和同命运的人，那么，尊贵的朋友们，最后你们将蒙受最高的恩宠，你们甚至可以同皇帝和王侯称兄道弟。首先，让我们怀着祝

福心情想想那位高贵的漫游者、罗马皇帝哈德里恩，他率领他的军队徒步通过被他臣服的人烟稠密的地区，这样他才觉得完全占有它。让我们怀着恐怖心情想想那些侵略者，那些武装的远征者，人们无法抗拒他们，城墙和堡垒保护不了无辜的人民；最后，我们怀着真正的惋惜心情看看那些不幸而被驱逐的王侯，他们从高峰上摔下来，连积极漫游者的朴实行会也不接纳他们。

“我们大伙儿把这一切相互回忆和说明一下，就再也不会感到灰心丧气和漆黑一团了。奔向广大世界去冒险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通过世界旅游者的努力，即科学上的明智描述，艺术上的细心模仿，我们才熟悉各个地方，而且也才大概知道有什么可以期待的。

“但是一个人要完全明了一切是办不到的。因此我们建立起，会社，它的宗旨就是使每个人在其本身限度以内，并根据他的目的得到启发。如果任何一个人想到他所向往的一个国家，我们就竭力向他说明详情，及整个浮现在他想象中的东西；我们相互之间对有人居住和可以居住的世界提供概况，是最愉快、最高奖励的消遣。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自己看作是**世界联盟**中的成员。思想是单纯伟大的，就容易靠理智和力量来实行。统一是万能的，所以在我们当中不许有分裂和对抗。我们制定的原则，人人都得遵守。我们这样说：一个人学习思考时不要经常涉及外界，不要在局围环境中，而应在内心中寻找正确的东西、只有在这儿才找得到，而加以爱惜和培养。这样他就会得到发展，树立四海为家的思想。谁献身于最必要的事业，那么，他处处都会最安全地达到目的，与此不同，别的人要是寻求更高级、更文雅的东西，那么，他早在选择道路时就得更加谨慎。然而不管人在争取和运用什么，单靠个人的力量总是不够的。团体始终成为诚实人的最高需要。一切有用的人应当相互联系起来，就象建筑房屋的主人物色建筑师，及建筑师寻找泥水匠和木工那样。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联盟是怎样及用什么方式缔结和建立的；在我们当中，我们看见每人都随时合乎目的地从事活动，每人都得到保证，不管偶然、爱好，甚而热情把他导致何处，他处处都会得到良好的介绍，接纳和赞助，甚而遇到不幸事件也尽可能快地恢复过来。

“于是我们最严格地接受下两项义务：尊重每种敬神仪式，因为这些都或多或少写成了信条，其次，对一切政府形式一视同仁，因为一切政府都要求和促进合乎目的的活动，每个政府在其统治范围内，不管时间的长短，都努力使我们的活动按照它的意志和愿望来实现。最后，我们要把遵守道德风尚当作自己的职责，但不是死板地严格执行，而是由敬畏之心要求我们这么作，这是从三种敬畏中产生出来的。我们全都承认这是更高的普遍智慧，有些人甚至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洞明此理而感到幸福和愉快。我们在这庄严的分别时刻，愿把这一切再次考虑、说明、宣布和承认，也用一声亲切的再见面来保证。”

切不可停步不前，
抖擞精神去闯天下，
腕力和脑力运用不倦。
好男儿四海为家。

古罗马皇帝（117—138）。

参看本书第二卷第一章《教育者》。

我们受阳光朗照，
把任何忧愁彻底抛下，
置身其中快乐逍遥，
世界便显得这么伟大。

第十章 奥多亚特对留下的人提供土地和工作一别大过分了。

在闭会的歌声中，大部分在场的人迅速站起来，随着响彻四周的声音，一对对整齐地步出大厅。莱纳多坐下去，问那位客人是不是打算在这儿公开说出他的意图，或者要求开一次特别会议？那位陌生男子站起来，问候会众，开始如下的讲话：

“在这样的大会上，正是地方，我首先希望直截了当地声明我的来意。这些安静地留下来的人，看来全是诚实的男子，从坚持的态度上，明白地表示出他们的愿望和目的，就是愿意今后继续隶属于祖国的土地，他们全体都受到我友好地致敬，我可以声明，在目前情况下，我能够为他们所有的人，如象在这儿所预告的那样，提供许多年充分的日常工作。可是我希望短时间以后，再聚会一次，因为有必要向尊敬的主席私下坦白我的事情，感谢他们把这些诚实的男子团结到现在，让他们深信我的使命是可靠的。然后才显得合适，由我同留下来的人详细讨论，好让我知道，他们打算用什么成绩来回答我的相当可观的提议。”

接着莱纳多急需一些时间来料理最必要的业务，等到这些事精确定下来以后，其余的会众恭恭敬敬地站起来，同样在调整适度的歌声中离开大厅。

奥多亚特于是向留下来的两位领导人表白他的意图和决心，并证明其有合法的理由。但是要同这些优秀人物在继续谈话中对业务作出说明，就非想到合乎人情的道理不可，实际上，整个事情都是以此为依据的。

在继续交谈中，彼此互相说明和倾吐各自的心事。直到深夜，大伙儿都呆在一起，越来越被卷入人性思想和命运的迷宫中，解脱不出来了。这时奥多亚特觉得心情激动，逐渐把他的思想和感情片断地透露出来，因此我们从这次谈话中只能得到一些不完全、不令人满意的知识。这儿也多亏费里德里希凭借理解和牢记的敏捷才能，把有趣的情节回忆出来，并对一位优秀男子的生活历程作了一些说明，这人开始使我们感到兴趣，不过这里只是顶告，接下去也许可以把事情更详细地连贯起来予以传达。

夜里钟敲十点，一切都按约定的时间准备就绪了：用花环装饰起来的小客厅里，安设好四人用餐的宽大舒适的餐桌，精致的点心和糖果陈列在闪光的烛台和鲜花中间。孩子们对饭后点心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们也可以同大人一起就座；这时他们四处爬行，全都打扮和化妆好了，因为孩子们不会作假，显示出他们是一对极其可爱的孪生儿。父亲把他们唤到面前去，只须稍加指点，他们就彬彬有礼地背诵出为妈妈生日而作的节日贺诗。

时间在消逝，过了一刻钟又是一刻钟，好心肠的老妇目睹男友的焦急情形，实在忍不住了。她说，她担心楼梯上的许多烛光快熄了，为庆祝女主人生日而挑选的心爱菜肴煮得过熟了。孩子们觉得无聊，开始淘气，他们闹嚷得叫人无法忍受，父亲尽量克制自己，可是再也保持不住平常那种镇静态度了，他急不可待地侧耳细听车辆的声音，有几辆车不停地辘辘驶过，心里禁不住冒火。

为了消遣时间，他要求孩子们复习一遍，他们感到厌烦，漫不经心，变得精神涣散，笨嘴笨舌起来，不是念错，就是做得牛头不对马嘴，好象丝毫没有情感的演员，故作夸张的表演。这位善良男子的痛苦不断增长，十点半过去了，要描述其余的情形，我们还是让他本人来作吧：

“时钟敲过十一点，我的焦急提高到了绝望，我不再希望了，而是感到

害怕。现在我担心的是她可能跨进屋来，带着她平常那种轻浮的娇媚态度，匆匆地抱歉、声言她累极了，做得似乎怪我限制了她的快乐。千头万绪在我心里翻腾，甚而我多年来忍受下来的事情又再次压在我的精神上。我开始憎恨她，我实在想不出，我该用什么态度接待她。善良的孩子们打扮得和小天使一样，在沙发上静静地睡着了。地皮在我脚下燃烧，我懂得，我已经失去理智，我除了逃走之外，别无他法，只等到度过即将到来的时刻再说。我仍然穿着原来的节日服装，轻轻地朝大门口跑去。我不知道找点什么借口来搪塞好心肠的老妇，她硬塞给我一件外衣，我来到大街上，这是我长久以来没有感觉过的处境。就好比是热情洋溢的小青年，感到进退维谷，我沿着小巷跑来跑去。我仿佛争取到了自由的郊外，但是有股潮湿的冷风相当强烈而令人生厌地刮来，限制我的烦恼情绪。”

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我们大胆运用叙事诗人的权利，把友好的读者过快拖到热情叙述中间来了。我们看见一位重要男子处在家务的混乱状态中，却一点儿也弄不明白他的具体情况。因此，我们认为时刻到了，为了多少澄清些事实，我们还是去寻找好心肠的老妇，听她在怎样自言自语，激动而又不知所措，悄悄地嘀咕或者大声嚷些什么。

“我早就想到过了，也事先就说过了，我并没有姑息仁慈的夫人，而是常常劝告她，但是她偏不肯听。先生白天在公事房，城里和乡下办公累了，可是晚上回来，家里空无一人，或者没有人理睬他。她对此不能不管。要是她不经常看到周围有人，有男子，要是她不经常坐车来、坐车去，不经常穿衣、脱衣和换衣，她就觉得失去了呼吸一样。她今天过生日，却一早乘车下乡去了。好啦！我们在这儿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曾经郑重地答应九点钟在家：为此我们都在等待。先生听孩子们背诵一首好听的诗，他们都打扮整齐了，灯光和烛光，煮的和烤的，可说是应有尽有，但是她没有回来。先生费了许多气力，掩饰他的焦急情绪，可是它终于爆发了。他这么晚了还离开家。为什么呢？事实很显然，不过到哪儿去呢？我常常警告她当心女情敌，这是诚实直率的话。迄今我在先生身上还发现不出一点儿迹象，其实有个美人儿早就在注意他，竭力在争取他。谁也不知道，他迄今是在怎样斗争呢。现在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次是绝望心情在逼迫，看不出他那被人公认的善良意志了，深夜离家出走，我认为一切都完了。我不止一次地告诉她，她作事不应当太过份了。”

现在我们再看看男友，听他自己怎么说：

“在名声卓著的客店里，我看见下面有灯光，伸手敲窗，用熟悉的声音问伸出头来的侍者，是不是有陌生人到来或者通知这儿？他先打开店门，说两样都没有，就请我进去。哦觉得根据我的情况可以把故事继续演变下去，我吩咐他给我一个房间，他立即在二楼腾出一间来，据他说，一楼是留给即将到来的陌生人的。他忙着去准备一些事情，我对此不加过问，担保照付应付的费用。眼看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可是我又回到痛苦中来，回想过去种种，千头万绪涌上心头，有的提高了，有的缓和了，我责骂自己，试图控制自己，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已经想到明天仍然会照旧进行；可是后来烦恼又不可遏止，重新爆发出来：我从没有认为，我竟会遭到这么不幸。”

我们在这儿瞧见一位高尚的男子，为了并不重要的一件事而陷入热情激动中，我们的读者肯定对他已经关心到这种程度，希望对他的关系获悉更详细的消息。我们利用这场深夜冒险中开始休息的时间，让他暂且缄默而激烈

地继续在房里来回走动吧。

我们得知奥多亚特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历代相传的极高尚的优点都遗传给了他。他在军事学校受过教育，养成一种大方的礼貌，再和令人非常赞美的思想能力结合起来，就赋给他的一举一动完全与众不同的翩翩风度。短期的宫廷服务教会他完全看清高贵人物的外部关系，后来，他由于早期博得恩宠，参加一次公使级的使节团，得到机会观光世界及认识外国的宫廷，于是他那洞察事物的理解力，对往事准确无误的特殊记忆力，尤其是对各种事业的良好意志，很快就使他崭露头角。他会流利地说几种语言，配上自然而不惹人厌烦的品德，促进他步步高升，他在所有的外交使团中都走运，因为他赢得人们的好感。从而占居优势，调解人们中间的不和，特别是懂得公正地考虑摆出的种种理由，满足双方的利益。

首席大臣考虑把这样一位优秀男子罗致在自己手下，于是把女儿嫁给他；她是一个具有明艳姿色的女人，在一切高级的社交场合中表现灵活。不过，正如一切人间的幸福进程突然给堤坝阻拦，而被迫后退一样，于是这儿也出现类似的情形。索芙洛妮公主作为被监护人，在侯爵的宫廷里接受教育，她是她那家族的最后分支，虽然土地和人民落到叔父手里，但她应得的财产以及可以提出的要求仍然非常可观和重要，因此人们希望她和太子结婚，太子自然年青得多，我们避免扯得太远，对此不再细说了。

奥多亚特犯了爱慕公主的嫌疑，有人发现他在一首献给奥洛娜的诗中赞美得太过火了；加上女方的表现不小心，她本着自己的坚强个性，对女伴们的一些嘲弄固执地回答，说她们连这样的优点都看不出，真是有眼无珠。

现在由于他的结婚，所受嫌疑大致上消除了，可是有些秘密敌人仍在暗中点火，碰到机会便加以煽动。

人们虽然尽可能不接触政治和遗产关系，可是有时仍然难免会说出来。于是侯爵和聪明的顾问们认为最好不过是让事情继续平息下来，同时暗中拥护公主的人也从中调停，希望目睹尊贵的女士得到更大的自由，特别是附近的老国王还健在，他和索芙洛妮是亲戚，关怀她，不时对她施加父执般的影响。

奥多亚特受到嫌疑，在一次奉派参加的纯粹礼节性的使命中，他把别人打算延迟的事情重新推动起来。仇人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使岳父深信自己清白无辜，于是岳父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在一个遥远省份为他谋得地方长官之类的位置。他在这儿觉得幸运，他可以用自己全部力量从事活动，干些必要的，有益的，善的，美的，伟大的事情，而且坚持不懈，不必牺牲自己，不象某些人在那种情形下，违反自己的信念，做一些临时应景的事情，有时连自己也遭到毁灭。

他太太的感受却与此不同，她只生活在较大的圈子里才感到自在，后来才迫不得已跟随丈夫出来。他尽量对她百般体贴，想尽一切办法给她照样寻欢作乐，比如夏天在邻近郊游，冬天设立业余戏台，组织舞会，以及她平常喜欢带头玩的一切花样。不错，他甚而容忍一位家庭常客，这是不久以前引进家来的陌生人，其实他绝不欢喜这人，凭他对人的明察目光，看出这人相当虚伪。

从我们以上所谈的一切来看，也许在目前的疑难时刻，有些还是模模糊糊，有些却是一清二楚地打从他的心头走过的。够啦，我们借助费里德里希的良好记忆所提供的材料，私下予以透露以后，再次转向奥多亚特，就发现

他仍在房间里激动地来回走动，用手势和叫声暴露他内心的斗争。

“我沉浸在这样的思想中，激动地在房里来回走动，侍者给我端来一盘肉汤，我对此正是非常需要，因为我为了庆祝生日细心准备一切，滴水都未沾唇，一席可口的晚餐却留在家里纹丝不动。这时我听见街上传来悦耳的邮笛声。‘这是从山上来的，’侍者说。我们迅速来到窗口，在两盏明亮的车灯照耀下，驶来一辆四匹马驾着的、满载什物的华贵车子。仆人们从驭者座上跳下来。‘就是他们！’侍者叫道，赶忙跑到门口去。我抓住他，严厉警告他，什么也不许说，不许泄露我在这儿和订房的事情；他不住口地应诺，随即跑开了。

“这时我耽误了观察什么人从车上下来，我感到一种新的焦急心情；我觉得侍者拖延得太久，没把消息通知我，最后我才听他说，来客是女人，一位上了年纪的、雍容华贵的夫人，一位无比美丽的中年女士，还有一个伶俐可爱的贴身侍女。‘侍女开始传达命令，’他说，‘后来她就说些花言巧语，等我把她奉承舒服以后，她就显示出是一个快活的俏皮人儿，这大概才是她的天然本色吧。’

“‘很快我就看出普遍的惊异情形，’他继续说，‘我穿梭般地来去，旅店为了接待她们，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房里灯火辉煌，壁炉里火焰熊熊；她们已经不再拘束了，大厅里给她们预备好冷的晚餐，我端上肉汤，这似乎受到她们欢迎。’”

现在女士们坐在桌边，年长的一位吃得很少，可爱的美人儿什么也不吃，只有那位名叫露西的侍女吃得津津有味，极口夸赞旅店的优点，喜欢这辉煌的烛光，精致的餐具、瓷器及一切用具。她早在旺盛的炉火旁边烤暖和了，问重新进来的侍者，这儿是不是经常准备妥当，无论白天黑夜，随时都可接待意外到来的客人？这个年青机伶的小伙子，在这种情形下却变得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答应保密，但真正知道某种秘密以后，就再也保守不住了。他开头回答得模棱两可，然后是似是而非，最后由于侍女纠缠不休，再三盘诘，把他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于是他承认大概是个仆人，接着又说是位绅士，到来又走了，后来又转回来了，最后说溜了嘴，就说的确有位绅士在楼上，心神不定地来回走动。年青的女士一下子跳起来，其他两人跟在后面，她们慌忙地认为是位老绅士，侍者保证说，他还年青。于是她们又怀疑起来，他肯定自己说的是真话。混乱和不安情绪不断增加。美人儿确定：这一定是叔父，年长的夫人回答：这不符合他平常的习惯。美人儿坚持说：除他之外，没有人知道她们会在这个时候到这儿来。侍者再三肯定，是位年青、体面、强壮的男子。与此相反，露西坚信是叔父，叫人别相信侍者这个滑头的话，他已经自相矛盾说了半个钟头。

经过如此一番之后，侍者只得上楼去，迫切请求那位绅士赶快下楼来，同时也恫吓他，他要不下来，女士们将上楼来亲自聆教。“这是漫无边际的混乱状态，”侍者继续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您迟疑不肯和人见面，人们把您当作是一位老叔父，热情地要求再拥抱老叔父。我请您还是下楼去吧。难道她们不是您等候的人吗？您别任意轻视一场最最可爱的冒险；那位年青的美人儿是值得看看，值得听听的。她们都是最正派的人。您快下去，要不，她们真会到您房里来光顾咧。”

热情产生热情。他尽管心潮澎湃，却渴望见到某种不同的、陌生的东西。他走下楼去，希望同来客进行愉快的谈话，彼此相互说明和启发，了解别人

的情况，以排遣胸中的烦恼，可是他觉得自己在走向一种熟悉的、充满预感的境地。现在他站在门口；女士们以为听见叔父的脚步声，急忙上前迎接他。可是，多么意外的会见啊！多么奇妙的相逢啊！那位绝色佳人大叫一声，急忙抱着老妇的脖子，男友认出她们两人，他吓得倒退，随即鼓起勇气向前，扑在她的脚下，摸着她的手后，又赶快放开，改为极端谦逊的一吻。奥—洛—娜这个名字冻结在他的唇边。

让我们现在把目光移向我们朋友奥多亚特的家，就发现那儿的情况完全两样。好心肠的老妇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她保持前屋和楼梯上的灯光不灭；菜肴从炉火上端起来，有的已经变质不能吃了。贴身侍女留在睡觉的孩子们身边，照料着房里的许多蜡烛，那么平静，那么耐心，不象老妇那样厌烦地来回走动。

车辆终于辘辘地驶来，夫人下车，听说她的丈夫几小时以前被人叫走了。她爬上楼梯，似乎对节日的灯光视而不见。这时老妇听仆人讲半路上出了不幸事故，车辆滑到沟里去，接着产生种种后果。

夫人跨进房间，手指孩子们问：“这是些什么化妆玩意儿？”侍女回答：“要是您早回来几小时，您会觉得很高兴咧。”孩子们被摇醒，从床上跳起来，看见母亲在面前，就开始念他们学会的贺词。有段时间，双方面都感到尴尬，后来既没人鼓励，也没人帮助，贺词就停顿下来，终于完全停止，乖孩子们得到一点儿爱抚，就被打发上床去睡了。夫人孤单一人，倒在沙发上，痛哭起来。

不过看来似乎同样有必要，对夫人本身及乡下令人扫兴的节日给点详细的报道。亚贝蒂妮是这样一种女人，人们私下对她无话可说，却十分乐意在大的团体中瞧见她。她在那儿表现为全体的真正装饰品及任何冷场时刻的兴奋剂。她那娇媚的态度，为了表现出来，并坦然加以证实，需要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她出风头要求较多的观众，她需要有承载她的水，要有水才使她显得娇媚可爱；至于对个别的人，她这种风头就几乎难以表现了。

那位家庭之友所以得到她的青睐，是因为他懂得引导一个活动接着另一个活动，一直连续不断，即使不能维持大的团体，至少可以维持一个快活的圈子从事各种活动。在分配角色时，他自己总是扮演好脾气的长辈，以规矩矩的少年老成的姿态，压倒比他年青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求爱者。

富乐琳妮是附近一所重要的骑士庄园的主人，她冬天住在城里，多亏奥多亚特的国民经济的措施，使她的田庄偶然地、但幸运地蒙受极大好处，而且将来还有希望大大增加她的收益；夏天她住在乡下的庄园，使这儿成为正派娱乐的活动场所。特别是庆祝生日，从没有忽略过，并且还举办各种各样的节日活动。

富乐琳妮是个活泼、调皮的人：表面上看来，她不眷恋任何地方，既不需要，也不要求亲近任何人。她是热情的舞蹈者，她只重视跳舞合拍的男子，作为一直活跃的社交人物，她受不了那种虽然只有片刻时间不顾旁人而低头沉恩的人，此外，她是位快活的艺术爱好者，在每场戏、每出歌剧中，都必然表现得妩媚动人，因此她与扮演端庄人物的亚贝蒂妮之间，从不出现争执。

为了在良好的团体中庆祝即将到来的生日，把城乡四周的头等人物部邀请来了。早餐后开始的舞蹈，午宴后又继续进行；活动延续很长的时间，客人们很晚才离去，而夜里在糟糕的路上摸黑，就更加觉得难走，路才修补不久，他们还没有想到这点以前，就遇到意外了。车夫看错了路，于是连车带

人跌进沟里。我们的美人儿同富乐琳妮和家庭之友一起觉得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后者赶忙挣扎出来，随即俯身朝车下大叫：“富乐琳妮，你在哪儿？”亚贝蒂妮以为自己在做梦，男友伸手朝车里去抓，把失去知觉、躺在上面的富乐琳妮拖出来，用心照料她，最后使劲把她抱在怀里，踏上重新寻到的路。亚贝蒂妮仍然陷身在车里，车夫和男仆帮助她从车里钻出来，她在后者的搀扶下勉强向前赶路。路是难走的穿上跳舞鞋更加不利；虽然靠小伙子的支持，仍是一颠一拐，步伐踉跄，然而她的内心显得更气忿、更杂乱。究竟她出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也不明白。

不过，当她走进客店，瞧见小房间里富乐琳妮躺在床上，女店主和赖里奥忙着在她周围张罗，她才对自己的不幸深信不疑。不忠实的男友与出卖她的女友之间的暧昧关系，一下子闪电般暴露出来，她无可奈何地眼看女友睁开眼睛，抱着男友的脖子，带着新复苏过来、无比温柔的占有的狂喜，一双黑眼睛重又闪闪发光，惨白的脸颊上突然泛起一团鲜艳的红晕，她的确显得更加年青，动人和可爱了。

亚贝蒂妮站在那儿，茫然目注前方，孤零零地几乎没人注意到她，那些人恢复过来，振作起精神，灾难已经发生了，只好认命，人们迫不得已，只好一起重新挤上车去，就连在地狱里也很难把思想上互相厌恶的人，被出卖者与出卖者，轧得这么紧了。

可能是“家庭之友”的名字。

第十一章 美洲移民计划；信仰，伦理学，社会制度。

莱纳多与奥多亚特这几天来忙得不可开交，前者要用各种必需品供给出发的人，后者要跟留下的人见面，判断他们的能力，好让他们充分了解他的目的。在这段时间里，只有费德里希和我们的朋友威廉有促膝谈心的闲暇和安静。威廉听取对方描绘计划的大致轮廓，因为他对风景和地区都相当熟悉了，于是表示希望，愿在一个扩展的地区目睹广大居民迅速发展起来，最后，谈话就自然而然地转到人类实际上得以团结在一起的问题：谈到宗教和风俗。性情快活的费德里希对此可以提供充分的答复。如果我们能够如实传达对话的过程，倒是值得感谢的，它是通过一问一答，反对与改正等值得赞许的方式来进行，在多次反复的摇摆不定中终于可喜地达到目的。可是我们不可以长久停顿下来，宁愿立即作出结论，不要束手等待，让我们读者在思想中逐渐酝酿出来。似下就是他们讨论得出的核心问题：

人总是服从不可避免的命运，所有的宗教都坚持这点，每种宗教力图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任务。

基督教借助信仰，爱，希望，来十分适意地完成，从而产生忍耐，它是一种甜蜜的感情，把我们的生存当作是珍贵的恩赐，哪怕我们得不到盼望中的享受，而是被十分讨厌的痛苦所折磨。我们就是信奉这种宗教，但要按照自己的独特方式，孩子们从青少年时候起，我们就教导他们懂得这种宗教给我们带来的莫大好处，至于它的起源和经过，我们留在最后才让他们知道。然后创始人才对我们显得可爱和可敬，一切有关他的消息也才变得神圣起来。在这种略嫌刻板、但被公认为合乎逻辑的意义上，我们不容忍我们中间有犹太人；因为犹太人既然否定这种至高文化的起源和传统，我们又怎能允许他来参加呢？

我们的伦理学是和这完全无关的；它是纯粹行动的，包括在少数几条戒律中：对任意的事情要节制，对必要的事情要勤勉。但愿每人都把这种言简意赅的话句，按照自己的方式应用在生活进程中，因为每人都可以对这内容丰富的原文无限制地加以解释。

所有的人都要对时间怀着极大的敬重，把它当作神和自然界的最高恩赐及人生的最留心的伴侣。钟表在我们这里被复制出来，全都用指针和鸣声来表示时刻，为了尽可能地复制这样的信号，我们国内设置的电报机，平常虽然工作不忙，却不分昼夜报告时间的进程，而且是通过一种非常精密的装置。

我们的伦理学是完全实践的，它主要是要求深思熟虑，而这点则是通过时间的分配，通过对每小时的注意，来最高度地促进的，每个时刻都得做点事情，如果不象注意工作一样注意时间，又怎么能够达到呢？

考虑到我们方才开始工作，我们极其重视家族的圈子。我们指望家庭的父亲和母亲负起巨大责任：教育在我们这儿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负责，侍役和婢女，男仆和女仆，无不如此。

某些事情自然得按照一定的统一形式来形成：读书，写字，计算，是容易传授给群众的，由神父承担下来，他的方法使人想起互教互学的课程，这样更聪明一些，实际上一切都在于使教师和学生同时受到教育。

然而还有一种互教互学的方式，我也想提一下；这就是进攻与防守的练习。这是罗大略的活动领域，他的演习与我们的猎骑兵有些相似之处：不过他不愧是个有独创性的人。

这里我顺便指出，我们在市民生活中不许敲钟，在士兵生活中不许击鼓；那里和这里，有人的声音与吹奏乐器配合起来就够了。这一切过去曾经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如何运用得当，就得靠善于创造发明的精神了。

一国的最大需要莫过于一个勇于负责的主管当局。我们的国家也少不了这个，我们大伙儿都急欲着手业务工作，活跃而深信，我们必须简单地开始。我们想到的不是司法部门，而是警察。警察奉行的原则要强调说明：任何人不当使别人觉得不舒服；凡是表现为令人讨厌的人，就被排除，直到他了解，怎样的表现才令人容忍。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是某种无生命的事物，令人感到不便，也照样相应地予以清除。

每区设立三个警察局长，八小时轮换一次，象矿山的分班制，不准停工，夜间，我们领导层当中有一人必须首先到场。

他们有权劝告，责备，训斥和清除，如果他们认为必要，就召集或多或少宣过誓的人在一起。如果票数相等，主席不作决定，而是抽签，因为人们深信，逢着对立的意见，随便听从哪一方面，都是无关紧要的。

我们对待多数，完全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在必要的世道常情中自然承认多数，不过在较高的意义上我们不大相信多数。可是我对此不便继续多谈了。

有人问较高的主管当局怎样控制一切，网答是：它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它经常四处巡行，在主要事务上保持一致，而在可以通融的事情上准许每人有自己的主张。这样的情形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德意志的前代皇帝就曾经到处出巡，这种安排最符合自由国家的精神。我们对于建立一个首都有所顾虑，尽管我们已经在自己领地里瞧见最大量的人口集中的地点。我们对这点暂且保密，事情也许会逐渐地甚而尽早地出现。

一般说来，这是人们多半一致同意的地点，不过在成员们聚会时，总有或多或少的人重新反复进行讨论。主要是我们到时亲临现场。法律上明文规定这种必将持续存在的新情况。我们的处罚是温和的，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规劝人，只有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才可以规劝别人，只有公认的长老可以对人非难和谴责；而执行处罚则只有召集起来的大众了。

人们注意到，严格的法律很快就变得不灵，而且逐渐松弛下来，因为大自然总是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有些轻松的法律，可以逐渐变得严厉起来，我们的惩罚首先使犯法者与市民社会隔离，是否再温和一些，坚决一些，时间短一些或长一些，视情况如何而定，如果国民的财产逐渐增长，于是就从其中剥夺一些下来，或多或少，依据他们在这方面所犯罪过的轻重而定。

会社的所有成员都获得这方面的知识，经过考试可以发现，每人对于法律的主要条款都能运用自如。对我们来说，主要事情始终是接受文化的优点，抛弃其缺点。我们这里不允许开设烧酒店和租书铺，至于我们对酒瓶和书本采取什么态度，我不打算透露：这些事情只有等到办完以后，才好对它们作出判断。

正是本着这种意义，所以这些文件连同其他规定的收集者和整理者对此有所保留，因为这些东西在团体内部还作为问题在传播，如果立即试行未免操之过急，而要把这些问题在这儿琐碎细谈，也许更加不讨好了。

第十二章 奥多亚特的欧洲设计；区域规划和手工艺术。

奥多亚特作报告的原定日期到了，他等到众人到齐，安静下来以后，开始作如下的讲话：“我邀请这么多诚实的汉子来参加的重要事业，诸位对此并不完全陌生，因为我已经同你们大体上谈过了。从我讲的话里可以听出，在旧世界也和新的区域一样，需要比迄今所进行的更好的耕种。在新的区域里，大自然展开广阔的地带，都未经开垦，一片荒芜，人们不敢走进去向它作斗争。可是对于有决心的人来说，就容易在那儿逐步赢得荒野，为自己谋求部分产业。在旧世界里，情况与此相反。这儿到处都是已经被别人占有的部分产业，这种占有权利或多或少很久以来就神圣化；如果说，在新的区域里，没有界限被视为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么，在旧世界里，简单规定的界限几乎是更难逾越的障碍。大自然要通过勤劳来制服，人要通过强力或说服来制服。“如果说，个人的产业被全社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它属于产业者私有就更加是天经地义的事了。习惯，早年的印象，对祖先的尊重，对邻人及百般事物的嫌恶，这一切就使产业所有者变得顽固不化，反对任何变动。这种状况存在的时间越久，越是盘根错节，琐碎零乱，就越难推行一般的措施，这种措施虽然有所取于个人，但有益于全体，而且通过反馈作用和共同协作，又出乎意外地使每人得到好处。

“多年以来，我以侯爵的名义主管一个省，本省与他邦分离，长久没有得到应有的不用。正是这种隔离状态或者也可说是封闭状态，阻止至今采取措施，给居民以机会，把他们有能力做到的什么东西运往外界，并从外部接受他们需要的东西。

“我拥有无限制的全权管辖本省。有些好事要做，但毕竟是有限的；要做更好的事，却到处受到阻止，而值得追求的事似乎是在别的世界里。

“我除了搞好经济管理之外，别无其他责任，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了！同样容易的是，排除滥用职权，利用人的能力，帮助力求上进的人。这一切都可用理智和强力十分方便地完成，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自动地解决。然而我特别注意和担心的是邻人，他们不是以同样的思想，至少不是以同样的信念来治理和让人治理他们的地区。

“我差点儿听天由命，完全顺应我的处境，不管好坏，一切利用传统习惯办理，但是我突然发觉到，时代帮助了我。年纪较轻的官吏被派到邻区来任职，他们抱着同样的思想，不过开始对我自然只是一般地表示好感，以后才逐渐对我的全盘计划表示赞同，使我摆脱命运的摆布，免受更大的牺牲，却没有人注意到，我这方面会得到更大的利益。

“现在我们有三个人被授权管理广大的地区，我们的君王和大臣都深信我们的建议是可靠而有益的；为此自然要照顾到大大小小的利益。就小的方面说，我们要根据客观的必要来确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用这个标准解决当前问题，就足够用了，就大的方面说，我们应当创造一种未来，如果思想敏锐的人发现相应的计划，怎么样才能指望别人对此表示赞同呢？

“要实现这个计划，个人是办不到的：使得精神自由的时代，同时也使目光看得更远；而在更远的地方，就容易看出更伟大的事物。人类行动的最

旧世界泛指欧洲大陆（包括俄国），新的区域或新世界指南北美洲。前章讲美洲移民计划，本章则讲欧洲内部移民计划，都是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

顽强的阻碍之一，就比较容易地给排除掉了。这种阻碍就在于人们虽然对目的表示一致，但对于达到目的的手段却很少一致。因为真正伟大的事物把我们提高到超越我们本身之上，好比是在我们前面闪烁的一颗星；然而手段的选择又把我唤回到自己心里来，这时每个人又成为以前的样子，感到孤立无援，仿佛他以前从没有参加过全体的合唱。

“这儿我们必须重复说：时代必定帮助我们，时间必定代替理智，而在扩大的心胸里，高尚的利益必定排除低级的利益。

“话就讲到这里为止，对于目前也许说得太多了，以后我会提醒每个参加者想到这些。我们已经作了精确的土地测量，标志出街道，规定了建立旅店以及将来靠近村庄的地点。现在有机会甚至有必要进行各种建筑工程。优秀的建筑师和工艺师准备好一切，平面图和预算都作好了；我们打算签订或大或小的合同，在精确的监督下，运用准备妥当的资金，而使宗主国感到惊奇。因为我们的生活充满无比美好的希望，所以联合的行动从现在起将朝各个方面发展。

“但是我现在要提起全体参加者注意，我们要建立把全体共同工作者联合起来的组织，因为这对于他们下定决心可能发生影响；我们打算让他们彼此之间以及面对社会上的其他市民，获得受人尊重的地位。

“我们一旦踏上那些标志过的土地，手工业立即被宣布为艺术，而且用‘严格的艺术’的称号，表示与‘自由的艺术’截然不同。这一次只能讲到以建筑业为主的各种职业：在场的全体男子，不分老少，都属于这个等级。

“以下就让我们按照平地建筑房屋，以及逐渐使它达到可以住人的程度这一顺序来计算吧。

“我首先提到石匠，他们完美地加工基石和柱石，在泥水匠的帮助下，把凿好的石头按照精确的标志，下沉到准确的地方。接着是泥水匠，他们在严格检查过的地基上，把对现在的和对将来的祝愿都好好固定在上面，木匠或迟或早把他们准备好的屋梁构架搬来，预期的建筑物逐步向上升起。我们尽快地找来屋面工；对内部装修，我们需要细木工，玻璃装配工，锁匠，末了我才提到粉刷工，因为他可以按任意的时间进行工作，最后赋给整体从内到外一切悦目的外观。我现在所谈的只是主要工程，好些辅助工程还没有提到。

“从学徒、伙计到师傅的等级，要极其严格地遵守；在这些等级中还有许多不同的级别，但是考试要特别认真。凡是初来的人，都知道自己献身于一种严格的艺术，不可以期待它对自己的要求马虎；大链条中只妥有一个环节断裂，就毁坏了整个链条。进行伟大的事业也象冒巨大的危险一样，必须排除一切轻浮冒矢。

“正是在这儿，严格的艺术必须成为自由的艺术的模范，而力求使后者感到惭愧。让我们未仔细看看所谓自由的艺术，本来应该在一种更高的意义上来接受和命名它，可是我们发现它对自己干得是好是坏，完全漠不关心。最坏的塑像也积最好的塑像同样用脚站着，一幅画像迈着错画脚步愉快地向前行走，使劲摆动畸形的手臂，画像都不是站立在真正的平地上，因而地皮没有陷落。在音乐方面就更显著了；一家乡村酒店里刺耳的小提琴，鼓舞身强力壮的人竭力摇动肢体，而我们听到的是蹩脚不过的教堂音乐，信徒们却在乐声中得到启迪。如果你们现在想把诗歌也算在自由的艺术内，那么，你们就会看见，诗歌自己也不知道该在哪儿找到界限。然而每种自由的艺术

都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不过不遵守这些规律并不给人类带来害处，与此相反，严格的艺术却来不得半点儿马虎。人们可以称赞自由艺术家，对他的优点表示满意，不过他的工作却经受不住仔细的检查。

“如果我们在其最完美的状况中，考察自由的与严格的这两种艺术，那么，严格的艺术要防止拘泥和陈腐，自由的艺术则要防止思想空洞和马虎草率。凡是指导他们的人，就要对此多加注意，从而帮助他们防止粗制滥造，克服缺点。

“我自己不再重述了，因为我们的整个生活将是已说过的话的重复；我只提出如下的意见：谁从事一种严格的艺术，就必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它。至今人们把它叫作手艺，这是完全适当和正确的；从事这种行业的人总是要用手工作，而手本身必须赋给他们一种充满活力的独特生命，手必须成为独立的天然物，有自己的独特思想，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不过这不能应用在各种各样的方式上。”

演说人补充几句好话以后，结束讲话，所有在场的人都站立起来，全体行会没有退出，而是组成整齐的圈子围在公认的领导人的桌前。奥多亚特把印有字的活页分发给全体会员，他们看着活页，按照熟悉的旋律，相当愉快地唱起一支亲切的歌曲：

“或止或行，或行或止，
此后对能干人一样如意，
那地方对我们的活动有益，
那地方便是最宝贵的区域。
追随你是轻而易举，
谁服从，谁就达到目的，
指示一个稳固的祖国，
领袖万岁！联合万岁！”

你分配人力和负担，
考虑得十分仔细，
给老人以安静和体面，
给青年以事业和妻子。
互相间推心置腹，
建一所清洁的小屋，
四周围有庭院和园篱，
还要缔结好睦邻的关系。

在修建完善的道侧，
留连在新开的酒店里，
那儿可给陌生的来客，
分配大量的田地。
让我们同别人一起移居，
快些，快些，快到那儿去，
定居在稳固的祖国，
祝你领袖万岁！祝你联合万岁！”

第十三章 莱纳多的日记(结束)。纳荷丁妮-苏珊——威廉的指路话句——机器事业与移民计划——重新认出，父亲之死，代理商的嫉妒。

继过去几天热烈活动之后，是一片完全平静的气氛。只留下三位朋友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很快就看出来，他们当中有两人，莱纳多和费德里希，显得特别不安，他们并不掩饰自己的焦急心情，显然为了某种事情，阻止他们从当地出发。据说，他们在等待一个信差，却一点儿也说不出是什么重要理由。

信差终于到了，递上一包厚厚的东西，费德里希立即抢上前去，想把它拆开。莱纳多阻止他说：“别去动它，把它放我们面前的桌上，让我们仔细看看，想一想和猜一猜，里面或许包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我们的命运快要决定了，如果我们自己不对此作主，如果事情取决于别人的理智和感情，要等待是或不是，这样或那样，那么，就适宜安静地站着，沉着气，们心自问，倘使这是神加在我们头上的所谓判决，使我们的理性着迷，我们是不是要忍受呢？”

“你并不如你想要表现的那么沉着，”费德里希回答，“所以你尽管保守着你的秘密，随意谴责，总之，它触动不了我，不过你还是让我把事情的内容向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友坦白，把我们对他保密这么久的可疑情况交代出来吧。”他说了这些话后，就拉着我们的朋友一起走了，半途上他就大声说：“她已经找到了，早就找到了！现在的问题只是，她会是什么情形。”

“这个我已经知道了，”威廉说，“朋友们正是把彼此守口如瓶的事情，互相暴露得一清二楚，日记的最后一段所载，那时莱纳多正在山区中间，想起我写给他的信，这在整个思想和感情的范围内，唤起我对那个好人儿的想象力，我似乎瞧见他第二天早晨就去找她，承认是她，结果如何，可想而知了。不过我要坦率地承认，不是出于好奇心，而是我献给她的一片真挚的同情，使我对你们的缄默和保留感到不安。”

“在这种意义上，”费德里希大声说，“正是你对这刚送到的包裹特别感到兴趣；日记续写的部分寄给玛卡莉了，人们不愿通过讲述使这件郑重而有趣的事情败坏你的兴致。你现在马上会得到它，莱纳多这时一定打开包裹了，他对此用不着什么解释。”

费德里希说时就象往常一样快步走开，然后又跑回来带上答应过的本子。“现在我也得知道，”他嚷道，“究竟我们该怎么办。”他说后又跑开了，威廉读日记：

莱纳多的日记(续)

星期五，十九日

因为今天不能拖延，要及时到达苏珊夫人的家，于是同全家一起急忙共用早餐，暗中怀着祝福的心情表示感谢，把原拟送给姑娘们的礼物交给留下来的机修师，这批礼物比前天的那批更丰厚、更体面一些，悄悄地塞到他的手里，这个好心的汉子高兴极了。

这一次提早走完了这段路程，几小时以后，我们瞧见一片幽静的、不太广阔的、平坦的谷底，山谷有岩石突出的一面、被无比清澈的湖中波浪轻轻拍打着，并把倒影反映在湖中，有一排建筑得十分可观的房屋出现在面前，房屋四周是精耕细作的土地，在向阳的地方，促进一些园艺的发展。棉纱收

购商把我们领进那座主要房屋，介绍给苏珊夫人，我有种完全奇特的感觉，当时她和气地向我们打招呼，并且声言，我们来得正好，星期五是一周当中最宁静的日子，因为星期四傍晚把完成的商品运送到湖上和城里去了。棉纱收购商插嘴说：“这多半是丹尼尔随时带下去的吧！”她答道：“不错，他照管业务是这样忠实，值得称赞，仿佛这是他自己的东西。”“这也没有多大差别呀，”那人说着，同时接受客气的女老板的一些委托，忙着到侧边山谷里去完成他的生意，答应在几天之内返回，把我接走。

这时我的心情很微妙，我踏进屋时立即有种预感，她正是我渴望见到的人，细看久了又觉得她不是，她不可能是，可是隔远一看，或者当她转过身来时，她又是的，就好比在梦里，回忆与幻想使她的形象显得扑朔迷离。

有几个纺纱女工拖延了上周的工作产品，现在补送过来；女主人温言劝勉他们努力，同她们议论价钱，但为了要同客人谈话，就把事情交托给两个女孩去办。她们中的一个叫格丽卿，一个叫李丝沁；我更加留心观察她们，因为我想追查明白，她们与机修师的描写究竟有多少吻合。这两个形象完全把我搞糊涂了，破坏了我寻找的女子与家庭主妇之间的相似性。

不过我更加仔细地观察这位家庭主妇，就觉得她是我这次山区旅行所见到的女人当中最最可敬和可爱的人儿。我对纺织行业已经知道得不少，可以同精通业务的她对此谈点有见识的活；我有洞察力的关注使她高兴，我问她从哪儿得到她需要的棉花，几天以前，我看见庞大的棉花运输队翻过山区。她答道，就是这批运输队给她带来相当可观的储备。她住家的位置十分便利，只须朝谷底下走一刻钟，就是直达湖滨的干道，她或是亲自或是派人在那儿接收在底里雅斯特订购并写上她的姓名住址的棉包，前天也就是这样办的。

现在她让新来的客人朝一间通风的大地下室里看，储存的棉花就放在那儿，这样棉花才不至于太干燥，从而失去重量，减少弹性。继后我也发现我已经详细知道的东西，多半都集合在这儿；她逐步地给我看这个和那个，我表示理解。这时候，她变得静默一些，从她的问话当中，我猜得出，她当我是手工行业的人。他说，棉花刚刚运来，她期待不久就有底里雅斯特商号的伙计或股东到达，他将适当照顾到她的支付能力，取走所欠的金额；钱已经准备好了，任何一个论证明合法身份的人都可拿去。

我相当局促地尽力避开回答，当她穿过房间去安排一些事情时，我望着她的背影；我觉得她活脱是仆婢簇拥下的佩勒洛珀。

她返回来，我觉得她心里产生了什么古怪的想法。“您难道不是属于商人等级吗？”她说，“我不知道，我打哪儿来的这种信任，敢于斗胆向您要求对我同样信任；我不想强求，只是请您让我知道，您心里在想些什么。”这时一副陌生的面孔以一双完全熟悉的、具有知人之明的眼睛仔细端详我，我觉得自己被这目光彻底穿透了，几乎完全不能自持。我的膝盖和脑袋都不听我使唤，幸而这时有人急匆匆地叫走了她。我可以借此恢复精神，加强我的决心，尽可能久地支撑着自己；我的脑海里似乎浮现某种预感，一种不幸的情形再次威胁我。格丽卿是个稳重、和气的女孩子，她领我走开，向我出示花纹布；她显得那样内行和安详；为了向她证明我在注意听，我把她告诉我的话写入我随身带着的笔记里，用以证实那是一种纯粹的机械操作过程，因为我心里完全想着别的事情，在这里记下的是：

“脚踏及手拉的织布的纬纱，根据图案的不同要求，可用白色松卷的所谓‘木根纱’，有时也用上土耳其红色的及蓝色的纱，它们都同样可以织出条纹和花样。

“在剪布时，织物是缠在滚筒上的，滚筒构成桌形的框架，许多干活的人都坐在它的四周。”

李丝沁坐在剪布的人中间，这时她站起来，加入我们一伙，忙着插话，不过她总是同格丽卿抬杠，搅乱谈话，然而当我仍然更多地注意格丽卿时，她就忙着凹处转，取点东西过来，又拿点东西过去，其实屋里虽窄，并不妨碍活动，她却两次明显地用她那柔软的时磨擦我的手臂，这倒并不使我感到特别适意。

女主人这位美丽的好人儿（这个称号对她是恰当的，尤其是把她和其他诸女比起来，更是当之无愧）领我到花园里去，在夕阳没有落山以前，我们可以领略傍晚的景色。他的唇边浮起一丝微笑，人们遇到某种得意事情欲说又忍时，往往是这种神情；我在这种困境中却感到十分愉快。我们肩并肩地走去，我真想把手伸给她，又不放冒昧地做。我们两人似乎都怕说话，怕打手势，以免这种会心的发现一旦泄露，就变得平淡无奇。她指点几只花盆给我看，我看见盆里是发芽的棉枝。“我们就这样培育和爱护这些对我们的事业无益甚而讨厌的棉籽，它们同棉花一起经过遥远的路程来到我们这儿。这是出于感激之情，这是一种独特的满足，目睹这些东西活生生地长在这儿，它们那枯死的残余部分赋给我们的生存以生气。您在这儿瞧见了开头，中间的过程您也知道了，今天晚上如果碰巧，您将瞧见愉快的结尾。

“我们作为制造商本人或者通过一个代理人，把一周以前收到的货品在星期四晚上送到赶集的船上去，同经营同样业务的商家一起于星期五大早到达城里。这儿每人都把自己的货品交绪批发商，尽量设法卖个好价，然后用付现款的方式买进自己需要的原棉。

“不过到城里赶集的人不光是带回纺织需要的原料及现金，而且还要就地买进各式各样满足需要和娱乐的东西。凡是哪家有一个人进城赶集，于是等待、希望和祝愿以至担惊受怕都活跃起来了。狂风暴雨可能发生，人们担心船只会彼撞毁！贪利的人一直在等待，巴不得知道货品出售的情形，事先就在计算纯利有多少；好奇的人等待从城里带回新鲜玩意儿，爱打扮的人则盼望得到衣物或时髦的东西，他们早就委托赶集的人趁便捎回：最后还有好吃的人，尤其是孩子们，望眼欲穿地等候甜食，哪怕只是一些小面包。

“平常从城里出发多半拖延到傍晚，于是湖上逐渐活跃起来，有些船只张帆航行，有些船只划桨越过水面驶去；这时每人都奋力抢在别人前头，争先成功的人，就打趣那些眼看自己不得不落在后面的人。

“湖上航行是一种有趣的美妙场面，当湖面连同附近的山峦，被晚霞照射，水气逐渐温暖，色调逐渐深沉，星星出现在天际，晚祷的钟声传入耳膜，沿岸的村落点起灯火，星星点点映在湖水中，然后皓月升空，把它的柔辉洒在几乎纹丝不动的湖面上。多彩多姿的地带飞驰而过，村连村，田庄连田庄，落在后面，最后，来到家乡的附近了，响起一片号角声，人们立即看见山上处处出现灯火，不断朝下向湖岸移动；每个有亲人在船上的家庭，都派人下来帮忙搬运行李。

“我们住在较高地方，但是我们当中每个人都常常竭力一起经受航行的考验，至于谈到业务方面，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同样的关心。”

我怀着惊异的心情，静听她把一切讲得那么引人入胜，我还是忍不住公开向她提问：她住在这么崎岖不平的山区，干着这样机械的业务，是怎么达到这样的文化修养的呢？她露出十分可爱、略带一点狡黠的笑容，目注前方，答道：“我出生在一个美丽、友好的地方，那儿有优秀的人物在管理和居住，我孩提时候虽然表现得野性难驯，可是卓有才智的产业主对环境的影响却不可忽视。对青少年起极大作用的是虔诚的教育，有种明辨是非的感觉在我心中发展起来，仿佛这是被无所不在的神的爱所承载着。我们离乡出走，”她继续说着——嘴边的微笑消逝了，控制着的泪水盈满眼眶——“我们离乡出走，从这一区到那一区，遵循善心的指点和介绍，最后到达这儿，来到这个十分活跃的地区，您发现我寄身的那家，居住着思想相同的人，他们真心诚意地接纳我，我的父亲说着同样的语言，抱着同样的思想，我们似乎不久就属于一家人了。”

“我积极参加一切家务活动和手工业的业务，您现在瞧见我指挥别人，这是我逐步学习、训练成的，这家的儿子，比我略大几岁，身材健美，面容俊秀，赢得我的欢心，使我成为他的亲信。他天性能干和精细，家里进行的那套虔诚仪式，对他不起作用，它不能满足他，他暗中读他在城里为自己购置的书籍，这就给他的思想更普遍、更自由的方向，因为他注意到我具有同样的倾向和同样的气质，于是他竭力逐渐地把他内心的想法告诉我。最后，由于我对一切表示同意，他也就不再有所保留，把他的整个秘密都向我坦白了，我们真正是一对十分古怪的人儿，在寂寞的散步当中只谈一些如何使人自立的原则，他对我的真正爱慕关系似乎只在于彼此加强自立思想，表面上看反而使得两人完全疏远了。”

我没有仔细端详她，只是不时偶尔抬头望她一眼，我怀着惊异和同情，看出她的面部表情同时完全表达出话语的思想。经过片刻的沉默以后，她的面容开朗了，她说：“对您的主要问题我得承认，好让您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我这样能说会道，这在我身上有时显得颇不自然。”

“可惜我和他当着别人的面不得不伪装，尽管我们尽量不说谎，在重大意义上不虚伪，可是在细小的事情上却违背了这个原则，比如我们找不到任何借口，不去参加许多人在场的兄弟姊妹集会。因为我们这时不得不听到好些反对我们信念的话，于是他很快就使我懂得和看出，一切并不是出于自由的本心，而是连篇废话，陈腐的概念和比喻，传统的俗话，反复吟诵的古老诗行，它们继续不断地似乎围绕一个共同的轴心在旋转。我更加留心倾听，也学会这种语言，讲话可以比得上任何一位头头。这个好人儿开始还觉得好笑，后来就觉得厌恶，难以忍受了，我为了平息他的怒气，采取相反的路子，更加留心听他讲，至少在八天以后，我还能以相同的自由态度和不无相似的思想本质，向他重复他那由衷的诚实的讲话。”

“我们的关系发展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对真与善的热情及其可能的实行，实际上把我们联合起来。”

“有时我在想，是什么引起您的兴趣，促使我讲述这些话，原来是您听了关于顺利完成的赶集日的生动描叙。您对此不用奇怪；那是对于可爱而又壮观的自然场面所作的愉快而热情的观察，使我和我的未婚夫在宁静的没有工作的时刻感到最美妙的消遣。杰出的祖国诗人在我们心中唤起和培养出这种感情。哈勒的《阿尔卑斯山》，盖斯纳的《田野诗》，克莱斯特的《春》都是我们经常反复吟诵的诗歌，我们时而从秀丽的方面，时而从崇高的方面

来观察我们周围的壮丽世界。

“我乐意回忆，象我们俩这样有远见和洞察力的人，常常比赛注意地下和天上匆匆出现的重要现象，每人都抢在前头，力图超过对方。这是极好的休息，不光是在日常工作之余，也在严肃的对话之后，这些对话常常使我们陷入自己的内心深处，带有破坏内心平静的危险。

“这几天里，有位旅游者来到我们这儿，也许是借用的化名。我们不再追问他，因为他以他的人品立即唤起我们的信任，他在整体上，一举一动，道德高尚，态度端庄，聚精会神地参加我们的集会。我们山区的朋友们领着他四处参观，他表现得认真、有洞察力，而且知识丰富。我也参加他们的道德谈话，这时逐渐把对一个内向的人至关重要的东西说出来了，他很快就指出在我们的思想方式中对神的事物有动摇的意向。宗教的词语对于我们已经陈腐了，我们失掉了包含在里面的核心。他提醒我们处境的危险，离开从青少年起就紧密联系的传统多么可虑；最危险不过的是不完善，尤其是在自己的内心中不完善。诚然，每天每时举行的虔信仪式，归根到底无非是消磨时间，它的作用好象警察只注意外表的体面，但不再注意心灵深处，唯一对付的办法，就是在自己心中唤起道德上同样适用、同样有效、同样使人安心的思想感情。

“父母已经默认我们的必然结合，可我还不知道怎么办。这位新朋友在场加快了我们的订婚，他似乎希望在安静的圈子里庆祝我们的幸福，因为他也听人说过，乡长将怎样抓着机会提醒我们注意劳迪卡主教，注意人们想发现我们对宗教冷淡的巨大危险。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还讨论了几次，他给我们留下一页与此有关的信纸，后来我常常找到理由不断细读。

“他现在同我们分别了，仿佛所有善良的人才都随他一起消逝了。这种感觉倒也并不新鲜，比如一位优秀人物出现在任何一个团体中开辟新纪元，而他一旦离开就显示出一种缺陷，因此往往召来偶然的灾害。现在请让我揭开接踵而来的事件的面纱吧。一次偶然事件夺取了我未婚夫的宝贵生命，突然破坏了他那英俊的身体。他顽强地使用他的最后时刻，亲自目睹同我这个绝望的人儿结合，以保证我取得他那一份额遗产的权利，但是这件事使得他的父母无比痛苦，不久以前，他们就失去了一个女儿，他们彻底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单的人，他们的心情遭到这样无情的打击，不愿长此苟延残喘，不久他们就步他们亲爱子女的后尘了。我也遭到意外的飞来横祸，我的父亲突然中风，现在他虽然对世界还有感性的知识，但已不能从事脑力和体力活动了。于是我在这种极大的困境和隔离中，自然需要有那种自立精神，这种精神由于希望幸福的结合和愉快的共同生活，我早已训练有素，而且不久前听了那位神秘过客的鼓舞人心的话，更加增强了。

“可是我不能忘恩负义，幸而在这种情况下还留下一个能干的助手，他作为代理商承担了男性工作的义务，经办这类业务中一切事务。他今晚从城里回来，您曾经见到过他，这样您就知道我对他的奇妙关系。”

我在其间插入了一些话，用赞成的、亲密的同情，不断打开她的心扉，让她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对那些尚未充分讲出来的东西，我也不避讳地直接询问，她也越说越详细。我们达到了这种秘度，只要有一点点诱因，公开的秘密就可能倾吐出来了。

她站起来说：“我们一起去看父亲吧！”她急忙赶在前头，我慢慢地跟在她身后，我对眼前的奇妙处境摇摇头。她让我走进后面一间十分清洁的居

室，善良的老人一动不动地坐在靠椅上。他的样子变化很小。我朝他走去，他开始用呆呆的、然后快活的目光瞧着我，他的面容开朗起来，他竭力活动嘴唇，当我伸手去握他静止不动的手时，他主动抓着我的手，紧紧握着，抬起身子，双臂向我伸来。“哦，上帝呀！”他叫道，“莱纳多少爷！正是他，是他本人！”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把将他抱在怀里；他倒回椅子上去，女儿赶忙过来帮助他；她也叫道：“正是他！您是莱纳多！”

年青的侄女走了过来，他们把突然能走路的父亲领到卧室去，他掉过头来，对我清清楚楚地说：“多么幸福啊，多么幸福啊！我们很快就再见！”

我站着，目视前方，心里在琢磨，小玛丽走回来，递一页信纸给我，说这是他们谈到过的东西。我立即认出威廉的笔迹，就象他的容貌从那方才描叙中出现在我面前一样；这时各种陌生的面孔拥挤在我周围，前庭当中掀起一阵奇特的活动。后来就产生一种讨厌的感觉，这是来自纯粹的重新认出的热情，来自对值得回忆的确信，来自对一种奇妙的生命延续的承认，一切在我们心中可以产生温暖和美妙的东西，一下子重回到涣散的日常生活的冷酷现实中来。

总之，这个星期五的晚上不象平常那样过得热闹和有趣，代理商没有乘赶集船从城里回来，只在一封信里通知，为了业务，他得留到明天或后天，那时他将搭其他的船回来，并带回一切订购的和答应代购的东西。邻居们不分老少，都象往常一样聚在一赵等候，露出难耐久等的表情，特别是跑来迎接代理商的李丝沁显得情绪恶劣。

我躲回到我的房间里去，手里拿着信纸，但没有朝上面看。因为我暗中已经感到厌恶，从讲话中听说威廉加快了他俩的结合。“一切朋友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外交家；他们不老老实实地回报我们的信任，而是照自己的看法做，破坏我们的愿望，把我们的命运引入歧途！”我这样大声他说出来，可是不久我就放弃我的不公正的说法，承认朋友是对的，特别是考虑到目前的处境，我再也按捺不住，开始阅读下文。

“每个人从他生命的诞生起，开始是不自觉的，然后是半自觉的，最后才是全自觉的，不断有条件、有限制地置身在他的位置中。因为没有人认识生存的意义和目的，生存的秘密被至高的手遮蔽，于是他只好摸索，攫取，让其自流，悄悄地停留，不断地活动，踌躇不前和仓促从事，总之，以各种方式产生一切使我们迷惑的错误。”

“甚而深思熟虑的人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也不得不聪明地应付目前，所以一般达不到洞明事理的程度。他很少拿得稳，今后应当转向何处去，究竟他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幸而你们不停的积极的生活进程，回答了这一切以及其他成百个稀奇古怪的问题。继续直接重视日常的义务，同时考验你们的心地是否纯洁和精神是否自信。当你们在自由的时候深长呼吸，发现自己有挺身卓立的余地，那么，你们也就肯定会赢得对待崇高事业的正确态度，那是我们怀着崇敬心情不顾一切为之献身的崇高事业，要用肃然起敬的心情观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并且从中看出一种更高的指导思想。”

星期六，二十日

我陷入了沉思，一颗敏感的心灵将会怀着同情，乐意陪同我走在奇妙的迷途上，天刚破晓，我就在湖边来回散步：我感到十分满意，不用再把女主

人想作是一个寡妇了；她如愿地先出现在窗边，然后出现在门口，她告诉我，父亲睡好了觉，快活地醒来，用清晰的语言说，他还要待在床上，今天不想见我，等到明天做完礼拜以后再见我，那时他的身体一定会感到很好了。接着她又向我说，今天她不能多陪我，只好让我独自一人，因为今天对她来说是很忙的一天，她下来特为向我说明这点。

我听她讲，细心地听，同时我深信她整个身心都扑在事业上去了，似乎把这当作是一种传统的义务，心甘情愿地做。她接下去说：“通常都是这样安排的，织品要在周末完工，星期六下午运到中转商那儿去，他检验、丈量、称重，看产品是不是合格，是不是没有缺点，再着重量和尺寸是不是符合要求，如果一切都合格，他才付给约定的织工工资。这时，他就自己竭力清除可能附着在织品上的所有断线和结头，使其显得光泽无比，并把最美观、毫无瑕疵的一面露在上面让人看见，使得商品极富吸引力”。

这时从山区来了许多女织工，携带着布匹走进屋里，我在她们当中也看到那个雇用机修师帮忙的人。她十分娇媚地感谢我给她留下礼物，用文雅的态度对我讲述：机修师先生正在她们那儿，今天检修她那停工的织机，临别时他向她保证，他干得怎么样，可请苏珊夫人马上检查。说后，她和其他的女工一样跨进屋去，我再也忍耐不住，就问亲爱的女主人：“我的老天爷！您怎么取了个奇怪的名字？”她答道：“这是别人加在我头上的第三个名字；我乐意接受，因为我公婆希望这样，原来这是他们去世的女儿的名字，他们让我代替她，而名字却是一个人的最美好、最生动的代表。”我接口回答：“第四个名字也找到了，要我说，我就管您叫美丽的好人。”她向我行了一个妩媚可爱的、谦逊的鞠躬礼，把对父亲身体康复而感到的快慰和与我再见的这份高兴巧妙地结合起来，并加以提高，我相信，我一生中从没有听到和感觉到有比这更使我得意和喜悦的事了。

美丽的好人被人三番两次地唤回屋去，她把我交托给一个通情达理、了解情况的男子，让这人把山区的奇妙景色指给我看。我们一起趁着无比美好的天气，通过丰富多彩的地带。不过别人大概看得出来，无论山岩、森林和瀑布，更不用说磨坊和锻工作坊，甚至于精巧的家庭木制品，都引不起我的注意。不过整天的游程都安排好了，向导把精制的早点装在背囊里，中午，我们在矿场的一家食堂里吃了一顿美好的午餐，这儿没人理解我，因为对能干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故作同情其实是空洞的漠不关心更讨厌的了。

不过向导对我实在了解得太少，棉纱收购商原来把我介绍给他，大肆吹捧我有丰富的技术知识，特别是对这类事物的关心。关于我作的记录和提的意见，那位好人也讲出来了，于是山上伙伴同样作了安排，我的陪同人等了许久，最后他终于急不可待地间起我此事，要我把笔记本掏出来。

星期日，二十一日

我和女友再见面以前，中午快到了。这时家庭礼拜已经完毕，她不希望我在场；她的父亲参加祈祷，清清楚楚地念出富于教益的话句，所有在场的人包括她自己，都被感动得流出最热情的眼泪。她说：“他念的都是熟悉的格言、诗句、成语和俗话，我听过千百次了，而且对这些空洞的声音感到生气，可是这回它们却是由衷地融化在一起，静静地发红，清除了渣滓，就象我们看见软化的金属溶液流入导槽。我提心吊胆，生怕他这样倾吐感情，会耗损精力，然而他十分快活地让人领上床去，他说，他要聚精会神，一旦感

到有充足的精力，就请客人到他身边去。，饭后，我们的谈话变得更热烈、更亲密了，不过正因为这个原故，我可以更多地感觉出和注意到，她保留着一点事情，正在和自己忐忑不安的心情作斗争，而且没有完全成功，所以她的面容开朗不起来。经过我想方设法引她把话说出来之后，于是我坦率地承认，我看出她有沉重的心事，表情显得忧心忡忡，不管是家务上的困难也好，或者商业上的困难也好，她都应当向我坦白，我有充分的财力，可用任何方式代她清偿旧债。

她笑微微地否认说，事情并不是这样。接着她继续说：“您初次跨进屋来的时候，我以为瞧见一位在底里雅斯特给我贷款的绅士，当我知道现款早已备好时，我自己心里也很高兴，他们也许要求全部金额或者部分金额。压在我心头的是对商业的担心，可惜不是为了目前，不是！而是为了所有的未来。迅速增长的机器工业在使我苦恼和担忧。一场暴风雨即将席卷而来，开始还是慢慢的、缓缓的，但是它已经决定了方向，它即将来临而且必然命中。我的未婚夫曾经充满这种可怕的感觉。人们对此在想，人们对此在说，但是光想和光说却无济于事。谁愿意目睹这种可怕的景象呢！请您想想，通过山区，蜿蜒盘旋着多少河谷，比如您来到这儿经过的地方：美好、愉快的生活还浮现在您眼前，这是您这几天来亲眼目睹的，昨天那些点缀打扮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拥来，就是给您对此生活最令人高兴的证明；请您想想，这一切都将逐渐倒塌和死亡，经过数百年惨淡经营才有人居住的荒凉地带，又倒退回远古的不毛之地，这有多么可悲！

“这儿只有两条路可走，不过这条和那条都一样可悲：要么。自己掌握新事物，加速对旧事物的破坏，要么，离乡出走，带着最优秀、最可敬的人一起去，到大洋彼岸去寻求更好的命运。这条路和那条路都值得考虑，可是谁来帮助我们权衡利弊，让我们作出决定呢？我非常清楚，有人在附近四处行走，想自己安装机器，夺取群众口中的粮食。我不责怪任何人为自己最亲近的人着想，但是我觉得剥夺这些善良的人，最后眼见他们一贫如洗，无依无靠，四处流浪，这是多么可耻啊！他们或迟或早都不免流浪，他们猜到，他们知道，他们也这么说，但是没有人下决心采取一种有益步骤。可是话又说回来，决心从哪儿来呢？每个人不是也和我本人一样难下决心吗？

“我的未婚夫同我一起决心参加移民，他常常同我商量脱离本地的方法和途径。他到处物色较好的人，可以把他们集合起来，同他们一起于共同的事业，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身边来，一起继续前进；我们本着也许是过于天真的希望，巴不得在这里被看作犯罪的事情，在那些地方却可以成为义务和权利。可是我现在遇到相反的情形：自从我未婚夫死后留下来的这位诚实的助手，他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个优秀的人，对我始终表现得友好和亲切，他却持着完全相反的意见。

“在您没有见到他以前，我必须向您提到他；也许我以后说更好一些，因为亲自在场可以解释好些疑团。他的年龄和我未婚夫相仿，当他是那个穷苦的小男孩时，他就同我那富有和善意的未婚夫结成游戏伙伴，后来就同这个家庭，这所房子和这个行业有了缘；他们一起长大，互相团结，然而他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天性：一个是思想自由，同情别人，另一个在少年时候就受到压迫，性情孤癖，得到极少一点的东西就坚持不放，他的思想虽然虔诚，但更多地是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别人。

“我十分明白，他从最早时候起，就对我有意，他可以这样做，因为我

当时比他更穷。可是当他看出男友对我的爱慕，他就控制住了自己。通过坚持不懈的勤奋、工作和忠诚；他不久就使自己成为纺织行业一员了。我的未婚夫暗中打算，我们移民去外地时，就把他安插在这儿，把留下来的东西交托给他。我的杰出的未婚夫死后不久，他就和我亲近，不久以前，他实在忍不住了，径自向我求婚。但是现在出现的情况加倍奇特，他历来就声明反对移民，现在却热心从事相反的事业；要我们自己也安装机器。他的理由固然令人信服，因为在我们山区里住着一位男子，这人不重视我们使用的简单工具，而要制造复杂的机器，这样就可以毁灭我们。这位对自己本行十分能干的男子——我们管他叫机修师——在为邻近一个富裕的家庭效力，我们大概可以设想，他有意把这种先进的发明供自己以及他庇护的人从事有益的使用。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反驳我的助手所提的理由，实际上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那些人一旦抢在前头，我们也只好不择手段照样办理。

这就是使我担心和苦恼的事情，我觉得您是位最忠实的男子，作为保护天使出现在我面前，就是这么回事。”

我对此回答不出什么令人安慰的话，我发现事情这样复杂，不得不请求给我好好考虑的时间，不过她继续说：“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坦率地说出来，才好让您更加看清我的处境有多么微妙。我个人对这位年青男子并不嫌弃，但是他绝不能代替我未婚夫的位置，也不能赢得我真正的喜爱，”——她说这句话时发出一声叹息——“不久以前他显然变得更加迫切了，他讲的话既亲切动人，又通情达理。比如：不再要求我非答应他的求婚不可了，不再说移民的想法不明智，也不再说我们因此耽误了采取自我保护的唯一可靠的手段，他觉得，我的抗拒，我对移民的胡思乱想，与我平常主持家计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在最后一次相当激烈的谈话中他能够觉察到我的意向受到别的方面的吸引。”最后的话句是她结结巴巴地吐露出来的，这时她目注前方，又垂下头来。

我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何感想，每人都可想而知了，可是闪电般接踵而来的考虑，我不得不感觉出，每句话只徒增混乱而已。这时我站在她面前，同时清楚地意识，到我非常喜欢她了，现在我使尽心中所有的理性和理智的力量，避免立即向她求婚。我想，只要她跟随我走，就会把一切抛在脑后！可是过去岁月的痛苦阻止我这样做。我心里想：难道说，你又要抱着新的错误希望而悔恨终身吗？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一些时候，李丝沁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完全没有看见她的到来，她要求准许在附近的锻工间度过今晚。女主人没有多加考虑就答应她了。我趁机集中精神，开始漫谈我在旅行途中早已看见的一切情形，就是移民的倾向和必要与日俱增，不过这样一种冒险行为始终是最危险的。毫无准备就匆忙出走一定导致狼狈的归来；没有任何别的事业化这种事业需要这么多的小心和指导。这种考虑对她并不陌生，她对一切情形都想过许多，但是她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说：“这些天我总是希望您在这儿，通过亲切的谈话得到安慰，但是我觉得我的处境比以前更坏，我深深地觉得，我是多么不幸。”她抬头望着我，竭力掩饰从她那美丽、善良的眼睛里涌出来的泪珠，随即掉过头去，离开几步。

我不想道歉，但是我希望，纵然不能安慰，至少可使这颗美丽的心灵暂且忘忧。于是我忽然想起，把许多漫游者和离乡者的联合讲给她听，我自己不久以前就加入了这种联合。我不知不觉地说溜了嘴，就再也收不住了，后

来我才发现，我自己对待秘密多么疏忽。她安静下来，始而惊讶，继而高兴，终于整个身心都舒展开来，她很有兴趣和很聪明地提问，我再也无法躲避，只好倾箱倒柜向她承认一切。

格丽卿来到我们面前，要我们到父亲那儿去。姑娘露出沉思和厌恶的表情。临走时，美丽的好人说：“李丝沁今晚休假，你去照料业务吧。”“你不该放她的假，”格丽卿接口道，她干不出一点儿好事，你得多多提防这个狡猾的人，别过于轻信她。我刚才知道”，她昨天给他写了一封信，她偷听了你们的谈话，现在她就去和他碰头见面。”

这时有个留在父亲身边的孩子来请我快点赶去，据说，那位善良的老人显得十分不安。我们跨进房去，他快活地、甚而可以说是红光满面地坐在床上。“孩子们，”他说，“这些时候我不停地祈祷，我念完了大卫的一切感谢和赞美歌，我本着自己的思想，增强了信心补充说：‘为什么人只抱希望在近处？他必须在这儿，行动和自助，在远方他就得希望和信任上帝。’他握着莱纳多的手和女儿的手，把两只手放在一起，他说：“这不应当是尘世的，而应当是天上的结合；要象兄妹一样互爱、互信，互利和互助，无私而纯洁，正如上帝援助你们那样。”他说完话后，向后例下；带着圣洁的笑容逝世了。女儿扑上前去，跪在床头，莱纳多跪在她的旁边，他们的脸颊挨在一起；也们的眼泪流在一起滴在他的手上。

助手在这个时候跑进房来，面对目前的场面惊呆了。接着这个英俊的小伙子摇着黑鬃发的头、闪动着粗野的目光，大声说：“他死了；我现在迫切地恳求他复元后说出决定我的命运和他女儿命运的话，她是我除上帝之外最爱的人儿，我希望她有颗健全的心，这颗心感觉得出我的爱慕的价值。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她了，她跪在另外一个男子身旁！他给你们祝福了吗？快快承认吧！”

这位不寻常的女子这时站立起来，莱纳多也起身恢复精神，她说：“我认不出你来了，一位温和、虔诚的人，一下子变得这么粗野：你可知道，我多么感谢你，我对你抱着什么想法。”

“现在不是谈感谢和想法，”对方沉着气回答，“现在是关系我一生的幸与不幸。这个陌生的男子使我担忧：我仔细看他，不敢相信自己比得过他；我不能失去更早的权利，不能断绝以前的关系。”

“等到你一旦清醒过来，”好心肠的人说话时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美，“如果我可以和你象平常一样谈话，那么，我就要告诉你，向你保证，对着我圣化的父亲的遗体起誓，我向这位绅士和男友的关系并无不可告人的，就是你所知道，你同意，你可以分享的关系，你对此总该感到高兴了吧。”

莱纳多从内心深处感到不寒而栗，三人都静静地站着，缄默和沉思了一会儿，还是小伙子首先发言：“这一瞬间至关重要，它决定一切命运。我不是即席发言，而是考虑了很久，所以请你好好听看：你拒绝我求婚的原因，无非是我拒绝跟随你走，那是因为我以为你想摆脱困境，或者出于奇怪的念头才出游。现在我当着这位合法的证人庄严宣布，你要移居，我绝不对你设置障碍，而是促使其实现，愿意跟你到各处去。这个声明，我不是出于强迫，而是由于十分奇特的环境促成的，我现在就以此保证来要求你答应同我结婚。”他向她伸出手去，坚定不移地站在那儿，其他两人大吃一惊，不自觉地向后退开。

“话已经说出来了，”小伙子说，态度安静而且具有某种虔诚的庄严。“说

出的话就得实现，这对我们大伙儿都极好，这也是上帝的意旨：但是你别以为，这是操之过急和胡思乱想，你要知道，我由于太爱你才放弃这里的山和岩，正是现在，我在城里引进了一切，按照你的愿望生活。现在我个人前去，你不会拒绝给我必需的资金，你仍然留有足够的资金，可供这儿损失之用，正如你所担心，而且有理由担心的那样。最后我终于确信，那个从事损人利己勾当的流氓已来到了上边的河谷，在那儿安装机器，你将看见他夺走大家的饭碗，也许你很快就得召唤被你赶走的一位忠实朋友回来。”

三个人面对面地站着，感到没有比这更难堪的了，大家都怕失去对方，而此刻却都茫然不知应该怎样保持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才好。

小伙子热情激动，决心冲出门去。美丽的好人把手放在她父亲已冷的胸脯上：“人不应当指望近处，”她大声说，“而是指望远方，这是他最后的祝福。我们相信上帝，每人都相信自己和别人，这样就可以相互适应起来。”

第十四章 移民在玛卡莉家——菲琳娜和吕娣——孟坦和天文学家的谈话——纳荷丁妮——苏珊来玛卡莉家。

我们的朋友怀着极大的关切翻读面前展开的日记，可是他同时不得不承认，在快读完上册时已经预料到，甚而猜测到，那个好人儿已经找到了。关于险峻的山区的描写又使他如身临其境，特别追忆起莱纳多在那个月夜里的预感以及来信中一再重复的话句。他把一切详细告诉费德里希，对方也感到十分快意。

可是现在要贯彻传达、描写、阐述和总结一切的责任，越来越困难了。谁都感觉得出，这一次我们快要接近尾声，既要担心陷入繁琐的细节，又希望读者不至于完全得不到解释，所以感到进退维谷。刚才送到的急信虽然我们不知道不少消息，可是来信和多种附件包含各种不同的事情，并不能引起一般的兴趣。因此，我们打算把我们当时知道和经历到的事情，与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综合在一起，本着这种意思，把一个诚实的报告人所承担的严肃的事放心地告一结束。

我们首先要报告的是，罗大略同他的妻子特蕾色和不愿离开他的妹妹娜苔莉一起，在神父的陪同下，确实已经到了海边。他们是在顺利的预兆下启程的，但愿他们一帆风顺地前进。他们一路上唯一不安的感觉是一种道义上的难过，因为他们事先不能去拜访玛卡莉。要去，弯路绕得太大，而他们着手的事业又太重要。他们责备自己不该迟疑不决，为了必须做的事，甚至不得不牺牲神圣的义务。

但是我们在讲述和描写当中，不应当把这些以前博得我们许多好感的敬爱的人物扯得太远，而不能对他们迄今的打算和行为给予较详的报道，实在因为我们长久都没有听到一点儿有关他们的详细情况了。我们暂且搁下这个不提，他们迄今的活动无非是为伟大的事业作准备，我们目前正看见他们向着这个目标前进。可是我们仍然抱着希望，将来有一天会愉快地在井然有序的活动中重新看到他们，那时各种不同的性格才显露出他们的真实价值。

我们大约还记得那个行为审慎的好人朱丽叶吧，她同一个符合伯父心意的男子结婚了，完全本着他的意思一起继续活动。最近朱丽叶多在姑母家，那儿碰到好些她给予过慈善影响的亲戚：不仅是留居大陆的人，还有打算移居海外的人。莱纳多与此不同，他早就同费德里希分手了，他们之间通过信差传达消息来得更加频繁。

我们虽然在客人名单上漏列了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贵人物，可是有些重要的、我们已经熟悉的人却在这儿找到了。希娜莉同她丈夫一起到来，他现在是以上尉和十分富有的庄园主身份出现。她以其无比娇媚和亲切待人的态度，到处都容易赢得别人原谅她那种过于轻率和兴趣多变的脾气，我们在讲述过程中曾经发现她犯过这样的错误。不过男士们并不把这看得多么严重，如果这也算作一种过失的话，他们认为并不是什么不体面的，因为每人都愿意和希望有幸轮到自己。

她的丈夫符拉非奥体魄健壮，性情活泼，非常和蔼可亲，似乎完全被她的爱吸引住了；她大约也原谅了自己过去的事情，玛卡莉也没有理由旧事重提。符拉非奥一直是个热情的诗人，请求别人允许他在临别时朗诵一首诗，这是他在这儿逗留的几天中，为了向玛卡莉及其周围的人致敬而作的。人们看见他常在露天里：来回走动，静立一会儿以后，又带着激动的表情大步前

进，写一些东西在笔记里，想想又写写。不过这时他好象认为已经完成了，于是他通过安格娜表达出他的愿望。

好心的女士虽不乐意，还是勉强同意他的请求，让人们听完他的朗诵，其实他诗中所写的。尽都是人们早就知道了的，诗中感触到的，尽都是人们早就感触到的了。他的朗诵听来倒也轻松和悦耳。在用语和押韵上偶有新意，不过从整体上说，人们还是希望简短一些。最后，他呈上他的诗，它是端端正正地写在花边纸上的，双方分别时都表示非常满意。

这对夫妇刚到南方去作了一次重要而有益的旅行回来，是为了把少校父亲从家里接替出来，父亲同那位令人倾倒的寡妇结婚了，他们也想呼吸一点天堂般的空气使精神舒畅一些。

这两对夫妇交替到来。这个令人注目的美人儿，在玛卡莉家也象别的地方一样受到特别赏识，玛卡莉单独在内室里接待她，后来也对少校表示亲切。少校立即介绍自己是个有文化的军人，是个善良的家庭主人和农艺师，是个文学之友，甚而也是个受人欢迎的教育诗人，并且在天文学家和其他同房住的人那里得到良好的接待。

他也受到我们的老绅士，尊敬的伯父的特殊表扬，老绅士住在离此不远的地方，这次居然一反常规，破例光临这儿，不过他只待几个钟头，绝不过夜，尽管提供最舒适的条件，也打动不了他。

有他莅临，虽然是短暂的聚会，也令人无比高兴，因为他作为社交界名人和宫廷侍臣，打算以宽容和调解的姿态出现，同时那股贵族气息也并不使人感到难受。再说，这一次他有理由感到愉快，大伙儿都觉得，只要我们在和通情达理的人商谈重要事务，他总是高兴的。广泛的业务正在全面进行，它不断按照习惯的约定前进。

现在只谈主要问题。伯父在大洋彼岸拥有得自祖先的田产。至于这有什么意义，只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才可以对他的朋友详细解说，我们不便在这里扯得太远了。这些重要的田产迄今租给别人，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一直收入甚微。现在我们充分熟悉的团体可以在那儿取得占有权，在十分完善的公民制度下，作为富有影响的国家成员照顾自己的利益，并在尚未开垦的荒漠里大大发展。现在费德里希和莱纳多就要在这里大显身手，指示人们怎样可以从头作起，采取一条自然的途径。

上述的人物刚从他们居留的地点十分满意地离开，另一类与此不同的客人又通报来到，也同样受到欢迎。我们大概料想不到，菲琳娜和吕娣会出现在这神圣的地方吧，可是她们到来了。最后，还滞留在山区的孟坦要到这儿来接她们，然后从最近的路去海边。她们俩都受到家庭主妇、女管家以及受雇和同住妇女的特别优待。菲琳娜带着几个十分可爱的孩子在身边，并显示出她裁剪的本事，可以把简单的衣服改为十分动人的衣服，尤其是她那绣花腰带上垂着一条长长的银链，链上挂着一把相当大的英国式剪刀，她有时为了加强说话的语气，就用剪刀在空中剪裁比划，这种动作使得全体在场的人非常开心；接着她就提出问题，难道在这么大的家庭里没有一点儿东西要裁剪吗？这时正巧有几个未婚妻要作嫁妆，使她的活动如愿以偿。接着她仔细观看这种民族服装，让姑娘们在她面前来回走动，手里不停挥动剪刀，本着自己的思想和审美力处理，不让这种眼装失掉一点儿特征，但使其本来显得呆滞和粗野的外貌，平添一番风韵。毫厘之差，竟令穿衣的人和旁观者更加满意，一扫胆怯心情，以为这背离了传统样式。

这时吕娣走来全力帮忙，她会得用同样的技巧、细心和速度来缝纫，人们可以希望，再借助其他女性的帮助，就能够出人意外地把那些未婚妻更快地打扮好。这时不许姑娘们长久离开。菲琳娜对她们关怀得无微不至，把她们当木偶或舞台上跑龙套的角色对待。堆集的彩带和邻近流行的节日装饰都适当地分配好了，最后达到这样的效果，使平常被粗野气息所遮掩的健壮身体和优美形态现在依次显露出来，就连一切粗野的特征也被修饰得妩媚风流些了。

然而在秩序井然的状态中，过分忙碌的人反而显得麻烦。菲琳娜带着那把贪馋的剪刀走进房间，发现堆积如山的各种布料。顺手取来为这个大家庭制作衣服。她觉得有希望把这一切加以剪裁，实在快活极了，人们只好劝她离开，把房门紧紧关上，因为她动起手来，就毫无节制。安格娜打心坎里不愿被人当作未婚妻对待，因为她对这样一位女裁缝实在感到害怕：总之，她们两人的关系绝不和谐。关于这点，以后再谈。

孟坦迟迟未来，比人们想象的久些，菲琳娜催促要面见玛卡莉。因为人们希望尽早摆脱她；看上去真够奇怪，两个犯罪女子匍伏在女圣者的脚边。她们分左右两边跪在地上。菲琳娜夹在孩子们当中，温情地按他们一起跪下；她用平常那种愉快的语气说：“我爱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乐意照顾他们，也乐意照顾别人，其余的事情请你原谅吧！”玛卡莉为他们祝福，她规规矩矩地鞠躬告别。

吕娣匍伏在女圣者左边，低着头，泣不成声，说不出一句话来，玛卡莉代她拭去眼泪，轻拍她的肩头，让她平静下来，然后在她那头发往后分梳的头顶上热情地吻，一再本着虔诚的愿望为她祝福。

吕娣抬起头来，起先还跪在地上，然后站立起来，面带纯洁的愉快表情望着她的女恩人说：“我是怎么了！”她说，“你瞧我怎么了！这沉重、累赘的压力，虽然没有夺去我的一切知觉，却夺去我的一切思考，现在一下子从我脑子里消失了，我现在可以自由仰望天空，我可以往高处想，”她深深地吸一口气，又补充说：“我相信，我的心愿意跟上去。”

正在此刻。房门开了，孟坦跨进房来，他常常让人久等，突然出乎意外地出现。吕娣活泼地向他走去，高兴地拥抱他，同时领他到玛卡莉面前，大声说道：“他应当知道，要多么感谢这位女神，同我一起怀着感激之情拜倒在地。”

孟坦显得惊愕，一反常态，有点不知所措，他彬彬有礼地向高贵的女士鞠躬，看着吕娣，说：“看来颇不寻常，我将为你而感谢她。你是第一次公开而亲切地欢迎我，也是第一次把我拥抱在怀里，其实这是我早就该得到的。”

这儿我们不得不秘密地透露一件事：孟坦早在吕娣年青时候就爱上了她，但更惹人喜欢的罗大略却把她从他手里骗去，孟坦对她和这位朋友的忠诚始终不变，直到最后她才答应作他的妻子，也许这会使得我们从前的读者感到不小的惊奇。

他们三人也许在欧洲社会中并不感到怎么适意，但是一提到那边期待的情况，就压抑不住他们的快乐表情。菲琳娜的剪刀已经在闪闪发光；因为他们打算垄断这块新殖民地的服装供应。菲琳娜老老实实地说明巨大的棉布和

麻布储备情况，在空中模拟剪裁，用她的话说，已经目睹大小镰刀所获的收成了。

吕娣与此不同，她刚才由于得到幸福的祝愿，又滋生了同情的爱，在想象中已经看见她的女学生们成百倍地增加，一大群家庭主妇被引导和鼓励从事精细和纤巧的工作。严肃的孟坦的提前也浮现出铅、铜，铁和石炭等大量矿产，他原来把自己的一切知识和能力只宣布为胆怯的、摸索的尝试，而在海那边却可以大胆地投入，取得丰富而有报酬的收获。

孟坦不久便和天文学家相互理解，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他们当着玛卡莉的面进行的谈话，是非常吸引人的，可惜我们看见记下的东西不多、因为安格娜近来不大注意倾听，放松了记录。她也觉得有些东西大一般了，使一个女人不易理解。因此，我们只把属于那些日子的一些言论暂且插入这里，这并不是她亲手写下来送给我们的。

在科学研究中，特别是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调查是必要而又困难的：自古流传下来，被我们祖先奉为金科玉律的东西，也的确是有一定程度的理由并且是可靠的，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安全地继续建设呢？还是把一种传统的信仰变成固定不变的东西，因而只能停滞不变，而不能导致进步呢？有一种特征促进这种调查：如果假设的东西是生动的，而且在积极活动中始终发生影响起着推动作用。

新事物与此不同，要经受考验，这儿要问：假设的东西是真正有益呢，还是随声附和流行的意见？因为一种意见如果来自强有力的人，它在群众当中传布时会产生感染力，然后它就取得统治地位——这种无理要求对于诚实的科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国家和教会也许有理由宣称自己占据统治地位；因为他们要对付倔强的群众，为了维持秩序，就顾不得采取什么手段了，但是在科学当中需要完全的绝对自由，因为人们在这儿不是为了今天和明天，而是为了永远前进的一个个时代。

在科学中，纵然错误占得上风，但总会剩下少数人保持真理，如果真理缩回到唯一一个人的思想里，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只好在暗中悄悄地继续工作，将来总有一天，人们会问到他和他的信念，或者在光明普照时，他和他的信念又可以重新露出头角来。

孟坦有时说出虽非一般、但不可思议和奇妙无比的话，就是他从事山区和矿场调查时，有个人来帮他的忙，这人的性情非常古怪，对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石块、矿物，甚至于凡是人们可以称作元素的东西。他不仅感觉得出地下流水、金属矿床和矿脉的作用，以及石炭和同类东西大量汇集的所在，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一旦变换地点，就不断有迥然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山脉给他一种特别的影响，自从他开始会说一种虽然奇特、却可达意的语言以后，上述的影响就使他同山脉相互了解得很好，他可以个别地测验山脉，因为他自己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经受检验，通过感觉就会完全正确地分别化学的与物理的元素，甚而只看一眼就可以区别它们的轻重。孟坦不愿详细说明这人的性别，只把这人和其他启程的人一起先打发走了，他为了自己的目的，在尚未调查的地区对这人抱有许多希望。

这儿出现两种形似而实际上迥然不同的情形，令我们惊叹不置。这一位

作者歌德在这儿多半想到自己的经验：特别是关于他的《颜色学》以及他所持的与牛顿相反的意见。

朋友为了不致成为泰门，下降到最深的地穴中去，他在那儿发现人性中也存在着某种类似的最僵硬、最粗野的东西；那一位朋友则在相反方面从玛卡莉的精神方面获得一种范例。其实富有才智的天性既不当拘泥于停留，也不应当拘泥于离去，既用不着钻到地球的中心，也用不着越过太阳系的界线而离去，而是尽量工作，特别注意实际行动，看自己能不能胜任。在地上和地下，人们为最高的尘世需要寻找材料，寻找物质世界，把这交给人类的最高能力从事加工，但是在那种精神的道路上寻得的则是同情、爱、有规律的自由活动。使这两种世界相互运动，让双方的性质在暂时的生命现象中显示出来，这就是人用以培养自己的最高形态。

两位朋友由此结成一种同盟，他们不打算把自己的经验隐瞒起来，因为有人虽然把这适合于写成长篇小说的故事加以讪笑，但至少可以把这看作是最值得向往的一种比喻。

接着不久，孟坦和他的女友向主人告别，本来人们很愿意挽留下他和吕娣，但是太不安静的菲琳娜，使得好些习惯于宁静和礼貌的妇女，特别是高尚的安格娜感到头痛，再加上一些特殊情况，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

上面我们曾经提到，安格娜不象平常那样履行用心倾听和记录的责任，似乎显得别处有事。为了说明这个平常严守秩序，活动在最纯洁的团体中的人一反常态，我们不得不最后引进一位新的伙伴到这出内容广泛的戏剧中来。

我们久经考验的商界老友维尔纳，由于业务增加，差不多等于漫无止境的扩展，需得给自己物色新的助手，但是这些人要经过临时的特殊考验才获录用。现在他派遣一位这样的助手到玛卡莉这儿来，商谈大宗款项的支付，这是玛卡莉从她巨大的财富中提取出来，决定和宣称，特别为了她的宠儿莱纳多的缘故，投放到新事业中去的。众人想象中的青年男子，现在作为维尔纳的助手和伙计，是个活泼的、朴实的小伙子，一表人材，显示出一种特殊才能，原来他具有非凡的心算能力，处处受到器重，特别在目前合作的企业家当中，因为他们在团体帐目的多种多样的意义上，都要完全靠数字来工作和结算，甚而在日常往来中，就是在反复谈论尘世间的事情时，也总免不了谈些支付、合计、结算一类的话，有这样一个人参加进来是应当大受欢迎的。何况他弹得一手好钢琴，计算的技能与亲切的天性结合和统一起来，这对他正是求之不得的帮助。声音在他手里轻松而和谐地交汇在一起，有时他还暗示，他对更深的意境也颇在行，所以他非常招人喜欢，他虽然说话不多，在谈话中也从不流露出什么感受。总之，他实际上比他的年龄显得更年轻，几乎可以在他身上发现一些天真的气质。不管怎么说，他赢得了安格娜的赏识，安格娜也博得了他的欢心，使得玛卡莉十分满意，因为她早就盼望目睹这个高尚的姑娘结婚安格娜一直在想，而且感觉出来，要找人代替她的位置有多么困难，她已经多次拒绝别人对她求婚的要求，也许在竭力压制隐藏在心里的爱恋吧；不过自从接班人可以想象得出，甚而有相当眉目以后，她显然对男方给她的愉快印象感到意外惊喜，径自怀着热情去追随他了。

我们现在来谈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好些时间以来就提到过它，一切都是逐渐形成，经过分和发展过程。

现在决定由美丽的好人（平常被人叫作褐发姑娘），来与玛卡莉作伴。

大家提出来、莱纳多也同意的计划，已到了即将实行的时候，所有参加者意见一致，美丽的好人把她的全部财产交付给助手。助手和那个勤劳家庭的第二个女儿结婚，成了机修师的联姻兄弟。由此，一种新的工厂生产的完整设备，通过地方与合作才可能成功，而喜爱工作的山谷居民在一种不同的、更加热烈的方式上受到雇用。

这么一来，这位可爱的人儿就空闲了，她来到玛卡莉身边，接替安格娜的位置，安格娜已同那个青年男子订婚了。就目前来说。一切将会改弦夏张；凡是不能马上决定的事情，就暂时悬在那儿。

不过这时美丽的好人要求威廉来接她；有些情况尚待更正，她极端重视善始善终，认为他原来开始的事情，也该由他来完成。

是他首先发现她，一种奇妙的命运促使莱纳多步他的后尘；她希望，现在他应当使她心情舒畅地向那儿告别，然后才让她感觉到快乐和安心，把一部分错综的命运线索重新拾起来接上。然而现在为了完全弄清楚当事人的精神和情绪状态，我们不得不公开一件秘密，就是：莱纳多对自己同美丽的好人的进一步结合从没有吐露过一个字；不过在谈话当中，以及在多次的往来通信中，有人向她委婉地探问，究竟她对这种关系有什么看法，如果让她明白表态，她会怎么做呢。从她的回答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她觉得自己不配用分享的身子来报答她那高贵男友的这般倾慕。这份隆情厚谊理应得到一个女性的全部心灵，全部财富；而她却不能提供这个。她始终怀念自己的未婚夫、丈夫，而两人彼此间水乳交融之情，还记忆犹新，这些完全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以致于对恋爱和热情再也没有想象的余地，她只剩下最纯洁的善意，而在这种场合是百分之百的感激之情，可以用来奉献给对方。人们可以稍感安心的是，因为莱纳多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对此也没有追问和回答的必要。

我们在这儿提出几点一般的观感，也许是适当的。全体路过的人都对玛卡莉抱着亲切和敬畏的态度，大伙儿都觉得有一位更高大的人物存在，在她面前，每个人依然感到自由，完全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天性。每个人都显示出他的本色，比在父母和朋友面前更有信心；因为他受到诱导和督促，只把自己身上善良的以及最美好的东西显露出来，所以差不多产生出一种普遍的满意情绪。

然而我们不能不说，在这令人解闷的环境中，玛卡莉却始终关心着莱纳多的处境，对此，她表示反对她最亲近的人，如安格娜和天文学家的意见。他们以为看清了莱纳多的心意：认为他目前已经安下心来，因为他牵挂的对象十分幸福了；玛卡莉一定要顾及到将来，认为现在莱纳多要开始放手去从事伟大的事业，其余的事情则听其继续发展和命运的安排。他只要心中念着她，人们可以推测得到，他在事业当中将大大增强本身的力量，等到他有一天站稳脚时，就会召唤她到那边去，也许不用自己亲自前来迎接她。

这时我们也不能不谈点普遍的意见。我们进一步注意到这儿出现的罕见的情形：出于天良的热情。我们同时想到其他一些事例，如从前所获得的印象的奇妙改变，天生的爱好和眷恋的秘密发展。只可惜在这种情形下不便多谈，而最好的办法是尽量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至于无条件地向这种或那种倾向让步。

谈到这里，我们抵制不住一种诱惑，不得不从我们的文献中抽出一页来向诸位报告，这页上记载着关于玛卡莉及其精神特征。可惜的是，这篇文字

的内容外传许久以后，它才被人凭记忆写了下来，因此它不能象在这种奇特情形下合乎理想的那样，当作完全确实无误的正式文字来看待。不过话又说回来，这里总算讲出了不少东西，促使人们思考，引起人们注意，看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相类似或近似的情形被人注意到和记录下来。

第十五章 玛卡莉与太阳系一大地上的女人。

玛卡莉与我们的太阳系处在一种我们几乎不敢用言语来表达的关系中。她在思想、心灵和想象力中，不仅关心和察看太阳系，而且使自己似乎成为太阳系的一部分，她发现自己被继续吸引到天空领域中去，但是按照一种独特的方式；她从童年时候起，就围着太阳转动，如现在所发现的那样，是在一种螺旋形中，不断远离中心，向外层空间旋转去。

如果可以假定：人只作为物质的存在，那他就趋向中心，人只作为精神的存在，那他就趋向边缘，这样看来，我们的女友属于最精神的人了；她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脱离尘世，透过存在的最近和最远的空间。这种特性非常美妙，但从小起它就作为一项沉重的任务赋给了她。她回忆自己从幼小起，内在的自我就被一种发光体渗透了，被一种光明照亮了，甚至连最明亮的阳光也压不倒它。她常常瞧见两个太阳，一个是在内心，一个是在天上；她还瞧见两个月亮，外边的月亮在一切位相上都始终保持着它的大小不变，而内在的月亮却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小。

这种天赋使得她对平常事物漠不关心，但是她的优秀的父母却使用一切方法来培养她，她身上的所有能力都是生气勃勃的，所有活动都是卓有成效的，她懂得应付一切外界的关系，同时她的心，她的思想，完全被超尘世的幻景充满了，可是她的一举一动无不合乎最高尚的道德。她逐渐成长起来，到处慷慨助人，不停地从事大小服务，就象是上帝的一位天使在大地上遨游，她的精神的整体虽然环绕世间的太阳转，但在不断扩大的圈子中朝着超尘世的方面运动。

这种过度充满活动的状态，由于她的心中似乎也分昼夜而有所缓和。当她内心的光变得黯淡时，她就尽心竭力地去完成外界的义务，当内心胸光又明亮时，她就献身给最幸福的安静。不错，她仿佛觉得有种云彩时时环绕她的周围飘浮，有段时间，这种云挡住了她仰望天上伙伴的模样；于是她便利用这个机会为周围的人谋求福利和欢乐。

她对这些观察保守秘密时，就不得不多多忍受；她对此有所暴露时，不是无人认可，就是被人误解；所以她在长年生活中对外称病，家里有人至今逐老是这么说；最后，美好的运气给她带来一位男子，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他，他作为医生、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同样受到尊重，完全是个高尚的人，他本来是出于好奇心才到她这儿来的。但是当她获得他的信任，逐渐把自己的情况描述给他听，把现在和过去连接起来，在众多事件中找出一种联系时，他被这种现象吸引住了，他再也不能和她分开，而是日复一日地不断努力深入到奥秘中去。

他相当明白他说，开始，他认为那是一种错觉，因为她并不否认，她从童年起，就努力留心过星象学和天文学，她可能从这里学得了不少东西，而且从不放过机会，通过仪器和书籍来观察宇宙的构造。所以他没有说出，那是学习得来的。可以推测，这是一种受到高度调节的想象力的作用，是记忆力的影响，再加上判断力、特别是一种潜在的计算能力的通力合作。

他是一位数学家，所以是顽强的，也是一位头脑清醒的人，所以并不轻信，他长期反对，可是他准确地注意到玛卡莉宣告的东西，竭力掌握各种年代的连续结果，特别感到惊奇的是她的最新报告与天光的相互位置完全一致，他终于浩然长叹道：“喏，为什么上帝和大自然不可以创造一个活生生

的天体运动仪和设置一个齿轮转动机，就象时钟那样能够每天每时向我们报告，并且用独特的方法自动跟踪星辰的运行呢？”

这儿我们不敢再写下去了，因为人们如果想进一步详细观察这难以置信的现象，那它就失去它的价值了。我们可说的只有这么多：用作计算的基础是如下根据：对于她这位女观察者来说，我们的太阳在她幻想中比她白天看到的小得多；这个较高的天光在黄道带的不寻常的位置也给予人们从事推论的理由。

从另一方面看产生了怀疑和谬误，因为观察者玛卡莉指示的这个和那个星座以为同样出现在黄道十二宫里，可是在天上，人们根本什么也看不见。也许那是当时尚未发现的小行星吧。根据别的报告得出结论，她早已越过火星的轨道，接近木星的轨道，显然她有段时间对这颗行星——在多大的距离是很难说的——怀着惊奇在其无比壮丽的景色中加以观察，也看见环绕行星而旋转的月亮；此后她以极其奇妙的方式看见它是正在绩减的月亮，而且是翻转过来的，就象正在增长的月亮向我们表现的那样。由比得出了结论，她是从侧面看行星的，而且的确打算越过这颗行星的轨道，在无限的空间努力向着土星迎接上去。不过再朝那儿去，就没有想象力跟得上她了，但是我们希望，这样一种单子不要完全离开我们的太阳系，而是达到太阳系边界以后，渴望再来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又在尘世活和有益行为中发生影响。

我们在此希望得到原谅，结束这神游太空的诗，又掉回头来讲地上的故事，这点我们在上文已经顺便提到过了。

孟坦本着十分诚实的态度，报告那个神奇的人物已经同第一批移民一起迁到远方去了，这人只凭自己的感觉就可以正确区分地上的不同物质。这种事情在留心的善于识人者听来，觉得完全难以置信。象孟坦一类人怎肯舍弃这样一根活的探矿杖而不用呢？孟坦离去不久，家里的仆人们就说三道四，飞短流长，逐渐对此引起怀疑。菲琳娜和吕娣带着一个女的第三者走了，声称这是个女仆，但是她显得与此完全不相称，女主人穿脱服从不叫她去侍候。她朴素的装束十分适合她结实而匀称的身材，不过就她整个来说，总带有一点乡土气。她的举止并不粗野，但显不出受过社交训练，女仆们常把她当作漫画来取笑。她也很快在仆人当中找到了她的位置，她同园里和田间的伙计们结伴，拿起铁锹干活，抵得上两三个人。她一拿起耙，就在翻掘过的土壤上。极灵活地运耙如飞，广阔的地面耙得象平整过的花圃。此外，她寡言少语，很快就赢得众人的喜爱。他们讲述有关她的情况，据说，有人常常看见她放下工具，横穿田野，跳过种种障碍，直向一处潜在的泉水奔去，在那儿喝水解渴。她天天都重复这种习惯，她从任何一处她站立的地点出发，只要她需要，就会找到一两处流出来的清洁泉水。

这样就给孟坦的报告留下了一个证据，他大概是为了避免麻烦的试验和不充分的尝试，才决定向他的那些平时值得信任的尊贵女主人隐瞒有这样一奇特人物的存在。然而我们却愿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象眼前这样不完整地报告出来，让从事研究的人遇到类似的情形予以友好的注意，这种情形也许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通过某种暗示而显露出来。

第十六章 移民离开后的寂寞府邸——费立克斯在激动中；骑马在中途。

不久以前，我们还看见，由于我们移民的到来，那座府邸曾经显得十分热闹，它的管理员是个天性积极和精明的人，不断注视着他的主人和他本身的利益。现在他愉快地坐在那儿缮写帐单和报告，竭力把本区在那些客人逗留期间所得到的巨大利益加以说明和分析，露出几分洋洋得意的神气。不过按照他的看法，这只是最少的部分。他注意到了，从积极、机灵、思想自由和行事果断的人身上将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第一类人已经告别，飘洋过海去了，第二类人要留在陆地上谋生，现在他还发觉第三种秘瘤关系，他决定立即从这儿获得好处。

临别时，人们可以预言和预知的事情都显示出来了，就是体魄健壮的青年男子当中，有好些人同村里和区里的漂亮女孩或多或少结下了交情。只有少数人表现出充分的勇气，等奥多亚特同他的人走后，他们就宣布坚决留下；莱纳多的移民当中没有人留下来，不过在后一类人中却有些人断言短时间内回来，只要有人能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和安全提供相当充分的保证。

管理员对他所管辖的居民区的全体人物和家庭状况了如指掌，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利己主义者，暗中嘲笑别人为了在海外和内陆过自由和积极生活，就那样劳民伤财，旷时费事，而他安稳地坐在家，却给他的家园带来极大好处，并给他机会，挽留下一些特别优秀的人才，集合在自己身边。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精神的扩展，觉得没有什么比宽容大度更自然的了，运用得当，可召来令人赞叹的有效后果。他立即作出决定，在他的小小域内从事一点类似的事情。幸好这回富有的居民迫不得已，把他们的女儿合法地交给提前完婚的丈夫。管理员尽力使他们理解，这样的家庭不幸反而是种幸运，实际上也果然如此，正是最有力的手工业者都走好运，统统给留下来，这样就可以毫不费力地设立一座家具厂。这厂不需要宽敞的厂房和庞大的设备，只要求技术和充分的材料。管理员答应供给材料，居民提供妇女、场地和资金，而技术则由新的移民随身带来。

当众人闹嚷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这个机伶的生意人却在暗中把一切都考虑好了，所以等到周围一旦平静下来，他立即可以动手工作。

人潮经过以后，当地的街道上和府邸的院子里，笼罩着一片宁静的、然而死一般的宁静的气氛。这时有个骑马的人闯了进来，招呼正在精打细算的生意人，使他失去了安静。因为马根本没有钉马掌，所以自然就没有马蹄发出的拍击声，骑马者从马背上跳下来，他骑的马没有鞍和橙，只用轻马衔勒着马，他焦急地大声叫喊，叫居民，叫客人，情绪激动，感到无比惊讶，一切都是死一般寂静。

管理员的仆人不晓得该拿这个来客怎么办；接着双方发生争执，管理员只好亲自出来，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才好，只有承认所有的人都迁走了。“到哪儿去了？”年青、活泼的来客急不可待地问。管理员用冷静的语气说明莱纳多和奥多亚特所走的路，也说出一个第三者、有疑问的男子所走的路，有人叫这人威廉，也有人叫他麦斯特。听说，这个男子到离这儿几英里的河上乘船去了，他先到下游去看望他的儿子，然后再去办理一件重要的事务。

小伙子刚刚听清到河边去的近路，又跃上马背，冲出大门，飞驰而去，站在楼上窗口边的管理员，从后望去，在那飞扬的尘土中，似乎分辨不出神

经错乱的骑马人是否走对了路。

最后扬起的尘土在远方消失了，我们的管理员又打算坐下去盘算他的生意，这时有个步行的信差冲进上面城堡的大门，同样打听团体的消息，他被紧急派遣出来给团体带来一点补充的东西。他给团体带来的是一个相当大的包裹，同时还有一封唯一的信，注明面交威廉·麦斯特，这是一位年青女士交给送信人，要他特别小心，一定要尽快送到。可惜的是他也得不到别的消息，扑了个空，只好继续赶路，希望或者碰到全体人员，或者得到一种其他的指示。

这封信和我们受托保管的许多文件放在一起，因为它至关重要，我们不便保留下来。它是赫西莉写的，她是一位极好的、亲切可爱的女子，在我们的报告中虽然很少出现，但她每次出场，一定使得每个聪明而又敏感的人不可抗拒地被吸引住了。她遭受的命运，大约也是一位心肠脆弱的人无法忍受的吧。

第十七章 赫西莉给威廉的信：费立克斯的过急的求婚与她的过急的回绝。

我坐着在想，却说不出想的是什么。然而有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在似想非想，这是一种觉察得出的冷漠。这时有匹马跳到院子里来，把我从休息中唤醒，房门弹开了，费立克斯青春焕发地跨进房来，活脱是一尊受人崇拜的小偶像。他快步向我走来，想拥抱我，我斥退了他：他显得满不在乎，保持一定的距离，露出天然的笑容，向我夸赞驮他来到这儿的马，又详细而亲切地讲他怎样训练马以及种种快乐。回忆旧事，使我们想起精致的小匣，他知道小匣在我手里，要求看看，我只得让步，对此无法拒绝。

他仔细观察小匣，详细地讲他是怎样发现它的，我一时昏了头脑，就泄露出了我有钥匙。于是他的好奇心急剧增长，也想看看钥匙，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你再也瞧不到有人象他这样迫切而可爱地请求了；他的请求象在祈祷，他跪下请求，露出热烈而和善的目光，说出那样甜蜜和奉承的话，我又受到了诱惑。我远远地让他看一下这神奇的秘密，但是他迅速抓着我的手，夺去钥匙，故意跳到侧边，围着桌子转。

“我不要什么小匣，也不要什么钥匙！”他大声说；“我只希望打开你的心扉，使它为我洞开，欢迎我，把我按在它上面，允许我把它按在我的胸口上。”他显得无比英俊和可爱，我正打算走近他，他把桌上的小匣不断从面前推开；钥匙已经插在锁眼上；他声言要转动钥匙，果然转动了。钥匙断了，外边的一半掉在桌上。

我惊皇失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趁我不注意，让小匣放在桌上，向我扑过来，把我抱在怀里。我竭力挣扎无效，他的眼睛紧对着我的眼睛。能在热奎的眼睛中看见自己的形象，真是美好的事情。我第一次看见这点，这时他把他的嘴热烈地贴在我的嘴上。我得承认，我也用吻回报他；使一个人幸福，确是非常美好的。我挣脱开了，完全看清楚把我们两人隔开的鸿沟；我控制不住自己，动作竟超出了应有的限度，我气冲冲地把他推开，我的慌乱给了我以勇气和理智：我吓唬他，我责骂他，命令他今后不许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以为这是我的真实表态。“好吧！”他说，“我骑马到天涯海角去，直到我死亡为止。”他翻身跃上马背，飞奔而去。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还想保管那只小匣，一半折断的钥匙掉在那儿，我处在双借的以至三倍的困境中。

哦，男子们，哦，世人们！难道你们从不把理性传播下去吗？难道父亲造成那么多不幸还不够，还要儿子来弄得我们迷惑不解吗？

这些自白放在我的身边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出现一种特殊情况，我必须说出来，因为它在上文中或明或暗地提到过。

一位受到伯父非常器重的金饰匠和珠宝商到来，展示一些稀有的古董玩意儿，我趁机把小匣带来，他仔细观察折断的钥匙，指出人们迄今忽视的一点，就是裂痕并不显得粗糙、而是显得光滑。通过接触，钥匙两端接合上了，他把接上的钥匙拔出来，它们是磁性般地联结在一起，互相贴得紧紧的，但只有知道内情的人才能使用。这位男子退开几步，小匣突然弹开，他立即把它关上，并说：最好别去触动这样的秘密。

感谢上帝，您肯定想象不到我的无法解释的处境，头脑不混乱的人又怎能识别什么是头脑混乱呢？这只重要的小匣就在我面前，不能开锁的钥匙也

在我手里，只要钥匙能为我打开最近的未来，我愿意小匣长久关着。

您一点儿也不用力我担心，但是我恳切请求，哀求，迫切建议：请您快去查访费立克斯，我已经派人四处去寻找他的踪迹了，但至今杳无音讯。

谢天谢地！信差终于要求派他出去，我们已经留他在这儿够久的了，他要带重要急件给移民。他在这个团体里大约也会找到您，或者人们会给他指条正确的路子。在此期间，我实在难以安心。

第十八章 费立克斯坠落河里。由威廉用他的医术来救治。

小船受到灼热的中午阳光的照射，缓缓地顺流滑行，习习和风吹凉了变暖的天空，平缓的河岸两侧提供一种虽然单调、但令人爽心悦目的景色。庄稼地挨近河流，有一段良好的土地靠得这么近，处处受到奔腾的河水的冲击，河水大力侵蚀和冲走松软的土壤，以致造成高高的陡峭斜坡。

在一处最陡的斜坡顶端最靠边的边缘上，平常多半是纤夫走的路，我们的朋友瞧见一个身材匀称、体格健壮的青年男子骑马跑来。但是还来不及更仔细地看清来客，那儿突出的草皮地段突然崩裂，那个不幸的人陡然人下马上地坠入河里。这时没有时间去思索方式和原因了，船夫们飞箭一般把船划向漩涡，及时抓着了落水的人。可爱的青年躺在船里似乎咽了气，经过短暂的考虑，熟练的男子们把船划向河流当中形成的沙砾滩。他们着陆，把溺者抬上岸，脱去湿衣，擦干身体，一口气把这干完了。但是仍然看不出生命的征兆，美丽的花朵枯萎在他们的怀里了！

威廉立即抓起刺血针，给青年人的腕脉放血，血大量涌出，与蜿蜒起伏的波浪混在一起，然后被卷入洪流中去。生命恢复了，体贴的伤科医生刚有时间扎紧绷带，小伙子就任性地站立起来，仔细端详威廉，叫道：“只要我活着，就要同你在一起！”他说了这些话，就抱着辨认不久就认出来的救命人的脖子痛哭起来。他们就这么站在一起，紧紧地互相抱着，就象加斯多和玻鲁克斯兄弟俩相遇在从冥府到阳间的十字路上。

人们劝他安静下来。勇敢的男子们已经为他在小树丛和树枝下，整治好一个又向阳、又荫凉的舒适卧处；这个最可爱的青年人现在就在这儿直挺挺地躺在父亲的大衣上；褐色鬃发很快就干了，又重新卷起来，他含着微笑入睡了。我们的朋友满意地俯看他，给他盖好。“壮丽的神的肖像，你不断被重新创造出来！”他大声说道，“可是你马上又受到破坏和伤害，无论是从里面或者是从外面。”大衣盖在他的身上，适度的阳光柔和而亲切地暖透了他的肢体，双颊显出健康的红色，他似乎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热心的男子们既庆幸手术顺利成功，又可期望得到丰厚的报酬，心里实在高兴，他们已经把小伙子的衣服在灼热的砾石上完全烘干了，好等他醒来后立即穿上，显出最体面的社交风度。

玛卡莉的谈话摘要人生道路的秘密，既不可也不能揭露，绊脚的石头使得每个游人碰到都得跌交。然而诗人要指出它的所在地点。

如果说世上的一切智慧在上帝面前都是愚蠢的，那么，人就不值得活到七十岁。

真理是与神相似的：它不直接表现出来，我们必须从它的显示中去猜出它。

真正的学生从已知的东西学习阐发未知的东西，并以此接近老师。

但是世人不容易从已知的东西阐发未知的东西，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智力象大自然一样在从事同样的艺术。

希腊神话中美女海伦的孪生兄弟，相传为拯溺扶危的护航双星。

本书第一卷第十章及第三卷第九章均有关于玛卡莉的介绍，这位具有浪漫的自然哲学思想的女士玛卡莉，责成她的助手安格娜记录她的谈话。以上只是摘录，共182条，涉及哲学、文艺、科学、宗教及社会风俗和道德等众多方面，可使读者从正反的意义上得到启发。

众神教导我们摹仿他们的最特殊的工作，我们可是只知道在作什么，但认不出我们摹仿的是什么。

万物是相同的，又是不同的，万物是有益的，又是有害的，有声的，又是缄默的，合理的，又是荒谬的。人们对个别事物所承认的东西，往往自相矛盾。

人类把法则加在自己身上，却不知道给予什么东西以法则；但是众神早把自然界安排好了。

凡是人安排下的事情，不一定合适，它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凡是神安排的事情，不管正确与否，总是合适的。

然而我要指出，人类熟悉的本领是和公开或秘密发生的自然事件相等的。

占卜术即属于此类。它从公开的认出潜在的，从现在的认出未来的，从死的认出活的，从无意义中认出意义。

见多识广的人总是正确地看出人类的本性，而孤陋寡闻的人有时看它是这样，有时看它是那样，而且每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摹仿它。

当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遇合，产生一个男孩，这就是从某种已知的产生一种未知的。相反，如果男孩的模糊精神吸收进明白的事物，这样他就成为男子，而从现在的东西学习认出未来的东西。

不朽的东西不可与会死的有生命的东西相比，可是单纯的有生命的东西也是有悟性的。比如饿了和渴了，肚子就十分明白。

预言术就是这样对待人的天性。两者对于洞达事理的人来说总是对的；但对于目光短浅的人则有时显得这样，有时显得那样。

铁匠鼓风吹火，从铁块上去除多余的杂质，这样使铁软化，等到杂质除净，就锤击它和压制它，再用生水淬火使它重又变得坚硬。人也得经受他的教师给予这样的锻炼。

因为我们深信，那观察知识界，并发现智力之美的人，大约也可能注意到超越一切感性之上的它们的创造者，所以我们试图竭力领会，并为我们自己表述——达到可以弄明白的程度——我们能以什么方式明白精神和世界之美。

因此，你们假设，两块大石头并排立着，一块粗糙而未经雕琢，另一块则经过艺术加工而提高成塑像：一尊人像或一尊神像。倘使是尊神像，可能表现格拉蒂娅 或缪斯；倘使是尊人像，就不必表现一个特殊的人，而是随便一个通过艺术集一切美于其身的人。

石头被艺术雕琢成美的形象，很快就让你们看来觉得美；它之所以美，不是因为它是石头——否则，别的物质将会同样当作美的了——而是它有一个艺术赋给它的形象。

但是物质本身并没有这样一种形象，这种形象没有雕刻到石头上以前，早存在于构思者的心里了。可是艺术家的心里之所以有这种形象，不是因为艺术家有眼和手，而是因为他具有艺术的才能。

因此艺术中还有一种更高的美；并不是把存在于艺术中的形象移到石头上，而是这种形象始终就在那儿，同时出现另外一种较次的形象，它不是

希腊神话中司风雅扣快乐的女神。

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的女神。

纯粹保持原样，也不是象艺术家所希望的那样，而是要看材料服从艺术需要到什么程度。

如果艺术把自身和它固有的东西也表现出来，而且本着活动一贯遵循的理性表现出美，那么，它的确就是艺术更多更真地所具有的更伟大、更杰出的美，比一切向外显露出来的东西都更完善。

因为物质出现其中的形式已经扩展了，所以它比单独存在时变得弱一些。凡是自身中忍受分离的东西，就与本身分开：强度离开强度，热度离开热度，力量离开力量，于是美也离开美。所以作用必然比被作用更优越。造就音乐家的不是非音乐，而是音乐，超感性的音乐造就感性音响中的音乐。

如果有人想要轻视艺术，因为它摹仿自然界，那么，对此可以这样回答：自然界也摹仿好些别的东西，此外，艺术并不是摹仿眼睛所见的东西，而是复归自然界赖以存在及活动的那种理性的东西。

此外，艺术也从本身创造出许多东西，另一方面又补充完整性所缺的一些东西，由于它自己心中有美。皮迪亚斯能够塑造神，虽然他丝毫没有摹仿肉眼所见的东西，而是在思想里把握这个形象，仿佛宙斯自己来临，与我们的目光相遇。

我们不能责怪古代和近代的唯心主义者，如果他们强烈要求把**唯一**铭记在心，认为一切来源于一，一切又复归于一。因为赋予生气和整顿秩序的原则，在现象中必然陷入矛盾而无法解脱。我们只有在另一方面重新缓解这种情形，就是把造型的原则与较高的形式本身逼入正消逝在我们内外官能之前的统一中。

我们人都依靠扩展和运动，这是两种普遍的形式，一切其他的形式，尤其是感性的形式都显示其中。但是一种精神的形式绝对不可贬低，如果它在形象中出现，而且假定它的出现是一种真正的生产，一种真正的繁殖。生产出来的东西并不比生产者差，不错，这是逼真的生产的优点，就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优于生产者。

再把这点继续阐释，使其完全明白易懂，甚而可以彻底付诸实践，固然至关重要。但是过于详尽的、合乎逻辑的讲述，将会要求听众过份大的注意力。

属于一个人围有的东西，要扔掉也扔不掉。

我们西方邻人的最新哲学证明，人不管怎样做，整个民族也一样，总是不断返回到天生的状态上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因为这是由他的性格和虫生活方式决定的！

法国人舍弃唯物主义，给予原始以更多的精神和生命，他们摆脱了感觉论，承认人性深处有一种自动的发展，并认可其中有一种生产性的力量，他们不试图从模仿看到的外部现象来解释一切艺术。但愿他们坚持这种方向。

不可能有折衷主义的哲学，但有折衷主义的哲学家。

一个折衷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从自己周围存在和发生的一切中，接受符合自己天性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一切称作教育和进步的东西，从理论或实践上讲都是这样。

两个折衷主义的哲学家彼此可以成为极大的对手，如果他们生来就是敌对的，每人都在他那一方面从一切传统哲学中接受适合于他的东西。你们向

周围看看，就常常发现，每人都按照这种方式行事，所以他不懂得，为什么他不能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

一个人到了高龄，能历史地对待自己，也能历史地对待同辈人，于是他就再也不愿和不能同任何人发生争执了，然而这种情形却是少有的。

看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人们不会轻易地历史地对待历史编写者自己的历史；因为每次的编写者总是这样写，仿佛他当时身临其境，而不是写从前怎样发生以及当时如何进行的东西。甚至编年史作者也只是或多或少地表明局限性，指出他的城市、他的寺院以及他的时代的特征。

人们常常喜爱重述的各种古代格言，都具有完全不同于后代给予它们的意义。

不懂得几何学的人，不熟习几何学的人，不许进哲学家的学校，这句话并不是说，为了成为哲学家，必须是数学家。

几何学在这里是指它的初级原理，如欧几里得向我们提示的，如我们教每个初学者开头学的。后来它便是最完善的准备，甚而是哲学的入门。

当男童开始了解，先要有无形之点，然后才有有形之点，两点之间最短的路是直线，然后用铅笔把它划在纸上，于是他感到相当自豪和惬意。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一切思想的源泉都对他开放了，理想与现实，可能与实现，使他恍然大悟；哲学家并没有向他揭示任何新的东西，是几何学家从他那方面给他把一切思想的基础奠定了。

我们于是引用这句重要的话：“**认识你自己！**”我们不能按照禁欲主义的意思来解释。这绝不是指我们现代的忧郁病患者，诙谐诗人，自怨自艾者的自我认识，它的意义十分简单：要留心你自己，别忘了你自己，好让你看出，你是怎样对待你的同辈和社会！对此不需要有心理上的烦恼，每个能干人都知道和体会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善意的劝告，给每个人实际上带来极大的好处。

我们要想到古人的伟大，特别是苏格拉底学派，他们注意的是一切生活和行动的源泉和准则，不从事空洞的玄想，而是要求生活和行动。

如果我们现在的学校课程经常援引古代，促进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可以指望这种达到更高文化的必需的研究决不要被取消。

如果我们把自己与古代相比，打算认真观察它，并按照它的标准来培养自己，这样我们就有这种感觉，仿佛我们才真正成为人。

教师试用拉丁语写和说，就会觉得自己比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想象的更高尚，更有教养。

凡是对诗歌创作和雕塑创作思想敏感的人，就觉得自己与古代比起来，处于最可爱的、理想的自然状态，直到今天，荷马的诗歌还有力量，至少把我们暂时从数千年来可怕的传统重压下解放出来。

苏格拉底召唤有德行的人到他身边去，让他简单明了地在一定程度上认清自己，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作为同样有资格的个人面对自然：前者用精神和情感深入到自然里去，后者则凭研究者的目光和方法去支配自然。凡是有可能使我们去接近三贤或是其中之一的事，都是使我们感到最愉快的事情，而且随时都强有力地证明在提高我们的教育。

为了挽救现代的自然科学，使其从漫无边际的繁复、琐碎和错综复杂当

中重归于单纯，必须经常提出这样的问题：面对今天在我们面前虽有彻底统一的基础、却显得更加多种多样的自然界，柏拉图会采取什么态度？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沿着这条路就可以有机地达到认识的最后分支，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和巩固每种知识的顶峰。至于时代的活动怎样促进和阻碍我们，自然是我们每天都得从事的调查，只要我们不拒绝有益的东西，而接受有害的东西。

人们称赞十八世纪，认为它主要从事于分析，于是就给十九世纪留下任务，去揭露错误的、一般流行的综合看法，并把它的内容重新加以分析。

只有两种真正的宗教：一种承认和崇拜我们身内和我们周围的神圣的东西，不用任何形式，另一种则在最美好的形式中承认和崇拜神圣的东西。凡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都是偶像崇拜。

不能否认，人类精神试图通过宗教改革来解放；关于希腊和罗马古代的启蒙，使人产生希望，去追求一种更自由、更适宜和更富有风趣的生活。不过返回一定的单纯的、自然状态的心理与力求想象力高度集中的愿望，却对此起了不少的促进作用。

一切神圣一下子都从天上被赶走了，人们的意识、思想和感情，从怀抱婴儿的圣母那里转移到一个成年人，即道德的传教者，不公平的蒙难者的身上，后来他净化为半神，被人承认和崇奉为真正的神。

他站在造物主展开的宇宙这一背景之前，从他身上发出精神的影响，人们把他受的苦难奉作典范，他的圣化是对千秋万代的担保。

正如炭燃起的香烟振奋生活，祈祷也燃起人们心中的希望。

我确信，人们越多地理解《圣经》，它就越美好，这就是说，人们认识和观察得越多，我们一般了解和特别应用到我们身上的每句话，按照一定的环境、一定的时间和地方情况，而具有本身的、特殊的、直接个人的意义。

仔细看来，我们每天都得改革和抗议别人，纵然不是在宗教意义上的。

我们必须把不偏离、日日更新、严肃认真的努力这句话，与感觉、观察、思考、经验、想象、理性等，尽可能直接联系在一起理解。

每人考验自己，就会发现，这比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因为言语可惜通常都是人的代用品：他考虑和知道的多半比他说出来的好些。

然而我们必须不断努力，把可以在我们和别人身上发展或潜入的、错误的、不相宜的、有欠缺的东西，通过明白和诚实的态度来最大可能地加以清除！

考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强。

在我不得不停止表现德行的地方，我就再也没有力量了。

书报检查与出版自由将永远互相斗争下去。强者要求和执行书报检查，弱者则要求出版自由。前者不愿在他的计划和行动中受到冒失和反对意见的阻挠，而是要求人们一味服从；后者则声明他们的理由，使抗拒命令合法化。这种情形到处都可看见。

可是这儿也必须注意，较弱的、受苦的一部分人也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同样压制出版自由，这就是当他们密谋策划而不愿被人泄露的时候。

如果以为人决不上当受骗，那就是自己骗自己。

我们语言中需要有一个词，象表达“童年”对孩童，民族性对民众的关系一样。教育者要听到的是童年，而不是孩童；立法者和执政者要听到的是民族性，而不是民众。前者所表达的永远都是一样的意思，它合理、固定、

纯粹和真实：后者从不知道真正的愿望，以及他想的是什么。在这种意义上，法律必须而且能够是民族性的普遍表达的意志，这种意志，群众绝对表达不出，但是阴智的人听得出，有理性的人懂得满足它，善良的人乐意满足它。

如果可以免除死，我们丝毫不反对；但废除死刑就困难了。纵使废除，我们一有机会又会恢复它。

如果人类社会放弃执行死刑的权力，那么，立即又会出现自卫的办法：凶杀的复仇就来敲门。

一切法律都是老人和男人制订的。年青人和妇女想有例外，老人则墨守成规。

明理的人不统治，而是理智在统治，明智的人不统治，而是理性在统治。

有人称赞谁，就是使自己和谁相等。

单是知道是不够的，还必须应用，单是想是不够的，还必须行动。

“没有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爱国主义的科学。艺术和科学象一切崇高美好的东西一样，是属于全世界的，两者只有通过一切同世代人的普遍自由的相互影响，并经常注意过去给我们遗留下来为我们所熟悉的东西，才能得到发展。

科学在整体上不断离开生活，只有绕个弯路才重回到生活上来。

科学实际上是生活的提纲：它把外界的和内心的经验普遍化，并使其联系起来。

根本上说，只在社会的特殊范围内，即科学界才对科学感到兴趣，如果象近来出现的情形，把其余各界的人也召唤到科学界来，让他们获悉内情，这就是滥用科学，其结果是弊多于利。

科学只应当通过增加的实践来对外界发生影响；因为实际上科学都是奥秘的，只有通过某种活动的改善才能成为通俗的。所有其他的关心都丝毫无济于事。

科学即使在它内部圈子里，每次都是靠暂时的兴趣去探讨的。一种强有力的推动，特别是具有某种新的、稀有的或者至少是强烈促进的作用，就会唤起普遍的注意，而且可以延续数年，特别在最近几年，这种对科学的关注富有成果。

一件重大的事实，一种天才的估计，就唤起一大批人去忙碌，先是只求知道它，然后是认识它，最后是对它的加工和发展。

群众遇到每种新的重要现象，就问它有什么用，他们没有错；因为他们只有通过用途才能看出一件事物的价值。

真正的智者只问，这件事物的本身情况如何以及它对别的事物有什么关系，而不管它的用途，这就是说，不管它在熟悉的以及对生活必需的方面如何运用。因为另有才智之士，即思想敏锐、热爱生活、技术熟练和灵活的人会去发现它的用途。

假智者竭力从每种新的发明中尽快为自己谋取一些利益，于是他在迅速传播、增加和改善中猎取虚名，马上取得占有权，也许干脆预先就占有它，但是由于这样不成熟，竟使真正的科学变得不可靠，变得混乱起来，以致它的最美好的成果，实际上的繁荣，明显地衰败了。

最有害的成见，是认为任何，一种自然研究都可以沾上魔力。

每个科学家必须完全把自己看作是评判委员会的一员。他要注意的只是报告完善到什么程度，如何用明确的证据来解说。随后，他总结他的看法，

作出评论，不管他的意见与报告者的意见是否一致。

这时他始终保持平静，不管是多数赞成他，还是他自己处于少数地位，因为他尽了他的责任，他说出了他的看法，他既不控制思想，也不控制情感。

但是这种思想在科学界是从不适用的，这儿完全要看什么占据优势和统治地位，因为只有极少数人才是真实独立的，所以群众便把个别的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哲学史、科学史、宗教史都表明，在大量传播的意见中，只有这种意见始终赢得上风，就是更容易理解的意见，这就是说，它适合和顺应处在通常状态的人的思想。不错，凡是在较高意义上受过教育的人，就常常可以假定，他会遭到多数人的反对。

如果大自然在其无生命的原始状态中，不是那样彻底测定了体积，那它最后又怎能到达不可估量和难以测度的生命呢！

人本身只要能够使用他健康的感官，就是世界上可能有的最大和最精确的物理学仪器，近代物理学的最大不幸，就在于它似乎使实验与人分离开，只想通过人造仪器的显示来认识自然，甚至以此限制和证明它能够作出的成绩。

计算也是同样如此。有许多东西是计算不出的，同样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作明确的实验。

人之所以站得这样高，使别的地方无法表现的东西，可以在人的身上表现出来。比如一根琴弦以及它的一切力学上的分配，对音乐家的耳朵来说就是这样！

是呀，我们可以说：大自然的基本现象本身对人也是如此，人必须先驯服和改变它们，然后才能够相应地适应它们！

要求一种实验能够办到一切，未免太过分了。人们开始是通过磨擦来发电，现在只通过单纯的接触，就产生出最高的电的现象。

人们从不争辩法语作为完美的宫廷和世界语言，具有不断提高和深造的作用，同样，从没有人想到要轻视数学家的功绩，数学家用自己的语言商讨最重要的事情，善于调整、规定和判断在最高意义上从属于数字和度量的一切，并以此掌握世界。

每个观察日历和按照钟表进行思考的人，就会想起，他对这些恩赐欠了谁的情，纵然我们以敬畏的方式给予他们以时间和空间，他们仍会看出，我们还发觉某种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东西，这些东西属于一切人，没有这些，他们既不能有所作为，也不能发生影响，这就是：**理想和爱情**。

有位快活的自然科学家问：“当一个人在黑暗中抚摸一只猫，或者他身旁发生电闪雷鸣时，他对电知道一点什么呢？以后他对此又知道多少呢？”

利希滕贝格的著作可供我们作为最奇妙的探矿杖使用：凡是他在开玩笑的地方，就隐藏有一个问题。

他在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广大空洞的宇宙里，也产生一种愉快的奇想。康德曾经仔细地证明，上述两颗行星已把存在于这些空间的一切物质都摄取和吞并了，利氏却用他那惯开玩笑的方式说：“为什么不可以有看不见的世界呢？”难道他不是完全说出了真话吗？新发现的一些行星不是全世界都看不见吗？除了少数天文学家，我们对这些话和计算是非信不可的。

对于一个新的真理来说，没有什么比一种旧的误会更有害了。

人们被现象的无限的条件压在身上，使得他们连最早的一个条件也觉察不出来了。

“如果旅游者在登山时感到非常高兴，那么，对我来说，这种热情带有某种野蛮的，甚而是无神的意味。山岭固然使我们领会到大自然的力量，然而却不是天意的善行。究竟它们对于人有什么用呢？如果人要在那儿住下来，那么，冬天的雪崩，夏天的坍方，将会埋葬或推倒他的房屋：山洪会冲走他的畜群，风暴会刮走他的粮仓。要是他动身上路，每上山一步就受西西弗斯一样的折磨，每下山一步就象弗尔冈那样被大神往下抛掷。他走的小路天天被碎石埋没，而山间急流又不通航。纵使他的小小畜群觅得一点救急的食物，或者他为它们收集一点可怜的东西，但不是被大风刮走，就是被野兽夺去。他过着孤独可恨的植物一般的生活，好象墓碑上的苔藓，没有任何安逸，也没有社交往来。

这些锯齿形状的山峰，这些令人厌恶的岩壁，这些奇形怪状的花岗石塔，它们用北极的恐怖来覆盖这无比美丽的世界地区，一个心怀善念的人怎能对此感到适意！一位人类的友人会对它歌颂！”

对于一位可敬男子的这种快活的怪论，可以回答如下：如果上帝和大自然高兴彻底解开努比亚的原始山结，使其向西延伸到大海边，然后把这条山脉从北到南横切成几段，这样就会产生一些山谷，那里将有一些亚伯拉罕祖先找到迦南，也有一些阿尔贝特·尤利乌斯找到一座山岩城堡，而他们的后代也将不断繁衍，轻而易举地与群星竞赛。

石头是无言的教师，它们使得观察者缄口，人们向它们学到的最好的东西，也是不可言传的。

我真正知道的事情，只有自己明白，说出来的话很少有济于事，多半引起矛盾，中断和停止。

结晶学作为科学看，引起独特的观点。它不是生产性的，它只是自在之物，不产生什么结果，特别是现在找到了好些同类物体，按照成份看，它们是各不相同的。因为它们实际上什么地方都不可应用，所以它们在高度上是内在自我发展起来的。它们给予精神以某种有限的满足，而在个体上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以说它们是取用不尽的；所以它们才这样坚定而长久地吸引住优秀的人士。

结晶学有点象僧侣和老嫫夫的样儿，所以是自我满足的。它对生活没有实际影响，因为它那方面的最珍贵的产品，结晶的宝石，先得经过琢磨，然后我们才能用它们来装饰我们的夫人。

说到化学，它与此完全相反，它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并对生活表现出无限的影响。

我们对生成的概念完全不了解；因此我们看见尚在形成的东西，就以为它已经存在了。正因如此我们觉得“前成说” 可以理解。

正如我们所见，好些重要的东西都是由部分组成的，我们细着建筑艺术的作品，就看出好些东西有规则地和无规则地堆积起来。因此，原子的概念对于我们是不难掌握的，我们不怕把它应用到有机物上去。

希腊神话：他生时作恶，死后被罚推石上山，石至山顶又滚下来，如此再推再滚，永无休息。

希腊神话中的火神，被大神宙斯从奥林匹斯山抛到地上。

谁不懂得把握幻想与理想的区别，不懂得把握规律与假定的区别，那他作为自然科学家就处在不妙的地位。

在理智和想象力代替理念的地方，就有假设。

过久地停留在抽象事物上头是不好的。神秘的东西只在力求公开化时才有害。生活最好是通过活生生的东西来启发。

这样的妇女可以算得上是最优秀的妇女，当孩子们的父亲离开时，她能够使孩子们顶替父亲。

外国人现在才彻底研究我们的文学，可以获得不可估量的好处，因为他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我们几乎整个世纪不得经过的病态发展过程，如果运气好，他们完全可以从其中汲取最值得追求的东西。

当十八世纪的法国人起摧毁作用时，维兰报之一笑。

诗歌的才能赋给农民的也和赋给骑士的一样多：问题只在于每人抓住自己的处境，郑重地对待它。

“悲剧无非是用诗体写的那些无法应付外界事物的人的苦难史。”

人们在造型艺术史中使用流派这个词，比如佛罗伦萨派，罗马派和威尼斯派等，将来它不会再应用在德国戏剧上了。这种措词也许在三四十年以前还可使用，那时在比较有限的环境下，还可以设想是一种合乎自然和艺术的培养，因为仔细看来，流派这个词在造型艺术上也只适用于开头：它一旦造就出杰出的男子，立即影响到远方。佛罗伦萨证明它对法国和西班牙的影响，荷兰人和德国人向意大利人学习，在精神和思想上取得更多的自由，而南欧人则从北方获得更巧妙的技术和极准确的结构手法。

德国戏剧处于最后时期，现在普及教育已经推广，它再也不属于个别的地方，再也不能从某个特别地点出发了。

戏剧的基础和别的任何一种艺术的基础一样，是真实，符合自然。这点越是显著，诗人和演员对它的理解程度越深，舞台将为自己赢得的地位就越高。在这方面，德国占有很大的便宜，就是优秀诗歌的朗诵变得更普及了，它在剧场以外也得到推广。

一切演说和表演都以朗诵为基础。因为朗诵时要完全单独地注意和练习两者，于是必须使朗诵蔚然成风，成为真实和自然的流派，凡是从事这种事业的男子，就得深透了解其职业的价值和尊严。

莎士比亚和卡尔德隆为这样的朗诵提供了光辉的开端，不过我们在这儿要经常考虑的是，正是这种十分动人的外国东西，这种提高到了不真实程度的才能，对德国人的进修是否有害！

表现的特点是一切艺术的开头和终结。不过每个民族具有与人类的普遍特征不同的特点，它开头或许使我们产生反感，但是最后，如果我们对它发生兴趣，全神贯注，它就能克服和压倒我们自己具有特色的性格。

究竟莎士比亚，尤其是卡尔德隆给我们带来多少虚假的东西，以及诗歌界的这两颗巨星怎样在我们眼前变成了磷火，让后代的文学家历史地予以评论吧。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完全与西班牙的戏剧相提并论。卓越的卡尔德隆具有许多传统的东西，使一位诚实的观察者很难通过戏剧规则来认识诗人的伟大才能。如果你把这种看法带给某一个观众，你就得对他始终抱着好心，

此说出现于十八世纪，认为生物的一切部分都已经存在于其胚胎中，歌德提出的“变形说”与此相反。

假定他也乐意认可这脱离现实的东西，对外国的思想、音调和旋律感到开心，并且有一段时间从本来适合于他的习惯中摆脱出来。

约克·斯泰恩是个极有才华而又富有影响的人；谁读他的书，立即觉得自由而美好，他的幽默是无法摹仿的，但不是每种幽默都解放人的心灵。

“节制和晴天就是阿波罗和缪斯。”

视觉是最高贵的官能。其他四种官能只是通过接触的器官来指导我们：我们听，我们感觉，我们嗅，我们抚摸，都是通过接触，但是视觉却极为高级，它比物质精细，而接近精神的能力。

如果我们设身处在别人的地位上，那么，我们常对他们所抱的嫉妒和仇恨就会消失了，如果我们让别人处在我们的地位上，那么，骄傲和自负就会大大减少了。

有人拿深思和行动与拉结和利亚 相比：前者秀美一些，后者多产一些。

在生活当中，除了健康和道德之外，没有什么比认识和知识更值得珍贵的了，而且也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容易获得，这么便宜买得到手：因为全部工作是安静的，支出只是时间，时间却是我们无法阻挡而不支出的。

如果人们可以把时间象现金一样放在一边而不利用，那么，这将对半个世界的懒惰的一种宽恕，但不是对全部世界，因为靠吃老本生活而不管利息，也算是一种家计。

新近的诗人把许多水掺到墨汁里。

在各学派的种种古怪的荒谬行为中，我觉得没有比争论古代文字和古代作品的真实性更十分可笑的了。究竟我们欣赏或谴责的是作者还是文字？我们眼前见到的总是作者，当我们解释一部精神作品时，姓名跟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谁想断言，我们承认维吉尔或荷马的存在，是因为我们读到那些算在他们名下的话句呢？不过我们眼前所见的是抄写人，此外我们还需要什么呢？我确实在想，那些对这件并不重要的事情如此认真对待的学者，在我看来，并不比一位非常美丽的妇人更聪明，她有一次满脸含着甜蜜的笑容问我，究竟谁是莎士比亚戏剧的作者。

宁可做世界上最微小的事情，而不可把半小时看作微不足道。

勇敢和谦逊是最明确的美德，这是虚伪的人模仿不来的。它们也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两者都用同样的颜色表现出来。

在所有扒手当中，最坏的是傻瓜，他们既扒去你的时间、又扒去你的情绪。

自尊指导着我们的德行，珍视别人则控制我们的行为。

艺术和科学是人们常用的两个词，但它们的准确区别很少被人理解，人们常把两者混在一起使用。

我也不喜欢人们对此所下的定义。我在某处发现有人把科学比作机智，艺术比作幽默。在这点上，我认为想象力多于哲学：这种比较固然给予我们区别两者的一种概念，但没有说明两者各自的特点。

我认为人们可以把科学称作一般的认识，抽象的知识；艺术与此不同，它是应用于实践的科学。科学是理性，艺术是其机械装置，因此也可以称它是实践的科学。这样说到底，科学是原理，艺术是课题。

也许有人反对我的上述说法：他认为，诗是艺术，却没有机械的性质。但是我否认诗是一种艺术，它也不是科学。人们通过思维获得艺术与科学，但不是诗；因为诗是一种顿悟：它开始萌发，就被心灵所接受了。我们既不应称它是艺术，也不应称它是科学，而应称它是灵感。

即使在目前，每个有文化修养的人，都应当再次捧读斯泰恩的作品，好让十九世纪也知道，我们欠下他什么情，并且看出，我们还会欠他什么情。

在文学的成就中，从前盛行一时的东西变得黯然失色，从中新生出来而发生影响的东西占上风，因此，我们不时重新回顾一下是有好处的。凡是我们的独创的东西，最好予以保存和赞扬，只要我们不数典忘祖就好了。

但愿希腊文学和罗马文学的研究，一直成为高级教育的基础！

中国的、印度的、埃及的古代文化，永远都是稀有的珍品，使自己和世界了解它们，是大有裨益的；不过用在道德和美学的教育上，它们对我们的作用不大。

德国人没有比同邻人竞争和在邻人面前抬高自己冒的危险更大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比得上它更适宜于独立发展，因此外界这么晚才留意它，对它是极大好处的。

如果我们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我们就发现，它并没有因为外国人的缘故而发主任何事情。

腓德烈大帝丝毫不愿理解德国人，这惹得德国人光火，他们尽力做得仿佛要在他面前出现一点什么事情似的。

现在因为世界文学开始了，仔细看来，德国人会失掉得最多，如果德国人好好思考这个忠告，自会得到好处。

就连明智的人们也注意不到，他们想要解释的正是必须使人们安心的基本经验。

不过这样做或许也有好处，不然的话，人们会过早地放弃研究。

从现在起，谁不致力于一门艺术或手艺，他的日子就不会好过。在世界迅猛发生动荡时，知识就再也不起作用了，不注意这一切，他就会一败涂地。

现在普通教育反正在迫使我们认识世界，所以我们用不着过分费气力；只须领会特别的东西就行了。

最大的困难存在于我们不去寻找它们的地方。

劳伦斯·斯泰恩生于一七一三年，死于一七六八年。为了要理解他，就不能不注意他那时代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教育；同时人们大约也得考虑，他是瓦布通的同时代人。

如果没有一种高尚的善意建立道德上的平衡，象他那样一颗自由的心就会有危险变得胆大妄为起来。

只消对他轻轻触动一下，一切就从他的内心发挥出来，由于不断的冲突，他分清真与伪，于是坚持真理，毫无顾忌地与虚伪作斗争。

他对严肃感到坚决的憎恨，因为严肃含有教训和武断的味道，极容易变成迂腐，他对此满怀厌恶。所以他对专门术语抱有反感。

他在多种研究和读物中，处处发现不足和可笑的东西。

对待严肃的问题连两分钟都不能考虑，他称此为尚迪主义。

严肃与玩笑，同情与冷淡，痛苦与快乐的迅速变化，是爱尔兰人的性格。

敏锐的理解力和精神上的洞察力，在他身上是无限的。

他在旅途中经受考验最多的性格：快活、知足和容忍，不容易找到可以与其相比的了。

虽然我们目睹这样一颗自由心灵而无比高兴，然而正是这种情形提醒我们，我们从这令人神往的一切当中，至少是大部分当中，心里却丝毫也不能接受。

淫乐的环境会使许多别的人走向堕落，而他在里面却举止文雅而慎重。

他同他的妻子以及他同世人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他在某个地方说：

“我不象一个聪明的男子那样利用了我的不幸。”

他用十分优雅的语气来嘲笑那使他徬徨歧途的种种矛盾。

“我忍受不了说教，我相信，我在少年时对此吃得过量了。”

他在任何方面都不是一个典范，但在一切方面都是指示和唤醒别人的人。

“我们参加公共活动，多半是庸俗的习气使然。”

“没有任何东西比一天的光阴更可贵。”

“打倒在我们之前说出了我们思想的人。”只有幻想自己始终是个土生土长的人，才会说出这样古怪的话。凡是庆幸自己出身于明智的祖先的人，就会承认祖先有同样多的人的意识不亚于自己。

新时代的最有独创性的作者不是因为他们创造出什么新的东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能够说出仿佛以前从没有被人说过的事物。

因此独创性的最美好的标志，就是懂得把从外界接受的思想卓有成效地加以发挥，使人不容易发现其内心隐藏有多少东西。

许多思想都是从普通文化中脱颖而出，就象鲜花从绿色枝条中迸发出来一样。玫瑰季节到处都看到玫瑰花儿盛开。

事实上一切都要取决于信念，哪里有这些信念，就会出现这些思想，有了一些什么样的信念，也就有与此相应的什么样的思想。

“没有任何东西容易完全公正地被再现出来。人们可以说，在这方面，镜子是个例外，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正确地在镜子里看见我们的脸庞；镜子甚而翻转我们的形象，使我们的左手变成右手。这也许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切看法的一种写照。”

在春天和秋天，人们不容易想到壁炉的火，可是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偶然从壁炉旁走过，我们就发现它传导给我们的感觉这么舒适，使我们对它简直恋恋不舍。这也许同每种诱惑是相似的吧。

“如果别人不认可你的论点，千万别那么不耐烦。”

谁长久生活在重要的环境中，自然就遇不到一般人可能遇到的一切，但可能遇到类似的东西，也许还有一些没有先例的东西。

